# 武俠世界

## 飛龍・魔霸（新派俠情傳奇故事） 馬行空・著

一個消聲匿跡了十九年的老魔頭忽然重現江湖，招納了不少江湖煞星，誓要得到一條鉄鑄的飛龍，連翻廝殺由此而起……欲知那條鉄龍隱藏着何種秘密，請閱本故事便知分曉。

$4.00

第24年
39
革新號

## 編者話

「飛龍．魔霸」是今期刊出的巨型小說，馬行空作品。題材新穎，故事脫俗，詭謀奇變，妙計橫生，故事中描述一個消聲匿跡了十九年的老魔頭忽然重現江湖，招納一班湖海煞星，誓要得到一條鐵鑄的飛龍，因此而引起了連番捨死忘生的廝殺……到底那條鐵龍爲甚麼如此重要和隱藏着何種秘密？看過本文，便有分曉。

＊＊　　＊＊　　＊＊

「飛燕金刀」和「金劍令」兩大巨著今期開始刊載，前者是黃鷹另篇新作，歷史俠義爲背景，司馬長安等等原班人馬一齊出現，場面熱鬧，氣勢雄偉。「金劍令」是東方玉近期作品，寫盡恩仇俠義，湖海詭詐之事蹟，趣味雋永，敬希先睹爲快。

＊＊　　＊＊　　＊＊

很久沒有刊載的司馬洛故事下期開始又與各位見面了。「血戰金山」是馮嘉先生近期精心力作，切勿錯過。除此之外，龍乘風的獵刀奇俠故事「大漠奇遇」、龍驥之現代遊俠傳：「秦皇奪寶記」、馬騰精選一期完短篇「一點紅」……均在下期全部隆重刊出，琳瑯滿目，保証令你愛不釋卷。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飛龍．魔霸（新派俠義傳奇故事）
一個消聲匿跡很久的老魔頭忽然重現江湖，招納了一班湖海煞星，誓要得到一條鐵鑄的飛龍，因而……馬行空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金殿逃龍（一期完歷史俠情故事）
少林三長老　全力護聖駕……飄零客 37

蘇憨仙腿（武林軼事）
眞人不露相　老丐賞仙丹……劉　琦 95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金劍令（俠情中篇故事）◀一▶
莊主遇害　少俠受嫌……東方玉 53

飛燕金刀（歷史俠義故事）◀一▶
皇上蒙塵　山賊劫駕……黃　鷹 61

屠　龍（沈勝衣傳奇故事）
壞人殺壞人　河原大會師……黃　鷹 69

磨劍江湖（俠義傳奇小說）
練好劍法　拜師易容……西門丁 75

荒城生死戰（現代遊俠傳奇故事）◀續完▶
詭奇之變　貪者之戒……龍　驥 85

名　人（千門奇俠故事）
調虎離山　追踪安美……馬　雲 98

萬里飛虹（俠情中篇連載）◀續完▶
乘勝追擊　清除叛逆……高　皐 104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秋月冷寒星（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山雨風滿樓　談笑能却敵……仲君平 114

長劍篇（武俠長篇故事）
奇人八太爺　激戰過龍江……蕭　逸 124

**科技世界．日新月異**

直闖雷達網……金一翼 93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72.3.4
第24年
第39期
（總號122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環球小說畫名家
每週新書多姿采

新書介紹

環球出版社發行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均有售

# 長安道　白雪染血

**天狼地虎**

歲暮天寒。

長安道上　風雪漫天。

漫天風雪中，一騎奔馳而來，直奔向長安城。

× × ×

長安城有兩座最出名的酒樓，一座在城內，名長安樓，另一座則在城外，名醉樂樓。

論名氣，長安樓比醉樂樓還要出名幾分，但醉樂樓的生意却比長安樓旺幾分。

此無它，因爲醉樂樓座落在城邊道旁，而長安城每天進出的人又何止千百？出城的人固然在醉樂樓餞別，進城的人更莫不在此歇歇脚，喝兩杯，才從容進城。

因是之故，醉樂樓眞是生意興旺，每天進出的客人川流不息，座無虛席。

時候雖然才近黃昏，但由於風雪漫天，天色却像傍晚一樣沉黯。

這樣的天氣，道上的行人本就不多，加上已是黃昏時候，更就難得見到一個行人。

天寒地凍，風吹雪飄。人在風雪中站那麼一會子，也會凍得手脚僵麻，打從心裏凍出來，這時候路上沒有行人，那些伙記也樂得躲在店堂內避風雪暖身子。

醉樂樓樓高兩層，樓上自然是雅座，樓下當然是普通座了。

偌大的店堂內，擺了足有三十張桌子，但却只有一成左右的桌子有客人坐着，所以，顯得有點清冷。

但若在平時，就算這個時候，你想找一個座位也難。

大門垂着一張厚重的棉帘子，將外頭的風雪擋住，加上店堂內擺放了幾盆火炭，正熊熊地吐着紅舌，倒也暖烘烘的，一點也不覺寒冷。

四面的窗子差不多已關閉起來，所以說差不多，是因爲向着道那面有一扇窗子仍開着。所以，風雪不時從那扇敞開的窗子灌進來，寒颼颼地。

坐在靠窗桌子兩邊的是兩個身穿狼裘與虎裘的中年漢子，瞧他們那一身衣着，本該是樓上雅座的客人，但這兩人却在這裏，眞是令人有點奇怪。

那些伙記確實對這兩人感到奇怪。

這兩人喝的是價錢不菲的山西汾酒，吃的却是價錢比較便宜的豬雜羊雜之類的菜式，所謂美酒配珍饈，這兩個客人却美酒配劣菜。

更奇怪的是，這兩個客人像永遠吃不飽一樣，從晌午起，一直吃喝到現在，那位負責招呼他們的伙記暗暗計算一下，兩人已足足喝了二十斤酒，十三碟菜。

這時，那穿着狼皮裘的漢子抬眼望着窗外迷漫的風雪好一會，咀裏嘟噥道：「是不是消息有錯，怎麼這時候連影子也不見？」

「消息絕對不會錯，要來的一定會來。」穿虎皮裘的漢子提起酒壺，替穿狼皮裘的斟酒。「來，喝一杯吧。」

但壺底朝天，却連一滴酒也沒有斟出來。

穿狼皮裘漢子瞧得一皺眉頭，正想說什麼，穿虎皮裘漢子已揚聲道：「小二，再來五斤酒。」

站在門帘後，倚在門邊的小二一聽，立刻應了一聲，急急走去取酒。

穿狼皮裘與虎皮裘的漢子一雙眼直望着風雪迷漫的窗外道路。

店伙記捧來了五斤酒，將酒罈放在桌上。那兩名漢子也收回目光，落在那酒罈上。

店小二拍開罈口泥封，一股清冽的酒香直撲兩名漢子的鼻子，兩人不覺用力嗅吸了一下。

店伙記提起酒罈，傾酒落酒壺內，然後放下酒罈。

「想不到這樣的風雪天，這個時候，還有人冒着風雪趕來。」店伙記雙眼望着窗外，「兩位客官自便，小的去招呼那客人進來。」

小二說完，搓搓手，呼口氣，快步走向門口。

那兩個漢子一聽到店伙記說道上有人來了，俱目光一亮，急將目光射向窗外，可不是嗎？正有一人一騎，披着雪花，向醉樂樓走來。

由於風雪迷漫，加上那一人一騎披了一身雪花，天色又黯，所以兩人只能瞧到一團茫茫的白影走向酒樓這近來，瞧不清楚來人的身形面貌。

但那兩名漢子俱緊張地盯着那走近酒樓的一人一騎，目光瞬也不瞬。

「來的應該是咱們要等的人。」穿虎皮裘漢子自語般道。

「他進來不就清楚了。」穿狼皮裘漢子接口道。

兩人說話間，目眉已移向門口。

「客官辛苦了，快請進來歇歇，坐下喝杯酒暖暖身子。」店伙記一手掀起棉帘，微哈着腰，伸手作勢。

「呼」的一聲，一陣冷風挾着片片雪花直刮入來，刮得就近的一盆火「哧」地黯了一黯，火舌閃晃不已。

隨着這一陣風雪，走進一個滿頭滿身雪花的人來，身一抖，抖落一地雪花。

「小二，煩你將我的坐騎牽到糟上喂料。」

「客官隨便坐，小的這就牽到槽上。」店伙記接過那人手上遞來的韁繩，走了出去。

棉帘一垂，又將外面的風雪擋隔了。

那來客身上還沾着不少雪花，看年紀



新派俠情傳奇故事

文圖・馬行空・可　飛

# 飛龍・魔・霸

大約不過三十出頭，國字臉，相貌堂堂，一腮的鬍鬚渣子，一臉疲困之色，看樣子趕了不少路。

才不過這一會，他身上沾着的雪花經已被店堂內的暖熱之氣溶化了，雪水順着那件連着風帽的光面皮襖流下來。

那漢子先不忙坐下，目光掃視一下店堂，最後在那兩個穿狼裘虎裘的漢子身上溜了一下，臉色微變，吸口氣，走向最靠近門口的那副座頭坐下來。

而那兩個穿狼裘虎裘的漢子這時正喝着酒，連眼角也不溜那漢子一眼，就像沒有看到那漢子進來一樣。

國字臉漢子才坐下，早有另一個店伙記上前招呼。「客官要什麼請吩咐。」

「先來兩斤燙熱的二鍋頭，一斤熟牛肉，再來一盤紅燒羊肉。」國字臉漢子對那店伙記一口氣說出，目光却不時溜向那坐在窗前的兩名中年漢子。

三杯酒下肚，國字臉漢子長長地吐了口氣，顯得精神了不少。

提起酒壺往杯中斟酒，酒才注入杯中國字臉漢子忽然感到一陣僵冷，壺中酒再也斟不出來。

就那樣子僵木着，國字臉漢子動也不動，保持着原先斟酒的姿勢。

好一會，他才嚥動咀唇，吐出幾個字：「兩位不聲不响地站在某家背後，竟欲何爲？」

「殺你！」背後答話的人聲如狼嚎。

國字臉漢子依然動也不動，不過眼角肌肉動了一下。「若我沒有猜錯，兩位就是坐在靠着那面敞開的窗子下那張桌子上的客人。」

「嘿嘿，原來你一進來，就看上了咱們！」語聲凜烈有如北風。

「難道兩位不也是坐待某家來的嗎？」國字臉漢子冷笑一聲。

「好銳利的眼光。」狼嚎一樣的聲音說：「裴白衣，你巴巴的冒着風雪趕來長安城，可惜你永遠也進不了長安城。」

裴白衣——國字臉漢子眼角肌肉又跳動了一下，語聲冷冽地道：「憑你們天狼地虎，還不够資格將某家留下。」

那兩個悄沒聲息掩至裴白衣背後的漢子，果然是那面窗口下桌子上的狼裘虎裘漢子。

這兩人原來就是出道十年，殺人過千，黑白兩道誰也不敢招惹的天狼地虎。

天狼邵剛。

地虎孟淵。

× × ×

至於裴白衣，也不是無名之輩，否則，他怎會對天狼地虎說那樣的話。

「快刀十三環」是武林同道送給裴白衣的外號，一柄快刀招式迅疾沉雄，出道五年來，刀下還未逢過敵手，而隨身帶着的十三環更就有如索命環一樣，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必然索命，從來沒有人能够接得下他那十三個鋼環。

至於天狼地虎爲何坐待裴白衣殺之，那就只有他們雙方心裏明白了。

× × ×

快刀十三環裴白衣坐姿一直保持不變，而天狼地虎雖然站在兩個有利的位置上，却一直不敢貿然出手。

裴白衣之所以不敢動一下，是因爲他明白到，他的身形若是稍有變動，便可能出現破綻，與天狼地虎以可乘之機，所以他不敢動。

而天狼地虎之所以不敢貿然出手，是因裴白衣雖然坐着，且背對着他們，但却無懈可擊，所以他們不敢貿然出手攻擊。

一個坐着兩個站着，就那樣對峙着。

這時候，不但是店伙記及掌櫃的，連那些食客也看出這三個人有點不大對勁，胆子小的急忙結帳離去，胆大的只有三數個坐着準備看「好戲」。

掌櫃的與伙記可謂見多識廣，雖然心內驚怕，但沒有一個人敢走前去管「閒事」，遠遠地站在一角。

× × ×

「既然是要殺我，怎麼還不動手？」裴白衣整個人就像一尊大理石像那樣，紋風不動。

「該動手的時候，咱們自然會動手！」地虎手上執着的那柄重三十八斤的虎頭刀，鋒刃寒森森的。

而天狼手上也握着一根白森森的狼牙棒。

「兩位若再不動手，裴某可要走了。」裴白衣一句話還未說完，手上執着那個酒壺向後疾射出去，就像背後長着眼睛一樣，飛射向地虎孟淵。

所謂敵不動，己不動，敵若動，己先動，天狼地虎似乎深諳這對敵之道，所以天狼邵剛的狼牙棒在酒壺從裴白衣手中射出的剎那，一棒斜砸落裴白衣的頭上。

「錚」一响，地虎孟淵虎頭刀迎着飛射過來的酒壺斬去，酒壺應刀被斬開，左右斜飛出去。

壺中的酒驟雨一樣洒落地上。

幾乎是在孟淵刀斬酒壺的同時，一道刀光比閃電還要疾的速度，向裴白衣的身側飛繞起，「鏗」一响，恰好架住了邵剛的狼牙棒。

連邵剛那樣的高手，也看不清楚裴白衣是怎樣拔刀的。

而刀勢之快，更是匪夷所思，不愧快刀之稱。

邵剛心頭暗懍，但咀裏仍然叫出一聲：「好一張快刀。」

「過獎了！」「了」字仍在口邊，裴白衣一掌拍在桌面上，身形倏然騰拔起。

孟淵的虎頭刀就在這剎那，堪堪從裴白衣的脚下「呼」的一下掃斬過。

手一揚，「嘯」然聲中一枚亮森森的鋼環旋飛向正欲騰身近撲裴白衣的邵剛。

邵剛不敢托大，手中狼牙棒揮舞如風，「錚」一响，將旋飛向他的鋼環擊飛出去。

這剎那，裴白衣腰身一折，直三斜三，一口氣向孟淵斬出了六刀。

這六刀斬出，有如一刀。

孟淵虎吼一聲，虎頭刀疾斬而出。

「鏗鏗鏗……」一連六下相擊聲响起，孟淵接下了裴白衣六刀。

但他也被震退一步。

裴白衣由於在空中無法着力，所以身形也被震得倒翻開去。

也就在他倒翻出去的剎那，一圈白光「呼！」地自裴白衣的身上旋飛出，飛射



向孟淵的胸膛。

孟淵被震退一步，吸口氣，一聲：「也接老子幾刀試試！」身形一彈，撲掠向裴白衣。

「孟兄小心！」邵剛這時呼叫出聲，人棒有如天馬行空一樣，射向裴白衣。

叫聲入耳，孟淵才驀然驚覺到疾旋飛射而來的鋼環，心頭一緊，出刀封擋已來不及，好個孟淵，不愧是個高手，撲掠出的身形硬生生一個轉側。

那剎那，可說是生死一髮，孟淵若是慢那麼半分，那只飛環就不是擊在他的左肩臂上，而是擊在他的心窩要害上。

「唷！」孟淵只覺得左肩臂一陣骨碎聲响起，痛得他叫出聲，身形被撞擊得側飛開去。

而這時候，裴白衣與邵剛一共交手了三十一招，誰也佔不到便宜，各自飄落在地上。

「兩位還想殺我嗎？」裴白衣落在地上，深吸一口氣，冷冷地盯着天狼邵剛。

邵剛却「呼」地吐出口氣，狠厲地道：「你一刻不死，咱們一刻也不罷手。」

「裴白衣，老子與你拚了！」孟淵衝前一步，便煞停了身形，一張臉兇暴猙獰，左手却虛垂着。

「色厲內荏！」裴白衣冷冷地哼了一聲，「有種的就別站着！」

孟淵被裴白衣激氣得如一頭瘋虎一樣，揮刀狂斬向裴白衣。

裴白衣正中下懷，他就是想激怒孟淵，令他失去理性，好乘機殺之！

刀光暴閃中，孟淵也不知自己斬出了多少刀。

冷笑一聲，裴白衣揮刀迎上去。

但孟淵却在這剎那，人刀冲天而起。

而邵剛則貼地一竄，狼牙棒疾搗向裴白衣小腹！

孟淵竟然使了詐。

裴白衣心頭一驚，身形疾旋開去的同時，射出了兩枚鋼環。

「嗚嗚」聲中，一射邵剛一射孟淵。

邵剛狼牙棒化搗爲砸，「噹」然將旋飛過來的鋼環砸得一旁旋飛開去，竄出的身形窒了窒！

裴白衣等的就是這一刻，旋開的身形剎那像一陣龍捲風般旋回來，刀光如輪中，旋斬邵剛！

邵剛發夢也想不到裴白衣身法這樣快，驚急之下，狼嚎也似地厲吼了一聲，人棒直撞向裴白衣！

剎那，裴白衣人刀與邵剛的人棒捲纏在一起。

拔上空中的孟淵竟然閃避不了那枚旋飛向他的鋼環，痛叫聲中，腿骨被鋼環擊碎，一個身子翻着飛墜落地。

不偏不倚地，飛墜落一張桌子之上，將桌子撞碎，摔在地上，掙扎着站起來。

一聲令人聽了心悸打顫的慘叫聲也就在這時响起。

× × ×

發出慘叫聲的是天狼邵剛。

他的身形從裴白衣的身旁直衝出去，「嘩啦」聲中，一連衝倒了三四張桌子，一頭撲在地上，抽搐了一下，便不動了。

而裴白衣則打側蹌出一步，臉色也有點煞白，氣喘不已，手上的刀沾着腥紅的血。

剛才他與邵剛那一陣貼身拚搏，左肩頭上挨了邵剛一狼牙棒，幸好他卸肩得快，沒有實實在在地砸着，否則，他的肩頭不被砸碎才怪，雖然這樣，肩頭仍然被那些狼牙一樣的尖刃擦破了衣服皮血，血漬殷然。

但邵剛所付出的代價就大了，他付出了一條命！

裴白衣起碼在邵剛身上斬劈了四五刀，而最致命的一刀，就斬在他的喉頭上！

出了人命，就連那些胆子大的食客也坐不住了，驚呼慌叫中，鷄飛狗走，有兩三個竟然臉青脚軟，癱坐在地上。

抽吸了口氣，裴白衣霍然側轉身，目光比手上的刀鋒還要森冷，逼視着孟淵。

孟淵拖着一條斷腿，咬牙忍着臂腿上的劇痛，單腿站着，兇厲地盯着裴白衣。

裴白衣踏前一步，長刀直指着孟淵前胸。孟淵全身抖了抖，嘶吼道：「裴白衣，老子死也要拖你一起上路！」

裴白衣忽然笑道：「原來你是個怕死鬼！」

孟淵嘶聲道：「老子怕死就不會來殺你！」

「孟淵，你知不知道，越是怕死的人，越想殺人？」裴白衣語聲出奇地和緩。

「放屁！」孟淵呸地吐了口口水，「老子自出道以來，殺人數百，根本就不怕死！」

「你怕不怕死可不關我的事，」裴白衣又笑了一下，「我現在只想知道，你與天狼邵剛，受何人指使，在這長安城外，等着殺我？」

「老子從來不受人指使……」孟淵下面的話立刻被裴白衣的喝聲喝斷。

「孟淵！你到底說不說？」裴白衣又迫前一步。

「說？我爲什麼要說？殺死我也不說！」孟淵嘶聲大叫。

「好，我就殺了你！」裴白衣一刀疾斬向孟淵。

在他以爲，孟淵一定會還擊或閃避，決不會束手待斃。

那知道他却料錯了。

孟淵對他斬來的一刀，竟然不閃不避，也不招架封擋。

所以，裴白衣那一刀在大出意料之下，收也收不回，一刀斬在他的胸膛上。

血暴濺，那一刀將孟淵的胸膛斬開，孟淵竟然沒有叫出聲，身形一仰，摔躺在地上，雙眼暴睜。

裴白衣還是第一次這樣殺死人——對方束手待斃，所以他一時間怔住了。

## 人煞白樂

外面風雪依舊，而且越來越強勁。

風雪呼嘯着從那面敞開的窗口猛灌入來，雪花在店堂內片片飄舞。

裴白衣驀然感到渾身一陣寒冷。

他的心更冷。

因爲就在他一怔之間，把森冷的長劍悄沒聲地，但又迅疾地自背後刺入他的心臟部位！

一個人若是被一柄利劍穿心而過，他

的心怎會不冷？

不過，他並沒有立刻氣絕。

因爲那柄利劍並沒從他背上抽出來。

而裴白衣也沒有立刻扭頭向後望去。

他的目光有點黯淡地掃視了那空蕩蕩的店堂，掃視到那幾個仍然驚嚇得癱坐在地上的食客，嘆息一聲道：「若我沒有猜錯，閣下不是那位掌櫃，也是那幾個伙記中的一個。」

「嘻嘻，你是我殺的人中，在死之前還能不驚不慌地向我提問題的人，佩服！」背後那人語調輕鬆地說。

一頓接道：「你猜得沒有錯，我就是那位招呼你進來的伙記。」

「閣下的掩飾功夫眞到家，裝得比眞的店伙記還像。」

裴白衣說着嗆咳出一口血。

「若是裝得不像，又怎能瞞過你的雙眼。」那伙記這時已彷彿變了另一個人，神態冷厲，目光閃閃。

「好安排！」裴白衣的語聲變得吵啞。「就爲了殺我？」

「不錯！」那伙記說，「若不是這樣安排，又怎能够將你殺死？」

「若不是你在殺了天狼地虎之後，以爲已解決了，心與神不免放鬆之下，加上那一怔，我根本就沒有信心能够一擊得手！」那伙記表情雖然冷厲，但語聲却透出興奮。

「說了這樣多，忘了問你一句話。」裴白衣苦澀地道。

「那你問吧。」那伙記爽快地道：「對於一個將死的人，我一向很大方。」

「你到底是誰？」裴白衣一句話出口，也噴出一口血。

「白樂！」

「人煞白樂？」裴白衣一聽，一顆心冷得有如浸在冰窟中，全身抖震了一下。

「老夫又怎會騙你呢？」那伙記口語一變，變得狂傲起來。

裴白衣立刻閉上了嘴巴，胸膛急劇起伏不已。

好一會，人煞白樂問：「裴白衣，你衝風冒雪趕來長安，是否應唐錦冠之邀而來？」

裴白衣眼角肌肉跳動了一下，一聲不出。

「到底是不是？」人煞白樂語聲仍然很溫和。

對於一個瀕死的人，疾言厲色，兇神惡煞，與溫聲和語，根本上沒有兩樣，那又何必勞神傷氣呢？

對於一個「死人」，威嚇根本起不了作用。

裴白衣嘴唇嚅動幾下，却沒有語聲。

「嗯，你以爲不說，老夫就不知道了嗎？」人煞白樂竟然笑出來，「一定是唐錦冠邀你來的。」

裴白衣依然一聲不响。

一會，他才啞澀地道：「你不是七年前便自動在江湖上消聲匿跡的了麼？爲何現在又忽然冒出來？」

白樂「哼」地冷笑一聲：「你既然不合作，老夫爲何要答你？」

裴白衣這時全身像患虐疾一樣抖個不停，好一會才艱難地說道：「你不答，我也知道。」

「既然你已知道，還問老夫幹麼？」

白樂乾笑出聲。

「是不是魔霸龔長笑？」裴白衣還是問出來。

「這一點我無可奉告，你還是到陰間去問閻王吧，相信他一定會告訴你。」白樂猛地用力抽出刺入裴白衣背內的長劍。

劍出血射，裴白衣身形一挺一搐，張口噴出一口血箭，直直地撲倒在地上。

人煞白樂舉劍平咀，一口氣吹在劍鋒上，沾在劍鋒上的血漬串珠般箭一樣飛射出去，「篤篤篤」箭矢一樣射在丈外的一條柱子上，竟然射出幾個凹坑。

這一手若沒有數十年的內家功力，萬難達此境界。

「哈哈哈……」人煞大笑聲中，長劍回鞘，笑聲竟將呼嘯的風雪聲掩蓋了。

掃一眼地上的三具屍體，人煞白樂大步走出了醉樂樓。

× × ×

風雪在長安城的大街小巷呼嘯刮掠過，像鬼嘯狼嚎一樣。

三更天未到，全城早已烏燈黑火，獨有一處燈火通明。

那是一家大宅院中後花園一座暖閣。

暖閣建在一片梅林中，梅花白雪，恍如開了一樹的白梅花，清麗明潔。

暖閣內的燈光透過琉璃窗映照在那些梅樹上，清晰可見。

而熊熊的炭火散發出來的熱氣，令到一室皆暖。

暖閣內對桌坐着兩人。

兩人的身後，各侍立着一名艷婢。

桌上有酒有菜，而且看來已吃喝得差不多。

「白兄，截殺了裴白衣，姓唐的少了一個得力援手，對咱們今後的行動，可是大大的有利！」說話的是那個年約四十許，圓臉無鬚，一團和氣，一臉富泰相的中年人，身穿一襲錦緞長袍。

坐在此人對面的，無疑正是人煞白樂，不過，此刻他已換了一副臉孔，看年紀約有五十許六十，紅光滿臉，額上有三條刀疤一樣的皺紋，一頭斑髮，眼神陰鷙，鷹鼻薄唇，頷下飄着一綹黑多於白的鬍子，身穿一襲黑亮的錦袍，這時一手拈着鬚陰鷙地笑道：「這一點自不待說，不然，咱們爲何犧牲了天狼地虎，也要將裴白衣擊殺！」

「只不知唐老兒還邀了些什麼人來長安？」中年人拿眼望着人煞白樂。

「不管他邀來些什麼人，包保那些人進不了長安城！」人煞白樂豎掌一揮，做了一個「殺」的手勢。

「那就全仗白兄你了。」中年人舉杯邀飲。

白樂呵呵一笑，舉杯一飲而盡。

那兩名艷婢忙各自上前爲兩人斟酒。

人煞白樂却伸手一把按住酒壺，另一隻手一把將那名艷婢摟住，微一用力，將之摟入懷中，哈哈笑道：「老夫喝够了，現在只想……」伸手捏一下那艷婢的臉蛋，哈哈大笑起來。

那中年人亦淫邪地一伸手摟住另一名艷婢的纖腰，另一隻手摸向那艷婢胸脯。



兩名艷婢上嫣紅一片，却妖媚地嗲聲作態。

人煞白樂在那艷婢的腮上香了一下，大笑說道：「想不到老弟你比老夫還要急色！」

兩人的笑聲响成了一片，燈光倏然熄滅……

## 血濺雙溪樓

一夜狂風暴雨之後，翌日風息雪止，天色晴朗，是個少有的大晴天。

陽光洒射在潔白的地上，閃泛起一片眩人眼目的亮光，到處都是白色的世界。

長安城西南大約十五六里處，有一座雙溪樓。

雙溪樓座落在雙溪鎭邊一座梅林中，登樓眺望，那一片如海的梅林盡收眼底，遠眺可以隱約望到城牆高聳的長安城，這確是一處遊玩登臨的好地方。

今日由於雪霽風停，陽光普照，不少遊人仕子，遠的從長安城趕來，近的從雙溪鎭踏雪而來，所以雙溪樓上擠滿了人！

梅樹上梅花白雪互相映襯點綴，一片潔白清麗，確是一幅佳景。

梅林中有三三兩兩的遊人，徘徊在梅樹間，指點說笑，觀賞那清幽的梅花。

梅雙溪對於雙溪樓的梅景早已慕名久矣，難得今次這樣巧，昨天下了一日一夜的雪，而今天却風止雪霽，令到他這個素有雅興的人，不禁渴望一覽那裏的梅花雪景。

雖然他身有緊要之事，他還是決定往雙溪鎭一遊，晌午後才趕往長安城。

由雙溪鎭到長安城，只不過十五六里，以他的脚程，若是展盡身法，半個時辰不到就可以趕到長安城。

難得的是，不但鎭名與他的名字相合，連樓名也巧合，這怎能令他不去一遊？

× × ×

雙溪樓樓高三層，地下與二樓是酒樓，三樓却是任人登臨極目的地方。

這一日由於遊人特多，所以酒樓的生意很旺，一早便座無虛席，後來的只好向隅了。

梅雙溪離遠看到雙溪樓那喧嘈熱鬧的情景，眉頭略皺，將脚步放慢，接一轉，走入旁邊一片梅林中。

一陣清冽的幽香撲鼻而來，梅雙溪不由深吸了口氣。但覺清香無比，精神也爲之一爽。

踏在柔軟如棉花的白雪上，但覺舒適無比，眼望着樹上那傲雪綻開的梅花，梅雙溪不覺雅興勃發！

正想信口吟詠的剎那，他忽然警覺地目光朝四下一掃。

他踏入梅林的時候，明明看到有兩三個文士在林中對着梅花吟詩唱詞，那知就這一會，却不見了，不見了不要緊，令他驚警惕的是，他感覺到附近殺氣瀰漫，緊逼過來。

他立刻知道自己已身陷險地。

這一次令人賞心悅目的梅林，再不是騷人雅士眼中的遊賞勝地，變成了殺機隱隱的兇險地方。

在這樣清麗幽潔的勝地中殺人濺血，確是大煞風景的事，梅雙溪實在不願意。

但已由不得他了。

殺機越來越濃厚，梅雙溪站着不動，暗暗戒備着，靜觀其變。

倏地，他身形半轉，對着一株梅樹暴喝一聲：「有種的給我滾出來！」

喝聲有如霹靂，震得附近梅樹上壓着的雪花輕輕散落地上，一時間恍如落花繽紛般好看。

落「花」繽紛中，一桿白蠟槍靈蛇一樣自梅雙溪身後的一株梅樹後標射出來，疾刺向梅雙溪背心。

梅雙溪却彷彿背後長了眼般，白蠟槍才刺出，他的身子已暴旋開去，白光一閃，「嗖」地掃斬向那株梅樹。

尖銳的槍尖才從他身側刺過，那道白光也掃斬在那株樹幹上！

不但樹幹被掃斬斷，一個人也被攔腰掃斬斷。

那當然是匿在樹後用槍偷襲他的人。

「呼轟」一聲中，那株梅樹倒折在雪地上，擊得地上的雪花濺射飛揚。

而隨着斜飛上空中的一截軀體中，也噴洒落一片血雨，洒落在潔白的梅花白雪上，點點滴滴，份外腥紅觸目。

梅雙溪長劍揮斬出的同時，身形陡地直拔而起，左袖同時向下急拂。

破空聲大作中一大蓬暗器從正側兩面向他飛蝗般激射過來，大半在他脚下掠射過，小半被他急向下拂的左袖捲拂落地！

這一連串的動作之快捷，就算是一般的高手，也不可能有此反應，而梅雙溪竟然做到了，其身手之高明，反應之敏銳，實在不可多得。

人在空中，梅雙溪振吭發出一聲清嘯，身形一個白鶴盤空，劍光揮閃中，方圓三丈之內的梅樹枝葉盡被削斬落！

剎那間，枝葉紛紛折墜，枝椏上的白雪簌簌飛落，恍如大雪飄揚一樣。

「劈勒拍啦」的枝椏折墜聲中，不少梅樹後閃出一身白衣的漢子，手上不是執着槍就是刀。

那些白衣人是因爲再也藏身不住，才不得不現身出來的，足有十五六個之多。

梅雙溪身形一掠，掠射向一個剛從樹後閃躍出來的白衣人！

那名白衣人一眼瞥見，手中長槍一舉，疾刺向凌空急掠過來的梅雙溪！

梅雙溪身形剎那偏側，那根刺向他胸腹的長槍從他身側刺過，而他飛射的身形竟然貼着槍桿掠下，那名白衣人嚇得連眼色也變了，欲退，「噗」地一下急响，梅雙溪的長劍已疾刺在那日衣人眉心之上。

劍一入即拔！劍入一寸八分，足以致命，那白衣人慘叫聲中，身形仰跌出去的剎那，梅雙溪已一脚點在那株梅樹身上，一個翻射，倒射回去。

倒射的身形恰好撞向一個揮刀撲奔過來的白衣人，那白衣人還來不及有所應付，他的咽喉便已被梅雙溪的劍尖刺出一個血洞，一聲也叫不出，身形被那一刺之力，撞得飛倒回去。

梅雙溪動作快捷，左掌急拍在那被撞得倒飛的白衣人屍體上，那白衣人的屍體去勢更疾，而梅雙溪的身形硬硬騰升起五六尺！

那些從四面撲掠向他的白衣人，刀斬

但一剎那之後，又像一羣瘋子一樣撲向梅雙溪。

梅雙溪眉頭皺了一下，長劍飛舞，劍光如雪，堵在身前！

那些刺斬向他的刀槍竟然像刺斬落一堵鋼牆上一樣，「叮叮鏗鏗」一片激响聲中，那羣白衣人硬是被震逼開去。

「退下！」一聲厲聲適時傳來！

梅雙溪目光不由望向喝聲傳來處。

驀地，他的背後感到一下刺痛，他立刻警覺到是怎麼一回事——有人自背後向他偷襲！生死一髮間，他的反應可謂達到了極限，身形向前疾撲的同時身形偏擰。

「嗤」一下急响，背上一涼一痛，衣服及皮肉被劃開一條七八寸長的口子！

所幸他反應敏捷，否則他的背上就不是被劃開一道血口，而是開一個血洞。

寒冷加上劇痛令到他忍不住打了個顫抖。

吸口氣忍着痛梅雙溪霍然再擰偏身體。

目光一瞥之下，他看到一個灰衣人像一根樹樁一樣，挺立在他身側大約七八尺遠的地上。

「閣下好高明的偷襲手法。」梅雙溪的目光比他的劍光還要鋒銳，盯在那灰衣人木然的臉上。

那灰衣人身形挺拔瘦削，木刻一樣呆板的臉上，却有一雙冰冷如寒冰一樣的眼睛，冷冷地看着梅雙溪。「好敏銳的反應，閣下不愧人稱劍秀士，在下那一劍竟然只傷了你一點皮肉，要不了你的命怎樣高明也高明不到那裏去。」

這灰衣人語聲有如金鐵擲地，鏗鏘有聲。

梅雙溪耳聽那灰衣人的說話，眼角却同時瞥向適才喝聲傳來的地方，只覺得斜對着的這名灰衣人是一名少見的勁敵，心中凜惕不已！

「請教閣下如下稱呼？」梅雙溪在問出這句話時，終於看到那名喝退那羣白衣人的人。

那人是位年約五十許六十歲不到的老者，穿一身黑亮的錦袍，紅光滿臉，額上有三條刀刻一樣的皺紋，鬚髮斑白，悠閒地站在梅雙溪身側約二丈開外。

這黑袍老者的身法好快，連梅雙溪也看不到他是怎樣現身出來的。

「鐵鏘！」灰衣人語聲如金鐵相擊。

「鐵血客鐵鏘。」梅雙溪這刹那瞳孔暴縮，握着長劍的右手不由一緊。

「梅雙溪，你也不簡單！」那黑袍老者緊接開口。

要知道鐵血客鐵鏘雖然年紀不到四十，但出道足有二十年，手中一柄鐵劍却未逢敵手，由於他性情孤僻，心腸冷硬，加上手下從來不留活口，所以江湖人稱鐵血客！

至於他的出身來歷，武林中可說沒有人清楚，而他一向獨來獨往，行踪飄忽，在武林中，他可說是一個謎一樣的人物。

× × ×

「前輩又是誰？」梅雙溪轉望着那老者，從對方的目光中，他隱隱發覺到對方眼中不時閃現的殺機。

——這老者好重的殺氣！

梅雙溪握劍的右手不由又一緊。

「老夫白樂！」

那老者就是人煞白樂。

梅雙溪心頭一震，暗忖：「這煞星在七年前已消聲匿跡，怎會忽然冒出來？」

「原來是在七年前失了踪跡的白樂前輩。」梅雙溪雖然心頭驚懍這兩名煞星怎會走在一起，但表面上却神色不變，語氣還很有禮貌。

「老夫重現江湖後，你是第二個倒霉的人！」人煞白樂竟然嘆了一口氣。

梅雙溪忍不住問：「第一個倒霉的人是誰？」

「快刀十三環裴白衣！」白樂搖頭嘆息一聲。

「他怎樣了？」梅雙溪是明知故問。

「死了！」這一次是鐵血客鐵鏘接口說。

「裴白衣冒着風雪巴巴地趕來長安，却在長安城外的醉樂樓被老夫殺了，你說是不是倒霉？」白樂又再嘆息出聲。

梅雙溪整個人震動了一下，但很快便平靜下來，吸口氣，緩緩道：「爲何要殺他？」

「當然是不讓他生入長安！」這一次又是鐵鏘接口。「你也一樣！」

「所以老夫才說你是第二個倒霉的人。」人煞白樂目光像望着一個死人一樣。

梅雙溪若不是一直暗中戒備着，提防任何一方猝然而來的襲擊，他眞的有可能會變成一個死人！

因爲，就在人煞白樂說話的刹那，鐵血客鐵鏘那柄寬而厚的鐵劍，揮斬向梅雙



槍刺了個空！

「砰」然聲响，那具倒飛的屍體撞在一株梅樹上，竟然將那株梅樹撞斷，而那屍體也被撞擊得塌陷一片，雪雹一樣摔墜在雪地上。

那些白衣人却看也不看一眼，其中三四個撒手一抖，起碼有六七種暗器共二三十枚閃射向梅雙溪。

梅雙溪劍擊袖捲，一陣急而密的「叮叮」聲中，那二三十枚暗器盡被他擊飛捲落。

腰身接一折一挺，梅雙溪身形接斜掠向一株枝椏被削斬落的梅樹。

幾個白衣人接着發出的暗器竟然追不上梅雙溪的身形，在他身後射過。

身形陡地一拔一墜，梅雙溪雙脚穩穩地站在那株梅樹上。

那些白衣人悶聲不响，湧撲向那株梅樹！

其中幾個執刀的白衣人長刀力砍向那株梅樹身上。

梅雙溪却身形凌空一個翻滾，翻掠出去，那些白衣人還未來得及轉身的刹那，梅雙溪長劍向下急揮，三顆人頭飛拋在空中，三具無頭屍體的頸腔中噴洒出來的血雨，染紅了一大片雪地。

這一次，那些白衣人被震懾住了，不敢跟着追前去。

梅雙溪身形斜掠在地上，面對着那羣有點驚呆的白衣人，長劍一振，抖落點點血滴。

那些白衣人眼望着點點從劍身上抖落在雪地上的血滴，目中閃漾着驚悸之色。

溪。

鐵鏘那柄劍身寬厚的鐵劍應該很沉重，但一劍揮斬出的刹那，竟然半點風聲也不帶起。

但在鐵劍斬臨梅雙溪頸背的刹那，鐵劍却風雷驟發，疾若駭電。

單是這種先是蓄勁不發，繼之一發雷霆的高深功力，足以顯出鐵鏘不是浪得虛名之輩。

梅雙溪那份敏銳及鎮定也是非常人能及的，直到鐵劍雷霆乍發般斬臨頸背的刹那，他才忽然像一棵被砍倒的樹幹一樣，猝然撲倒在地上。

撲到的同時，手中劍向後急撤！

鐵鏘的鐵劍以毫厘之差，擦着梅雙溪的髮髻斬過，強勁的劍風摧斷了一綹髮絲，飄揚落地。

「刷」一下急响，梅雙溪的劍也在鐵鏘的右腿側劃開一道口子，鮮血迸濺！

這還是鐵鏘閃躍得快，他實在料不到梅雙溪會行這險着，加上方才偷襲得手，以爲梅雙溪不過爾爾，心存輕視，所以吃了個虧！

梅雙溪身形倒地之後，左掌一拍地面，身形斜斜地標射出去。

「轟」然聲中，雪飛土射，在梅雙溪倒下的地上，現出一個土坑。

發出這掌的人是人煞白樂，但見他閃身發掌，人已閃掠前丈許，發出的那一掌擊不中梅雙溪，却將地面擊出一個土坑。

梅雙溪標掠出兩丈過外，才拔起落在地上，一眼看到那個足有三四尺深的土坑，手心不由捏了把汗。

吸口氣，梅雙溪竟然還笑得出來，一白前輩好深厚的功力，可惜那一掌只能在地上擊出一個土坑。」

人煞白樂鐵青着一張臉，盯着梅雙溪。「今日若讓你踏出這梅林半步，老夫不姓白！」

鐵血客鐵鏘這時已三兩把將腿側的那道血口子扎起來，單脚一點，掠到梅雙溪丈許處站住，語聲有如金鐵磨擦那樣難聽：「梅雙溪，你好——」

至於「好」什麼，他沒有說下去，却用行動來表達了。

——身形急幌中，倏忽欺到梅雙溪身前，鐵劍有如烏雲一樣捲向梅雙溪！

梅雙溪這刹那身形暴退。

白樂也就在這刹那猛嘯出聲，身形有如大鵬鳥一樣拔騰起，直追梅雙溪。

鐵鏘亦舞劍緊追過去。

梅雙溪飛退的身形陡然一變，向一旁閃掠出去。

「轟」一下大响，梅雙溪貼着閃掠過的一株梅樹被凌空撲擊的白樂一掌攔腰擊斷，「呼隆」聲中，倒折向他，擊得雪揚土濺！

飛揚濺射的土雪刹那將梅雙溪的身形迷漫了。

緊追不捨的鐵鏘身形急忙停在那株被劈斷的梅樹前，鐵劍一揮，斬劈向那株梅樹。

鐵劍「刷」地斬劈入樹身內。

但一條淡白的人影也在這刹那在斷樹的側面標射出來，劍刀嘶風聲中，「嗤」地飛射向鐵鏘的右脅！

「唷！」鐵鏘張口發出了一聲痛叫，由於鐵劍斬劈入樹身內，而右脅中劍，力道一窒，鐵劍竟然夾在樹身內，既斬不斷那株樹，急切間又不及抽出來，忍痛之下，他一脚猛踢向梅雙溪下陰。

梅雙溪覷得眞切，一掌截斬下。

梅雙溪那一劍刺得很深，所以鐵鏘受傷不輕，負痛之下，反應自然沒有那樣快，腿縮得稍慢，刹那，小腿倒被梅雙溪的掌沿擦過，割肉般痛。

鐵鏘縮腿立刻向後飛退，可惜已來不及。

梅雙溪一掌切空之後，長劍筆直猛劈落鐵鏘的頭頂！

這一劍，鐵鏘竟然不能閃避，只好咬着牙揮劍封擋！

「鏗」一下激响，梅雙溪那一劍猛力砍在鐵鏘的劍身上！

鐵鏘雖然外號鐵血客，但他的身體可不是鐵打的，大腿側先是負傷，續之脅下負創甚鉅，從右脅那道劍口噴洩出來的鮮血不但將他的灰袍沾得斑點點，也洒染了一大幅雪地，這時硬接梅雙溪一劍，如何抵受得住，硬硬被震退一步，脅下的傷口被震得鮮血噴射不已。

梅雙溪隨着一劍之後，緊接全力再向鐵鏘砍出十一二劍！

「鏗鏗鏗……」一連十一二下激响聲中，鐵鏘被震退足有三丈過外，口中狂噴鮮血，身軀急劇搖幌了一下，終於支持不住，撲倒在地上。

而梅雙溪砍去十一二劍之後，也氣息急喘。

白樂終於追上了梅雙溪的身形，身形一沉，連環十八掌當頭向對方掃落。

人煞白樂之所以到現在才追上梅雙溪，是因爲他一掌劈斷那株梅樹之後，被一點濺射起的雪花射入眼內，令到他不得不斜掠落地，舉袖拭去那點業已在他眼內溶化的雪水，所以慢了一步，來不及阻止梅雙溪狂斬鐵鏘。

梅雙溪這刹那全身皆被掌影籠罩了。

但掌影立刻烟消雲散。

人煞帶着一臉驚詫的表情，斜飄落地，駭然望着梅雙溪。「你剛才那一招是否失傳江湖武林足有三十年的飛星劍法中最厲害的一招——繁星點點？」

梅雙溪身形由半蹲挺站起來，臉色有點蒼白地道：「前輩見多識廣，在下適才那一招確是繁星點點。」

要知道適才白樂那連環十八掌是他的成名絕藝之一，威力無窮，掌勁籠罩了梅雙溪立身的三丈方圓範圍，任你身法再快，也不可能閃避得了，而硬接，根本接不了，所以梅雙溪只好使出這一招獨步天下的繁星點點。

劍動光閃，閃動的劍光有如天上的繁星，點點射向白樂的掌心，令到白樂不得不自動撤掌。

這一招就是繁星點點。

× × ×

「梅雙溪，老夫低估了你！」人煞白樂盯視梅雙溪良久，才一字字說出來。「不過，老夫仍是那句話——今日你若生出梅林，老夫不姓白！」

梅雙溪背上那道原本凝結了的傷口，

由於方才力斬鐵鏘，所以血痂逆裂，沁流出鮮血，感到椎心般刺痛，令到他猛吸冷氣。

不過，他表面上却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實則暗中却在運氣調息。「前輩，暫時來說，在下還死不了，還是說點實際一些的話吧。」

「好，那你先說。」人煞白樂竟然很爽快。

「那麼——」梅雙溪頓了一下，才接說道：「在下冒昧請問　前輩這一次的截殺行動　是否受人指使？」

「是！」白樂臉上一絲異色也沒有，答得很乾脆。

但接着他問道：「你是否應唐錦冠之邀而來？」

「是！」梅雙溪也答得很爽快。

「除了你與裴白衣之外，唐錦冠還邀了什麼人？」白樂再問。

「這一點，恕在下回答不了。」梅雙溪緊接道：「以前輩之身份，怎會爲魔霸所用？」

「人各有志。」人煞白樂道：「你又怎會爲唐錦冠賣命？」

「爲了道義兩個字。」梅雙溪神色湛然。

「道義值幾個錢？」白樂尖銳地道：「自己的一條命，才是最值錢的！」

「前輩此言差矣！」梅雙溪一句話還未說完，身形陡地直拔起來，一拔足有二丈許三丈高。

「嗤嗤嗤……」一片破空聲中，足有十多二十支箭矢從他的脚下攢射過。

、與之同時，從附近雪地下，梅樹後，閃現出十多二十名手持弩箭的白衣人，弓一張，又有一排箭矢射向空中的梅雙溪。

清嘯聲中，梅雙溪身形硬硬再拔高足有一丈，手中劍向脚下一陣急撥。

破空銳响中，起碼有大半箭矢從他脚底下射過，剩下的被他劍撥袖捲落地。

那些白衣人緊接又射出一排箭矢。

梅雙溪却已身形一折，有如投林鳥一掠，疾掠向對面一簇梅樹。

那些激射的箭矢竟然追不上梅雙溪的身形，射了個空。

「那裏走！」人煞白樂怒喝一聲，身形急掠而起，去勢比激矢還快。

梅雙溪身形才落在一株梅樹梢上，白樂已有如流星飛渡般掠到梅雙溪的背後，右手疾探，五指有如鷹爪一樣抓向梅雙溪的後頸！

梅雙溪耳聽背後急掠聲逼至，手中劍閃電般反手掃出！

白煞像早就預料到一樣，右手閃電般抓出，一把將劍身抓住！

而他的左手堪堪抓落梅雙溪的後頸。

梅雙溪却在這剎那，上前猛地向前一傾，一脚飛蹴向白樂的下盤！

白樂料不到梅雙溪險中求勝，人在空中，疾忙向上翻，從梅雙溪的頭上翻過！

他抓着梅雙溪長劍的手自然要放鬆，乘機一掌劈向梅雙溪的後腦！

梅雙溪脚下用力一蹬，身形疾逾飛矢一樣飛射出去。

那一蹬之力，蹬得枝葉幌動，晃落一樹梅花白雪。

外，左右兩邊梅林中也奔掠出兩羣白衣人，一個個手執刀槍弓矢，掩迫向飛掠至雙溪樓前梅樹上的梅雙溪。

梅雙溪打量之下，迫不得已，只好從樹梢上拔起來，像一頭展翅衝天的兀鷹一樣，騰掠向雙溪樓。

白樂一眼看到，獰笑一聲，身形亦騰拔起來，呼嚕嚕的緊躡在梅雙溪的身後掠向雙溪樓。

梅雙溪手臂向前一探，抓住一根欄干，身形一翻，翻掠入第二層樓中。

白樂亦伸手抓住五六尺外的欄干，翻進去。

「嗤」地一下急响，梅雙溪人才落在樓板上，長劍反手掃斬出去！

白樂怪叫一聲，才翻入樓內的身形硬生生地一擰，險險避過胸脅要害，斜翻落地。饒是他反應得快，一幅衣襟還是被削落。

驚魂稍定，他一個挺身站了起來。

梅雙溪却已一閃身，沿着樓廊掠向前去。

但他的身形去得快，停得也快！

## 魔霸龔長笑

朝陽已掛在中天，照射得那一片梅林白燦燦的，銀光閃耀，令人不敢注視。

樓廊轉角處有一個恍如披了一層銀光的人，動也不動地負手站着，微昂着頭，眯縫着一雙眼，凝視着那一片耀眼生花的梅林。

梅雙溪就是被這個人阻住了去勢的。

白樂一眼瞥到那個披着一身銀光的人



，追掠的身形亦倏然停下來，垂下雙手，神態極其恭敬。

那人依然動也不動，甚至沒有將目光收回來。

梅雙溪煞住身形之後，目光在那人身上打量着，終於看出那人身上原來穿着一件不知用什麼料子做成的銀衣，銀衣閃閃生光，驟眼看去，那人恍如裹在一層銀光中。

那銀衣人雖然就那樣閒閒地負手站着，但梅雙溪却感覺到那人無懈可擊，而且全身散發出一股凌厲的殺氣。

梅雙溪不禁深吸一口氣，側倚在欄干上，雙眼凝視着那銀衣人，暗中却注意着另一邊的白樂動靜。

只聽一聲穿雲裂石的長笑倏然從銀衣人的咀裏發出，銀衣人終於慢慢地轉過身來。

到銀衣人面對着梅雙溪　笑聲依然未遏。

梅雙溪在銀衣發人出笑聲的時候，心頭懍悚然一動　繼之看清楚了銀衣人的相貌，不禁脫口一聲：「魔霸龔長笑！」

× × ×

銀衣人鬚髮如銀，連臉色也是銀白色，却連一條皺紋也沒有，光滑得有如剝壳的鷄蛋一樣　細目、勾鼻、薄唇，從眼縫中透出來的兩道目光，冷電一樣，梅雙溪的目光與之相觸，有一種觸電般的感覺。

銀衣人一聲長笑。「好眼力，你曾經見過老夫？」

梅雙溪搖搖頭：「沒有見過。」

「那你憑什麼認出老夫？」

「笑聲！」梅雙溪握劍的手心已濕。

「江湖傳說，前輩在開口說話之前，總是先長笑一聲。」

「看來，老夫這個壞習慣要改一下了。」銀衣人還是笑一聲之後，才嘆口氣說：「否則，不論老夫走到那裏，很容易就會讓人認出來，這可是大大的吃虧。」

「就因爲不讓在下進入長安，連前輩也親自出動了？」梅雙溪外號劍秀士，說話總是很有禮貌的。

「連白樂也殺不了你，老夫不出動，又怎阻止得了你？」龔長笑又一聲長笑。

「以前輩的身份，未免太看得起在下了。」梅雙溪心頭震動不已，他不是怕自己死在這裏，而是想到自己若死在這裏，那麼，唐錦冠就更加勢單力薄，處境危殆了。

要知道魔霸龔長笑乃是成名垂四十年的魔中之王，其一身功力，已達出神入化之境，縱橫江湖，殺人無數，連八大門派也奈何他不得，幸好他也很少去找八大門派的麻煩，十九年前忽然消聲匿跡，江湖武林中誰也不知他是生是死，爲何失踪，想不到現在又重現江湖了。

單是魔霸這個外號，就可以想見這人之兇殘霸道了。

「費話！」龔長笑長笑聲中，叱喝道：「身份有個屁用，若是一點實力也沒有，任你身份再高，還不是被人一脚踏在地上？」

冷笑一聲又道：「鐵鏘在江湖上的名氣很大了吧？名氣大身份自然亦高，你看看，他技不如你，還不是死狗一樣躺在地上？所以說，實力才是最重要的！」

梅雙溪被龔長笑這一番「道理」說得一時啞口無言。

「現在，你不說老夫有失身份了吧？」龔長笑笑着道：「凡是老夫的敵人，老夫都不會輕視低估他們，尤其是你！」

梅雙溪咬咬牙。「承前輩看得起，請動手吧。」

「到老夫動手的時候，自然會動手！」龔長笑笑着說：「白老弟，你再去會會這位年青一輩中，有數的傑出劍客！」

人煞白樂恭應一聲，「鏘」然聲中，終於亮出了他的長劍。

人煞白樂這柄劍比普通的劍長了足有半尺，劍身也比普通的劍窄薄。

梅雙溪沒有動，依然半倚在欄干上。

× × ×

人煞白樂悶聲不响，劍光疾閃中，連刺梅雙溪二十七劍。

梅雙溪劍一展，兩道劍光迎在一起，發出「叮叮……」連串清脆的交擊聲。

梅雙溪接下人煞二十七劍，劍一劃，反攻過去。

人煞不退反進，長劍一舞，來個硬碰硬。

這下裏面兩人短兵相接，但見兩道劍光有如騰舞飛躍的蛟龍一樣，時而交纏在一起，時而衝突相鬥，「鏗鏗」的相擊聲，時而密如珠串，時而又發出「叮叮」的交擊聲，夾着偶爾爆濺出的幾點星花。

一輪急攻之後，兩人倏然分開來。

龔長笑在兩人動手時，一雙眼眨也不眨地注視着梅雙溪的動作。

「劈勒」聲中，白樂那一掌擊不中梅雙溪的後腦，却擊得那株梅花枝斷極折。

「截住他！」白樂陡地大喝一聲，身形向前一掠，脚尖在一根枝極上一點，踏枝急追梅雙溪。

梅雙溪的身形貼着枝梢急掠，去勢如矢，白樂一追再追，始終追不上，落後丈許。

眼看梅雙溪已將近掠到林邊，但他的去勢却陡然一變，轉掠向右邊！

一陣急勁的破空聲也就在這剎那响起，飛蝗一樣的箭矢暗器從林邊下面激射上來，梅雙溪若不是陡然改變前掠的方向，繼續向前掠，無疑像燈蛾撲火，飛鳥投網一樣，自投死路。

白樂在後面眼見梅雙溪這樣機警，又逃過一次刼難，不禁恨得牙癢癢的，恨聲喝道：「梅雙溪，你好奸猾！」

梅雙溪這一改變方向，變成向着雙溪樓那面急掠去，他頭也不回地大聲道：「若不是前輩那一聲：『截住他』提醒了在下，在下再奸猾也想不到林邊伏有你們的人在等着，在下這一次能够逃過此厄，實在要多謝前輩你。」

人煞白樂氣惱得咬牙切齒，却又發作不得，緊緊追在梅雙溪身後。

× × ×

梅雙溪終於掠到雙溪樓前。

半個時辰之前，雙溪樓還是遊人如鯽，熱鬧非常，這時却冷冷清清的，不但沒有一個酒客，連三樓上眺覽遠山近景的遊人也走了個清光。

這時候，除了緊追在梅雙溪後的白樂

背大穴！

梅雙溪一個怪蟒翻身，劍尖急顫，星光點點中，刺向龔長笑的雙掌心。

龔長笑又一聲長笑，「好一招『繁星點點』！」化爪爲掌，雙掌一合，「拍」聲竟然將梅雙溪的長劍挾在雙掌中。

「天魔兜羅掌！」梅雙溪臉色驟變，脫口驚呼出聲，用力一抽，那裏抽得動？一抽不動，梅雙溪便欲棄劍急退。

「若不是天魔兜羅掌，天下還有那種招式可以破你的繁星點點？」龔長笑笑聲中，一脚蹬向梅雙溪的胸膛。

龔長笑這一脚是在常人根本無可能的蹬出的角度下蹬出的，所以大出梅雙溪意料之外。

也因此，他挾了龔長笑那一脚。

「砰」然聲中，梅雙溪的身形被蹬得倒飛出去，飛撞向欄干。

「嘩啦！」聲中，梅雙溪撞斷欄干，身形飛墜向樓下。

白樂不等龔長笑出聲，身形一縱，越過欄干，飛掠向地面。

梅雙溪挾了龔長笑一脚，不死也重傷，但他居然還能够在身形飛墜落地的剎那，身形翻挺，雙脚先落地面。

不過，他還未站定，張口「哇」地噴出一口鮮血來，濺得雪白的地上，一片猩紅。

身形幌動了幾下，却沒有跌倒在地上，勉強站住！

他之所以挾了龔長笑那一脚不但沒有死，還能够站着，純是因爲他在龔長笑那一脚蹬在他胸膛上的剎那，他已棄劍暴退，到龔長笑那一脚蹬在他胸膛上，他的身形已向後飛退，所以雖然挾了那一脚，但却卸去了大部份的勁力，加上他撞碎了欄干的剎那，又將體內挾上受的勁力轉卸到欄干上，故此，他所受的勁力最多只剩三成。

但龔長笑是何等人物，三成功力也够他受的了。

× × ×

站在梅林邊，分成三面將雙溪樓圍住的白衣人一見梅雙溪從樓上飛墜下來，立時快速地掩逼過去。

而這時白樂也已經縱掠在地上。

梅雙溪不由暗嘆一聲：「這莫不是異數？梅林樓名，正包含了自己的姓名在內，莫非我註定要喪生在這裏？」

白樂這時已一步步向梅雙溪逼過來。

龔長笑站在樓欄邊，笑聲不遏，俯視着梅雙溪。「梅雙溪，可惜你與老夫爲敵，不然，老夫會放過你，收爲己用！」

「在下也很可惜。」梅雙溪仰頭望着龔長笑。

「可惜？」龔長笑怔訝地道：「可惜什麼？」

「可惜在下功力未逮，不能殺你爲江湖武林除害。」

「有種！」龔長笑不怒反笑：「老夫出道江湖以來，你還是第一個敢對老夫說這種話的人！」

笑聲一過，喝道：「白老弟，看在他敢對老夫說這種話的份上，就給他一個痛快！」他說話時的神態，簡直不將梅雙溪看作活人。

梅雙溪聽得氣往上湧，瞋目大聲喝道：「龔長笑，梅某不領你這個情。」

喝聲中，一掌擊向自己的天靈蓋。

梅雙溪之所以自己了斷，是因爲他自己深知受的內傷不輕，已沒有再戰之能，與其自取其辱，不若死得光彩點。

龔長笑在看到梅雙溪舉掌自裁時，開心得大笑不止。人煞白樂亦大笑出聲，停止了向前進迫。

既然梅雙溪自己了斷，省了自己動手，樂得省同一番氣力。

一條人影就在這剎那就似經天長虹一樣，從雙溪樓左面的梅林飛射出來，掠向梅雙溪。

這條突然飛掠出來的人影，令到在場所有的人皆怔愕了一下，驚詫地望着那條飛射向梅雙溪的人影。

梅雙溪也不例外，在那些白衣人發出呼喝聲的剎那，他也瞥到了那人影，擊向天靈蓋的手掌窒了一窒。

這一窒，等於救了他自己一命。

那條人影以疾若驚虹的快速身法，比眨眼還快那麼一點點射落在梅雙溪身前，出指如電，一指將梅雙溪的麻穴點中，接一抄，將他挾起，身形一拔，恍如投林鳥一樣，騰射向梅林。

那人影從梅林射出來到將梅雙溪挾起再騰射向梅林中，所有的動作快捷得不可思議，連龔長笑那樣的魔頭連念頭也還未轉過，那人已將梅雙溪救走。

### 飛龍唐錦冠

「截住他！」龔長笑反應最快，喝聲中一掌按在欄干上，身形騰越過欄干，脚尖一點，身形有如飛虹一樣追掠過去。

那人影雖然挾着梅雙溪，但去勢似乎一點不受影响，在龔長笑騰射出來的時候，他已射落在梅林中。

「飛龍身法！」人煞白樂驚呼聲中，人亦長身掠起，急追過去。

「哼！好個唐錦冠！」龔長笑眼見那人影經已投入梅林中，恨怒得他連聲大喝不止。

「龔長笑，恕唐某唐突了！」人影一閃沒入梅林中，語聲却宏亮傳出來。

龔長笑怒笑一聲：「唐錦冠，你走不了！」「了」字還在空中迴响，人已老鷹歸巢一樣緊接投入林中。

人煞白樂也緊跟着掠了入去。

林邊，那些白衣人看呆了雙眼，恨恨地望着梅林發怔。

× × ×

長安城東。

故鎮威將軍府邸。

梅雙溪倚坐在一張鋪了虎皮的躺椅上，閉着雙眼，不知是睡着了還是在養神。

這是一間佈置清雅的靜室。

一陣輕快的脚步聲朝靜室這邊移來，梅雙溪閉着的雙眼倏地跳動了一下，跟着張開來。

脚步聲即時來到靜室門口，停下來。

梅雙溪即沒有動，雙眼定定地望着對面桌上的一面銅鏡。

那面銅鏡對着門口，從銅鏡中可以看到門口的情形。

極輕微的「呀」一聲，兩扇緊閉的門



被人從外面推開！

銅鏡中立刻現出一條身形來。

身形高矮肥瘦適中，束髮，修眉朗目，清秀中透出一股威儀，唇上留着兩綹修剪得很整齊的短髭，身穿一件團花錦袍，看年紀大約三十許四十未到。

梅雙溪一眼看到銅鏡中映現出來的錦袍人，不由放鬆地吐了口氣，閉上眼睛。

錦袍人也從那面銅鏡中看到梅雙溪的影像，邊抬步跨進來邊含笑道：「雙溪，剛才你以爲是誰來了？」

梅雙溪重新睜開雙眼，扭頭望着跨進室內的錦袍人道：「唐兄，小弟是否太過小心了。」

「一點也不！」錦袍人行到梅雙溪倚坐的躺椅前，拉過一張錦櫈坐下來。「小心一點總是好的。」

這位錦袍人就是這座將軍府邸的主人——飛龍唐錦冠。

他的父親就是故鎮威將軍唐鎮遠。

唐錦冠沒有承襲父親的官職，所以他現在的身份只是一介平民。

但他畢竟是官宦之後，加上他任俠尚義，喜結交江湖中人，所以在長安城中，他的名氣頗盛。

至於魔霸龔長笑怎會「找」上他，那大概只有他兩人才明白了。

× × ×

「雙溪，你受的內傷大概沒有事了吧？」唐錦冠目露關切之色。

「好多了，再調養一天，大概就會沒事了。」梅雙溪拿眼望着唐錦冠。「唐兄，不是有事吧？」

唐錦冠目光一閃，點點頭道：「龔老魔大概不耐煩了，他已向咱們展開全面行動。」

「咱們人手够不够？」梅雙溪從躺椅上坐起來。

「白衣不幸被他們在城外截殺，幸好你只是傷了，不然，咱們只怕不够人手應付。」唐錦冠臉上露出悲戚之色。

「都是我一時想不到在城外接應白衣，否則，白衣不會死！」唐錦冠自責地嘆了一聲。

「唐兄，你準備怎樣應付龔老魔？」梅雙溪將話題轉換。

「以動制動！」唐錦冠握一下拳頭。

「與其被動，不如主動！」

「小弟贊成。」梅雙溪接道：「唐兄是否有了計劃？」

「我已想好了，若是成功，對龔老魔將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唐錦冠越說語聲越低，最後，就只有他兩個人能够聽到。

## 逞陰謀　飛龍中計

### 血戰金獅武館

長安北門大街。

傍晚。金獅武館。

× × ×

風雖然不大，但天上飄下來的雪花却很密，飄在屋瓦上、院子中、大街上，到處都是一片白。

金獅武館也不例外，披滿了白雪。

連那四個站在大門前的漢子，也披了一身白雪，像雪人一樣。

金獅武館在長安城內衆多的武館中，是一間最沒有名氣的武館，但場子却最大，徒弟也最多。這無他，因爲金獅武館是不收費用的，所以長安城內的混混地痞大多數投入金獅武館練武。

而金獅武館的館主，在長安城內也是個沒有什麼名氣的人，姓雷，名大將，外號快腿。可惜他一點大將之風也沒有，不但身材矮小，而且很瘦，怎麼看也不像一位「大將」。

館中還有八位教練，平時，就是由這八位教練傳授那些門徒拳脚。

而那八位教練的拳脚功夫也不見得高明到那裏去。

這就是金獅武館。

× × ×

四個守在金獅武館的漢子終於將飄落在他們身上的雪花抖落。

因爲不這樣，他們就會被落在身上的雪壓得很難動作，而他們却必須要伸手抓住腰間的刀柄！

令到他們伸手抓住腰間刀柄的是兩個人。

兩個披着一身雪花，身穿錦袍的人。

一個唇上留着兩撇鬍髭，儀表威儀的錦袍中年人，與一個秀士模樣的年輕人。

兩個錦袍人的腰間都有劍。

令到四個守門漢子緊張的是，這兩個錦袍人竟然一直向他們走過來，臉上露出一絲不懷好意的笑容。

兩個錦袍人在四個守門漢子的身前不到五尺處停下來，却看也不看那四個漢子一眼，仰頭看着大門上掛着的那塊牌匾。

「唉！原來這一間就是金獅武館？」錦衣年輕人輕聲說，指點着那塊牌匾。

「長安城要數這間金獅武館最沒有名氣了。」錦袍中年人笑着說。

「兩位究竟想怎樣？」四名守門漢子中的一個再也按捺不住，大聲喝叫。

「你們這間是不是武館？」錦袍年輕人問得眞怪，牌匾上不是寫着四個大字——金獅武館嗎？剛才他自己也說過。

四名大漢一聽，就知道這兩人來意不善，互相打了個眼色，還是由那個漢子說道：「當然是武館！怎樣？」

「不怎麼樣，你們難道瞎了眼，看不到咱們身上帶着劍麼？」錦衣年輕人用手輕輕拍一下腰間的長劍。

四名大漢好像這才知道他們身上帶着劍，八道目光一齊望向兩人的腰間。

「哼，兩位原來是來踢場子的！」一名鬍鬚漢子像被針刺了一下那樣，尖聲叫出。

「還是你聰明。」錦袍中年人笑望着那漢子。

「既然知道了咱們的來意，快進去報知館主吧。」錦袍年輕人輕蔑地望着那個鬍鬚漢子。

四名漢子知道兩名錦袍人的來意後，俱憤怒得脹紅了臉，怒視着兩人。

「兩位前來踢場子，請報個萬兒。」鬍鬚漢子怒聲道。

「見到你們館主，自然會說！」中年錦袍人威儀逼人地踏前一步。

四個漢子見到中年人那逼人的威儀，

俱心生怯意，但沒有退開，反而一字排開，擋在門口。

「你們既不入去通報，又不讓咱們進去，是什麼意思？」錦袍年輕人目光威稜，沉喝出聲。

「看來你們不是那樣笨的人，這也不懂？」鬍鬚漢子狠聲道。

「哈哈，你以爲咱們闖不進去？」錦袍中年人笑起來。「雙溪　咱們闖進去，看他們攔不攔得了！」

就這說話間，四名漢子已一齊將刀拔出來，疾斬向兩人。

「鬼門關兩位就先闖進去！」鬍鬚漢子喝聲中，一刀已斬向中年人。

這四名漢子的刀法瞧不出還有兩下子，凌厲詭異，與他們的身份有點不配。

因爲單瞧他們斬出的那一刀，身手要比武館中的八位教練還要高。

這就透着奇怪了。

但兩名錦袍人像早就猜到一樣。「唐兄，讓小弟來。」錦袍年輕人喝聲中，閃身欺進，身形一抖，身上的雪花像飛花一樣的射開來，雪花散射中，劍光乍閃，但聽「鏗鏗鏗鏗」一連四下响聲連串响起。

中年人在年輕人喝聲中，身形閃退，退出丈外，一只手已按在劍把上。

人影閃躍中，那年輕人持劍站在門前，而那四個漢子却一臉驚色，退上了台階上。

「你到底是什麼人？」鬍鬚漢子色厲內荏地大喝。

「你們還不配知！」年輕人喝聲中直竄上台階。

那四名漢子臉色變了一下，大喝聲中，一齊撲向年輕人！

×　×　×

這一次根本沒有傳來刀劍相擊聲，刀光揮舞中，那年輕人的身形有如一條鬼影般，自四名大漢的身形中閃穿過，劍光也就像駭電那樣乍然閃了一下。

四名漢子立時像喝醉酒一樣，身形搖幌了一下，先後摔倒在地上。

年輕人却已進入大門內。

中年人身形一幌，亦跟着掠入去。

倒在大門台階上的四名漢子，咽喉上皆有個很小的血洞　正汩汩流出鮮血。

「雙溪，你那招繁星點點確實厲害！」中年人讚嘆地說。

年輕人扭頭道：「過獎了，唐兄，他們看來不是一般的門徒。」

「當然不是。」中年人還想說下去，一眼瞥到隔着一個偌大的練武場那邊的一間屋子內閃躍出近十條人影時，立刻閉上了咀巴。

「他們終於露面了。」年輕人看着那紛紛從屋內閃射出來的人影，冷然一笑。

那幾條人影很快便來到兩名錦衣人面前。來的正是金獅武館的館主快腿雷大將，與那八名教練。

原本很昏暗的練武場這剎那燈火明亮，如同白晝。

原來是一些漢子站在場邊，高舉火把，而且另外大約有五六十名大漢，散開來站在場子的四周。

「唔，這裏的人還眞不少。」錦衣中年人悄聲對年輕人說。

年輕人悄聲道：「幸好咱們帶了足夠的人手來。」

×　×　×

金獅武館館主一眼看清楚了來的兩名錦衣人之後，連忙帶笑抱拳道：「原來是唐爺駕到，想不到，想不到，請恕失迎之罪。」

原來那錦袍中年人正是飛龍唐錦冠。

那麼，那年輕人就是梅雙溪了。

快腿雷大將認識唐錦冠不奇怪，因爲唐錦冠乃是長安的名人。

唐錦冠却不認識雷大將。「閣下就是館主雷大將？」

雷大將忙乾笑道：「正是雷某，未知唐爺蒞臨敝館有何指教？」

唐錦冠目光在雷大將身上一轉，目光落在他身後的那八名教練身上，打量起來。「那八位就是貴館的教練？」

雷大將依然乾笑着。「咳，他們就是敝館的教練。」

接抱拳再一拱道：「唐爺，請到裏面坐下說話。」

唐錦冠擺手道：「不必了。」

「館主，焦球四人被他們殺了。」一個手執火把，站得最近大門的漢子尖聲叫出。

其實雷大將與八名教練早就看到了，只是詐作不知。這時再也不能裝下去了，臉色一變，雷大將仍沒有發作。「未知敝館有何開罪唐爺之處，對雷某門下下此毒手？」

唐錦冠心裏冷笑一聲：「看來你這條老狐狸還能裝得多久？」口裏說道：「貴館沒有任何得罪唐某之處。」

「那麼這是什麼意思，恕雷某愚昧，請唐爺明白說出來。」雷大將語調陡沉。

唐錦冠哈哈笑道：「雷館主看來不是那樣愚笨的人！」

雷大將臉色一變，脫口道：「唐爺是來踢場子的？」唐錦冠含笑點頭。

雷大將臉色再變。「以唐爺的身份，竟會來踢一間長安城內最沒有名氣的武館場子，若傳說出去，豈不大失身份？」

「這又未必，」唐錦冠道：「若雷館主的身份眞的只是一間武館的館主，唐某這次來踢場子，眞的有失身份。」

雷大將一聽，臉色遽變，但還是沒有發作，咽下一口氣，道：「這麼說，唐爺懷疑雷某另有身份了？」

「不是懷疑，而是肯定！」唐錦冠沉聲道。

「那麼，倒要唐爺說出來聽聽了。」雷大將目中閃現一絲殺機。

「你眞正的身份應該是閃電腿呂大功！」唐錦冠一字一字說。

雷大將陡地仰天大笑起來。「哈哈…唐錦冠，你是怎樣查出呂某的身份的？」

唐錦冠冷笑道：「很簡單，自從你在此開設金獅武館那一日開始，唐某就派人日夜監視你這間武館的動靜，半個月之前，唐某親眼窺看到你在後院的一間練武室內演練你那獨門武功『旋風閃電腿法』，由是識穿你的眞正身份！」

「好，既然你已識破了呂某的眞正身份，姓唐的，今天你也別想活着離開了！」呂大功——雷大將兇狠地大聲說。

唐錦冠淡淡一笑，道：「呂大功，動



手有的是時間，唐某有幾個問題想請教一下。」

呂大功悍笑一聲道：「你只管問，答不答就要看呂某的興趣了。」

唐錦冠洒然一笑道：「那唐某就問了。」一頓接道：「請問，你身後的八位教練，是否就是江湖上人稱『天台八豺狼』的那八位？」

呂大功道：「閣下既然已經知道了，還來問呂某幹麼？」

唐錦冠笑了笑道：「唐某只是想證實一下。」一頓接道：「閣下這座武館，是否魔霸襲長笑設在長安城內的一個秘密據點？」

呂大功目中殺機大盛。「殺！」

×　×　×

「殺」聲中，呂大功整個人飛起，腿影如山般疾踢向唐錦冠！

呂大功不愧外號稱爲旋風閃電腿，腿法確實不同凡俗，雙腿在踢出的剎那，幻化爲一片腿影，有如旋風一樣捲罩向唐錦冠全身要害，呼呼的腿勁聲响成一片，那種聲勢確實嚇人。

唐錦冠却不閃不避，長笑聲中，一片罡猛的掌影穿入了腿影中。

一陣「辟辟啪啪」的拍擊聲清脆地响起　腿影與掌影混爲一片。

呂大功一口氣踢出了五十九腿之後，身形藉着腿掌相擊之力，不墜反升，身形一個旋風轉，左腿閃電般踢向唐錦冠的背心，右腿暴長，竟然變得像一條靈蛇一樣纏向對方的頸脖！

腿功練到呂大功這種境界的，相信武林中還沒有幾個人，相傳只有四十年前號稱怪腿的霍靈腿的脚法，可以與之相比！

唐錦冠接下呂大功五十九腿之後，身形依然紋風不動，一聲：「好腿法！」上身一矮，避過踢向背心的一腿，雙掌一盤，纏抓向呂大功那條像靈蛇一樣扭動的右腿。

呂大功喝聲中那條右腿暴縮起，身形一墜，兩條腿以常人難以施展的角度，一蹴唐錦冠的脅下，另一腿反踢其頭面。

唐錦冠身形再挫　雙手如飛龍變幻一樣抓擊向呂大功的雙腿。

「飛龍散手！」呂大功驚呼聲中，响起一陣骨頭碎裂聲，跟着是他張口發出的一聲慘叫。

但他的身形却沒有墜下來，而是停在空中，不過一條腿終已虛垂下來，這條腿顯然已經被唐錦冠扭斷，痛得他額上暴沁出豆大的汗珠，另一條腿則被抓住，整個人被舉在空中。

天台八豺狼一眼見到呂大功不但腿折，而且受制於唐錦冠，但不由臉色大變，厲喝聲中，一齊撲向唐錦冠。

一條人影即時搶出來　擋在唐錦冠身前，將天台八豺狼攔住。

「待在下來奉陪八位！」搶出來的人正是一直沒有出過聲，站在一旁爲唐錦冠掠陣的劍秀士梅雙溪。

「統統上！」天台八豺狼中的老大斑狼尚越揮手大喝。

那五六十名站在練武場四周的漢子吶喊一聲，潮水一樣撲過來。

此响彼應般，一陣呼喝聲也從牆頭上傳來。

天台八豺狼疾忙循聲望過去，一個個臉色大變，驚呆了。

四面牆頭上，少說也有半百藍衣勁裝漢子正從牆頭上紛紛跳下來，恍如從天而降，紛紛撲向呂大功那些穿灰衣的門人。

剎那間，殺聲震天，刀光劍影，人影奔躍追逐，厮殺得天地變色。

×　×　×

旋風閃電腿呂大功一腿已斷，另一腿被唐錦冠抓握住舉在空中，眼見業已扳回敗局的一着又被對方奇兵突出，纏住厮殺，一時間驚怒得一張臉慘白灰敗，但却徒呼荷荷！

「呂大功，別指望龔長笑趕來救你了，」唐錦冠五指扣着呂大功腿上的主要經脈穴道，令他不能運氣聚力。「咱們該怎樣。」

說話中，一名漢子挺槍疾刺向他，被他探手一抓，抓住那條槍，用力一抽，那漢子還不知機，不肯棄槍，那裏還能站立得住，身形直撞向前。

「去！」唐錦冠斷喝聲中，飛脚踢在那漢子的胸腹上，那漢子的胸膛竟被踢塌，慘叫聲中，口中噴血，整個人倒飛兩丈外，撞在一個同伴身上，將那個正與一名藍衣漢子劇戰的傢伙撞跌在地上，被那紅衣漢子一刀斬下，斬爲兩截！

呂大功將一切看在眼內，看得連眼色也變了。

「現在怎樣？」唐錦冠眼見自己方面佔了上風，一顆心放下不少。

「你想談什麼？」呂大功見大勢已去，不由嘆了口氣。

唐錦冠望一眼與天台八豺狼之中的四狼纏鬥在一起的梅雙溪，見他應付裕如，於是含笑道：「唐某想問閣下，龔長笑現在匿居在那一處。」

呂大功搖頭，閉口不語。

「你是不知道還是不敢說？」唐錦冠問。

呂大功仍然閉口不說。

唐錦冠只好改變話題。「龔長笑爲何要對付唐某？」

「因爲飛龍上人！」呂大功這次開口了。

「爲了先師？」唐錦冠茫然問：「據先師生前對唐某所說，他老人家從來未曾與龔長笑結過怨！」

「這，你就要去問他了。」呂大功一雙眼骨溜溜亂轉打量着場中的戰況。

又有兩個灰衣人各執刀槍分從兩側撲向唐錦冠，執刀的身形貼地一滾，以地趟身法滾向唐錦冠，取其下盤；另一個執槍的則槍纓一抖，竟然抖出三朵槍花，飛刺向唐錦冠腰脅！

唐錦冠左腿一抬，身形一旋，左腿閃電般踏下，「啪」聲其準無比地一脚踏在那翻削向他雙脚的鋼刃上，硬硬將之踏住！那漢子長刀被踏在地上，一抽不動，立時棄刀躍起，雙臂一張，撲抱向唐錦冠的雙腿！

若被其抱住，唐錦冠將會寸步難移。

唐錦冠那條踏在鋼刀的腿一抬，以膝撞向那灰衣人的喉頭。

同時間，一擰腰，一掌切在那條從他

腰側刺過的長槍上。

「刷！」「喔！」兩聲幾乎是同時响起，那條長槍就像被利刀削斷一樣，被唐錦冠一掌切斷一截；而他的膝頭也疾撞在那名灰衣漢子的喉頭上，發出一陣難聽的骨碎聲，爛泥一樣仰倒在地上。

那些灰衣人大概都是些悍不畏死之徒，長槍被切斷一截的漢子竟然兇悍地執着那截斷槍，像一頭瘋狗一樣衝向唐錦冠。

唐錦冠在心裏嘆息一聲，偏身一閃，一掌拍在那漢子的後腦上，那漢子慘叫半聲，頭顱破裂，紅白飛濺，死狗一樣仆伏在地上。

驀然間頭上勁風襲頂，唐錦冠心中一凜，抓握住呂大功那條腿的手猝然一掄。

原來呂大功見唐錦冠忙着應付兩名灰衣漢子的纏擊，以爲有機可乘，拚着一口氣，一掌按落唐錦冠的頭頂！

莫小看了呂大功這一按之力，他雖然腿上經脈穴道被制，身上大部份勁力運聚不起，但以他的功力，只要有一成功力，就可以按破唐錦冠的頭蓋骨！

但唐錦冠却抓着他的腿猛力一掄，砸在地上。

「啪噠！」一聲，夾着頭顱破裂之聲，呂大功發出一聲慘烈的嚎叫聲，手脚一陣抽動，登時了賬。

唐錦冠一眼瞥到梅雙溪又戰天台八豺狼其中四人不下，「呼」地一聲，將呂大功的屍體甩擲過去，身形緊接撲掠過去。

斑豺尚越、灰狼向標、花狼繆盛、青狼胡飛四人合戰梅雙溪不下，不禁越戰越怯，耳聽呂大功慘叫聲傳來，不用看，也知道了賬了，心內不由一寒，一件黑忽忽的物體也就在這時飛來，疾撞向尚越！

尚越急閃，閃開了，但那物件却撞在花狼繆盛的身上，將其撞摔出去！

這一來，四人合擊之陣便亂了。

那飛撞過來的屍體當然是呂大功的屍體。

尚越閃過了呂大功的屍體，却閃不過唐錦冠的飛龍散手，喉頭一緊，但欲待掙扎，那知一陣骨碎聲响起，他立刻像洩了氣的皮球一下癱軟下去。

一手揑碎了斑豺尚越的喉頭，唐錦冠立時翻躍起，有如天馬行空般，掠射向那邊有如狼入羊羣中一樣，擊殺藍衣漢子的紅狼任宰那邊。

× × ×

梅雙溪乘呂大功屍體撞向花狼繆盛、青狼胡飛、灰狼向標身形一亂的剎那，長劍一劃，逼開兩人，接一標，長劍急刺而下，「噗」一响，扎刺入花狼繆盛的腰脊上，劍入一半。

花狼慘叫聲中，梅雙溪巳拔劍，身形急旋，劍隨身轉，「嗖嗖嗖」一連急劃出十二劍，硬生生將青狼胡飛撲過來的身形逼退。

劍隨身進，梅雙溪運劍如飛，直逼灰狼向標。

兩狼咬着牙，全力招架，依然穩不住身形，連連後退。

倏地，梅雙溪猝然止住了攻勢！

灰狼向標身上壓力一減，不由亦停下來喘口氣，弄不明白梅雙溪爲何突然停止了攻擊。

一道劍光也就在這剎那飛起，飛刺向青狼的咽喉！

梅雙溪這一着實在大出兩狼意料之外，他們發夢也料不到，梅雙溪這是故意令到他們在驚疑不解的情形下，猝然攻其不備！

這一着果然奏效。

青狼可說是眼睜睜看着梅雙溪的長劍刺進他的咽喉中。

他甚至還聽到劍尖刺入他咽喉中的「嗤」一聲。

咀裏發出「喔」的一聲悶叫，青狼雙眼一翻摔倒在地上。

灰狼一怔之下，要救已來不及，眼見青狼中劍倒下，驚得他連眼色也變了，狼嚎一聲，一刀斬向梅雙溪！

梅雙溪早有準備，飛脚踢在灰狼的刀身上，接一掌直拍向他的胸膛。

灰狼竟然閃避封擋不及，被梅雙溪那一掌結結實實地拍在胸膛上，慘叫聲中，口噴鮮血，倒飛出去。

梅雙溪對於那一掌滿有信心，看也不看被擊飛的灰狼，目光掃向全場。

練武場中的打鬥只是零零星星，天台八豺狼中的斑豺也在這時被唐錦冠以飛龍散手中的一招「雙飛龍」，將他的脖子夾斷。

天台八豺狼就此全部了賬。剩下來的三數名灰衣人雖然悍不畏死，但鬥志早失，被唐錦冠手下的藍衣漢子一一擊殺！

這時候已差不多二更天。

而火把也早已熄滅了。

但天光雪映中，依然可以看到練武場中那慘烈的情形——屍橫遍地（當然包括了那些被殺死的藍衣漢子），一地的血幾乎將地上的白雪染紅了。

這一戰，唐錦冠梅雙溪雖然勝了，但却是慘勝。

因爲手下那近五十名藍衣漢子差不多死了三十人，剩下的也大部份身上帶了傷。長吁一口氣，唐錦冠轉顧梅雙溪道：「雙溪，這一戰的代價是否太大了？」

「當然大。」梅雙溪心頭沉重地道：「不過，爲了對抗龔長笑這股邪惡的勢力，打擊他的氣焰，是值得的！」

一頓接道：「起碼，今晚這一戰，將龔老魔隱藏在這座武館中的一部份力量消滅了。」

「說得對，彼消即己長，遇非常事，必須用霹靂手段，對敵人仁慈，就是對自己殘忍！」

「當龔老魔知悉他這股隱藏的力量被咱們消滅了，不知他會怎樣？」梅雙溪笑望着唐錦冠。

「他雖然不會潑婦罵街，相信也會捶胸頓足！」唐錦冠大笑起來……

## 中伏

龔長笑在五更天左右便知道了金獅武館的惡耗。

當時，他正春宵帳暖，被翻紅浪，擁着一個妖媚的女人睡了。但當他隔着一重錦幔被一名手下喚醒的時候，惱怒得他眞想破口大罵。但當一聽到那名手下說出「金獅武館」四個字後，罵到口的話一下子吞回去，一掀被，坐了起來，急聲道：「金獅武館怎樣了？」



「主人，金獅武館倒沒有什麼……」

那名手下立刻被龔長笑喝斷了：「那來這樣多的費話，揀重要的說！」

「是！」那名手下語音顫抖了一下，「上自呂館主，下至六十名武士，無一倖免，全部死在金獅武館的練武場內，據去看過的人回來報告，他們全部都是經過一番激烈的搏鬥被殺死的。」

龔長笑聽到這裏，像一隻受驚的蚱蜢一樣，猛地赤條條從床上蹦跳落地面，也不理會那躺在床上、露出一截雪白胸脯的騷娘兒的嬌喚，一面穿衣，一面道：「立刻去將白護法與張總管叫來見老夫！」

那名手下恭應一聲　退了出去。

× × ×

一座錦幔深垂的靜室內，龔長笑陰沉着一張臉，對掀幔進來的白樂及那名張總管——圓臉無鬚的中年人，擺擺手道：「坐。」

白樂與那名張總管垂手坐下來。

魔霸龔長笑却站着，一聲不响，牙齒咬得格格作响。

人煞白樂與張總管一見龔長笑那樣子，便知一定有事發生了，而且龔長笑正在盛怒之下，所以兩人一聲也不敢吭，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靜待龔長笑開口說話。

他們跟了龔長笑沒有十年也有七八年，對於龔長笑的性情很清楚，在龔長笑心情不好的時候開口說話，那是自討沒趣。

龔長笑鬆開緊握着的雙拳，掃了白、張兩人一眼，終於開口說話：「一定有內奸！」

白、張兩人聽了龔長笑這句沒頭沒腦的話，一時間皆怔住了，不知怎樣接上去說才好，只好悶聲不响，望着龔長笑。

幸好龔長笑跟着說下去，才沒有令兩人絞盡腦汁去想。「金獅武館是咱們一處秘密的分舵，這件事只有老夫及你兩個等少數人知道！」

白樂的腦筋轉得比較快，立刻猜到了，脫口問：「霸主，金獅武館出了事？」

「若不是出了事，老夫這時候叫醒你們來幹麼？吹風喝雪不成？」龔長笑轉對一面琉璃窻，窻外却風停雪止。

「霸主，到底出了什麼事？」白樂對於龔長笑的話毫不爲意，硬着頭皮再問。

吐出一口氣，龔長笑望着窻外說道：「呂大功，天台八豺狼與及六十名經過精心訓練的手下，全部於二更前被殺死在武館內的練武場中。」

龔長笑在說話時，神色氣惱，語聲沉重。

要知道，金獅武館是他苦心經營的秘密據點之一，那是他準備用來大舉進擊飛龍唐錦冠的主要力量之一，想不到一夜之間便被毀，怎不叫他驚怒莫名！

「有這回事……」張總管失驚下脫口說出，但立刻知道自己失言忙煞住話頭。

龔長笑却不以爲意，沉聲道：「你說，這是否有內奸？」

他是望着人煞白樂說的，所以白樂接說道：「霸主，是否出了內奸這回事，一時間很難證實，待暗中查明之後再說，好嗎？」

龔長笑點點頭：「白老弟，那就交給你去辦。」

白樂應了一聲，接說道：「霸主，相信姓唐的也折損了不少人。」

龔長笑握拳恨聲道：「好個唐錦冠，一夜間毀去老夫經營了幾年的秘密據點和精銳手下，老夫這口氣怎也咽不下的！」

「霸主，另兩個據點要不要通知他們加強戒備？」張總管緊接提出。

「哼！老夫要姓唐的跌落陷阱中。」龔長笑沒有理會張總管的話，自語般說。

白樂目光一閃，接口道：「霸主是否想到了一條好計？」

龔長笑臉上露出一抹陰毒的笑容，擊掌道：「附耳過來……」

白樂張總管立刻站起來，像狗一樣將頭附向龔長笑。

× × ×

「雙溪，來到長安後，你還沒有出去走過，趁今日天氣好，我與你到外面走走。」唐錦冠今日心情很好。

梅雙溪笑道：「久聞長安樓冠絕長安，到那裏喝兩杯如何？」

唐錦冠一拍掌道：「兩杯怎够？起碼喝它十斤八斤！」

梅雙溪一笑起身道：「喝醉了小弟可不扶你回來。」

「醉裏好逍遙。說眞的，很久沒有醉過了，走，不醉不歸！」唐錦冠大笑着一拉梅雙溪，往外便走。

× × ×

長安樓果然氣派非凡，雖然樓高兩層，但裝飾得高貴富麗，不愧長安第一樓。

唐錦冠與梅雙溪才走到門口，一個眼尖的伙記已從門內搶出來，哈着腰道：「唐爺，好久不來啦，快請進！」

唐錦冠是長安名人，以前亦是長安樓的常客，不但所有的伙記認識他，連掌櫃也對他不敢怠慢。

點一點頭，唐錦冠與梅雙溪在伙記的帶引下，走入門內，登上樓梯走上二樓。

二樓全部是雅座，幾乎已坐無虛席。

但那伙記仍然將兩人帶到前窻的一副雅座，憑窻可以望到街上的景物。

原來，這靠窻臨街的一排雅座，有兩三個是專門留給一些有身份的熟客的。

兩人落座之後，立刻有另一個伙記將杯筷捧來，那個伙記則站着等唐錦冠的吩咐。

招呼週到，難怪價錢最貴，仍然客似雲來。

唐錦冠要了三斤窖藏女兒紅，幾樣精美可口的小菜，待兩個伙記送下後，笑顧梅雙溪道：「覺得怎樣？」

「不愧長安第一樓之稱。」梅雙溪拿起杯子喝了口茶。

「別忙着喝茶，酒來了。」唐錦冠一把奪過梅雙溪手中杯，將茶傾回茶盅內。

果然，那伙記捧着三壺酒一陣風般來了。

不等伙記將酒壺放下，唐錦冠已一把拿過一壺酒，替梅雙溪斟滿一杯，自己也斟了一杯。

「來，乾一杯！」唐錦冠舉杯。

梅雙溪忙端起杯子一碰，一口喝乾。

唐錦冠酒興大發，一連與梅雙溪乾了五杯。

好在兩人皆是酒量很大的人，五杯下肚，依然若無其事。

菜也跟着陸續送到，兩人邊吃邊談，轉眼間，三斤酒喝了個清光，但菜却吃得很少。

「小二，再拿三斤酒來。」唐錦冠一迭聲叫。

梅雙溪想阻止，那小二已迭聲應着去拿酒來。梅雙溪不是不想喝，而是怕喝醉了，應付不了隨時有可能發生的襲擊。

唐錦冠看透了他的心事，笑說道：「我已在附近佈下了人手，沒有事發生的，放心喝吧。」

梅雙溪搖搖頭，笑道：「唐兄，眞要喝個醉才罷休？」

唐錦冠哈哈大笑道：「咱們來是怎樣說的？」

梅雙溪亦大笑起來，伙計恰好將酒送來。於是乎，兩人又喝起來。

結果，兩人喝了十斤酒，雖然有幾分酒意，却沒有醉。

而兩人從離開長安樓回到將軍府，一點事故也沒有發生。

「雙溪，可惜龔老魔頭沒有上當，不然有他好瞧的！」唐錦冠這時變得很清醒甚至比沒有喝酒時還清醒。

「唐兄，原來你這是故意的！」梅雙溪恍然而悟。

唐錦冠笑道：「龔老魔頭眞是條老狐狸，我以爲他一定會採取報復手段。那知道他竟然忍得下那口氣，隱伏不動。」

原來唐錦冠不是眞的去喝醉，這只是個幌子，他的目的是想引龔長笑出來，見當派一個俗家弟子的事也說給我聽，他若是與龔老魔有什麼過節，怎會不記得，不告訴我？」

梅雙溪聽唐錦冠這樣說，不禁亦苦笑道：「這個問題還是不要再說了。」

唐錦冠道：「這個問題終有弄明白的一天！」

梅雙溪眼珠轉了轉，道：「龔老魔遲早會向你下手，目前當務之急，是探明對方的動向，好有個準備！」

「這點我早已着手進行了，相信不出這兩日，就有消息。」唐錦冠回答道。

「唐兄，咱們的力量不及他們，一定要想盡辦法先削弱他們的力量，才能與龔老魔作最後一拚！」梅雙溪從椅子上站起來，走到窗前。

一條漢子也就在這時從外面急步來到門口。

唐錦冠目光立時一亮，急聲問：「打探到什麼消息？」

那漢子雙手一垂，恭聲答道：「稟公子，屬下打探到一個很重要的消息。」

（註：唐錦冠雖然年近四十，但在將軍府內所有的人皆習慣稱呼他爲公子。）

梅雙溪也聽到了，從窗前轉過身來，望着那漢子。

「麥成，快說。」唐錦冠一只手不自禁拳握起來。

「公子，屬下打探到，城西那間舊相國寺是龔老魔的另一處秘密據點。」麥成將聲音壓低。

唐錦冠目光一閃，以拳擊掌，笑顧梅雙溪道：「雙溪，咱們要採取行動了！」



禮一番。」梅雙溪身軀輕輕一抖，身上的雪花片片飄飛落地。

兩人才欲走入山門內，一個年約三十許的和尚却已出現在山門前。

唐錦冠與梅雙溪腳步一窒，四道目光射在那和尚的身上，兩人都有一種感覺——這和尚根本不似出家人。

那個和尚雖然剃光了頭，身穿布衣，但却紅光滿臉，一身堅皮實肉，目中隱隱透出殺機，不像一個六根清淨的出家人。

那和尚兩道目光亦在兩人身上溜來轉去，開聲道：「兩位施主來此棄寺，不知有何貴幹？」

唐錦冠一雙灼灼的眼光直視着那和尚，不答反問：「請敎法號如何稱呼？」

那和尚避開唐錦冠的目光，唸一聲佛號：「阿彌陀佛，貧僧鐵藥。」

梅雙溪接道：「咱們久聞相國寺乃長安城數一數二的名刹古寺，欲來禮佛參拜一番。」

鐵藥和尚目光一盛，低喧佛號道：「此寺已棄置多年，冷落破敗，兩位何不到新相國寺隨緣一番？」

唐錦冠道：「新相國寺咱們昨天已去過，今日想來此一觀。」

鐵藥和尚目中殺機陡閃，但立刻將雙眼垂下。「兩位施主，貧僧不是不讓兩位進去，實在是寺內破敗得不成樣子，而且狐鼠橫行，恐驚嚇了兩位。」

梅雙溪冷笑一聲。「大師難道不怕？大師既然能够在寺內修行，咱們又怕什麼狐鼠妖魔？」

鐵藥和尚臉色微微一變，但仍然道：「兩位施主既然執意進去，貧僧又怎敢阻撓？」

說完，身形一偏，讓開一旁，讓兩人進去。

唐錦冠梅雙溪相顧一眼，正所謂技高人胆大，雙雙抬脚跨入大門內！

「兩位施主小心了。」鐵藥和尚喧一聲佛號。

兩人微微一笑，同時道：「多謝大師關照。」

一句話才說完，兩人身後的寺門「隆」地關閉起來。

唐錦冠梅雙溪雖然有備而來，仍然禁不住心頭一凜。

「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一個年約四十許的和尚邊吟邊自大殿一角走出來！

「這叫甕中捉鼈！」又一個年約四十的和尚從破敗的大殿另一角走出來。

「唐錦冠，梅雙溪，你們好本事，竟然找到這裏來！」說話的是鐵藥和尚，語氣不似先前那樣和順，隱合殺機。

唐錦冠梅雙溪很快便鎭靜下來，打量着從大殿兩邊走出來的那兩名和尚，冷笑道：「兩位又如何稱呼？」

左邊和尚道：「不戒。」

右邊和尚接道：「不空！」

「不戒即戒，不空即空，兩位怎麼看，也不像是四大皆空，六根清淨的出家人！」梅雙溪嘲諷地望着不戒不空。

「龔老魔實在好心思，將這座破敗的相國寺用來作他的秘密據點之一，可惜，仍是讓咱們查到了。」唐錦冠振聲大笑起來，笑聲震空，連翩翩飄舞的雪花也被那種無形的震盪力震得散碎開來，粉末一樣簌簌落下。

不戒不空鐵藥三人耳鼓像雷鳴一樣被震得嗡嗡作响，眼見片片落在唐錦冠身形周圍約五尺範圍內的雪花被震碎，令到他們不但臉色大變，連眼色也變了。

「三位雖然剃光了頭，但唐某敢打賭，三位是爲了掩飾身份，才變成野和尚的。」唐錦冠目光有如利刀一樣，掃視着不空不戒鐵藥三人。

三人聞言臉色又是一變。

「老子們以前是什麼人，是老子們的事，總之，今日你們兩位休想離開這裏！」不戒厲色疾言道。

「那爲何還不招呼裏面的人出來？」梅雙溪不屑地道。

左面的不戒和尚道：「憑你們兩位，用不到勞師動衆，老子三人足够！」

「夜郎自大，只會自己給自己挖墳墓！」唐錦冠說着話，向前踏進一大步。

這一步踏出，足有一丈過外，直逼不戒和尚。

不戒三人眼見唐錦冠這種匪夷所思的步法，禁不住臉色一變。

梅雙溪也霍然轉身，面對鐵藥和尚。

鐵藥和尚不由退了半步。

自梅雙溪身上湧出的殺氣，直逼鐵藥和尚，令到他心生寒意。

× × ×

「既然你口出大言，那就讓唐錦冠先較量一下你的斤兩！」唐錦冠一句話說完，雙手如龍飛盤舞，擊向不戒和尚。

「飛龍散手！」不戒和尚驚呼聲中，戒刀出鞘，急斬出去。

不戒和尚一出手，就斬出了六六三十六刀！

但見刀光霍霍，盡往唐錦冠那雙如龍游舞的雙手斬去。

「飛龍散手」乃是當代武林奇人飛龍上人的獨創絕學，掌法飛靈巧幻中隱含風雷之勢，當年素有掌法大宗師之稱的掌王藥千幻，也不能破解飛龍散手，而敗在飛龍上人手下。

雙掌如龍游舞閃擊中，不戒和尚那三十六刀竟然一刀也斬不中唐錦冠的雙掌，而且無法阻止對方的雙掌突進，唐錦冠的雙掌竟然從他那幾乎沒有空隙的刀光中游龍一樣「潛」了進去，直攫向他的咽喉。

不戒和尚怪吼連聲中，刀光更盛，三十六刀之後又是七十二刀，歇力阻止唐錦冠的雙掌進擊。

但依然不奏效。

若他再不退，唐錦冠的雙掌就會擊在他的咽喉或心窩上，所以不戒和尚不得不退。

唐錦冠却緊逼不捨。

「飈！」一下疾响，不戒和尚已施展出渾身解數，斬出了他認爲生平救命絕招的「橫刀斬」，刀光乍閃中，戒刀以不可能的高度，迴刀斬向唐錦冠的雙掌！

不戒和尚曾經仗着「橫刀斬」這一救命絕招，在與不少高手交手時，反敗爲勝，所以他對自己這一刀充滿了信心——一定可以將唐錦冠的雙掌斬下來。

可惜他這一次遇上的是唐錦冠，而唐

梅雙溪道：「很好。」

## 相國寺 危機四伏

### 三個野和尚

城西脚下那間舊相國寺已很破敗，但寺內仍然住着六個和尚！

這六個和尚老的只有五十歲左右，年輕的也足有三十出頭，附近的人都叫這六個和尚做野和尚！

因爲這六個和尚不是舊相國寺的和尚，而是寺裏的和尚搬到新建的相國寺後，陸續來到的。

這六個野和尚雖然來歷不明，但却很規矩，比少林寺的高僧還要規矩，平時很少外出，至於他們在寺內是否燒香念佛，還是幹什麼的，就沒有人知道了。

因爲這間棄置的舊相國寺根本已沒有人去燒香拜佛。

× ×

平時冷落的舊相國寺，今日忽然來了兩個看來是遊寺的人。

今日雖然無風，但却有雪，一片片鵝毛般的雪花輕輕柔柔地飄落下來。

那兩個人身上披着片片雪花，站在破敗剝落的寺門前。

「想不到這座名刹大寺竟然破敗成這樣子，若不是親眼所見，眞不敢相信。」說話的正是飛龍唐錦冠！

站在他身旁的，正是他那位生死與共的知交梅雙溪！

「寺雖然破敗，既然來了，怎能不瞻

錦冠施展的又是天下間至今仍未有人破解得了的第一奇妙掌法，所以，他這一次只好死！

但却不是唐錦冠殺死他的！

不戒和尚那一招「橫刀斬」明明已斬在唐錦冠的雙掌上，他不由心頭狂喜，那知立刻他就像跌在冰窖裏一樣，全身冷透了！

他那一刀竟然斬了個空，不但如此，唐錦冠的一掌已像變魔法一樣，一下子捏住了他的喉頭！

不戒和尚立時感到窒息，連眼色也變了。

唐錦冠正想運力於指，捏碎不戒和尚的喉頭，驀地背後銳風砭體，這剎那他已知道根本來不及封擋　危急中，他的身形一個疾轉，那道銳風幾乎是沾着他的衣背削過！

唐錦冠一轉，帶動不戒和尚的身形，變成了不戒和尚擋在他的身前！

不戒和尚被帶轉的剎那，瞥到自背後偷襲唐錦冠的是不空和尚，不禁驚得差點昏了過去。

因爲這一轉，不空和尚全力削斬唐錦冠的那一刀，變成削斬在他背上，叫他怎不驚駭欲絕！

可惜他的喉頭被唐錦冠捏着，令到他不能叫出聲，不然，他不張口大叫才怪！

「嗤」一下異响，不戒和尚腰身一挺，喉中發出一聲悶窒的「喔」一聲，身軀一軟　倒向地上。

不空和尚那一刀志在必得，所以全力施爲，刀勢有去無回，待到他發覺斬的是不戒和尚時，什麼也來不及了，那一刀就削斬在不戒和尚的背上！

不戒和尚的腰背差一點沒有被不空和尚那一刀削斬斷！

血飛濺中，不空和尚不禁呆了一呆。

唐錦冠也就把握這剎那，將將倒未倒的不戒和尚一掌擊向不空和尚。

不空和尚驀覺一物向他飛撞而來，驚得他慌了手脚，及至一眼瞥清楚了是不戒和尚，原欲閃開的身形一窒，下意識地伸手去接。

不戒和尚被他接住了，但他也被不戒和尚身上傳來的一股大力撞得立脚不住，連退兩步才站穩。

一股血腥味刺鼻，不空和尚便知道不妙了。

他確實是不妙。

因爲他的身形才站穩，立刻又「砰」然聲中，抱住不戒和尚應聲飛摔於兩丈過外。

「哇」一聲，飛摔出去的不空和尚張口噴出一股鮮血，飛撞在大殿的一角石階上，身形一挺，爛泥一樣倒在地上。

不戒不空，死也死在一起。

原來唐錦冠在一掌將不戒和尚推擊出去之後，緊接掠向不空和尚，而不空和尚接住了不戒和尚，唐錦冠恰好緊接掠到，一掌重重擊在不戒和尚的身上，那股剛猛無儔的掌力透過不戒和尚的身體傳到不空和尚的體內，不但將他擊得倒飛出去，也將他的內臟震碎。

只不過兩三個回合，唐錦冠便將不空不戒解決了，耳聽叱喝聲傳來，立刻循聲望過去。

叱喝聲是從與鐵葉和尚打鬥的梅雙溪咀裏發出的。

梅雙溪幾乎是在唐錦冠動手的剎那，也與鐵葉和尚交上了手。

梅雙溪一出手就是三七二十一劍。

二十一劍有如一劍，劍劍攻向鐵葉和尚的要害。

別看鐵葉和尚年紀比不戒不空輕，但身手却在不戒不空之上，戒刀出鞘，一口氣接下梅雙溪二十一劍。

「吃老子一刀！」鐵葉一刀反擊。

梅雙溪冷叱一聲，一劍疾刺向斬來的戒刀！

鐵葉和尚那一刀雖然筆直斬出，但刀勢在途中接連幾個變化，令人捉摸不定！

但梅雙溪却視如不見，那一劍仍是毫無變化地刺出！

說起上來眞奇怪，梅雙溪的長劍竟然不偏不倚，「叮」一响，刺在鐵葉和尚的刀鋒上！

劍秀士果然名不虛傳，單是那份眼力與胆力，便不是一般高手所能及。

鐵葉和尚却乘刀劍刺擊的震彈力，刀身一擰，「削」一下急响，戒刀貼着梅雙溪的劍身滑削下去，削斬梅雙溪的手肘！

鐵葉和尚的反應變化，亦非一般高手所能及。

但似乎梅雙溪的反應更快，在鐵葉未變招的剎那，他已一脚飛踢向對方的小腹丹田。

鐵葉和尚不得不收刀躍退一步。

梅雙溪便藉着那踢出的一脚之力，身形乘勢躍前，劍光閃舞，一口氣攻出七七四十九劍！

鐵葉和尚身形未定，劍光已到，戒刀急舞，接下梅雙溪二十九劍，身形連閃，避過對方十六劍，最後那三劍既接不下，也閃不了，只好再退！

梅雙溪却緊逼不捨，三劍之後又是三劍，刺向鐵葉和尚的咽喉及左右胸。

鐵葉和尚先機已失，被逼得手忙脚亂，只好一退再退。

那知梅雙溪劍勢不絕，一點間歇也沒有，令到鐵葉和尚想乘隙反擊也不能，劍勢生生不息，三劍之後又是三劍！

鐵葉和尚不禁心中一寒，但無可奈何，唯有三退！

這一退却令到他退無可退！

原來他已退到寺門側邊的牆壁前。

背脊撞在冰冷的牆壁上，鐵葉和尚一顆心也不由一沉。

梅雙溪焉肯放過這個好機會，三劍緊接又再刺出！

鐵葉和尚也就在那剎那身形貼着牆壁滑下，終於讓他抓到了一個出手的機會，一刀斬向梅雙溪的雙腿！

可惜他低估了梅雙溪。

梅雙溪若是個笨人，早就死在雙溪樓的梅林中。

其實梅雙溪一直注意着鐵葉和尚的臉部變化，那三劍刺出，其實有所保留，劍刺出，一眼瞥到對方目光急閃，便知道對方有詭計。

也所以他刺出的劍勢一窒。

鐵葉也就在這剎那貼牆急滑落地。



冷叱一聲，梅雙溪劍勢一變，如流星曳空般，「嗤」一下急响　斜刺而下，疾刺向鐵葉和尚的眉心！

鐵葉和尚發夢也想不到梅雙溪的反應這樣敏捷，那裏來得及閃避？暴睜着一雙眼　眼中盡是驚恐絕望之色，看着疾刺而下的劍尖「噗」地一下異响，刺入自己的眉心中。

而他的刀才斬出一半。

就算是一等一的高手，眉心中劍也絕對活不了，所以鐵葉和尚立時氣絕身亡。

那一刀也自然斬不下去。

劍一入即出，梅雙溪立時轉身——他對自己刺出的那一劍充滿了信心，看到唐錦冠正含笑望着自己。

一聲長笑也就在這時從大殿內傳出來。兩人一聽那聲長笑，齊皆心頭一凜，那是魔霸龔長笑。

× × ×

笑聲歷久不絕　隨着笑聲，一人從大殿內轉出來，一身銀光閃閃。

魔霸龔展笑。

唐錦冠一雙拳頭立時握緊。

梅雙溪亦緊了緊手中劍。

「唐錦冠　料不到老夫也在這裏吧！」龔長笑站在大殿階上　長笑不已。

唐錦冠心裏暗道一聲，「不妙！」他不是怕了龔長笑　而是龔長笑乍然在此出現，令他感到必有古怪。

而事實上，他在對舊時相國寺採取行動之前　早已探查明白　龔長笑不在這裏，他才決定採取行動的，如今龔長笑出現，不但大出他意料，也感到不妙。

梅雙溪的想法與唐錦冠一樣。

「你知不知道老夫爲何會突然出現在此？」笑聲中龔長笑目中露出捉弄之意。

唐錦冠閉口不語。

「若不是老夫故意將這裏的秘密洩露出去，相信你就算派出所有人手，也查不出這座棄置的廢寺是老夫幾個秘密據點的其中一個。」龔長笑盡管臉露笑容，但眼光比冰雪還要寒冷。

唐錦冠依然不語。

「金獅武館那一處被你們查出來，那是他們不小心，也是你的運氣，你以爲經過那次之後，老夫仍然那樣大意，不加提防？」龔長笑又長笑出聲。

「唐錦冠，你外號飛龍，如今你已落在老夫設下的陷阱中，看你這條飛龍還能飛得了？」龔長笑笑聲更响。

唐錦超冠依舊悶聲不响。

梅雙溪更加不會開聲，只是暗中留意周圍的情形。

「別痴心妄想了，就算你一輩子不出聲，你那些手下也不會再出現。」龔長笑刻毒地盯着唐錦冠。

唐錦冠一顆心不由一沉，終於開聲道：「龔老魔　你將他們怎樣了？」

「難道你以爲老夫會請他們舒舒服服地坐下來喝酒作樂不成？」龔長笑大笑不已。「當然是送他們到杜死城去作客。」

一頓接道：「這叫一報還一報。」

「放屁！」梅雙溪忍不住罵了一句不雅的話。

「放屁也好，放血也好，總之這一次你兩人再也走不了。」龔長笑一點也不生氣。

「你兩位知不知道，兩位能够殺他們三人——」龔長笑手指一下不戒三人的屍體，冷笑一聲：「純是因爲老夫故意讓你們殺的。」

梅雙溪忍不住道：「簡直是屁話！」

龔長笑却不理會梅雙溪的話，說道：「老夫若不讓你兩位殺他們，又怎有時間去解決你們伏在外面的人？」

唐錦冠聽了，不由從心裏引起一股寒氣，好深沉陰毒的龔老魔。

梅雙溪却機伶伶打了個寒顫。

龔長笑立刻轉對梅雙溪道：「你怕了？上次讓你走脫，你應該走得遠遠的，越遠越好，可惜你不識時務，老夫這一次不會讓你再有上次的運氣了。」

梅雙溪深吸一口氣，正想說話，唐錦冠却搶先說了：「龔老魔，你我之間無怨無仇，爲何要對付唐某？」

龔長笑狡猾地笑道：「這個問題，老夫一直想與你說清楚，可惜你這條飛龍却有如神龍見首不見尾，今日總算讓老夫將你『困』住了，老夫就對你說個清楚明白吧。」

唐錦冠閉着咀，靜聽他說下去。

「你是不是飛龍老鬼的傳人？」龔長笑問。

「多此一問，請你不要辱及先師。」

唐錦冠聽龔老魔稱師傅飛龍上人爲老鬼，不禁怒火中燒。

「你何必動那樣大的肝火，」龔長笑嘻嘻一笑，「老鬼也好，老前輩也好，都是一句稱呼。」

唐錦冠怒視着龔長笑。

梅雙溪在這剎那，留意到寺牆上伏着很多白衣人，手執刀槍弓箭，眈眈虎視着他與唐錦冠。

梅雙溪這一次眞的担心他們是否能够突圍出去了。

他不是怕死，而是認爲這樣死去，太不值得了，就算死，也要拉龔老魔一道上路，爲武林除害。

「正因爲你是飛龍老鬼的唯一傳人，老夫才會對付你！」龔老魔陰陰地望着唐錦冠。

唐錦冠却針尖對麥芒，與龔長笑對視着。「說了這樣多，還不是廢話一堆？」

「別心急，這是開場白。」龔老魔仍然笑哈哈的。「現在就說到正題了。」

唐錦冠只好耐心聽下去。

「飛龍老鬼死後，在他的遺物中，是否有一條形狀栩栩如生，約尺半長的鐵龍遺贈給你？」龔老魔一雙目光炯炯地盯着唐錦冠。

唐錦冠雖然心裏暗暗詫異不已，一條平平無奇的鐵龍有何稀奇之處？但仍回答道：「有。」

龔長笑的神態一下子變得緊張起來，緊接問：「你將它放在那裏？」

唐錦冠一面在心中思忖，一面答道：「我爲何要告訴你？」

「你一定要告訴老夫！」龔長笑臉上露出一抹獰容。「你若將那條鐵龍交出來，老夫就此放過你！」

唐錦冠冷然道：「先師遺物，怎可貿然交給你！」

「龔老魔，你要那條鐵龍有何用處？」梅雙溪大聲問。

這一問，可說問到了要緊處。

唐錦冠不由讚賞地望了梅雙溪一眼。

龔長笑剎那間沉默下去，好一會，才乾笑一聲道：「唐錦冠，你以爲那條鐵龍有何用處？」

唐錦冠不由一怔，想了一下才道：「若是唐某知道那條鐵龍的用處，也不用雙溪問你了。」

龔長笑臉上閃過一抹喜色。「難道飛龍老鬼沒有告訴你？」

唐錦冠心頭一動。「那只是一條製作精巧生動的鐵龍，唐某看不出有何寶貴之處。」

龔長笑長笑一聲道：「那條鐵龍與你們兩人的性命相較，那一種貴重？」

唐錦冠心頭又一動，答道：「那雖然是先師遺贈之物，畢竟只是一件物件，怎能與一個人的生命相比，何況是兩個人的生命。」

「說得好！」龔長笑道：「那麼，只要你交出那條鐵龍，老夫就饒你們兩人一命！怎樣？」

唐錦冠打量龔長笑好一會，才道：「一個人的生命雖然寶貴，但有時候却又會變得一文不值！」

龔長笑不由問：「你的意思是——」

唐錦冠接道：「那就是說，你若不將那條鐵龍的用處說出來，唐某寧死也不會交給你！」

梅雙溪也接口道：「你不惜千方百計，並以殺死咱們來要脅得到那條鐵龍，那一定大有作用，是不是……」

龔長笑的臉色一下子變得很難看，咬牙道：「老夫現在改變了主意，若你不交出那條鐵龍，老夫不會殺死你們。」

語聲一頓，故意不說下去。眼光在兩人身上溜來掃去。

唐錦冠與梅雙溪對望一眼，俱不知龔長笑又要什麼花樣？

龔長笑好一會才說道：「老夫會將你兩人擒下，那時候老夫有的是方法，不怕你不交出來！」

唐錦冠却神色不變。「現在請你別說大話，擒住了唐某兩人才說吧。」

龔長笑突然轉顧梅雙溪。「這件事根本與你無關，你若是現在離去，老夫不會阻攔你！」

梅雙溪冷笑說道：「那你杜費心機，在下若是那種貪生怕死之輩，又怎配與唐兄作生死之交！」

龔長笑怒笑一聲：「好！姓梅的既然不怕死。那就先殺了你！」接一聲喝：「洪震，花深，去殺了那姓梅的！」

暴應聲中，兩名身穿青布衣的和尚從殿內閃掠出來，撲向梅雙溪。

唐錦冠正欲搶掠向梅雙溪那邊，對面牆頭上一排激矢飛射向他，將他的去勢阻住！

銀光電閃，站在大殿階上的龔長笑在唐錦冠欲再次搶掠向梅雙溪那面的剎那，「嗖」地閃掠到他的面前，一掌劈向唐錦冠。

唐錦冠倉促出掌，雙掌交擊，發出「啪」的一下脆響。

龔長笑一點影响也沒有，挺站在地上，唐錦冠却微退了半步。

「有老夫在，休想闖得過去！」龔長笑「哈！」地笑了一聲。

唐錦冠清叱一聲：「除非唐某橫屍就地，否則，休想阻得了唐某！」

身形一欺，雙掌盤錯出擊，立時掌影有如游龍舞爪一樣，擊向龔長笑。

「哼，老夫久欲領教飛龍老兒的獨門絕學飛龍散手了，今次正好見識一下！」

龔長笑寬大的袍袖一揚，銀光飛揚，銀袖有如一面張開的大鏟刀一樣鏟向唐錦冠的雙掌！

別小看了龔長笑的銀袖一揚，由於貫注了他數十年的功力，那幅袍袖堅利如鋼刀，若是被他掃中，只怕唐錦冠也禁受不起。

這剎那，唐錦冠眼觀耳聽，已知道梅雙溪與那兩個和尚幹上了，情急之下，他用上了十成功力，施展出飛龍散手中最玄奇莫測的那招「飛龍舞爪」，但聽「嗤嗤」連响中，唐錦冠的雙手十指有如龍爪箕張，飛龍變幻一樣抓向龔長笑那截銀袖。

龔長笑一眼瞥到唐錦冠那招手法，臉色不禁微微變了一下，銀袖急捲而回。

但仍然慢了那麼一剎那，一片裂响聲中，龔長笑的銀袖上，穿了七個洞孔！

「好厲利的飛龍散手！」龔長笑這一次再也笑不出了，身形微閃，一連拍出兩掌。

唐錦冠這一次不與他硬接，身形側閃，閃過兩掌，一伏腰，掠向梅雙溪那邊。

「休想走得了！」龔長笑冷哼聲中，身形旋掠中，左爪右掌。抓擊向唐錦冠的肩頭背心！

唐錦冠被迫得施展出飛龍迴舞這一招，前掠的身形倏然一個側翻，亦是左爪右掌，猛然抓擊向龔長笑的雙眼及左胸！

龔長笑料不到唐錦冠會來這一招兩敗俱亡的打法，雖然他可以將唐錦冠抓住擊傷，他的雙眼也肯定會被唐錦冠的左爪抓傷，左胸被擊中，就算他功力再高，恐怕也活不了。

所以他只好在危機一髮間，右掌一變，迎向唐錦冠的右掌，同時頭頸向上昂揚起，以閃避抓向他雙眼的指爪。

唐錦冠的左手五指果然被他避過。雙掌却擊了個結實，「啪」聲脆响中，龔長笑的身形借力升騰起數尺，而唐錦冠由於於在下面，而又凌空無處着力，被震得身形急墜向地上。

這剎那他目光一瞥，瞥到梅雙溪竟然在那兩個和尚的夾擊之下，攻少守多，情形有點不妙，不由心頭大急。

好顯然，這兩個和尚的身手比鐵藥及不戒不空三人要高明不少。

這兩個假和尚當然比不空不戒功力高，江湖上若提起偷心客花深，霹靂鎚洪震，可說是震動半個江湖的煞星，只不過這兩個煞星一向在南邊橫行，甚少到中原一帶作惡，所以唐錦冠與梅雙溪甚少聽到兩人的名號　龔長笑看着兩人對付梅雙溪時，一時間省不起是這兩個煞星！

現在梅雙溪已經知道了。

他在交手時從兩人的兵器猜出來的。

偷心客花深的兵器是鍊子鎚，那顆鎚

寺國相探私人兩士秀劍與龍飛。

竟然打造成一顆心的形狀，也不知是用什麼打造的，竟然鮮紅如血，而那條鍊子的環扣亦打造成心形，一心連着一心，有如一顆碩大的心連着一斗小心，相信江湖上還未有人使用這樣特異的兵器了。

至於霹靂鎚洪震，亦是用鎚，不過那兩個鎚無論體積與形狀都與偷心客花深用的鍊子鎚不同。

洪震那兩柄鎚形如一個長滿了尖齒的圓球，體積比花深的心形鍊子鎚起碼大了十倍有多，大得嚇人，相信江湖中還未有人能舞得動那樣大的一對鎚，少說點，起碼也有一百八十斤左右！

洪震却天生神力，雙臂有千斤之力，也所以才能够舞得動重達一百八十斤的一對鐵鎚！

梅雙溪用的是劍，劍乃輕靈的兵器，與洪震那對大鐵鎚相比，眞有蚊脾與牛脾之別，就算與花深的鍊子鎚相比，重量也輕了數倍。

長劍利近不利遠，而洪震的鐵鎚也是，兩人動起手來的時候，洪震却佔盡了便宜。

梅雙溪雖然輕功了得，加上家傳的「落梅劍法」，遇上了洪震那兩柄足有銅鑼般大小的鐵鎚，却無法施展開來，反而處處受制，束手束脚。

梅雙溪的出手不可謂不快，但每一次皆讓洪震或是一鎚將他的長劍砸歪，震得他手臂酸麻；或是輕描淡寫把鐵鎚隨便一擋，便將梅雙溪迅猛凌厲的一劍擋住，覷準機會他會雙鎚一合，企圖鎖拿住梅雙溪的長劍；而他雙鎚力砸舞擊之下，逼得梅雙溪簡直無從招架，只好一味閃避躍開，不敢與對方的雙鎚接觸。

尚幸洪震使用那樣又重又大的鐵鎚做兵器，身法與步法自然沒有那樣靈活，梅雙溪才不致於落敗，但也守多於攻。

他不是不想攻，而是像俗語說：老鼠拉龜——不知從何下手！

因爲洪震那兩柄鐵鎚就像兩面盾牌一樣，隨便往身上任何部位一擋，梅雙溪就攻不進去。

最要命的還是花深的鍊子鎚，抽冷子一鎚飛擊向梅雙溪意想不到的地方，令到他防不勝防，有幾次差點着了道兒，仗着反應快，身法靈活，險險避過。

一對鎚經已難對付，再加上花深的鍊子鎚，梅雙溪雖然暫時還支持得來，但也很狼狽。

所以他邊打邊思忖着破解之法。

× × ×

唐錦冠身形被震落地上，立時滾了出去，接長身掠射出去！

龔長笑一聲長笑，身形有如兀鷹一樣在空中一個疾旋，接一沉，電掣星飛一樣掠向唐錦冠。

銀影乍閃中，唐錦冠掠射出去的身形驟覺急風襲至，心知是龔長笑追掠到，立時一個凌空大翻騰，這一下變了他在上，龔長笑在下，雙手一招「飛龍變幻」兜頭猛擊向對方的頭頸。

龔長笑顯然料不到唐錦冠的身法反應這麼靈捷，倉促中身形硬生生一擰，移開足有五尺。

「嘶」一聲，龔長笑終於領教到飛龍散手的厲害，肩頭上被唐錦冠撕去一幅衣布。

怪笑一聲，龔長笑身形一個風車大轉，旋撞向唐錦冠。

這一次唐錦冠也閃避不了——他已經閃避過龔長笑的雙掌一腿，但還是閃避不了另一腿，被他一腿踢在腰上，踢得他身形橫飛出去。

「哼，也讓你嚐嚐老夫的厲害！」龔長笑哼聲中，一眼瞥到被他踢得橫飛出去的唐錦冠竟然飛向梅雙溪那邊，不禁驚怒得冷笑一聲，雙臂一震，一只怪鳥也似地急掠過去。

唐錦冠的的確確是挨了龔長笑一脚，不過由於他在被踢中的剎那，身形一擰，卸去了大部份力道，腰部雖然劇痛異常，但却沒有傷到筋骨，令他意想不到的是，龔長笑那一脚竟然將他踢得飛向梅雙溪那

邊，心內暗喜不已。

這一點也是大出龔長笑意料之外的，若是他料到那一脚將唐錦冠踢向那邊，斬斷他一只脚也不會踢。

這剎那梅雙溪經已險象橫生，手中長劍竟然被洪震的雙鎚夾住 鎚上的尖齒將劍身逼扣住，一任梅雙溪運足全身之力，却一分一毫也拔不出來。

洪震挺站在地上，有如一座山般，分毫也不動一動，獰笑望着梅雙溪！

而這時偷心客花深怎肯放過這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了，鍊子鎚像星曳虹飛一樣疾擊向梅雙溪的左脅。

梅雙溪簡直無從封擋——長劍被夾住，若是鬆手閃避 雖然可以避過花深鍊子鎚，但未必避得了洪震雙鎚的撞擊，這剎那，梅雙溪一張臉眞的有點白了。

但終於讓他想到一個閃避的辦法。

就在花深的鍊子鎚堪堪飛擊在他脅下的剎那，他的雙腿猝然向後一踢，頭下脚上倒豎起，既可閃避過飛擊過來的鍊子鎚，又可以不用棄劍。

那知洪震的心思也很靈敏，就在梅雙溪握着劍柄倒豎起的剎那，他緊夾着的雙鎚一鬆，放開被夾扣着的長劍。

梅雙溪在驟然失去支持點之後 身形隨着長劍向下急墜。

而洪震在雙鎚一鬆的剎那，雙鎚斜斜疾撞出去，恰好撞向身形下墜的梅雙溪頭臉。

若是被擊中，梅雙溪的腦袋恐怕像一個西瓜被石頭砸破一樣破裂開來。

眼看着就要擊空的鍊子鎚，亦由於他的身形急墜而恰好砸在他的手臂上。

「咔喇」一响，梅雙溪首先聽到他自己的臂骨被鍊子鎚擊斷的聲音，倒豎的身形不由一歪，他乾脆閉上了雙眼，不去看迎面撞向他的雙鎚。

他這一次應該是死定了。

他在閉起眼睛的剎那，已想像到他被雙鎚撞中的慘酷情形。

「噗」一响，他還以爲自己的腦袋被洪震的雙鎚撞中，但又感到不是，急忙睜開雙眼一看，自己好端端的正急墜落地，眼前已消失了那兩個斗大的鐵鎚，洪震一個身子正橫飛出去，頭臉濺射出紅白血漿，一條身形刷地落在他面前，手臂疾探，恰好將梅雙溪墜地的身形一把抓住。

梅雙溪也就借那一抓之力，一挺腰，站在地上。

只不過，他被擊斷的手臂痛得令他混身抖顫了一下。

「唐兄！」梅雙溪不用看，也知道救了他一命的人是唐錦冠。

果然是飛龍唐錦冠。

飛龍身法何等矯捷迅疾，洪震驀然驚覺到唐錦冠有如一條怒龍一樣掠撲向他的剎那，他連腦筋也來不及轉一下，便被唐錦冠一脚踢在他的太陽穴上，登時頭爆血濺，身形亦被踢得橫飛出去。

他撞擊向梅雙溪的雙鎚幾乎是貼着對方的鼻尖，但却落了空。

梅雙溪驚魂稍定，一眼就瞥到銀光燦閃中，龔長笑的身形急瀉落地，就在他們身前不到一丈遠。

唐錦冠却望也不望龔長笑一眼，急切地問：「雙溪，你的手臂……」

梅雙溪忍痛截道：「沒甚麼，還能挺得住！」

說時運指點了斷臂附近的穴道。

「雙溪，咱們必須衝出去。」唐錦冠眼光一掃寺牆，不由倒吸了口凉氣。

四面寺牆上，人頭湧湧，刀槍閃亮，長箭上弦，若想衝出去，只怕很難，何況還有一個魔煞龔長笑。

這一望，也令他發覺到，天上斜墜的雪花不知在何時停遏了。

## 突圍

「嘿嘿，唐錦冠，現在改變主意還來得及。」龔長笑陰笑着盯着唐錦冠。

唐錦冠冷哼一聲道：「你不說個清楚明白，唐某就算死也不交出那條鐵龍。」

「嘿嘿，只怕你死又死不了，走又走不了，到時，老夫看你敢不交出來！」龔長笑陰笑連聲。

梅雙溪在唐錦冠與龔長笑說話的時候，目光連閃，打量着周圍的形勢，並思忖着突圍之法 最後，他的目光落在橫躺在丈外雪地上的洪震身上。洪震雖然死了，但雙鎚仍緊握在雙手中。

梅雙溪看到那兩個鎚立刻有了主意。

唐錦冠冷笑道：「咱們就走給你看。」話聲未落，背後紅光一閃，花深的心形鍊子鎚飛擊向他的背心。

唐錦冠却不動聲色，詐作不知，直到鍊子鎚堪堪飛擊在他背心上剎那，才偏身急閃，右手暴伸，抓向自他胸前擦飛而過的鍊子。

他施展的正是飛龍散手中的一招「飛龍探爪」。

只一抓，便將那條鍊子抓在手中。

接身形一個側翻，雙腿如輪，旋踢向臉色急變的偷心客花深。

花深驚呼一聲，身形急退，堪堪閃避過唐錦冠的雙腿，驟覺眼前紅光急襲而來，驚得他心胆俱裂，張口剛想驚叫出聲，那團紅光已飛撞在他的咀巴上，竟然穿入他的口內，穿破喉嚨，從頸後突出半截心形的鎚尖！

花深發夢也想不到會死在自己的成名兵器之下，那一聲慘叫被硬生生塞回肚內，整個咀巴已不成咀形，只像一個大大的血洞。

花深的身形被撞得倒飛出不遠，便曳然一窒，墜向地下。

原來唐錦冠仍沒有放開那條鍊子。

剛才，他就是於雙腿踢空的剎那，抓着鍊子的右手用力一個倒甩，那顆心形的鍊子鎚被他用得迴射向花深。

那些在寺牆上戒備的白衣漢子雖然眼見唐錦冠殺死花深，但沒有龔長笑的命令，依然不敢動手。

× × ×

龔長笑正與梅雙溪激戰在一起。

他也眼見花深被殺，心中怒火燃燒，連施殺着，企圖殺了梅雙溪，洩一洩心中怒氣。

他對唐錦冠根本不理，也不担心他會逃去，只要他纏着梅雙溪，唐錦冠就不會丟下梅雙溪一走了之，所以他很放心。

唐錦冠若是那樣薄義之人，也就不是



唐錦冠了，他寧願自己死，也不肯丟下梅雙溪一走了之。

梅雙溪倒是希望唐錦冠趁這機會突圍而去，他一面拚命抵拒着龔長笑的狂攻暴擊，由於斷了一條手臂，所以身法受到影响，一個閃避不及，被龔長笑一爪將左肩頭連衣帶皮肉抓去一大塊，痛得他直吸冷氣。

唐錦冠也就在這剎那搶到，一掌劈向龔長笑。

龔長笑不得已 只好揮出一掌，迎向唐錦冠那一掌。

唐錦冠却在這剎那化掌爲爪，五指疾抓向龔長笑的手腕脈門。

龔長笑沉肘縮臂，掌勢不變，一掌又拍向唐錦冠的胸膛。

唐錦冠一抓抓空，心知不妙，左脚飛踢而起。

龔長笑料不到唐錦冠倏然起脚，悶哼一聲，收掌閃退一步。

唐錦冠乘這機會喝道：「雙溪，快衝出去！」

梅雙溪聞言竟眞的衝出去。

龔長笑疾喝出聲「射殺那人！」

喝聲中，身形一欺，雙掌飛舞，急攻唐錦冠。

只要纏住唐錦冠 梅雙溪是死是活或是衝得出去與否，他都不放在心上。

唐錦冠立時盡展飛龍散手，與龔長笑劇戰在一起。

剎那間，但見掌影縱橫飛舞，兩條人影穿梭騰躍，只能從龔長笑那件銀光閃閃的銀衣來分辨出誰是誰。

× × ×

梅雙溪衝是往外衝，不過却是衝向躺在地上的洪震的屍體。

那些白衣人在龔長笑的喝令下，立時射出一排箭矢 急射向梅雙溪。

梅雙溪却已一衝衝到洪震的屍體前，棄劍一掌拍在地上，激得雪花飛揚迷漫，剎那將他的身形遮蔽住。

而他一掌連着一掌擊落在地上，地上的雪花不斷被他擊濺起，迷漫一片，擴散開來。

那一排箭矢嗤嗤地射入迷漫的雪霧中，根本就失去了目標，也不知射得中射不中，牆頭的弓箭手俱呆住了。

迷漫如霧的雪花繼續擴散開來，一直向寺牆那面擴散過去。

牆頭上的弓箭手由於看不到梅雙溪，一時間俱沒了主意，不知是放箭好還是不放好！在牆頭上東張西望，但望到的却是一片濃霧般的迷漫雪花！

連劇戰中的唐錦冠與龔長笑也瞧不到梅雙溪身形，更猜不透他在玩什麼花樣。

終於他們明白了。

雪花漫揚擴散到寺牆前 飛揚的雪花遮蔽了那些刀槍弓箭手的眼睛，令到他們目不能視！

霹靂聲也就在這剎那接連响起。

伏在牆頭上的弓箭刀槍手一個個驚叫聲中紛紛從牆頭上倒下來，接着是轟轟發發之聲，夾着那些刀槍弓箭手的慘叫聲。

轟轟發發聲中，迷漫飛揚的雪花更加厲害，被寒颼颼的冷風一吹，更加迅速地擴散蔓延開來。

轟轟發發之聲有如天崩地塌一樣不絕响起，寺牆也在迷漫的雪花中像消融的冰牆一樣倒塌下去，牆頭上的弓箭刀槍手紛紛翻墜下去，慘叫聲不絕。

至此，唐錦冠與龔長笑才明白梅雙溪在弄什麼把戲。

唐錦冠眼見寺牆不斷倒塌，白衣刀槍弓箭手紛紛摔墜翻跌落地，不禁暗暗高興不已，佩服梅雙溪想到一個這樣絕妙的主意。

龔長笑却氣得再也笑不出聲，恨死了梅雙溪，雙掌有如海浪一樣，一浪接一浪，不斷湧向唐錦冠。

唐錦冠由於心神一分，反應及動作慢了那麼一霎，右肩頭被龔長笑一掌劈中。

在中掌的剎那，唐錦冠心頭一動，身形藉勢倒飛出去。

龔長笑如何肯放過他，身形一幌，追撲過去。

唐錦冠飛摔出兩丈過外，落地身形一滾，接一聲喝：「看鏢！」揚手撒出一把白花花的物件。

龔長笑耳聽眼看，袍袖一揮一捲，將散射過來的「暗器」揮捲得無影無踪。

那知「暗器」一把接着一把撒到，而唐錦冠的身形亦越滾越遠，每滾動一下，就有白花花的雪花飛揚起來。

龔長笑接連揮捲出幾把射來的「暗器」，才知道上了當，那根本不是暗器，而是地上的雪花！

他身形立刻急掠前去，但已失去了唐錦冠的身形，而自己也陷入了迷漫的雪霧中。

× × ×

迷漫飛揚的雪霧終於漸漸消散。

龔長笑終於可以看清楚周圍景物了。

原本已破敗的舊相國寺更加不成樣子了，還算完好的寺牆這時已塌了一大幅，少說點也有十數丈，倒塌的破牆下，壓着不少白衣刀槍弓箭手，一個個哼哼唧唧的痛叫出聲，掙扎着從壓在他們身上的磚堆中爬出來。

有些白衣人運氣好，沒有被塌牆壓住，也沒有受傷，便手忙脚亂地幫着被壓的同伴爬出來。

龔長笑看得直咬牙，一張臉鐵青得可怕。

至於唐錦冠與梅雙溪，早已不見了踪影。

不過，龔長笑是看着兩人走的。

當他看到唐錦冠梅雙溪的時候，兩人已在寺外二十丈過外，梅雙溪將手上那個大鐵鎚拋下，才與唐錦冠飛掠而去。

龔長笑知道追不及，只好眼巴巴地望着兩人漸漸消失的身形，咬牙不已。

唐錦冠梅雙溪借「雪遁」，終於突圍而出！

而洪震那雙碩大無比的大鐵鎚也幫了他們一個忙。

却原來梅雙溪衝向洪震的屍體，不是打屍體的主意，而是看中了那雙大鐵鎚。

由於他一條左臂已斷，所以他只好棄劍扳開洪震的手抓起一個大鐵鎚，藉着擊揚起的迷漫雪花作掩蔽，潛到寺牆前，揮鎚猛擊向寺牆……

× × ×

「這一次讓你們逃了。終有一天老夫會叫你兩人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求生不得，不死不能！」龔長笑咬牙喃喃自語。

## 飛龍怒　魔霸伏誅

「唐兄，你眞的不知那條鐵龍的秘密及用處？」梅雙溪皺着眉頭，打量着右手拿着的那條長約半尺，神態栩栩如生，飛騰舞爪的鐵龍。

「我若是知道，也不用拿出來瞧了這樣久！」唐錦冠嘆口氣，「雙溪，你瞧出了？」

梅雙溪搖搖頭：「這條鐵鑄飛龍我可瞧不出有何特異之處，唯一的是這條鐵龍打造得非常生動神肖，至於秘密，咱們反復看了不下千遍，連每一爪每一鱗每一條綫也瞧得仔仔細細，小弟相信不可能隱藏有秘密。」

「那你說　龔老魔不惜用盡手段想得到這條鐵龍，又怎解說？」唐錦冠從梅雙溪手中接過那條鐵龍，又一次端詳起來。

「唯一的解釋就是，這條鐵龍必定關乎一個秘密，否則，龔老雙不會亟欲得到它！」梅雙溪推椅而起，踱起步來。

「若是關乎到一個秘密，先師不會不知道。」唐錦冠雙眼仍然不離那條鐵龍。

「或許令師在得到這條鐵龍時，也不知道其中關乎一的秘密也未定。」梅雙溪停下來，目光亦投在那條鐵龍之上。

「也只有這個解釋了。」唐錦冠吁口氣。「不然，先師一定會告訴我。」

「這一次龔老魔被咱們從他手下逃脫，肯定不會甘心，只不知他會對咱們採取什麽行動？」梅雙溪不由伸手輕托那條包扎起來、用布帶吊在胸前的左臂。

唐錦冠目光一閃，關切地道：「雙溪，手臂怎樣？」

梅雙溪道：「沒什麽大碍，相信三五日後會愈合。」

「龔老魔雖然兇狠，量他也不敢公然找上將軍府。」唐錦冠雙目凝威，「先父雖然去世，但是府官仍然沒有忘記咱將軍府！」

「但願龔老魔顧忌到這一點，不然，他若找到來，只怕應付不了！」梅雙溪嘆口氣。「舊相國寺那一役，咱們損失了大部份實力。」

「無論如何，咱們不能讓龔老魔得到這條鐵龍，否則若是其中對他大有帮助，那時，武林將會遭其荼毒！」唐錦冠語氣堅決，神色凜然。

「目前首先要弄清楚這條鐵龍的秘密。」梅雙溪注視着唐錦冠手上那條鐵龍。

「只怕很難，」唐錦冠嘟喃一聲：「相信江湖上知道這條鐵龍秘密的人，除了龔老魔，不會有多少人，否則，只怕不會只是龔老魔一人找我要這條鐵龍！」

梅雙溪深表同意地點點頭。

「嗯，我忽然想起了一個人，可能會知道這條鐵龍的秘密！」唐錦冠伸手拍了一下腦袋。

「誰？」梅雙溪不由目光一亮。

「百曉老人蘇無秘！」唐錦冠興奮地說。

「怎麽小弟想不起他！」梅雙溪露出興奮之色，重新坐下來：「據說百曉老人對天下武林中任何秘辛及人事掌故無所不知，在他眼中，任何的秘密都不是秘密，他一定知道這條鐵龍的秘密。」

「那麽，咱們立刻去找他老人家！」唐錦冠一拳搥在桌子上。

「但你知道他老人家隱居那裏嗎？」梅雙溪問。

「嘿，這就要打探一下了，據說他老人家行踪詭秘，每到一處地方，從來不會停留十日以上，要找到他老人家，眞的不大容易。」梅雙溪望着唐錦冠。「怎樣去找他老人家？」

「雙溪，我又想到一個人了。」唐錦冠目光閃閃發亮。

「誰？」梅雙溪急聲問。

「包找到。」唐錦冠道。

「聽說天下間只要是還活着的人，這位包找到都會探聽到那人的下落。」梅雙溪道：「不過，聽說他的收費很嚇人。」

「那要看打探的是什麽人。」唐錦冠道：「若是普通人，收費只是紋銀廿兩，若是名人，則收費黃金二十兩。」

「若是找像百曉老人那樣的名人，二十兩黃金的收費不算高。」梅雙溪笑道。

唐錦冠道：「當然不算貴，若是能够弄清楚這條鐵龍的秘密，就算花一百兩黃金也不算貴。」

「那麽事不宜遲，立刻去找包找到。」梅雙溪又站起來。

「那我立刻派人去打探包找到的聯絡點。」唐錦冠說着將那條鐵龍遞給梅雙溪，推門走出書房。

## 火燒將軍府

一連兩日，皆平靜無事。

或許龔老魔眞的有所顧忌，不敢公然侵犯將軍府。

而這兩日來，唐錦冠與梅雙溪皆沒有踏出將軍府一步，只在書房內把弄着那條鐵龍，喝喝酒。可惜兩人依然不能從那條鐵龍身上，看出什麽。但派出去打探包找到聯絡點的手下，却打探到了。

原來包找到在全國各地設了數十個聯絡點，只要你找到任何一間聯絡點，將所需的收費及要找的人的姓名及年紀相貌等特徵寫在一張紙上，交給那位聯絡人，由那位聯絡人飛鴿傳書送到包找到的秘密居處，不出三日之內，包找到就會將回音用飛鴿傳書送回給那個聯絡點，然後交給顧客。而包找到這個名字，其實不是包找到本人的眞名實姓，只是江湖人送給他的名字，包找到這個人的眞正身份，相信江湖武林中沒有什麽人知道。

現在，只要再等一日，就有回音。

唐錦冠梅雙溪就是在等待回音，所以足不出戶。

× × ×

二更天。有風却無雪。

呼嘯的北風吹得地上的積雪飛揚漫天，恍似下着雪。

飛揚的風雪中，一條條迷濛如鬼魅的白影閃掠向將軍府。

將軍府內。唐錦冠正與梅雙溪在內院的一座暖閣內對酌談笑。

兩個人都是酒量極豪的人，少說也已



喝了七八斤酒。

熊熊的炭火及明亮的燭光映照下，兩人的臉上一片酡紅，像喝醉了一樣。

唐錦冠邊捉壺斟酒邊道：「雙溪，明天就知道百曉老人的行踪去處，只不知是否能趕得及找到去，要知道他老人家行踪不定，每到一處地方最多停留十日，若是他此刻還在南疆，迢迢千里，就算脅生兩翼，也不可能在十日內趕到去。」

梅雙溪雙眉一舒道：「或許咱們運氣好，百曉老人就在長安附近也說不定。」

「但願如此。」唐錦冠端起杯子一口喝了個乾。

梅雙溪只喝了一口，放下杯子的剎那，目光偶爾瞥到玻璃窗外有一條淡淡的影子一閃而逝，心頭一動，却不動聲色地悄聲對唐錦冠道：「有夜行人潛了進來。」

唐錦冠聞言眼角跳了一下，却沒有動，壓低聲音道：「可有看到來了幾個？」

梅雙溪道：「看不眞切，小弟只看到一條人影一閃而沒。」

「不好了，失火啊——」一聲驚呼聲劃空傳來，响徹了夜空。

唐錦冠梅雙溪俱不由臉色驟變，霍然站起來，轉身衝向門口。

「雙溪，那條人影向那個方向閃沒？」唐錦冠一陣風般衝到門口，一掌將關起的兩扇門扇震開。

「就在那窗外閃過！」梅雙溪用手一指那面琉璃窗，身形緊跟在唐錦冠身後。

那面琉璃在他話未說完的剎那，「嘩啦」暴响聲中，碎裂破爛，一條黑亮的人影接從中「撞」了進來。

一陣急風也跟着吹進來，吹得炭火忽忽地急幌不已。忽紅忽白的，燭火亦明滅不已，令到暖閣內忽明忽暗。

唐錦冠與梅雙溪俱霍然剎住身形，轉望過去。

「人煞白樂！」兩人幾乎是同時脫口說。

撞碎那面琉璃窗進來的人，正是人煞白樂！

怪笑一聲，人煞白樂說道：「想不到吧？」

唐錦冠正想說話，倏地似有所覺，霍然扭頭望向暖閣門外。

暖閣門外，燈影幌迷中，站着一個一身銀光的人。

這人不是魔霸還有誰？

唐錦冠一眼看到銀衣人，眼色一變。

一聲長笑接從魔霸龔長笑咀裏發出。

「唐錦冠，你是不是感到很驚奇？」

說話間，接從燈影中走出來。

唐錦冠吸了口氣。「難道你們不怕官府？」

龔長笑又一聲長笑。「官府？官府個屁！他們通通都是飯桶，老夫要是怕，也不會闖進你這座將軍府了。」

唐錦冠一時間被龔長笑的話窒住了。

「內院又起火啦，快去救火！」又有人奔走呼叫。

而喊殺之聲更盛。

唐錦冠一腔熱血不由沸騰起來，但他却沒有莽動，只是死死盯着魔霸龔長笑。

「別妄想官兵可以趕來爲你解圍，只怕那些飯桶趕到來時，這座將軍府已燒了個清光！」人煞白樂接口說。

梅雙溪這時已從那破碎的琉璃窗望到有火光閃起，聽到兵器撞擊聲及叱喝聲、奔跑聲，他的瞳孔立時收縮，眞想衝上去一劍將白樂刺個透明窟窿。

唐錦冠深吸一口氣，終於開口了。「就算這座將軍府被夷爲平地，唐某也不會讓你如願！」

魔霸龔長笑目光一閃，冷厲地喝道：「哼，老夫將你擒下，不怕拿不到這條鐵龍！」

「好大的口氣！」唐錦冠一聲抽出了向不輕用的飛龍劍，「唐某若不殺你，誓不爲人！」

「呵呵……」龔長笑又笑起來。「當年飛龍老鬼也不敢動老夫一根毫毛，你不怕風大閃了舌頭？」

唐錦冠却不說話，身形一欺，劍芒閃燦中，飛刺向龔長笑。

就在他欺身出劍的剎那，他瞥到半座將軍府已陷在火海中，就只有這一邊還未起火，同時見到幢幢的人影在奔逐拚殺，喊聲與兵器碰擊聲响成一片，最慘的是風助火勢，府內雖有不少人手在救火，但那裏救得熄？

魔霸龔長笑銀袖向着刺來的長劍捲出。「嘿嘿，看你有何本領殺得了老夫。」

那知話聲未落，「噹」一下急响，他捲拍出的銀袖不但未能將唐錦冠的飛龍劍逼開，反而被一劍刺穿了銀袍！

龔長笑這一次再也笑不出了，心頭一凜，身形接連幾個飄閃，閃開唐錦冠那凌厲緊密的攻勢。「老夫看走了眼，大概你這柄就是飛龍老鬼的飛龍劍！」

「現在知道厲害了吧？」唐錦冠劍勢有如飛龍變幻，矯捷靈動，聲勢凌厲，劍光閃燦不絕，罩向龔長笑全身。

若是一般的長劍，龔長笑還敢以一雙掌去抵抗，但飛龍劍乃是劍中神品，鋒銳異常，可斷金切玉，更奇妙的是專破內家罡氣之類的護身氣功，龔長笑雖然內家功力已達爐火純青之境，乃是不敢攖其鋒銳，雙掌只敢虛空拍出一股股強勁的掌力，將飛龍劍避開，身形飄閃不已。

唐錦冠劍勢不絕，劍芒大盛，「噹噹」之聲破空銳响，身形如游龍，劍亦如游龍飛出，每一劍皆攻向龔長笑的要害。

龔長笑只要中上一劍，永不超生！

終於，他亮出了兵刃！

那是一只其大無比的鋼爪，指爪可以合併，連爪帶柄長只三尺，烏光發亮，閃泛出一層森冷的寒光。

這就是魔霸的成名兵刃魔爪！

魔爪一出，龔長笑長笑聲中，爪影飛舞，反罩向唐錦冠。

爪影與劍光相交，發出一連串激越的擊擦聲，兩人互相搶攻，激戰在一起。

× × ×

那邊廂的梅雙溪與人煞白樂在唐錦冠龔長笑動上手的時候，亦交上了手。

兩人用的都是劍，而且以快打快，劍氣瀰漫中，逼得那盆炭火「畢剝」作响，乍暗乍亮，吞吐不定，劍影縱橫飛舞，激得空氣嘶嘶作响。

初交手時，兩人是半斤八兩，一百招過後，情形便變了。

梅雙溪畢竟左臂受傷未癒，對他大有影響，漸漸攻勢沒有先前那樣凌厲迅猛，身形亦不復先前之矯捷靈活。

人煞白樂却越戰越勇，長劍招式詭變辛辣沉猛，着着進迫，佔了上風。

風依然在怒吼着，「呼」地一下急刮，將暖閣內的燈火吹滅了，閣內爲之一黯，但對兩人皆沒有影响。

兩人都不是庸手，而是一等一的高手，何況還有那盆炭火的映照，一樣看得清清楚楚。

這時候火勢在北風的催動下，更形熾烈，火光映紅了半邊天，一直向暖閣這邊蔓延過來，喊殺聲却逐漸減弱，已有不少白衣人奔掠過來。

唐錦冠瞥眼看到，心知府內的人手已被那些兇猛的白衣刀槍手斬殺了不少，加上眼見火勢席捲過來，一座好好的將軍府眼看毀於一旦，眞是又痛心又驚怒，出手也有點亂了。

龔長笑焉會看不出，乘機猛攻唐錦冠，魔爪有如鬼爪一樣迅幻詭異，爪聲「忽忽」中，一連十五六爪，抓向唐錦冠的頭胸幾處大穴！

唐錦冠長劍急展，却封擋抵拒不住，被逼得連退兩步！

「唐錦冠　飛龍老鬼的玩藝也不過爾爾　還敢口出大言！」龔長笑話聲中那柄本來只有三尺長的魔爪倏然暴長　變成了五尺長，一爪疾抓向唐錦冠的頭臉！

唐錦冠不由大吃一驚，迴劍封擋已來不及，危急間只好幌身偏頭急退。

龔長笑又一聲長笑，那柄魔爪像變魔術一樣，「錚」地又暴長一尺，變成了六尺！

森亮的爪影一合，只聽「嘶」的一下裂响，唐錦冠的肩頭暴現血虹。

那只魔爪將他肩頭連衣帶皮肉，抓撕下一大塊，痛得他忍不住痛哼出聲。

「再嘗嘗老夫這一爪！」龔長笑暴喝聲中，那只魔爪幻化爲幾百只鬼爪，罩向唐錦冠胸前七大穴！

唐錦冠忍着痛，倏地舌綻春雷，飛龍劍有如怒龍脫困般，衝刺入急罩過來的漫天爪影中。

這一劍　唐錦冠用上了畢生功力，劍光如虹中，竟然突破了龔長笑的攻勢，「嘶」地飛刺向他的頸胸！

龔長笑不由一驚，身形閃退！

唐錦冠這刹那已存心拚命，劍勢有去無回，追刺龔長笑頭胸。

龔長笑這刹那連眼色也變了，他料不到唐錦冠這拚命一劍，威力如此強猛，身形急退中，連換七種身法，依然閃脫不開唐錦冠那一劍。

要不是梅雙溪發出的一聲痛叫聲，令到唐錦冠的劍勢一滯，龔長笑眞還不容易脫開。

梅雙溪力戰人煞白樂，若是左臂沒有受傷，雖然不能擊敗白樂，最少也能勉強與之戰個平手，但他斷臂未癒，無論功力與身手皆受到影响，所以力戰之下，屈居下風。

不但屈居下風，身上已連續掛彩，雖然只是皮肉之傷，也令到他更形不支。

適才唐錦冠聽到的那一聲痛叫聲，是梅雙溪忍不住才叫出聲的——他的腰上被白樂刺了一劍，足有寸許深，鮮血箭一樣標出來！

這時，他已被白樂逼到牆角，忍着痛，連接白樂二十九劍！

二十九劍接下來，他的手臂發麻，胸膛急劇起伏，一雙眼却睜得大大的，怒視着人煞白樂！

白樂獰笑一聲。「梅雙溪　認命吧！」長劍一抖，抖幻出一圈劍光，飛罩向梅雙溪的頭胸！

梅雙溪雙眼瞪着那圈急罩過來的劍光，眨也不眨一下，手中劍驀然脫手射出。

這一着可說大出人煞白樂意料之外。也是他怎也想不到的。

那圈劍光刹那罩刺在梅雙溪的頸胸上，梅雙溪立時臉目全非，血肉模糊，胸前也多了九個血洞，標射出九股血箭。

但梅雙溪沒有慘叫出聲。

因爲他在臨死的刹那，看到自己脫手射出的長劍插入了人煞白樂的小腹中！

若不是在那樣近的距離，加上在眼見梅雙溪中劍的慘狀而產生的那種近乎獸性的狂喜令他心神不專，他肯定可以閃開那柄射來的長劍。

可惜他萬料不到，梅雙溪竟然死也拉他一同上路。

直到長劍「噗」一下急响刺入他的小腹上，他才驚覺，閃避已經太遲了！

梅雙溪那一劍是拚盡全身力氣射出的，力道之猛，不但長劍貫穿了白樂的腹背，也將他撞飛出去！

人煞白樂在身形被撞飛出去才似乎發覺腹部中劍，一聲慘厲的嚎叫跟着响起。

蓬一响，人煞白樂竟然不偏不倚，飛撞在一條柱上，從他背後透出的大半截劍身「篤」地插入木柱內，硬生生將他釘在那條柱子上！

這一下飛撞，就算他原本死不了，也不能不死了！

梅雙溪直到人煞白樂被釘在那條柱子上，才身形一歪，貼着牆滑倒在地上。

——他也要看着人煞白樂先死。

× × ×

龔長笑身形一個倒翻，才能脫出唐錦冠那一劍的追刺！

唐錦冠身形斜掠，却不是掠向龔長笑，而是急掠向暖閣！

龔長笑一聲：「那裏走！」身形一閃，截掠向唐錦冠掠射的身形。

唐錦冠才掠到門口，斜刺裏掠來的龔長笑已掠到，魔爪一合一開中，抓向唐錦冠的左臂。

唐錦冠不得已，只好半身一轉，長劍急劃，錚一响，將魔爪逼開。

他的身形接一伏，幾乎是貼地標射入暖閣內！

龔長笑魔爪急抓，一連七八抓，居然追不上唐錦冠的身形，也就是白樂慘叫被釘在木柱上的刹那。

所以他一眼就看到斜對面牆角下倚側在地上的梅雙溪。

梅雙溪這時已氣絕身亡，像個血人一樣。



「雙溪——」唐錦冠陡地發出一聲慘烈的厲叫聲，縱身撲向梅雙溪。

可惜他就是叫得天也塌下來，梅雙溪也不會應他了。

龔長笑也就在這時搶掠入來。

他當然聽到人煞白樂那一聲慘叫聲，也看到被釘在柱子上的人煞白樂的屍體。

他只是臉色變了一下，便恢復過來，目光接投向唐錦冠那裏。

唐錦冠這時像不知道龔長笑就站在離他丈外的地方。隨時可以出手攻擊他，却緊緊地摟着梅雙溪的尚有暖意的身體，雙目中淚影閃現。

龔長笑若是在這刹那出手攻擊唐錦冠，在這樣的情形下　應該很易得手，奇怪的是，他竟然沒有出手，只是表情有點怪異地望着唐錦冠。

一個知己，一個生死與共的朋友爲了自己的事情而死了，怎不令唐錦冠感到悲痛？

不過，他始終沒有滴下眼淚，憤怒，已將他的淚水燒乾了！

一把抱起了梅雙溪的屍體　霍然面對着龔長笑　唐錦冠怒目圓睜　神態威猛嚇人。

龔長笑像被唐錦冠的威態所懾，臉上一陣青一陣白，站着像呆了一樣。

這刹那，暖閣的周圍已閃現出不少白衣人，而火勢亦逼了過來，只差一邊院子，就燒到暖閣這邊來，難怪那些白衣人紛紛奔掠向這邊來。

將軍府內的人手却一個不見，想必是全被那些白衣人殺光了。

「不好了，官兵已來了！」有人在外面大叫。

大叫的人當然是龔長笑的人，只有他們才怕官兵來。

一個和尚也就在叫聲中，一頭衝入暖閣，對龔長笑道：「霸主，長安守備帶了兩營官兵已來到將軍府外，火勢亦蔓延過來，再不速退，咱們的人很難走了。」

龔長笑臉上忽然一片血紅，疾聲道：「走！」

那灰衣和尚忙應一聲：「是！」當先退了出去。

深吸一口氣，龔長笑臉上的血紅逐漸消褪，盯着唐錦冠道：「算你命大，暫時讓你活下去！」身形霍地一轉，銀光一閃，掠出了暖閣。

其實應該是他命大，若這時唐錦冠將他截住，輕易可以將他殺死。

可惜唐錦冠在悲痛憤怨中察覺不到龔長笑剛才臉上的變化，不然，不難發覺龔長笑的神色有異。

唐錦冠抱着梅雙溪的屍體　定定地看着龔長笑的身形掠出門外，閃了閃　消失不見，依然沒有動一下。

暖閣外白影紛閃，刹那閃沒不見。

火勢終於蔓延到暖閣這邊來。

一片呼喊救火聲亦傳了過來。

唐錦冠在火勢尚未完全將暖閣吞沒之前，抱着梅雙溪的屍體，走出了暖閣，頭也不回地隱沒在黑暗中了。

## 鐵龍的秘密

翌日，鎮威將軍府邸被燒毀的消息，傳遍了整座長安城，也震動了長安城。

但更令人感到震動的是，唐公子唐錦冠也失了踪。

官兵在現場中雖然找到不少屍體，但經過辨認後，却沒有唐錦冠的屍體在內。

既然不是在火場內，那麼，唐錦冠究竟去了那裏？這一個問題不但官府關注，魔霸也在暗中關注。

只有找到唐錦冠才能找得到那條鐵龍，那是龔長笑必欲得之而後甘心之物，如今唐錦冠失了踪跡，龔長笑不心急才怪。

於是，他派出不少人手到長安城內外各處打探唐錦冠的下落。

可惜，唐錦冠像忽然從地上消失了般，影踪不見。

究竟唐錦冠在哪裏？

× × ×

唐錦冠原來已離開了長安城。

他是在取得包找到的回音後，離開長安城的。

包找到不愧是一個尋人的能手，他已替唐錦冠打探到百曉老人蘇無秘的行踪。

唐錦冠離開長安，正是去找蘇無秘，探問那條鐵龍的秘密。

× × ×

六日之後，唐錦冠來到了蘭州城外的劉家峽。

劉家峽只是一片極荒涼的地方，偶爾才有一兩戶人家，唐錦冠在劉家峽一帶找了差不多半日，詢問了那幾戶人家，最後才在峽脚下的一間石屋中找到一位像老儒般的老人。

這個老人獨自一人住在石屋內，年紀看上去怕不有九十歲，但却精神奕奕，鬚髮却雪花般白。

這老人就是通曉天下武林秘辛的百曉老人蘇無秘！

據說，天下武林中的一切隱秘，在他來說，皆不是秘密。

而他學識之廣博，見聞之雜，天下間無人能及。

而他的脾氣也很怪，凡是向他探問某一種武林秘密的人，不是有錢便能夠從他口裏得到解答，還要看他的心情是好是壞，若是他心情好，可能一錢銀子也不收，你就能夠知道答案，若是他心情不好，你就是捧上萬兩黃金，他也不會開口。

而他的武功又奇高，所以很多在他心情壞的時候想用武力強逼他開口的人，都吃過他的苦頭，不是被他摔出門外，就是被他打跑。

唐錦冠找到蘇無秘時，眞巧，碰上了他的心情極之惡劣。

他的一只心愛白兔在昨晚無緣無故不見了，換言之，失了踪。

在這山野之地，一只白兔失了踪，九成是給野獸吃了，偏是他不信，找了一個早上，連一根兔毛也找不到，這時候正氣惱地坐在室中生悶氣。

可巧唐錦冠就在這時找上了他。

唐錦冠還未向他開口招呼，他已經揮袖喝道：「快滾，別再出現在老夫眼前，不然，老夫不客氣了。」

唐錦冠被他喝得怔住了，想不透這老人爲何一開口就叫他滾，但他却忍住了。

「請問前輩可是江湖人稱的百曉老人蘇前

輩麼？」

蘇無秘雙眼一瞪。「老夫是誰關你個屁事！」

唐錦冠不由又一怔，吶吶地道：「前輩，你怎麼這樣說話的？」

蘇無秘一掌拍在桌上子，怒道：「老夫喜歡這樣說話，關你屁事！」

唐錦冠不由氣往上衝，脫口道：「當然關我屁事，因爲我在對你放屁！」

蘇無秘這時竟然哈哈笑起來，笑得差點連淚水也掉下來，拍手拍脚道：「好一個只會放屁的混蛋，你找老夫幹麼？」

唐錦冠怔了一怔，想不到這一亂說，竟說對了這老人的脾性，不由喜道：「在下專程來此，是欲向前輩探問一件事。」

蘇無秘雙眼一翻，揮手道：「去，去，去！老夫今日心情不好，什麼也不想說，更不想放屁！」

唐錦冠聞言大急，急聲道：「前輩，在下請教你的這件秘密很重要，請前輩不要讓在下白跑一趟。」

蘇無秘的怪脾氣又發作了。「你白跑一趟關老夫屁事，老夫的心情不好那個來理會？」

「你不說出來因何事心情不好，怎樣理會你？」唐錦冠大聲說。

「哼，老夫一只心愛的小白兔不見了，你叫老夫的心情怎能好？」蘇無秘神態黯然。

「原來只是爲了這一點點小事，在下這就去替前輩將那只白兔找回來。」唐錦冠說着就轉身而去。

「啊哈，你若爲老夫找回那只白兔，老夫不管你提出什麼問題，一一爲你解答。」蘇無秘到門口向走遠的唐錦冠大叫。

唐錦冠揮揮手，在附近找起來。

× × ×

唐錦冠以爲在這樣的荒野地，要找一只兔子是件輕而易舉的事，那知他找遍了這一帶附近的地方，不要說一只兔子了，連一根兔毛也找不到。

他找得頭暈眼花，腰酸背痛，而日頭已完全沉落在西邊山下，他仍兩手空空。

他不禁有點奇怪地想，怎麼這地方荒涼到連一只兔子也沒有，這可出奇了。

但他却毫不氣餒，繼續找下去。

直找到天色完全黑下來，每一棵草也撥開過，每一塊石頭亦翻動過，依然找不到一絲兔子的影子，才垂頭喪氣走回蘇無秘那間石室。

石室有燈光，從敞開的大門口透射出來，唐錦冠離遠就看到了。

但他一點喜悅心情也沒有，心頭反而感到很沉重，他這樣雙手空空回去，那即是說他找不到那只白兔回去，蘇無秘心情不可能好轉，就不會回答他提出的問題。

那知他才到石室門口，還未看到蘇無秘，便聽到蘇無秘那欣喜的嘟喃聲：「小白，心肝寶貝，你原來躲在老夫的被窩內，害得老夫找了半天，也害得那混蛋在外面喝得一肚子西北風！」

唐錦冠也不以爲意，垂着頭走到門口低聲道：「前輩……」

下面的話還未出口，已被一臉歡笑的蘇無秘一把拉入室內，手舞足蹈地道：「混蛋小子，咳咳，眞煩勞你了。老夫實在過意不去，快進來坐下，瞧，老夫的心肝寶貝小白找到了。」

說着蹦跳着蹦到桌前，將桌上那只被一幅錦緞包裹着、閃着一對寶石般眼睛的白兔子抱到他的面前。

唐錦冠不由吐了口大氣，喜道：「前輩在哪裏找回牠的？」

蘇無秘輕撫着那只白兔雪白的柔毛，笑嘻嘻道：「原來牠躲在老夫的被窩內，倒害得老弟你在外面野地跑了半天，喝了不少西北風。」

唐錦冠急忙道：「這沒有什麼，前輩，你現在心情很好了吧！」

「啊哈哈，老夫找回了小白，比得到萬兩黃金還要開心！」蘇無秘高興得笑個不停。

「那麼，前輩現在可以解答在下的問題了吧？」唐錦冠乘機問。

「老夫極之樂意解答你的一切問題，」蘇無秘一直撫摸着懷中那只可愛的小白兔，頓了一頓，接道：「不過……」

「不過什麼？」唐錦冠急接口問。

「老夫要你陪老夫先喝足吃飽再談。」蘇無秘鬍子一翹，「你該也餓了吧？」

唐錦冠確實是餓了，自從早上從蘭州起程趕來這裏之前吃了一些早點之後，至今滴水未進，他雖然心急想知道那條鐵龍的秘密，也不好意思反對了。「前輩既如此說，在下打擾了。」

「客氣什麼？」蘇無秘仍然抱着那只小白兔，「來，幫老夫將那些酒菜先端出來。」

× × ×

那一頓酒飯足足吃喝了有一個時辰，喝了一罈酒，蘇無秘才帶着幾份酒意道：「嗯，現在你可將你的問題說出來了。」

雙眼一睜，似乎想起了什麼，望着唐錦冠。

唐錦冠忙抱拳答道：「在下長安唐錦冠。」

蘇無秘目光一亮。「哦，原來你就是那條飛龍，」接又道：「令師飛龍上人以前與老夫頗爲談得來。」

「原來前輩與先師交情不錯，晚輩失敬了。」唐錦冠站起來，重新恭恭敬敬地向蘇無秘行了一禮。

蘇無秘拈鬚笑道：「飛龍上人有你這樣的徒弟，足可告慰了。」

語氣一轉，問道：「你從長安趕來找老夫，想知道一些什麼？」

「是關先師飛龍上人遺贈給晚輩的一條鐵龍。」唐錦冠立刻接答。

「那條鐵龍形狀是怎樣的？」蘇無秘問。

「晚輩已帶來了，前輩請看。」唐錦冠接從懷中將那條惹來無限麻煩的鐵龍拿出來，遞給蘇無秘。

蘇無秘目光落在那條鐵龍上，一邊伸手接過，一邊道：「原來是這條鐵龍，數年前，老夫曾經在令師處見過一次。」

「那麼，前輩一定知道這條鐵龍的秘密了。」唐錦冠心頭急跳起來。

「這條鐵龍的秘密？」蘇無秘不解地望着唐錦冠，一面轉動着手上那條鐵龍，一面道：「這條鐵龍根本就沒有什麼秘密，它只是一條鑰匙。」



「一條鑰匙？」唐錦冠幾乎以爲自己聽錯了。

「不錯，一條鑰匙，」蘇無秘肯定地道：「一條可以開一把怪鎖的鑰匙。」

「前輩，請恕晚輩愚笨，」唐錦冠道：「請前輩說明白點。」

「唔，這可要從頭說起了。」蘇無秘吁了口氣，清了清喉嚨，才續：「大約在六十年前，武林中有一個公認的神聖朱萬聖，他不但醫術通神，更精於煉製各種靈藥。」

歇一歇才續道：「爲了防範有人盜取他那些靈藥，他特別請了當時有天下第一巧匠之稱的班鑄，替他鑄造了一個足有千斤重的鐵櫃，鐵門裝嵌了一把精密無比的巨鎖，而那鐵櫃只有一把鑰匙可以開啓，然後，他將各種靈藥收藏在鐵櫃內。」

「那都是一些什麼靈藥？」唐錦冠忍不住插口問。

「據老夫所知，有專治各種認爲不治之症的靈藥，更有武林人夢寐以求 可以增加功力的靈藥，更有可以治好武林人最怕發生，而又經常發生的，因練功不愼而走火入魔所引起的各種頑疾；總之，那鐵櫃的靈藥，世上任何的病症皆可以治好。」蘇無秘一口氣如數家珍般說出來。

「所以在朱萬聖死後，爲了那個鐵櫃內的靈藥，曾經引起了一場血腥的爭奪。」蘇無秘嘆了口氣。「當時，那些武林人爲了要得到那個鐵櫃，展開了一場爭奪戰，連七大門派也參加了。結果，死了百多人！」

「那麼，鐵櫃落在什麼人手上？」唐錦冠忍不住又問。

「誰也得不到。」蘇無秘吐口氣道：「朱萬聖可能也顧及到這一點，臨死之前，將那個鐵櫃沉在寒冰潭，而那條形狀特異的鑰匙則贈給他的好友知交，你的祖師飛龍老祖。」

指一指桌上那條鐵龍，嘆道：「就是這條鑰匙。」

「那爲何先師會不知道這條鐵龍是條鑰匙？」唐錦冠問。

「可能令師祖鑑於那一次之血腥爭殺，若是他將這條鐵龍的作用洩露出去，勢必又會掀起一番血腥爭殺，所以沒有對令師說出這條鐵龍的眞正身份也說不定。」蘇無秘道。

「那個鐵櫃就一直沉在寒冰潭中？從來沒有人想辦法撈取起來？」唐錦冠問。

「當然不是。」蘇無秘道：「這幾十年來，一直有人想方設法潛入寒冰潭打撈，可惜都不成功，不知淹死了多少人，嗯，應該說是凍死才對。」

蘇無秘頓一頓續道：「寒冰潭的水簡直比冰雪還要寒冷，就算內功練到爐火純青之境的人，也無法在潭內停留半個時辰，而那個潭却深百丈，就在天山雪峯腳下，面積足有數十畝，那些溶化的雪水終年流瀉入潭內，人站在潭邊，就感到寒冷之氣侵體。」

「那麼，那個鐵櫃到現在仍未有人撈取到，是麼？」

「雖然寒冰潭寒凍澈骨，但在五年前，終於有人將之打撈上來。」蘇無秘不等唐錦冠問，已接道：「那人就是魔霸龔長笑！」

唐錦冠一聽，剎那間什麼也明白了。

「怪不得他用盡手段，也要將這條鐵龍奪到。」

蘇無秘臉現驚容道：「原來龔長笑已向你下手？」

唐錦冠憤激地道：「他不但殺晚輩摯友，連晚輩的家也在數日前遭他燒毀了，他口口聲聲要晚輩交出這條鐵龍，晚輩雖然不知這條鐵龍有何用處，但猜到必然對他極有用處，所以晚輩寧死不交出來，但又不知這條鐵龍到底有何用處，所以兼程趕來找前輩問個明白！」

「幸好你沒有將這條鐵龍交給他，否則，從今後江湖武林又會掀起一片腥風血雨。」蘇無秘讚賞地瞟了唐錦冠一眼。

「眞有這麼嚴重？」唐錦冠驚問。

「當然了。」蘇無秘接問：「你可知道龔長笑因何會在十九年前，意氣風發，橫行無忌的時候忽然消聲匿跡，失踪江湖武林嗎？」

「晚輩那時候剛剛出道，對龔長笑的失踪原因，一點不知。」唐錦冠知道蘇無秘一定知道。

蘇無秘果然知道，不然，他就不是百曉老人了。「他因爲練功不愼，走火入魔，氣岔血凝，差點成了個廢人，尚幸他功力深厚，才不致全身癱瘓，勉強可以行動。試問，他仇家遍武林，若不自動失踪，消聲匿跡，若是給人知道了，他肯定活不到現在！」

「這個消息老夫亦是在六年前才知曉，那時龔老魔已恢復了十之六七，但仍然不敢現身江湖，隱居在老夫也不知曉的秘密地方。」

「給老前輩這一說，晚輩現在明白了。」唐錦冠目光湛亮。「龔老魔得到了那個鐵櫃，却打不開，於是只有想辦法得到那條鑰匙，以便取出靈藥，治好他因走火入魔而身罹的頑疾！」

「依老夫看來，他不但想醫好他的頑疾，更想借助那些能增加功力的靈藥，加深他自己的功力，那時候，他就可以爲所欲爲了。」蘇無秘嚴肅地道：「他一直就是一個野心勃勃的傢伙。若不是他因爲練功走火入魔，相信武林不會這樣平靜。」

「前輩，那個鐵櫃很堅固的嗎？」唐錦冠道：「一定要用這條鑰匙才能够開啓嗎？」

「那個鐵櫃的確很堅固，櫃壁足有半尺厚，而且是用精鋼鑄造的，就算是利如千將莫邪一類的刀劍，亦動不了分毫，而班鑄製鎖之精密巧妙，更是天下一絕，據說，當時素有天下第一神偷的李十手，也無法開啓班鑄製造出來的鎖。」蘇無秘道：「龔老魔若是能够開啓那個鐵櫃，也不會找你要這條鐵龍了。」

唐錦冠不由點頭不迭，但接着又有問題提出。「前輩，既然那樣多人嚐試過打撈那鐵櫃也不成功，龔老魔又怎樣打撈上來的？」

「據老夫所知，他是用一種稱爲雪山火貂的皮毛製成一件連頭帶手到脚的緊身水靠，兩眼部份用波斯琉璃鏡鑲嵌，俾可以在水中視物，而雪山火貂皮據說可禦酷寒，但極之稀少，不知他是怎樣弄到的，

穿了那件火貂皮水靠潛入寒冰潭，將那個鐵櫃打撈上來的。」蘇無秘果然知道不少不爲人知的秘密。

「現在，還有什麽什麽問題要問老夫的？」蘇無秘提起酒壺斟酒。

「沒有了。」唐錦冠很恭敬地道：「晚輩敬前輩一杯。」

「一杯太少了，起碼五杯！」蘇無秘舉杯道：「老夫有的是酒，喝他三日三夜也喝不完，來，不醉不休。」

唐錦冠只好亦舉杯。

於是，兩人杯來杯往，究竟兩人喝到什麽時候，那就不得而知了。

## 長安誅魔霸

失踪了十五日的唐錦冠，又回到了長安。這個消息，立刻被魔霸龔長笑的手下探聽到了。

魔霸接到手下的回報後，一直沒有展露過笑容的臉，泛起一陣興奮的笑意。

「哈哈哈……」龔長笑大笑起來。「老夫以爲這條飛龍飛上了九霄天外，想不到他又飛回了長安，眞是天助我也，今番看他還能飛到哪裏？」

圓臉無鬚的張總管忙奉承地說道：「霸主，這叫天堂有路不走，地獄無門闖回來！」

笑聲一止，龔長笑道：「他現在落脚何處？」

「確實的地點還不清楚，咱們的人已在長安城內外探查，一有他的確實消息，立刻會趕回來回報。」張總管立刻答。

「好，這一次無論如何也不能讓他『飛』了！」龔長笑目中殺機閃現。

「霸主 這一次就是玉皇大帝也『飛』不了！」張總管諂媚地說。

龔長笑正想說什麽，臉上却神色劇變，陣青陣白，最後臉上一片火紅，幾乎連那頭白髮也變了紅髮，胸膛一陣起伏，身軀竟然幌了幌，疾忙跌坐回椅子上，深深地吸了幾口氣，臉上的火紅才消褪了些。

「出去，一有姓唐的消息，立刻稟報！」龔長笑語聲沙啞，無力地揮揮手。

「是，霸主！」張總管應了一聲，退了出去。

龔長笑待張總管走出去，才盤膝坐在椅上，閉目調息起來。

大約一盞茶時份，臉上的火紅色才褪盡。

× × ×

龔長笑的手下還未探查到唐錦冠的落脚點，唐錦冠已單人匹馬，找上了門。

守在大宅院門前的四名勁裝漢子一眼看到出現在門前階下的唐錦冠，俱不由臉色一變，繼之色然而喜。

唐錦冠一言不發，一陣風般衝上石階，往內衝去。

四名勁裝漢子一怔之下，叱喝出聲，撲前欲阻止唐錦冠，他人影一閃，掌影乍現中，四個漢子立時飛撲出去，摔跌在階下，一個個皆動彈不得。

唐錦冠看也沒有看那四個漢子一眼，衝了入去。

門內是個不大不小的庭院，一個灰衣和尚就在左邊走廊中掠撲出來，喝一聲：「什麽人敢在此放肆！」

但當他看清楚了衝進來的人後，立刻窒了一窒。

唐錦冠身形一頓，冷冷地望着那和尚。「原來是舊相國寺死剩的野和尚！」

灰衣和尚臉色一變。「原來是你！」

「你們不是要找我嗎？唐某現在來了，怎樣？」唐錦冠目中殺機湧現，他認得就是這個灰衣和尚指揮那些白衣人放火燒了將軍府的。

灰衣和尚接觸到唐錦冠殺機充盈的目光，心頭悚然一驚，但他畢竟是個殺人不眨眼的煞星，悍笑道：「你來了正好，省得到處找你。」

「你知道唐某這次來找誰？」唐錦冠冷冷問。

「難道不是來找霸主？」灰衣和尚一怔。

「唐某找的正是他！」唐錦冠目光一閃。「不過，先找你！」

灰衣和尚乍聽唐錦冠那樣說，一時間有點不大明白。「找老子幹麽？」但隨即他就明白過來。

「算帳！」唐錦冠這句話是從齒縫迸出來的。

灰衣和尚不由心頭一震，微退了半步，色厲內荏地說道：「算帳？老子才不怕你！」

「唐某要你死！」唐錦冠一句話未說完，身形一幌，左爪右掌，施展出飛龍散手，猛攻向灰衣和尚。

灰衣和尚目中兇光一閃，拳掌急迎上去。

「辟辟拍拍」一陣脆响，唐錦冠攻出了九掌十三爪。

灰衣和尚接七掌五爪，身形激閃，避一掌七爪，第十三爪怎也避不過，「嘶」一下裂响，被唐錦冠一爪將左胸衣撕下一大幅，露出五條血痕。

唐錦冠再一招飛龍探爪，閃電般抓向灰衣和尚的喉頭。

灰衣和尚這一次不敢硬接了——而他也根本無把握接得下，吸口冷氣，身形急退。

唐錦冠身形有如游龍一樣標掠過去，仍是那招飛龍探爪，抓向灰衣和尚喉頭。

灰衣和尚連眼也變色了，暴喝一聲，身形一仰，倒掠出去。

「叮叮叮……」數點寒光在他倒掠出去的刹那，從他的鞋根底暴射出。

唐錦冠不由吃了一驚，尚幸他反應快捷，雙袖在身前一封一捲，將那七八點暗器盡數捲挑開去。

「叮叮叮……」暗器落地，原來是淬了毒的鋼釘！

唐錦冠不由怒哼一聲：「好歹毒的暗器！」身形一起，有如飛龍經天一樣，飛閃過去。

灰衣和尚倒掠三丈過外，倒掠回走廊中，原以爲那一蓬暗器就算射不中唐錦冠，也可以阻住他的去勢，一折腰挺站落地的刹那，瞥到唐錦冠有如一條飛龍般掠到，嚇得他不由發出一聲怪叫，脚踢拳擊。

可惜他的脚才踢出，拳還未來到一半，猛地，他已感到喉頭一緊，他不由張開口，却叫不出聲，不過他却聽到一陣喉骨碎裂聲，氣息一窒，立時失去了知覺。



唐錦冠仍是那一招飛龍探爪，一把將灰衣和尚的喉頭捏碎，所以灰衣和尚永遠也不可能恢復知覺。

五指一緊，灰衣和尚「砰」然仰倒在地上。

「好胆量，居然找上門來殺人！」一聲長笑先話聲傳來。

唐錦冠一聽到那笑聲，不由血脈賁張，不用看，他也知道來的是誰了。

× × ×

來的正是魔霸龔長笑！

在他的身後，跟着那位張總管！

唐錦冠深吸了幾口氣，平服心頭的激動，慢慢轉向龔長笑。「龔老魔，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魔霸龔長笑笑道：「何必說得那樣難聽，只要你肯交出那條鐵龍，豈不是可以化干戈爲玉帛？」

唐錦冠怒道：「痴人說夢話！」

龔長笑仍然笑容滿臉地道：「你待怎樣，萬事有商量。」

「唐某只想殺你爲死去的人報仇！」

唐錦冠恨聲道。

「死者巳矣，何況老夫也死了不少人，足可以扯平，唐錦冠，心胸放開點，老夫巳不計較，你還計較什麽？」龔老魔竟然會說出這種話，唐錦冠若不是親耳聽到，眞不敢相信。

「龔老魔，別耍花樣了，唐某巳知道你欲得到那條鐵龍的目的。」唐錦冠冷笑連聲。

龔老魔臉色一變。「你知道什麽？」

「你若得不到那條鐵龍，就無法開啓那具從寒冰潭撈上來的鐵櫃，是不是？」

唐錦冠直視着龔長笑。

龔長笑眼角肌肉跳了跳，沉聲問：「你是怎樣知道的？」

唐錦冠又一聲冷笑。「你以爲世上只有你一個人知道那秘密？」

「那一定是蘇無秘那老不死的告訴你的！」龔長笑恨恨地道。

「你眞的需要那個鐵櫃內的靈藥來醫治……」

「殺了他！」龔長笑怒喝一聲，截住了唐錦冠下面的話，霍然閃開一步。

立時，從那位張總管的雙手及身上，閃射出一片寒光，飛射向唐錦冠全身！

唐錦冠冷笑聲中，一式飛龍騰霄，身形直拔騰射起。

那片閃射的寒光竟然快不過他騰起的身形，堪堪從他脚下射過。

却原來是幾十枚各式各樣的暗器。

這位張總管原來是一位擅施暗器的高手！

張總管在第一蓬暗器出手的刹那，彷彿知道唐錦冠會騰起閃避那蓬暗器（其實，這全憑經驗），雙手疾揚，身形急抖而下，又是一蓬暗器閃射出去，射向騰起的唐錦冠。

唐錦冠這一次顯然意料不到，暗器刹那射臨他身前，驚急中，身形如蛇游動中，雙袖急舞，身形竟然再騰射起一丈有餘，射向他下半身的竟變了從他脚下射過，射向上半身的被他掌擊袖捲，全部沾不到他身上。

說險，唐錦冠這一次眞險，若不是那冠絕一時的飛龍身法，他肯定閃避不了那樣多的暗器。

張總管身上像有數不盡的暗器般，抖手又是九點寒光射向空中的唐錦冠，身形急射，掠射過去。

唐錦冠得那九點寒光堪堪射到的刹那，凌空一個倒翻，六點飛射向他頭胸的暗器從他胸腹上射過，倒翻的刹那。右手急攫，那三點射向他小腹的暗器竟被他全數抓在掌中，接一甩，飛射向掠射過來的張總管！

張總管萬料不到自己發出的暗器竟然會回射過來，他去勢本急，待到他發覺時，嚇得他大驚失色。

危急狼狽中，身形硬生生摔倒，「嗤嗤」兩响，險險避過了兩枚暗器．「噗」地一下急响，第三枚暗器射在他左臂膀上，直陷入肉。

張總管忍不住發出一聲痛哼，身形一翻，翻滾落地。

龔長笑一直注視着兩人的動作，眼見張總管受傷落下，不禁皺了一下眉頭。

唐錦冠身形斜斜飄落地上，脚下一點，撲向翻落地上，身形剛剛站穩的張總管。

龔長笑依然沒有出手的意思，雙眼却不離兩人。

張總管一眼瞥到唐錦冠猛撲過來，身形立時疾旋開來，旋動中，一片閃光立從他身上閃射出來。

唐錦冠早就暗中加了小心，身形一伏，幾乎是貼着地面，去勢不變，標掠向張總管。

那蓬暗器一閃從唐錦冠的身上射過，紛紛折墮在三丈外的地上。

張總管瞥到唐錦冠貼地向他掠來，不禁怪叫了一聲，身形有如螺陀一樣急旋。

急旋中，一蓬接一蓬的暗器像牛毛一樣從張總管的身上閃射出，斜罩而下，射向唐錦冠全身。

這刹那，唐錦冠雙掌猛擊在地上，身形竟藉那掌擊之力，驀地平飛而起。

說險眞是險到極了，那一大蓬斜射向他的暗器，就擦着他的頭額落在地上。

急旋中的張總管身形猝然一停，手一抖，一點寒光疾射向唐錦冠。

這位張總管的暗器似乎發之不盡，而且往往出人意表，確是一個暗器高手。

唐錦冠見是一枚暗器，本能地欲伸手去接，及至堪堪將要抄接住的刹那，才發覺到那枚暗器是不能接的！

那枚暗器很特別，像一顆圓球 但遍體突出尖刺，刺尖閃着藍芒，顯然淬有劇毒，拈觸不得。

唐錦冠大驚之下，急忙縮手，那枚暗器變了疾射向他的胸腹。

這刹那，唐錦冠不論閃避或封擋皆巳來不及了。

張總管發出了一聲獰笑。

龔長笑臉上亦露出一抹陰森笑意。

那顆暗器上淬的劇毒張總管最清楚，那是見血封喉的劇毒，任是誰若一沾上，立死無救！

唐錦冠這一次看來是非死不可了。

但世事往往却出人意表。

亦可能是唐錦冠命大不該死！

流光急閃，那顆射向唐錦冠胸腹的暗

器竟在堪堪射中的剎那，驀地折射開去！

張總管與龔長笑俱是臉色遽變。

他們亦看到，將那顆暗器撞開的，竟是一條冰條！

冰條自大門邊射來。

大門邊赫然站着一個身穿皮裘，年紀比龔長笑還大的老人。

龔長笑一眼看到，眼色不由一變。「蘇無秘！」

那老人手捋如銀絲般的長鬚，哈地笑了一聲道：「想不到吧？」

死裏逃生的唐錦冠身形飄落地，驚喜地叫道：「老前輩，你怎會在這裏的？」

蘇無秘擠了個鬼臉道：「老夫早已想到你會找龔長笑這個老魔頭拚個生死，你前腳走，老夫後腳就跟上了你，你的一舉一動，都在老夫的眼內，你不會怪老夫暗中跟踪你吧？」

唐錦冠慌忙道：「晚輩怎敢？要不是老前輩你跟着晚輩，晚輩這時候已不可能站着跟前輩你說話了。」

「嗯，這位兄台老夫若沒有看走眼，應該就是江湖上人稱『一身暗器』的張幻千了。」蘇無秘轉顧那位張總管。

那位張總管奸笑道：「在你眼前，張某想不承認也不能了。」

唐錦冠重新打量了張幻千一眼，微笑道：「怪不得一身暗器功夫這樣了得。」

「過獎！」張幻千話聲中，朝唐錦冠抱拳一拱。

兩蓬暗器就從張幻千的兩隻袖管中一閃射出，飛射向唐錦冠的頭胸。

唐錦冠既然知道了他就是江湖上有名的暗器高手「一身暗器」張幻千，焉會不暗中加了小心，何況，剛才亦見識過對方的暗器手法，雙掌立時急劈而出。

兩股強勁的掌力立時狂湧向那兩蓬飛射而來的暗器。

像冰雪投爐一樣，那兩蓬暗器紛紛折墜落地。

張幻千雙手連抖，從他的掌中、袖中、手肘中，接連射出不下五六種暗器，數目不下三四十枚。

唐錦冠清叱一聲，身形急拔而起，腰身一折，飛龍投海一樣射撲向張幻千！

張幻千眼色一變，頭一低，又是三點寒光從他頸後衣領中暴射出，射向唐錦冠的咽喉左右胸！

唐錦冠目光一閃，便知道射來的三點暗器又是淬了劇毒的，接不得，冷哼聲中，劍光乍閃，「叮叮叮」一連三下急响，那三點淬毒暗器被擊飛開去。

而唐錦冠身形走勢不變，劍在身先，流矢一樣射向張幻千。

張幻千目露懼色，身形微微一退，跟着疾旋起來。

可是，他的身形才剛旋，便發出一聲慘叫，打橫飛摔出去。

唐錦冠飛射的身形一個折墜，墜落在地上，手上已沒了劍。

那柄飛龍劍是被他在撥擊落三點暗器之後，人劍射出的剎間，脫手飛擲出去！

張幻千一生以暗器傷人，想不到竟然閃不開射來的長劍，亦可以說他被暗器！—長劍射中。

飛摔出足有一丈過外，張幻千才蓬然摔落在地上。

唐錦冠的飛龍劍就從張幻千的背側射入，腹腰部位透出！

任何人中了這樣一劍，肯定活不了。

張幻千也不例外，不過死不瞑目。

× × ×

龔長笑在張幻千倒下之後，一頭銀髮陡地飛揚起來，眼瞳暴縮，却沒有立刻出手攻擊唐錦冠。

百曉老人却拍手笑道：「幹得好，老弟，除惡務盡，將這惡魔變成死虫！」

龔長笑聽百曉老人的話後胸膛起伏不已，一身骨骼必剝作响，目中殺機暴湧。

唐錦冠一直注視着龔長笑的動靜，見龔長笑那樣子，亦深提了幾口氣，運勁於雙臂，隨時接下對方霹靂一擊。

「龔長笑，你怕了！」百曉老人揶揄地乜着魔霸龔長笑。

龔長笑依然悶聲不响，一頭銀髮却依然飛揚不已。

驀地，一聲暴吼响起，龔長笑終於動手了。

銀光乍閃，龔長笑雙掌劈向唐錦冠。

勁氣狂湧，如山似濤，聲勢之猛烈，天地亦爲之一黯，龔長笑這一掌，足足用九成功力。

龔長笑看來是豁出去了，這是拚命的打法，若是唐錦冠接不下這兩掌，那就只有死！

在此情形下，唐錦冠已沒有選擇的餘地，只好硬着頭皮，運足十二成功力，雙掌猛推而出！

雄渾的掌勁亦狂湧而出，四掌眼看就要相擊。

四掌若相交，可說生死立判。

龔長笑在這剎那陡地加了二成勁力，以十二成功力擊出，發出一聲獰笑。

唐錦冠雖然是飛龍上人的傳人，一身功力亦不同凡响，但與龔長笑那數十年的修爲比起來，畢竟還是稍遜一籌。

驀地，唐錦冠冷不防被一陣勁力撞開，人影一閃，發出兩聲沉實的悶响。

龔長笑的雙掌與那閃現的人影的雙掌擊實了。

一股強猛的暴漩湧擊，捲起漫天的雪花。

唐錦冠身形直撞出丈外，才能穩住身形。

他也看清楚了，代他接下龔長笑那兩掌的人，原來是百曉老人。

龔長笑兩掌之後又是兩掌。

百曉老人沉喝聲中，再接兩掌。

如是者兩人互擊了十數掌。

那狂漩暴捲的氣流捲揚起的雪花差點將兩人的身形完全遮蔽了，唐錦冠差點看不見兩人的身形。

終於，兩條人影分開了。

却不是自動分開的，而是被震開的。

唐錦冠終於看清了，被擊飛的身形是百曉老人，而連續蹬退數步的，却是龔長笑。

互拚之下，竟連百曉老人亦不是龔老魔的對手，這老魔的一身功，簡直匪夷所思。

吃驚之下，唐錦冠撲過去一把扶住飛墜落在地的百曉老人：「前輩……」

秦紅著作

武林一條街

兩集共十六元

環球小說盡名家

每週新書多姿采

沒有人知道武林一條街究竟在那兒？也沒有人知道究竟是怎樣的一條街？祇知道武林中武藝高强的人，如去雲南大理，則相繼失踪，會到過那裡僥倖而回的，已失去實力、失去武功，但如何失去，却是沒有誰知曉，令人匪夷所思。武林高手林歌，爲救好友，不惜親入虎穴……

環球圖書出版社出版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地鐵站有售


「老弟不用慌，老夫還死不了。」百曉老人一句話未說完，「咯」地張口噴出一口血。

看來，百曉老人受了不輕的內傷。

「前輩，你覺得怎樣？」唐錦冠憂急地問。

「死不了！」百曉老人喘口氣道：「老夫曾經算過一卦，足有百歲命，老夫才不過九十一歲，嘻嘻，還有九年好活。」

百曉老人確是個怪人，這時候還有心情說笑。

「嘿嘿，老夫要你這老鬼活不過今日！」龔長笑一頭銀髮直豎，神態猙獰，話到人到，掌勁呼湧中，雙掌猛擊向兩人。

唐錦冠這時已別無選擇，一咬牙，雙手一送，將百曉老人斜斜抓送過去，朗喝聲中，雙掌提聚十二成功力，迎向龔長笑雙掌！

「啪」一响，四掌擊實，氣勁漩湧捲擊中，唐錦冠悶叫一聲，身形像斷綫風箏般，飛摔出去。

龔長笑身形亦蹬退兩步。

唐錦冠身形飛摔出丈外，身形一翻，接掠撲向龔長笑！

龔長笑獰笑一聲，身形急撲上去，雙掌閃電般劈出！

四只手掌又擊在一起，唐錦冠的身形像皮球一樣被擊得倒飛出去。

這一次倒飛出足有兩丈，而且張口噴出一口鮮血。

百曉老人在那邊看得心驚胆跳，却苦於無力助唐錦冠一臂之力，急得他原本蒼白的臉一片脹紅。

這一次，龔長笑蹬退出四五步，咀角也有血溢出！

唐錦冠落地之後，又吐了一口血，但依然又掠撲向龔長笑。

龔長笑厲叫一聲：「不知死活的東西。」雙掌又劈出！

這一次四掌擊實之後，唐錦冠沒有被震飛出去，只是蹬退了數步。

龔長笑這一次却一連蹬退七八步，身形急幌了幾下，差點站不穩。

而且，張口噴出幾口血。

唐錦冠噴出一口血，臉色蒼白如紙。但反觀龔長笑却臉色血紅，紅得有如一張大紅紙，甚至連雙眼也紅如血，神態嚇人。

而且，全身竟然抖動起來，身形搖晃不已，像發瘧疾一樣。

唐錦冠不由奇怪地瞧着龔長笑，胸膛起伏不已。

「龔長笑，看來你這一次是活不了，老夫却還有九年命。」百曉老人語聲有點沙啞地大聲道：「你身有隱疾，竟然妄提眞氣，至今逆血上衝，呵呵，老天有幸可以看見你死了。」

唐錦冠一聽，這才知道龔長笑原來是逆血上衝，致令一張臉血也似紅！

「老弟，快動手殺了他！」百曉老人大聲對唐錦冠說：「他一身功力由於逆血上衝，無辦法提聚！」

唐錦冠聞言正待動手，龔長笑驀地發出一聲厲叫，張口噴出一道血箭，身形猛撲向唐錦冠，形態有如厲鬼！

「老弟，擋不得，速避！」百曉老人見狀大喝出聲！

唐錦冠聞喝心頭一懍，身形陡地騰拔而起，一式飛龍騰霄，足足拔起有三丈高下。

龔長笑厲叫如鬼，旋風一樣從唐錦冠的脚下撲過，一直撲向院牆那邊，撲在院牆邊一棵合抱粗的大樹上，霹靂聲中，那棵合抱粗的榆樹竟被他雙掌劈斷，轟轟發發地倒折向地，地上的雪花狂颺急捲起。

龔長笑的身形被斷樹一阻，仆伏在那截斷樹側面地上，七竅暴湧出鮮血，寂然不動。

唐錦冠直瞧得魄動心驚，心底生寒，手心出汗。他實在想不到龔長笑那臨死時竟會這樣驚心動魄。

剛才，他在與龔長笑拚掌時，若不是借着被震飛而卸去一部份勁力，第二次拚掌他已被龔長笑剛猛渾厚的掌勁震碎內腑死了。

「老弟，剛才你若不是閃避開，你會與龔長笑老魔同歸於盡。」百曉老人走上前拍拍唐錦冠的肩頭，吁口氣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龔老魔剛才那一擊，眞是驚人。」

「他終於死了。」唐錦冠長吁一口氣，仰首望天。

天上又落起雪來，潔白的雪花像片片梅花瓣般飄飛而下，唐錦冠雙眼一花，恍似看到梅雙溪裴白衣冉冉飄舞在空中……

（全文完）

# 少林三長老 全力護聖駕

一期完俠義奇情故事

文・圖 飄零客・可飛

# 龍逃殿

大明洪武三十一年潤五月間，太祖皇帝臥病萬壽宮，太醫一日十診，穿梭流水一般，王公大臣不時召進宮去，囑咐國事。黃昏時分，皇太孫允炆入宮問疾。

平時皇太孫問疾，也就是候侍片刻，問個寒暖病情，便辭出的。這下太祖却屏退左右，與皇太孫允炆長談將近兩個時辰，辭出時已經戌時將盡了。

皇太孫允炆步出寢宮，寢宮外廊院裏，宮燈暗沉，萬籟俱寂，只有影影綽綽的錦衣衛，分站在廊院明暗各處。提督太監史瀛，帶着兩個監承，侍候在寢宮門口。

皇太孫允炆住步，道：「錦衣衛那個值宮？」

提督太監史瀛尚未答話，甲胄鏗鏗，走上一位軒昂魁梧的將軍，向皇太孫允炆施了個武將的參禮道：「臣龍興海在。」

皇太孫允炆和藹的道：「請起。原來是指揮使龍大人，你辛苦了。」

錦衣衛指揮使龍興海平身，退步，道：「萬歲爺龍體欠安，臣不敢遠離。」

皇太孫允炆說道：「皇上有旨，今晚嚴禁宮門，任何人不得出入禁宮，違者，斬！」

錦衣衛指揮使龍興海俯首連聲道：「是。」

皇太孫允炆帶着隨身宮監步出萬壽宮，宮監們跪送太孫。

因爲，太祖病重，而太子朱標早於洪武二十五年病故，皇太孫允炆便是太祖駕崩後的皇位繼承人，未來的一國之主，誰敢不敬重呢！

送走皇太孫允炆，提督太監史瀛吩咐監承王鉞，道：「王鉞，你隨咱家進宮，餘人留在宮外侍候。」

衆人應聲：「是。」

提督太監史瀛帶着監承王鉞屏息躡脚，悄悄的走進太祖的寢宮。太祖身臥龍榻，正瞑目養神，龍榻邊站着小宮女錦娥。

提督太監史瀛站住了脚，太祖徐徐的睜開眼，打量史瀛，緩聲說道：「嚴禁宮門，傳話下去了嗎？」

提督太監史瀛跪地回奏，道：「啓奏萬歲，小臣已由皇太孫飭交內宮錦衣衛指揮使龍興海辦啦！」

太祖揮揮手道：「留王鉞在這裏侍候，你去外邊照顧着，有什麼動靜，立即奏來。」

提督太監史瀛，口稱：「遵旨。」退出寢宮。

可是，他當眞的想不通，像這樣禁衛森嚴的萬壽宮，有鳥飛不渡之概；如今又關閉了宮門，嚴禁出入，哪裏還會有什麼動靜！

不過，自火焚凌烟閣後，太祖非常謹愼的，這時病重體虛，心神不寧，又動起疑心，也未可知。

上弦月掛在殿角上，彎如秀眉。禁衛威嚴，冷宮森森。連大小太監們走動，都不敢鬧出一點聲響。

突然，寂的一聲響，宮牆上出現三條人影。內宮錦衣衛指揮使龍興海颼的出劍，飄身落入院中，抬頭一瞧，原來是一位身披紅色袈裟的僧人，却並未帶任何的兵刃。

提督太監史瀛見勢大驚，說道：「龍將軍，你好生應付！待咱家進宮，奏明萬歲。」

龍興海道：「公公慢着，三個和尚，不難對付；驚了萬歲的龍駕，你我吃罪不起。」

史瀛道：「好吧！咱家就替你担待一步，你可不要放走了他們。」

龍興海將手輕輕一擺，禁衛們颼的逼近宮牆，各執兵刃，嚴陣以待。

龍興海擧劍向宮牆上的三個僧人一指，大喝道：「何處大胆僧人，竟敢擅闖宮禁。」

三個僧人彼此望了一眼，掠身悄然飄落院中。禁衛們立即把三個僧人圍起來。

一個白眉銀髯的老僧泰然的道：「諸位勿驚，老衲是奉萬歲密召而來的。」

龍興海道：「既是萬歲傳你們來的，何以萬歲不曾傳旨召你們進宮？」

史瀛道：「既是聖上有召旨，何不走宮門而進？却賓夜逾牆，足見用心不端。龍將軍，你可要全力逮捕治罪！走了一個，連咱家也吃罪不起。」

龍興海沉聲道：「公公放心。」

眼神四邊一撒，震劍咯的一響。

四個錦衣衛掠身而起，急如閃電，向三僧人合擊。

# 金

那白眉銀髯的老僧，撤身退後，閃出一位矮胖、頭頂光得如葫蘆的和尚，出手三招兩式，四個錦衣衛齊聲慘叫倒地。史瀛憂急的回望着寢宮，唯恐驚動聖駕。

龍興海見和尚出手，心中已暗自驚悸，對方既有如此高深的武功，就是把全部內宮錦衣衛逼上去，也只是驅羊逐虎——徒喪生靈。

將頭一擺，喝退衆禁衛，面對着三僧人，厲聲道：「看你手段不弱，龍某領教幾招。」

施了門戶。

三僧人竟視若無睹，氣定神閒。

龍興海欺身逼近，震劍施一招飛鷹逐兔，蓋頂劈下，劍勢迅疾，力道渾厚。

那矮胖的僧人，却不急不緩，意態從容伸手迎去，姆、食二指恰捏着龍興海的劍鋒。龍興海的劍恰如嵌進了鋼鐵之中，砍既砍不下，抽也抽不起。

胖和尚哈哈一笑，道：「龍大人，有話好說。」

這時，監承王鉞匆匆的從寢宮裏出來，向提督太監史瀛道：「總管，萬歲爺查問，院子裏發生什麼事情？」

白髮銀髯的老僧挺身而出，拱手道：「請公公奏明，少林三長老到了。」

提督太監史瀛打量着三個和尚和錦衣衛指揮使龍興海，他們的局面仍僵持着。

史瀛道：「龍將軍，咱家担待不住，可不能不上奏啦！」

說罷，返身進入寢宮。

太祖依然偃臥在榻，史瀛就在龍榻後跪奏，道：「啓奏萬歲，三個大和尚闖進了萬壽宮，自稱是少林三長老。」

太祖鎭定的道：「錦衣衛呢？」

史瀛道：「依奴才看，擋架不住，不如趁早鳴鑼告警。」

太祖伸手止着他道：「有傷亡嗎？」

史瀛道：「錦衣衛死了四人。」

太祖欠身倚在錦墩上，小宮女錦娥忙上前扶着。太祖略帶笑意，泰然的道：「死的人，厚予撫恤；這件事不准傳揚出去，就交給你去辦。」

史瀛連稱：「遵旨。」

太祖面露喜色，說道：「宣三長老進宮。」

史瀛口稱：「遵旨。」

退出寢宮，却猜不透這其中的究竟。

史瀛走出寢宮，站在廊下，高聲宣道：「萬歲有旨，宣三老長進宮。」

三長老跪稱：「遵旨。」

龍興海退至史瀛身邊，氣憤不平，史瀛道：「萬歲有旨，殉職禁衛厚予撫恤，今夜之事，不得洩露。」

胖和尚起身含笑，道：「一個也沒死，洒家只不過點了他們的氣穴，悶一會兒就好。」

龍興海低聲道：「總管，這是怎麼回事兒？」

史瀛茫然的將雙手一擺道：「咱家那兒知道啊！」說着，引着三長老逕向寢宮去了。

太祖倚在龍榻上，三長老進得寢宮，行了個君臣大禮；太祖含笑道：「三位長老請起。」

三長老起身肅侍。

太祖向史瀛道：「你們都出去，留錦娥一人侍候，任誰非宣召不得進入寢宮；有人瞎闖，惟你是問。」

史瀛嚇得噗的跪地，口稱：「奴才遵旨。」

太祖揮手道：「掩上宮門。」

史瀛連聲：「遵旨。」退出寢宮。

太祖向錦娥道：「給三長老看座。」

三長老惶恐的道：「萬歲恩及貧僧等，貧僧等已經三生難報了，豈敢在聖駕前落座。」

這時錦娥已搬過三個綉墩。

太祖含笑道：「皇帝自是皇帝，興宗自是興宗；宮內無他人，不必拘儀。」

朱元璋未起事時的名字本叫朱興宗。

三長老俯首道：「貧僧等不敢。」

太祖向白髮銀髯的老僧道：「空塵師兄與孤同爲泗洲紅羅幛人，又同在皇覺寺剃度；那年泗洲荒旱，孤與師兄托鉢至息州分手，師兄寄入少林寺，孤就入了彌勒教；世事空幻，一幌這多年難能聚首。今夜孤精神正好，來日無多，故人何忍峻拒呢？」

太祖這番話，說得十分誠懇，空塵長老聽了，心裏一酸，頓時撲簌簌的掉下眼淚，俯首哽咽着道：「萬歲請勿見責，貧僧告坐就是。」

太祖面露喜色，道：「這才是故人相見之理。」

三長老徐徐落座，空塵長老指着矮胖的和尚，道：「這位是空性長老。」

太祖微笑頷首，望着另一位兩顴高矗，雙目如炬，相貌怪異的和尚，說道：「這位定然是被人稱爲外家武宗的空靈大師了！」

空塵長老俯首道：「武林過譽，貧僧不敢當。」

空靈長老說道：「萬歲召貧僧等進宮，不曾宣諭禁衛。」

太祖含笑道：「以你三人的武功，進出宮禁，何須宣諭！果然須要宣諭，孤這件事也就不須邀三長老前來奉託了。」

空塵長老答道：「國家之大事，文有文臣，武有武將；貧僧等不過是山野僧人，不知尚有何事能爲萬歲效力？」

太祖面有鬱色，嘆息道：「唉！自太子死後，此爲孤日夜憂心的大事。」

空靈長老合十道：「貧僧等既蒙萬歲聖恩，密召進宮，如是貧僧等力所能及的，赴湯蹈火，在所不辭。請萬歲明諭。」

太祖正色道：「就是孤死後，王位繼承的事。」

少林三老聞言，噗的齊跪在地，惶悚的道：「這樣的大事，萬歲該與文武公卿商議，貧僧等不敢應奏。」

太祖伸手道：「請起。」

三長老這才起身復坐。

太祖道：「太子孝敏，不幸早逝；也有人奏議更立太子的事，終以允炆仁厚，依法又應傳嫡，才立爲皇太孫。」

空塵長老道：「這是萬歲的聖明。」

太祖說道：「不過，皇太孫允炆仁厚有餘，威儀才略不足，就恐怕他繼位之後，不能制御諸王，朝廷則必有變……」

空塵長老驚訝的道：「萬歲難道又有更立太子的意思嗎？」

太祖憂形於色，輕搖着頭，道：「來不及了。」

空塵長老道：「那萬歲的聖意……」

太祖雙目微瞑，深沉的思慮着，說道：「皇太孫年輕，朝廷一旦有變，恐怕難以應付。倘有不測，天下雖仍然在朱家，皇太孫安危可慮。孤邀三長老貪夜逾牆進宮，就是把皇太孫秘密託付給三位；還望三位能看在與孤同門故舊的情份，全力維護。」

空性長老激動的道：「萬歲勿慮，果有那一天，皇太孫在，我們三個和尚便在；皇太孫倘有不測，我們三個和尚當從死九泉。」

空塵長老對空性長老低聲道：「師弟，不可胡言亂語。」

空塵原以空性說話露骨，恐怕太祖傷心。不料太祖聽了反而十分安詳的道：「只是苦了三位了。」

空塵長老立刻補了一句，道：「萬歲不必過慮，未必便有此事。」他說這話當然不是推託，不過想寬太祖的心而已。

太祖接口道：「但願未必。倘若不幸，不知三位長老有何妙策？孤願一聞。」

三長老彼此觀望着，最後把眼光都落在小宮女錦娥身上；錦娥不自然的低下了頭。太祖看在眼裏，聖心明慧，早已知道三長老的意思。

望着錦娥擺手道：「妳退下去，不奉宣召，不准進來。」

錦嫦跪稱：「遵旨。」悄悄的退出寢宮。

提督太監史瀛自退出寢宮，和內宮錦衣衛指揮使龍興海私下議論，少林三長老的武功深厚莫測，太祖宣進寢宮，屏退左右，也不知私下談些什麼？等了這麼久，更加的莫測高深。

正在這時，小宮女錦娥恰自寢宮退出，提督太監史瀛等不及叫住她，道：「錦娥兒，萬歲爺跟那三個和尚，說了這麼久，都說些什麼？」

龍興海也好奇的傍了過來。

錦娥史瀛福一福，答道：「說的都是些以前的舊事。」

史瀛不信道：「難道萬歲爺就爲說那些舊事，貪夜召他們進宮的？」

錦娥一雙小眼珠滾動着，道：「這奴婢可就不知道了。也許萬歲爺還有什麼機密話，剛才把我屏退出去的；不宣召是不准進去的。」

史瀛摸着光光的下巴蹙眉道：「奇怪！有什麼機密的事，連咱家都要避開。」

龍興海道：「既然要你避開，你就避開，何必去想他們在談論什麼呢！」

史瀛默然不語。

其實不僅史瀛在想，就連龍興海也還是在想：因爲這畢竟不同於召見文武公卿；而是半夜裏召三個和尚逾牆進宮。好在爲時不久，少林三長老從寢宮裏走出來。

空性長老向龍興海合十道：「龍大人，方才洒家失手傷及御衛，幸勿見怪。」

龍興海還禮道：「說那裏話。在下不知三位奉召進宮，多有開罪，還要請大師見諒呢！」

空性長老伸手從腰裏摸出一個小葫蘆，倒出四粒藥丸，遞給龍興海，道：「方



才洒家出手重些，這四粒藥每人吃一粒，日內可癒，保證無虞。」

龍興海接過，道：「多謝啦！」

三長老抬腳下輕輕一點，連袈裟角都不曾飄起，人却已站在宮牆上，當眞有凌雲御氣之妙。淡淡的月光，照着三長老鮮紅的袈裟，有月中神仙的氣概！

空塵長老回首說道：「龍大人，後會啦！」

龍興海要回話時，宮牆上早已空寂無人。

錦娥返寢宮，太祖召提督太監史瀛。

史瀛急趨進見，跪地道：「聖上有何諭示。」

太祖正顏厲色的道：「傳旨下去，三長老進宮之事，不得外洩；如有一字漏出宮去，今夜值宮諸人，一律問斬。」

史瀛嚇得以頭碰地，連聲道：「奴輩遵旨。」

太祖緩聲道：「且退下！」

史瀛退出寢宮，已汗流浹背。祇得轉告內宮錦衣衛指揮使龍興海，吩咐諸人，緘口不提今夜之事。因爲事關各人生死，那個還敢露出一個字？

× × ×

次日，四個和尚抬着一口大鐵篋，送進了萬壽宮。太監奏明之後，太祖傳旨把那口鐵篋抬進寢宮，不料八個太監竟然抬不動。

鐵篋上有兩隻一斤多重的大鎖，送鐵篋來的和尚却未帶來鑰匙。提督太監史瀛迷惘的道：「小師傅，你不帶鑰匙來，萬歲爺要是看裏邊的東西，這麼大的鐵鎖，咱家如何開法？」

小和尚只說了五個字，道：「師父沒交代。」

史瀛生氣的道：「那你們就在宮門口等着，要是萬歲爺怪罪下來，就拿你們是問。」

小和尚只得留在宮門口靜候。好不容易在內宮錦衣衛裏選了八個身大力不虧的漢子，把鐵篋抬起，史瀛一看，連叫：「放下！放下。」

鐵篋放在地下，史瀛憤然的瞪着四個和尚道：「你們鑰匙不帶來，咱家已經担待不起了；怎麼連那鑰匙眼兒都是用什麼鐵汁灌起來的。這是怎麼回事呢？」

小和尚這次只說了四個字：「師父沒說。」

氣得史瀛臉色鐵青，將手一揮，八條大漢把鐵篋抬進了寢宮。史瀛惶恐等待太祖查問。

八條大漢放下鐵篋，悄然退出。

太祖道：「這來的人呢？」

史瀛回奏，道：「在宮門候旨。」

太祖道：「每人發庫銀兩錠，賞黃僧衣一件。」

既沒問篋內是什麼，也沒要鐵篋的鑰匙。

史瀛愕然而詫異的跪稱：「遵旨。」也只得好好的打發四個和尚出宮。

片刻，太祖宣監承王鉞入寢宮。

監承王鉞入寢宮，不知何事，跪在龍榻前，內心忐忑不安，垂首候旨，不敢仰視。

太祖從容的道：「王鉞。」

王鉞碰頭道：「奴輩在。」

太祖道：「你自十二歲淨身進宮，一直在朕身邊；朕待你如何？」

王鉞道：「萬歲爺對奴恩同再生。」

太祖道：「朕有一事交給你辦，你可願意？」

王鉞感激涕零的說道：「奴輩萬死不辭。」

太祖道：「朕立即升你爲少監，掌管印綬；朕殯天之後，皇太孫即位，你可要忠心扶保。這口鐵篋交給你好生保管，一旦朝廷有變，你勿離左右。到危難不解的時光，打開鐵篋，自然會有解救。」

王鉞叩頭跪地，道：「奴輩一定不負聖上之意。」

太祖道：「鐵篋好生保管，此事萬萬不可洩漏。」

王鉞道：「奴輩遵旨。」

× × ×

不久，太祖駕崩，皇太孫朱允炆即位，明年改元建文。他就是歷史上所稱的建文皇帝。

建文帝登基後，命他的老師太常寺卿黃子澄兼翰林學士；黃子澄又保薦兵部侍郎齊泰的軍事才能，建文帝升齊泰爲兵部尚書，他命二人同參軍國事。這樣他二人縱攬軍政大權，就成了這個朝廷事實上的宰相。

齊泰、黃子澄輔佐建文帝，他二人本無經邦濟世之略，却自以爲是不世之才。第一件事就是削奪諸王權力，以免前漢七國之亂重演。

一年之間，廢了周王朱橚，齊王朱榑，岷王朱楩，代王朱桂，把他囚禁起來；把一個湘王朱柏逼得畏罪自殺。其餘諸王，無不慄慄自危。

其中單說一個燕王朱棣，他是太祖之子，封地在北京，諸王中以他最有智謀才略。他見朝廷削奪諸王權力，便終日裝瘋賣傻，冀使朝廷不疑。

朝廷却不因爲他的瘋傻，就忽視了他，仍然派北平布政使張昺，北平都指揮使謝貴，刺探監視。又把他三護衛的兵調往多倫交給宋忠；北平左右兩衛的兵、永清左右兩衛的兵分調彰德、順德，剪除他的實力。

終於，燕王朱棣反了；他打着肅清君側的大旗，舉兵南下。

建文帝命令耿炳文爲征虜將軍，討伐燕王朱棣。滹沱河一戰失利，嚇得兵部尚書齊泰張惶失措，改命李景隆爲征虜大將軍，接替耿炳文。

耿炳文是太祖遺留下來的老將，雖敗而不亂。李景隆乃是開國勳臣李文忠的兒子，可惜，他雖有虎父，却不是虎子；一再誤失，把戰事弄得不堪收拾。

建文帝這才拜盛庸爲平燕將軍，召回李景隆。

燕王朱棣雖然處處得勝，還眞的沒有進攻京師的決心，雖然他的護國禪師道衍和尚一再的勸他行動果斷，可是他依然猶豫不決。

偏偏在這時候，提督太監史瀛因貪贓納賄，建文帝下詔逮捕治罪；他就逃出京師，投奔燕王朱棣，門上通稟，燕王准他進見，對他也還十分的客氣。

史瀛諂媚的道：「奴才自京師來，自從千歲興兵以清君側，齊泰已將大軍北調，以阻千歲義師。目前南方諸省和京師近畿，可說無兵；千歲正可統軍直下，以取京師，何以觀望不前？」

燕王朱棣鬱悒的道：「本藩與皇上義爲君臣，親屬叔姪，實有所不忍。」

史瀛道：「自萬歲登基以來，寵信齊、黃二人；至朝政大亂。慢說朝庭文武，就是天下的百姓，那個心裏不是懷着怨懟！千歲正該順天應人，乘時取勢，以繼太祖不世之基業。」

燕王朱棣遲疑的道：「這個……容徐爲計較。」

史瀛更催促道：「機不可失。千歲已勢成騎虎，周王、湘王之故事不遠，千歲一定要當機立斷。」

燕王朱棣沉思許久，仍不能決定，轉問在座的護國禪師道衍和尚，道：「大師尊意如何？」

道衍和尚道：「史瀛之言甚是，千歲立斷。」

燕王朱棣深思熟慮的默然許久，因爲這畢竟是件大事，大軍一動，如不能奪取朝廷，成王霸業，則必將死無葬身之地。在座諸人，都懷着僕從主貴的想法，一力慫恿。

燕王朱棣最後決定，道：「留唐雲輔佐世子守城，大軍避實擊虛，直取京師。事成當與諸君同富貴；倘不幸失敗，也惟有與諸君同死耳。」

建文四年四月燕軍大舉南下。五月渡過淮水，大敗平燕將軍盛庸。六月燕軍大勝於浦子口，長江水軍降燕，燕軍大舉渡江圍逼京師。六月乙丑日燕軍攻京師之金川門，征虜大將軍李景隆，谷王朱穗開門迎降，燕兵入城。

建文帝在宮中一日三驚，文臣武將走的走降的降；那老誠持重的也不過躲在府中坐觀成敗，那家勝了，便向那家叩呼萬歲。建文帝急躁得不住叫罵，却也無濟於事。

在宮中伴着建文帝的，也只有吳王敖授楊應能，監御使葉希賢，翰林院編修程濟，御使曾鳳詔、史彬，還有平時見不着皇帝的簾外小官、太監、宮娥妃嬪，也有四、五十人，個個張惶無主。

建文帝不停的來回踱着。這時，一個小內監神色慌張的匆匆奔進來，噗的跪在地上，口吃的說不出一句話。

建文帝怒喝道：「到底情形如何？快說呀！」

小內監渾身哆嗦，依然不能成語。

編修程濟寬慰着內監，說道：「不要慌急，徐徐奏稟。」

小內監喘了幾口氣，定過一陣神，方道：「啓奏萬歲，金川門失守。」

建文帝將信將疑，喝道：「金川門乃由征虜大將軍李景隆、谷王朱穗統兵把守，如何這樣快便就失守呢？」

小內監奏道：「征虜大將軍與谷王都已投降了。」

建文帝驚愕道：「如今情形如何？」

小內監道：「燕軍已向禁宮殺來。」

建文帝連連跺脚搓手，却也拿不出個主意；不禁想起了太常寺卿兼翰林學士黃子澄、兵部侍郎齊泰。這個亂子，可說都是他二人弄出來的，如今燕軍破城逼近宮殿，却不見他二人。憤然的道：「怎麼不見黃子澄、齊泰？」

御史曾鳳詔奏道：「已經逃往廣德、蘇州去了。」

建文帝悔恨的說道：「朕朝政、江山都壞在他二人之手，在這危急之時，他二人倒先逃了。是朕不識賢愚忠奸，咎由自取。」

突然，一陣鎧甲叮噹，衆人向殿下望去，闖進來一員武將，手執着寶劍，鎧甲不整，臉面衣衫，血漬斑斑，望闕行參。

建文帝一陣心寒，道：「是誰？」

那人撩起披在臉上的凌亂頭髮，道：「微臣龍興海！」

建文帝見內宮錦衣衞指揮使龍興海，已厮殺到這般狼狽，料知情況不好，這時却鎮定下來，沉聲道：「戰況如何？」

龍興海奏道：「臣緊守宮殿，以死相殉。不過賊勢甚衆，請萬歲速作打算。」

正說話間，宮殿外刀劍鄉鄉，喊殺聲不絕。龍興海叩別建文帝，提劍匆匆衝出殿去。衆大臣彼此相望，無計可施。

建文帝默不作聲，許久，黯然走近御案前，沉痛的自語道：「朕連累衆卿。」

倏的取御案上上方劍，欲拔劍引頸自刎。

編修程濟見建文帝神情有異，早已有備，這時伸手搶下建文帝手中的劍，跪在地上，雙手牽着建文帝的衣襟，涕泗滂沱的奏道：「聖上何必出此下策，一京之失，未定勝敗，江南尚有無數萬的百姓子民；何不改服離京，徐圖恢復。」

衆大臣、內監、宮妃都跪在地上，一片哭聲，建文帝也掉下了眼淚。

這時，突然有一個人急趨到建文帝前，跪奏道：「奴輩有一事上奏。」

建文帝見是少監王鉞，說道：「快說吧！」

王鉞奏道：「太祖遐舁之前，曾經交給奴輩鐵篋一口，言道：『朝庭有變，到危難不解的時光，打開鐵篋，自然會有解救。』」

建文帝道：「鐵篋在哪裏？」

王鉞道：「奴輩藏在殿後。」

建文帝催促道：「還不快抬出來。」

武將們走的走降的降，剩下幾個忠心耿耿的，也正在拚命厮殺。殿內都是些文臣，手無縛鷄之力，好不容易在太監中找到了七、八個有力氣的，才把鐵篋抬上殿來，却又見鐵汁灌了鑰匙孔，相顧愕然。

建文帝焦急的怒喝道：「還呆着看什麼？找東西來，把鎖砸掉。」

王鉞左右一瞧，尋着一把朝儀鉞斧，「叮叮噹噹！」一陣砍；費了好大力氣，終算把鐵鎖砸掉。王鉞揭起鐵篋的蓋子，程濟、史彬、曾鳳詔、葉希賢、楊應能都擠了過去。建文帝一瞧，篋內紅光耀眼，鮮艷奪目，伸手便拿了出來，原來是一件僧衣。再取出，還是一件僧衣。再取出來，依然是一件僧衣。

建文帝與諸臣正在詫異，叭噠聲響，從僧衣裏掉出一疊東西，落在地上；建文帝俯身拾起，仔細一看，原來是三張度牒。這時，建文帝心中瞭然，倒安靜下來。



他翻開第一張度牒，寫着應文的法號，不覺流淚自語道：「朕今日之遭遇，太祖早已洞鑑，命也如是。」

翻開第二張度牒　寫着應能的法號。吳王敎授楊應能激動的跪地道：「這法號中有一個能字，一定是先帝早有安排，臣當從聖上出亡。」

建文帝黯然道：「只是苦了卿家。」說得楊應能更加的難過。

編修程濟搶上前去，跪奏道：「既然楊應能隨着聖駕出亡，剩下的那度牒，請聖上賜予爲臣，以苟延爲臣之性命。倘臣不得從亡，決即以身殉，誓不見燕王走上金殿。」

建文帝伸手扶起他二人，翻開第三張度牒，道：「這是應賢的法號。」

程濟方要伸手去接，監御使葉希賢搶了上來，道：「那張有個能字，是暗指楊應能；這張有個賢字，分明就是臣葉希賢了；臣若不伴聖駕從亡，是有負先帝之遺命。」

轉向程濟問道：「程大人忍使弟爲千古不忠之臣嗎？」

程濟思慮片刻，痛哭向建文帝叩拜，道：「臣不能隨侍聖上，就此叩別了。」

建文帝深知程濟是一個耿介剛烈的讀書人，心中大爲不忍，道：「你也就扮個道士，跟着去吧！」

登時，殿上撲通通的跪了一片，太監、宮妃俱都在內，全要跟着建文帝出亡。

建文帝感動得熱淚盈眶，忍着內心的激動，顫聲道：「人多無益，反足害事，各自保重吧！」

皇殿上一片哭聲，如臨絕世。建文帝忍着悲痛，向鐵篋裏邊尋找，還有僧帽、僧靴、剃刀一把——備剃度用的。

篋底黃紙封套一個，拆開來，內有硃書一通：

『應文從鬼門出走，其他從行者自水關御溝遁出，暮時會於神樂觀之西房。』

建文帝把硃書擺在御案上，感嘆道：「太祖有先知之明，即速剃度更衣，照書而行吧！」

王鉞跪奏道：「這口鐵篋乃是少林三長老送進宮的，並非太祖所遺。」

小宮女錦娥趨前跪奏，道：「太祖臥病，奴婢在側侍候，少林三長老夤夜入宮，太祖託以朝廷有變，要他三人護衞聖上，他三人慨然應允；到這個危難的時辰，怎麼不見他三人到來。」

建文帝一邊剃度更衣，一邊慨然的道：「如今身邊的人，只有跑都來不及了，那邊有千里赴難的事？」

王鉞道：「當時奴輩也在，看他三人倒像俠義中人，不致言而無信。」

建文帝冷笑道：「俠義人物偶或有之，却不是隨處都可見到的。」

說話之間，收拾妥當，建文帝含淚告別諸人。

御史彬跪地牽着建文帝的衣襟，哭着要求從亡。喊殺聲越來越近，建文帝甩開史彬的手毅然出殿。宮殿內一片慘象。

少監王鉞觸柱而死。小宮女錦娥投入宮內御河而死。留在宮殿內的大小臣公，內監宮娥，上吊的、投河的、自刎的，各自尋各的死路，哀嚎悽泣，慟聲震宇，慘絕人寰。

× × ×

李景隆降燕，使燕軍兵不血刃，自金川門進了城。首先進城的，是張玉死後，燕王朱棣手下第一員勇將朱能的部隊。

此時，燕王朱棣不在金川門。朱能一邊派人去稟報燕王朱棣，一邊就派前鋒大將典勇，統兵入城，急速進向宮殿，圖謀擒捉建文帝，朝廷的軍隊，降的降，散的散；燕軍一路上毫無阻擋，甚至連人影都看不着一個。

兵士們瘋狂的一般，向宮殿衝去，就在他們勝利、得意的吶喊着奔跑時，突然，在空闊、冷清的大街上，出現了一個身披紅色袈裟的矮胖和尚。他昂然的站在路中間，手裏拄着一根高大的禪杖，幾乎比他高出兩三個頭。

燕軍雖然被勝利薰得人人傲慢，但對於和尚他們還是有幾分忌憚與敬重的。因爲在燕軍裏就有許多的和尚，道衍和尚且封爲護國禪師，是燕王朱棣手下軍政兼理的實力人物。

登時跑過去兩個兵士道：「大師，請讓開道路。」

胖和尚道：「爲什麼？」

兵士道：「恐大軍過來傷及大師。」

胖和尚哈哈一陣笑，道：「無妨，你們只管走。」

兵士聽了，心裏很不受用，正要發作和尚一頓，突然一陣馬蹄聲，十數名騎馬的兵士已到跟前，挺鎗怒斥，道：「和尚還不快閃開，典將軍到啦。」

和尚依然含笑屹立，兵士大怒，飛馬衝過去，橫過鎗桿向和尚掃去。

和尚伸手抓着鎗桿，順手一帶，兵士摔下馬，跌滾到街角裏去，空馬衝過和尚數十步，煞住蹄子，回望着倒在街角的主人，到了近處，齊聲吼叫着，舉鎗向和尚刺去。

和尚從容不迫，直待槍尖近近身，舉手一撈，把四、五個人的槍尖攫在手裏，抓得緊緊的。兵士們馬快人猛，被和尚這麼一推，全跌下馬。他們躺在地上，看着和尚，相顧愕然。

和尚含笑的鬆了手裏的鎗，直到現在，他不曾移動一下，打量着衆兵士，輕鬆的道：「洒家不喜歡人馬在身邊衝來衝去的，換條路走吧！遠不了多少。」

兵士怒不可遏。有的在遠處跳着脚叫罵，却沒有人再衝上去。

僵持了許久，燕軍大隊漸到，越聚越多。也有不曾見到方才景象的，仗着自己從北京打到南京，大小陣仗見的多了，便吆呼了三、五個莽撞的，衝上去砍殺，和尚也不過是抬手一招，如風掃落葉般，跌了一堆，後邊有那血性暴躁的，吶喊着要衝上去。

驀然，人叢後一聲喝道：「閃開！」

燕軍似乎熟習這聲音，像退潮般的分撤路兩旁，閃出人叢後的一個黑臉大漢，短短的絡腮鬍子，一對銅鈴眼，座下一匹高大的青驄，和尚瞟了他一眼，只當作沒看見。

黑臉大漢下了馬，冷冷的把右手向外一伸；兩個壯實的兵士，抬過一根百十斤的鐵槊。

黑臉大漢伸手抓起，道：「和尚，報個名兒。」

和尚不急不緩的道：「空性。」

黑臉大漢道：「俺是燕王千歲帳下前鋒大將軍典勇。」

空性長老道：「洒家正是等你。」

典勇朗聲豪笑，道：「等俺？統帥幾十萬大軍的李景隆都投降了，憑你一個和尚，還能保得了小皇帝的天下嗎？」

空性長老道：「洒家是出家人，身在三界之外，誰管你什麼天下的閒事。」

典勇不解的問道：「那你阻俺大軍的前進，又是何道理？」

空性長老道：「洒家的四方托鉢，聞得你那根鐵槊，在武林中也算是件東西，今日正好在此相遇，洒家要了一了這段夙願。」

典勇早已不耐，怒吼道：「你是要跟俺比個高下嗎？」

空性長老道：「不敢。點到就算。」

典勇咆哮一聲，手提着鐵槊，大踏步向空性長老走去。兵士們分立街道兩側，引頸期待看這場熱鬧。却沒有一個人憤然爲他們的主將出手；看來每個人的臉上都露着得意的笑意。因爲，典勇的厲害，是燕軍中盡人皆知的。

正當典勇向空性長老逐漸走近時，空性長老突然含笑伸手阻着他，說道：「慢着！」

典勇喝道：「認輸啦？」

空性長老微笑搖頭，道：「不是。洒家先請教一件事。」

典勇怒喝道：「要打就打，那來這麼多的嚕囌。快說！」

空性長老道：「你是一個人動手呢？還是要帶着他們？」

說着，伸手指着兩旁的衆兵士。

典勇怒喝道：「自然是俺一個人。打你一個鳥和尚，還要這麼多人？」

空性長老本來是性情暴躁的，但這時却出奇的容忍下來。

雖然典勇嘴裏不乾不淨的叫罵，他却依舊是泰然的含笑道：「既然他們不動手，最好請他們退後點兒。倒不是洒家怕你人多，因爲你的鐵槊長，洒家的禪杖也不短，動起手來，鎗棒無眼，掃着旁人，洒家罪過。」

典勇聽來有理，把手一揚，喝退衆兵士。兵士們潮水般的紛紛後退。

空性長老兀立當街，見典勇施出門戶，徐徐逼近，又道：「慢着。」

典勇不耐煩的罵道：「又有他娘的啥事？」

空性長老依然含笑，道：「別急。既然是單打獨鬥，洒家長你幾歲，讓你個空手。免得日後傳出武林，武林人責洒家爲長不尊，以大欺小。」

他當眞徐徐走到街邊，把禪杖往牆上一靠，又徐徐的回到原位。

典勇早已被他磨得性起，喝道：「這可是你自己找死！」

踏上兩步，橫槊猛掃，一陣呼呼的風聲，捲起道路上的塵埃。

空性長老從容的撤身退出數步，伸手道：「慢來。」

典勇暴跳叫罵道：「鳥和尚！你這樣半死不活的拖延，到底安的啥心？」

空性長老泰然合十道：「不要急躁，洒家的禪杖沒放好。要是我們打到難分難解的時候，有人乘機盜去洒家的禪杖，一時還沒處去買。」

典勇暴急的道：「別扯淡！要怎麼樣？快直說。」

空性長老道：「洒家先放妥禪杖。」

他竟自走到街邊，取起禪杖，又從容的回到原位。左手拄着禪杖，含笑望着典勇。

典勇一陣震空的傲笑，道：「原來你吃俺一槊，自知不敵了。說什麼禪杖沒放妥，你就直說要取禪杖，俺也不會計較你的。」

空性長老右手立掌合十，面帶笑容的徐聲道：「這麼說，洒家承讓了。」

典勇那裏還聽他這些，心裏悶着一團火，舉槊便要打。空性長老氣定神閒，並不閃避。突然，站在典勇身後的兵士們，一陣嘩然的驚呼。

典勇收住槊，回顧身後的衆兵士，每個人臉上呈現着愕然的神色，瞪大着眼睛看着空性長老；他轉望着空性長老，空性長老悠然含笑，並無異處。只是他手裏的禪杖，本是比他高出三個頭的，這時竟跟他一般高了。

典勇詫異的向下望去，他呆住了，那禪杖已深深的插入地底；當他再望空性長老的臉時，與空性長老同高的禪杖金輪已矮到腰際。

不過眨眼功夫，一根八尺高的禪杖，倒已有一半插入地底，這當眞是一種了不起的功力。

典勇雖然勇悍冠三軍，此時也覺得愕然不知所措。

空性長老這才含笑道：「洒家這就放心了。請賜招吧！」

典勇仍楞在那裏。

空性長老陡的面色一沉，道：「典將軍，要過去也不難，請你替我把禪杖拔起來。」

典勇從愕然中猛醒，既羞且憤，狠聲吐出一個字，道：「好。」

他剛踏前一步，空性長老左手扶着禪杖金輪，輕輕向下一按，整根八尺長的禪杖頓時沒入地底，僅留着金輪在地面上。

典勇既已向前走，一時也收不住腿。到空性長老身邊，狠狠的瞪了空性長老一眼。空性長老報以悠然的一笑。

典勇猛的把手裏的槊往地下一插，深深的入地尺餘，却也用了八九分的力氣。他的心已冷下半截，到這時他才眞的知道，空性長老這手功夫，只怕眞的要難倒他了。

可是，既已擺出架式，在衆兵士前，也不能就此作罷。這是明知不是路，也得狠下心，咬着牙走下去。典勇站在禪杖前，兩腿下好椿。衆士兵屏息靜觀，滿街的人，却沒一點聲響。

典勇伸手抓着禪杖金輪，猛吸一口氣，斂氣運力，雙脚向下一沉，悶哼一聲，猛的雙手向上一提。兵士們瞪大眼睛望着那金輪。那金輪依然在地面上，一寸也不曾拔起。

空性長老却含笑譏訕的道：「大將軍

，可小心點，要是用力過度，墜下痔瘡來，洒家可就罪過了。」

氣得典勇面如豬肝，直起腰喘了口氣，片刻　又拿椿下腰　抓緊禪杖金輪，暴喝一聲　虎腰上挺　兵士們暴起一陣歡呼，禪杖昇起三四寸長。

空性長老微笑道：「難得。別着急，再來。」

典勇果然又拿起腿樁。到禪杖拔起兩尺左右，典勇週身汗如雨下，氣喘如牛，可是，他不服這口氣　依然在和那根禪杖搏鬥。空性長老在一邊悠閒的作壁上觀。

正在典勇用盡全力　拔那根禪杖時，突然，人馬喧騰　奔來一批人，前面馬上的兩人，手握腰刀　揚聲吆喝着：「閃道！」

接着在人馬閃開處，飛馳過來幾個大和尚，袈裟光燦，馬蹄潑刺，剎時已到典勇近處。爲首的那人面如滿月，紅光閃閃，勒住馬打量着典勇和空性長老。

空性長老和那爲首的和尚打個照面，微笑合十道：「阿彌陀佛，久違了，道衍大師。」

道衍大師在馬上合十，冷然的道：「原來是你！」

道衍和尚本名姚廣孝，乃江南蘇州府長洲縣人，十歲父母雙亡，入杭州妙智庵拜白蓮禪師爲師，剃度出家，法名道衍。

道衍雖然身入佛門，却是個有雄心的人，熟讀兵書，練了一身的好功夫，在太祖皇帝遍選天下諸僧，伴輔各王時，他被選送入燕王府。

燕王朱棣本是個有雄才大略的人，再加上身邊多了個野心勃勃雄心萬丈的道衍和尚，偏偏他二人又英雄相惜，處得如魚得水。齊泰、黃子澄一逼，道衍和尚乘機慫恿，也就不由燕王朱棣不入京奪位了。

這時，他加封護國禪師，節制諸軍，地位極高，典勇見了他，自然就得放下那根禪杖，轉過來參見。道衍和尚面現慍色，將手一擺，典勇站過一旁侍候。

道衍和尚冷笑道：「數年未晤，空性長老何時到朝廷裏來的？」

空性長老含笑搖頭。

道衍大師沉聲道：「空性長老可莫把貧僧也當成典勇。你若不在朝廷裏，爲何在此阻止大軍前進？」

空性長老道：「想爲大師進一言。」

道衍大師道：「長老有話請儘快說，不要藉說話拖延時間，好讓小皇帝乘機脫走。」

空性長老道：「大師說的正對。燕王爭奪朝廷，天下仍是朱家的，本不關你我三界之外僧人的事；只不過當今皇上也是太祖血胤，燕王或不能容；大師可千萬勿陷人於不仁，以存佛門寬厚之德。」

道衍大師變色道：「長老既不在朝廷裏，又何必多管這個閒事？貧僧乃奉太祖所遣，輔佐燕王千歲，爲人謀事，何得不忠？」

空性長老冷然道：「話盡於此，聽與不聽，就任由大師了。」

道衍大師面色凜若冰霜，道：「貧僧多謝長老關愛之意。是否也要貧僧代長老取出禪杖？」

空性長老沉聲道：「不敢勞駕。」

進前兩步，單手抓着禪杖金輪，輕輕一提，吱溜的拔了起來，瞟了道衍大師一眼，道：「後會啦！」

脚尖微點，飄身登上屋頂，回首望了道衍大師一眼，幾個縱掠，竄過幾重屋脊，便已消失了踪影。

兵士愕然的望着。

道衍大師向典勇喝道：「快趕到宮殿去，還楞着幹什麼？」

接着一馬當先，衝了出去。典勇飛身上馬，揮兵緊追在道衍大師之後，剎時已趕到宮殿前。

可是，他們在前邊被空性長老攔了一陣子，本打算京師之內已無阻攔，不料趕到宮殿，偏又遇着孤忠不移、堅貞不屈的內宮錦衣衛指揮使龍興海，直殺得屍盈廊殿，血滿金階。

直到龍興海負創纍纍，流盡最後一滴血，氣絕而亡，燕軍才踏過他的身軀衝入宮殿。這時，宮殿如火海，混亂一片。燕軍到處搜查，不見建文帝的踪跡。

當道衍大師衝進殿去時，金殿已在烟火瀰漫中；燕軍有的乘亂搶刼，也有的在指揮着救火；但是，最重要還是搜查建文帝。

可是遍搜了各角落，紛紛的向道衍大師稟報，尋不着建文帝的下落。就在那些死的人中翻尋，也還是沒有年貌相若的。

道衍大師在殿內沉吟徘徊，他本想先進宮殿，搜着建文帝，即行處置，以絕後

患。這時不見建文帝下落，心中十分焦急。好在九門俱已嚴守，建文帝就是藏匿一時，終也難出京師。不過，他自幼生長深宮，不曾出過宮門，不過殿堵，又能藏到哪裏去呢？

他走到御案前，懊惱的舉手在御案上猛的一擊，一張黃色短箋被震起飄落地下。道衍大師低頭一瞧，上面還有硃筆紅字。俯身檢起，原來正是建文帝從鐵篋內取出的硃書，倉促間放置御案未曾帶走。

道衍大師驚愕的向站在身邊兩個紅衣僧人，道：「元一、元太，你們趕快到鬼門水關御溝去攔截。」

又附在元一耳邊，道：「當機立斷，勿貽後患。」

元一道：「這宮殿錯綜，廊廡漫迴，不知鬼門在那裏？」

道衍大師聽了，啞然無話，一時也想不出主意。

一個初次到宮殿裏來的人，看着這些堂皇巨構，目不暇給，走來走去，可不是恰如進入迷魂陣一般，那裏還能找到什麼鬼門水關御溝。

正在無奈之際，突然閃出一人，說道：「咱家來引路。」

道衍大師一瞧，原來是太監史瀛，一時倒暗怪自己急糊塗了，身邊現放着兩隻眼，怎麼就給忘記了。立即追問道：「你可知道？」

史瀛笑答道：「咱家進宮二十多年，那門那路，瞭如指掌，錯不了。」

道衍大師揮手道：「快去。」

史瀛引着元一、元太登時奔出金殿，穿過火勢蔓延的宮殿，向鬼門趕去。

道衍大師略一躊躇，打量身邊跟來的人一眼，沉聲道：「走！」

道衍大師率着一行人，出得宮門飛馬而去。他要去那裏？從行的可沒人敢問。

× × ×

建文帝在親隨太監引導下，穿了一襲僧衣，倉皇的走出火舌繚繞的宮殿，內心無限傷感，無限懊惱；他懊惱錯信了齊泰、黃子澄。

打開鬼門，一眼便看到河岸上繫着一隻小舟。小舟裏坐着一個七十多歲的青衣道人。

那道人見建文帝出來，起身登岸跪接，道：「臣王昇見駕，請萬歲登舟，到小觀暫駐，再作計議。」

建文帝惻然的道：「有勞卿家。」

這王昇也是泗洲紅羅幛人，乃太祖起事舊屬，天下大定之後，自請歸隱；太祖懷愛舊臣，時相垂召，不忍遠離，就在太平門外建了一座神樂觀，給王昇靜居。

太祖想起王昇便召進宮去小敘，有時聖駕也到神樂觀遊賞，所以建文帝與王昇也是相識的。不過，在此時此地，如此的相會，未免令人傷感。

王昇打起扶手，建文帝遣去親隨太監，黯然登舟。雖然是六月的天氣，依然感到河上幽風悽冷，小槳弄波，淙淙作響，恰似嗚咽感嘆一般。建文帝仰面四望，不禁搖首嘆息道：「唉！大好的河山。」

王昇道：「此時亂兵四掠，聖駕必得暫避。燕王等雖已入京師，未必就敢冒天下大不諱，進窺九五，容徐圖恢復。」

建文帝悽然的道：「事已如此，不必再說寬慰的話。只是朕深覺愧對太祖高皇。燕王血戰萬里而來，所爲何事？就是他有心罷手，他手下的那些文臣武將，也不容許。」

君臣相對悽泣，欲語無言。

在一處林深樹密的地方，王昇打住了槳，說道：「請聖駕在此登岸，走荒道入觀，以免爲人窺破。」

小舟泊岸，王昇扶建文帝上岸。兩人朝着林中的小徑走，王昇在前引道，建文帝緊隨在後。突然，王昇神色詫異的站住腳。

建文帝驚訝的舉目望去，數十步外屹立着一個身穿大紅袈裟的僧人，欣喜的道：「錦娥說，朝廷有危難時，少林三長老會來的。大概就是啦！」

王昇把紅衣僧人打量一眼，低聲道：「不對，咱們往回走吧！」

兩人剛回過身，便見方才來時的路上，也站着一個身披大紅袈裟的僧人，神情肅然的逼視着他們。他君臣二人此時已知事態嚴重，相顧愕然。

驀然，叢林中一陣狂笑。他二人不約而同的向着笑聲望去，訝然發現太監史瀛神情傲然的從叢林中走出來。

建文帝愕然的道：「是你？」

史瀛冷笑着，道：「是我。只有我才知道，聖駕既然從鬼門走出來往神樂觀，定然是走這條僻徑的，所以跟元一、元太二位大師，在這裏候駕。」

元一、元太邁着沉凝的腳步，向建文帝逼近。

建文帝毅然的道：「不得無禮，朕回宮就是。」

史瀛傲然的一笑道：「用不着啦！」

王昇奮身護着建文帝，向史瀛指罵道：「史瀛，太祖待你不薄，你不能克盡臣道，實已應自愧，竟然如此的喪心病狂，大逆不道。」

激動之下，奮拳猛擊。王昇本不是會武的人，只不過激於義憤，他的胆量，實出史瀛意料之外，登時退了幾步避過。不過，他就是不退，王昇也擊不着他。因爲，元一、元太已同時飄身到了跟前。

元太舉手架着玉昇的手臂，輕輕一揚，玉昇已跌出十數步外。建文帝這時昂然的看着他們，略無懼色。他三人看看跌出去的王昇，又看看孤立無援的建文帝，得意的放聲大笑起來。

正當他們狂放的傲笑時，突然，近處喧起一聲佛號：「阿彌陀佛。」

三人陡的止住笑聲，極目搜尋，不遠處站着一位白髮銀髯的老僧，穿一襲大紅袈裟，手裏拄着根九環禪杖，神情肅然的望着他們。

元一、元太同時合十道：「原來是空塵長老，幸會啦！」

史瀛是見過的，心裏不安起來。

空塵長老道：「出家人慈悲爲懷，凡事留些餘地，便是修行。」

元一道：「奉師命而來，不能自行作主。」

空塵長老道：「這麼說，也只得各爲其主了。」

飄身已到近前。



元太颺的拔出戒刀，正要威逼建文帝；空塵長老以爲他欲加殺害，登時禪杖一掃，元太飛身閃避，空塵長老乘機護着建文帝。

元太、元一欺身逼近，暴喝一聲，陡然揮刀合擊。

空塵長老見他二人出刀詭疾，又素知他二人乃是道衍大師手下不二的高手，自然不敢大意，迅疾的推開了建文帝，左手舉杖架着元太的刀，飛起右腿，向元一腕脈踢去。那邊元太的刀，噹的砍在精鋼禪杖上，激起一陣火花，震得虎口麻木；這邊空塵長老一腿，脚尖正挑着元一的腕脈，戒刀跟着元一的驚呼，凌空拋出。

空塵長老正要乘機逼襲，突然，王昇驚呼道：「不好，長老快護聖駕。」

接着便是啊呀一聲慘呼。空塵長老驚得魂飛魄散，轉身望去，却見史瀛已倒臥在血泊中。建文帝手執金龍短劍，驚愕的站在當地，血漬從金龍短劍的尖上，徐徐滴下。

× × ×

這是建文帝此生第一次殺人，也是他從來不曾想到過的。

原來史瀛想在空塵長老與元一、元太奮戰之際，挾持建文帝；只是他雖然也練過幾招把式，却不是武功深厚的人，而建文帝雖然不諳武功，總還是個二十多歲青年人，就在史瀛近身挾持他時，陡的從僧袍裏掏出金龍短劍，向史瀛猛刺。

史瀛根本沒想到建文帝身上會有兵刃，閃躲不及，登時被刺進脅下，拔劍立時身亡。原來人身上，兩脅是最近不得刀劍的。這也正是史瀛反覆不忠的天道報應。

元太見史瀛被刺身亡，心中有些吃驚，朝元一遞個眼色，喝一聲，飛身逼近，舉刀便砍。空塵長老橫杖架過。元一乘隙掠身逼近建文帝，揚刀又砍；王昇驚得失聲大叫着，飛身朝建文帝奔去，可是已然來不及了。

建文帝厲聲喝道：「大胆狂僧，你欲待何爲？」

元一那管他有帝王的尊嚴，刀光一閃，襲取建文帝的性命。恰在這時，凌空環響叮噹，一陣勁風向元一襲來，元一從眼梢頓見寒光一泛，襲到身後，登時捨了建文帝騰身閃避。

聽得啊呀一聲慘呼，元一倒身摔下，被空塵長老的禪杖打在腿上，動顫不得。

元太驚愕之下，趕過去瞧看元一的傷勢。空塵長老乘隙拾起禪杖，一把拖着建文帝，向王昇道：「走！」

建文帝被空塵長老拉着，猶如脚不沾地一般，沿着林中荒徑疾走，剎時把元一、元太撇得望不見踪影。

王昇氣喘如牛的緊追着，喊道：「長老，等一等我呀！」

空塵長老住下脚，王昇緊趕幾步，已到身前，喘息着對空塵長老說道：「長老，你走錯了，這條路，不是到山觀去的路啊！」

空塵長老道：「他們已然知道我們要到神樂觀去，神樂觀必已在他們掌握之中，我們若去，豈不是自投羅網嗎？」

建文帝焦急的道：「楊應能、葉希賢從水關御溝出宮，朕與他們約好是在神樂觀會合；朕若不去，豈不害他二人獨入死地。」

王昇道：「不妨。空塵長老保聖駕先行，待臣回觀一趟通知他們前來就是。」

建文帝詫異的道：「你既能去，朕何以不能去？」

王昇惶急道：「萬歲乃天下至尊，倘有不測如何是好？」

建文帝悽然的道：「如今蒙塵落難，已非昔時御殿可比；生則同生，死則同死。卿既尚視朕爲天下至尊，朕豈可以天下至尊失信於忠義如楊應能、葉希賢？還是快些走吧，遲恐生變。」

王昇望了空塵長老一眼，依然猶豫不決。

倒是空塵長老見建文帝心意已決，苦勸也是無益，慨然道：「那就快走吧！」

王昇無奈的道：「臣領路。」

三人從林蔭深處奔向神樂觀。待三人趕到神樂觀時，一個小道士已在觀前佇候，見了王昇，道：「師父，有三個和尚在觀裏候您。」

王昇驚疑的道：「什麼模樣兒？」

小道士道：「一個矮胖的大和尚，兩個比丘。」

王昇道：「一定是空性長老。」

王昇肅請建文帝聖駕入觀，果然，在觀裏的是空性長老、楊應能、葉希賢；君臣相見，不覺泫然淚下。楊應能、葉希賢依然要行君臣的大禮，建文帝止住，道：「顛沛流離，正不知何日方了，此後但以師弟相稱即可，不必再行朝禮，也免暴露行踪。」

楊應能、葉希賢含淚稱是。

小道士進得觀來，掩上觀門。

楊應能說道：「此地不能久駐，究竟奔何處爲是？大家作個商量，就該即刻動身。」

王昇道：「貧道也正是此意，方才在途中已經有人攔刼聖駕，只怕會跟到此處來。」

空性長老道：「不碍事。觀外有洒家師兄空靈長老守着，就是道衍自己來，也未必就能任所欲爲。」

葉希賢道：「我等爲的是避難，以不生事爲上。」

建文帝道：「葉希賢的話甚是，就請各位儘速作個主張，不要多耽擱。」

彼此面面相覷，却沒人開口。

這個當兒，忽然響起一陣急促的敲門聲。大家驚惶的齊望着緊閉着的門，一時猜不出來的到底是誰。

王昇沉聲問道：「誰？」

兩眼不停的巡望着觀內諸人。

片刻，門外悄聲道：「史彬來看王道長。」

王昇悄聲向身邊的楊應能道：「是他嗎？」

楊應能尚未答話，建文帝惻然的道：「是他，開門放他進來吧！」

王昇使個眼色，小道士打開觀門。果然，來的是史彬，他身後跟着程濟。倉皇的進觀，見建文帝等人，就在進觀的庵堂裏席地而坐。建文帝剃了個光頭，穿一身僧人，臉上滿佈憂惶悽愴的神色；他二人見了，止不住心頭一陣酸楚，撲倒在地，

泣不成聲。

建文帝強忍住快掉下來的眼淚，哽咽着道：「起來說話。」

史彬、程濟爬起來，就在近處就地坐了。

葉希賢道：「我們正在商量去處，拿不出主意；不知二位有何高見？」

史彬惶然道：「城裏亂得很，到處搜查得緊；不管往那裏去，趁早動身；這裏是不能再待的了。」

建文帝道：「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只是不知奔往何處去。」

史彬稽首道：「若還沒有妥當的去處，不如就先到臣吳江黃溪故居暫住。」

衆人彼此覷望着，却無人置可否。

建文帝黯然道：「只怕連累卿家。」

史彬道：「但得聖駕無虞，臣雖肝腦塗地，在所不惜。」

建文帝道：「那就動身吧！」

空塵長老却突然站起身，道：「這一路必然有事，咱們得有個詳盡的計劃，方能保聖駕安然無恙的到達黃溪。」

× × ×

神樂觀的門開了，第一個走出來的空塵長老。

他楞住了。

道衍大師站在觀外五十步處，冷然的屹立着，北三衙來的壯士則分立兩側，把神樂觀括進掌中，身後站着幾位雙目若炬的僧人。

其中有一位便是元太大師。

元一大師中了空塵長老一禪杖，想必傷勢不輕，這時並未在場。

空靈長老沒理他的話，神情肅然的道：「你們二位保着聖駕先走，這裏的事交給我。」

空塵長老道：「事不宜遲。」

空性長老抓着身後一個年輕小和尚往背上一摺，道：「說走就走。」

空性長老說話之間，飄身已到觀外。

空塵長老跟着出觀。

道衍大師兩眼神光炯炯的逼視他二人；身後的元太大師發聲一喊，人已凌空掠到空性長老近處，跟着又有兩名僧人追踪而至。燕山三衛的壯士迅急的向他二人圍逼。

空靈長老站在觀門口，遙喝道：「師兄，不走還等什麽？」

空塵長老向空性長老瞟一眼，沉聲道：「走！」

兩人飄身倒縱上了觀頂，沿着屋脊飛快的向觀後奔去。空性長老揹着個小和尚，是大家看到的，除了建文帝，還能是誰？燕山三衛的壯士跟着三、四個，先後向觀頂掠縱。

空靈長老拔身而起，手裏的鐵拂塵一抖，三、四個燕山三衛的壯士，悽厲的呼叫着，倒頭栽了下來。

空靈長老傲然而立，道：「這裏有我，一個也不能走，要追他們，得先跟我商量好。」

道衍大師從數十步外身形微幌已到觀前，距空靈長老不到十數步，冷峻的對他道：「元太。」

元太大師應道：「在。」

道衍大師道：「快帶人追下去。」

元太大師應聲：「是。」

將手一招，便跟上來幾個僧人和幾個燕山三衛的壯士，一陣風的向觀後追去。

空靈長老飄身阻着去路，揚拂塵向元太等掃去。

元太大師正要接他這一招，道衍大師飄身趕到，舉劍格着空靈長老的拂塵，沉聲道：「這裏有我，你們快追下去；放走一個，小心你們的腦袋。」

衆人迅疾的向觀後追去，剛繞過圍牆，便見林蔭深處閃着空塵、空性的影子，背上仍揹着一個小和尚，不由更加緊的斂氣追去。

空靈長老本待要攔阻他們，道衍大師却毫不放鬆的連進三招，招招狠辣奇詭，逼得空靈長老抽不出空兒去攔阻他們。

這時見他們已去遠，反倒定下心來，乘道衍大師收招的空隙，將拂塵一抖，猛的向道衍大師掃去。

道衍大師見空靈長老的馬尾拂塵根根直豎，知道這是一種深厚的內家功力，不敢硬接，側身避過，待拂塵越過，陡的沉劍斬向空靈長老的拂塵。

看看劍到拂塵，空靈長老將手一抖，拂塵下的馬尾突然柔軟的折回，恰纏着道衍大師的劍。道衍大師迅急的收劍，却感到一股柔和的力量吸住了他的劍，竟不能收回。

空靈長老朗笑道：「也不過如此。」

道衍大師此時突然面露驚惶之色，空靈長老面色陡的一沉，把拂塵着力一帶，道衍大師站不住脚，踉蹌的向空靈長老跌衝過去，他跌衝得太快，使空靈長老凜然



一驚。道衍大師陡的暴喝一聲，吐出一掌，印在空靈長老靈台大穴上。

空靈長老雖然躲避不及，却也因爲已發現道衍大師用了敗勢，將計就計的進身，必然夾有詭計，便及時暗吸一口氣，把這一招給硬接下來。

道衍大師登時挫得手腕發麻。

空靈長老把身子強穩住片刻，還是搖幌着倒退了幾步，方斂神穩下來，兩側的太陽穴上隱隱的已經泛起青白色，顯然受到了內傷，却還是強撐住，道：「好掌勁。」

道衍大師冷然道：「好內力。」

空靈長老道：「再遞招過來。」

道衍大師咔察的收起劍，睥睨的一笑，道：「長老，你就在這裏撐着吧！我可是不陪你啦！那小皇帝走不遠，就怕他們幾個拿不下來，我得去瞧瞧。」

說罷，掉頭飛身而去。

空靈長老怒喝一聲，叫道：「賊子慢走！」

道衍大師突然感到身後一陣凌厲的風聲，他閃身回手一劍，空靈長老脫手飛出的拂塵，立時被斬爲兩段，掉在塵埃。

空靈長老見事敗，哇！哇！的噴出兩口血，仆倒在地。

道衍大師道：「顧念佛門同道，饒你一劍。」掠身向觀後叢林中追去。

燕山三衛的壯士如旋風般跟了下去，剎時觀前走得空空的，只剩下空靈長老倒臥在血泊中。

無力的夕陽，照着悽寒的神樂觀，儘管是夏天，看來仍不免蕭索、悽凉。

× × ×

觀裏露出一個光禿禿的腦袋，偷偷的打量着，接着走出來兩個比丘，一個是楊應能，另一個是葉希賢，兩人到了空靈長老身邊，哀傷的俯身瞧望，突然，空靈長老沉聲道：「快走。」

葉希賢道：「長老傷勢如何？」

空靈長老不耐煩的道：「不要顧慮我，遲就來不及了。」

楊應能道：「我們在吳江黃溪史御府上會面吧。」

說罷，兩人迎着夕陽向西走去。

神樂觀又走出兩個道士，前邊是王昇，後邊是程濟，兩人在門口略一打量，見沒什麽人影動靜，向觀內招呼，建文帝道家裝束走了出來。

程濟道：「師父，天快黑了，我們得趕一程路下去。」

建文帝却一眼望見空靈長老倒臥在血泊中，惻然道：「長老傷勢又如何？」

空靈長老身體未動，沉聲道：「聖上快走，我是不要緊的，不過我得在這裏再辦一件事。」

王昇悽然的道：「黃溪見嘍。」

空靈長老道：「保護聖上要緊。」

王昇應聲：「是。」

引着建文帝、程濟向東方而去。

空靈長老直待他們去遠了，這才獨自悄然的爬起身，趺坐調息片刻，感到恢復許多，站起身走進神樂觀去，看看觀內前後沒個人影，就在供燈上引起一把火，把神樂觀燒了個片瓦無存。

神樂觀前有一棵大槐樹，剝掉一塊皮，露出白白的樹身，題了一首詩：

孤忠一片保至尊，焚却庵觀斷歸心；
不戀江南風光好，但留榜樣勉後人。

× × ×

元太大師帶着人追趕，天色越來越黑，漸漸連空塵長老，空性長老的人影也看不見了，眼前滿山的楓林，元太大師道：「這是什麽地方？」

從人回道：「棲霞山。」

元太大師道：「剛剛還看到他們，一定走不遠，腿上加點勁兒。」飛身向楓林裏追去。

突然，就在林蔭不深地方的黑影裏，現出一個身着大紅袈裟的老和尚，由於夜色昏暗，直到近處，元太大師方看出是空塵長老，可是並不見空性長老和小和尚。

元太大師手一招把空塵長老圍起來，有人高聲嚷道：「別讓這老和尚跑了。」

空塵長老將髯從容的一笑，道：「老衲要走，你們也攔不住！」

望着元太大師道：「我在這裏等着，只是有一句話，要煩你轉告道衍大師。」

元太大師厲聲道：「長老偌大年紀，應識順逆，把小皇帝弄到那裏去？快說出來，廢話不必多講。」

空塵長老含笑道：「老衲正要告訴你這件事。」

元太大師詫異的問道：「在那裏？快說。」

空塵長老面色微沉，說道：「你告訴道衍大師，皇上由少林三長老護着，能罷手就罷手吧，同是佛門中人，免傷彼此和氣。」

元太大師憤然的道：「原來你就是這句話。」

空塵長老道：「是。」

元太大師揮手道：「上。」

衆人齊向空塵長老圍殺，空塵長老意態從容的合十道：「阿彌陀佛，老衲早知道，這是免不了的。」

他像毫無準備，但一待他們的兵刃近身時霍的把禪杖一揚，點、打、撥、挑，恰如游龍一般，登時四五個人倒在地上。

他望着元太大師微笑，道：「你我是會過的，不必重敍了吧！」

元太大師悶聲不響，空塵長老正要撤身時，他却掠身扯起戒刀，迅疾的逼近空塵長老脅下。空塵長老雖然看來氣定神閒，暗中却早已有備，登時把禪杖一格，飄身閃過，落地空然的道：「元太大師，只要你們不罷手，日後機會正多，何必這麽着急呢？」在一聲「失陪」之下，他人已掠出數丈之外。

元太大師喝道：「追！」人早已掠身而起。

這時，身後却突然傳來冷峻的喝聲：「別追啦！」元太大師住步回顧，原來道衍大師已經趕到了。

他回身走了數步，道：「那小皇帝是在少林三長老卵翼之下，空塵長老還說要我們罷手，免傷和氣。」

道衍大師肅然道：「是他說的嗎？」

元太大師道：「他剛才說的。」

道衍大師懊惱的道：「咱們上當啦！快趕回神樂觀，小皇帝沒跟着少林三長老，他們這是誘敵之計。」

大家跟着道衍大師旋風似的趕回神樂觀　神樂觀仍在一片大火中　火光在黑洞洞的夜空裏　紅得通天，照得遠近通明，因爲神樂觀遠近沒隣居　也沒人來救這場火，任它熊熊燃燒。

道衍大師痴望着燃燒的神樂觀，他在想　小皇帝究竟到那裏去了？誰放火燒了神樂觀的？突然，他想起空靈大師，他匆匆的到觀前去，空曠的觀前空場上，只有空靈大師吐在地上的兩灘未乾的血漬，那裏還有空靈大師的影子？野火照着空場。

道衍大師沉吟自語道：「他走啦。」

旁邊突然有人應聲道：「他是走啦！這棵大樹上還留下一首詩呢？」

道衍大師趕過去，瞧着，元太大師也跟了過去。元太大師看完那首詩，道：「看這首詩的意思，是王昇燒了神樂觀，跟着那小皇帝走啦。」

道衍大師沉思片刻　搖着頭。

元太大師詫異的道：「一詩中意思，明是如此。」

道衍大師道：「他要跟着小皇帝在一起，亡命天涯，是唯恐人知的事，那裏還會自己留下詩來，好讓人按圖索驥。」

元太大師訝異的道：「那麼他跟誰一起走了呢？」

道旁一個隨侍道衍大師的僧人道：「在宮裏聽說還有兩個人剃度了，伴着小皇帝呢。」

道衍大師說道：「就是葉希賢、楊應能。」

元太大師恍然道：「這就是了。一定是葉希賢　楊應能伴着小皇帝逃走，而要少林三長老和王昇故作姿態，使我們看錯方向——這是障眼法。」

道衍大師冷然一笑，道：「他們正要你這樣想。」

元太大師道：「難道也不對？」

道衍大師道：「葉希賢、楊應能，不過是兩個滿肚子爛書的文人，手無縛鷄之力，他們拿什麼東西保護那小皇帝呢？」

經道衍大師這麼一分解，衆人聽得果然有理，可是又生出一層難題，小皇帝既沒跟少林三長老走，也沒跟老道士王昇走，又沒跟楊應能、葉希賢走，難道他會獨自個兒走嗎？

元太大師想到這裏，搖着頭連連自語，道：「不會，不會的。」

道衍大師聽了，茫然的道：「什麼不是？」

元太大師道：「那小皇帝不會獨自個兒走的。」

道衍大師冷然道：「量他沒有那麼大的胆子。」

元太大師惑然不解的道：「那麼他究竟到那裏去了呢？」

道衍大師默然不語，兩眼打量着神樂觀熊熊火焰，漸漸又轉到暗沉沉的山林，突然他緊繃的臉上綻開一絲冷峻的笑容，沉聲道：「他仍然在少林三長老身邊。」

× × ×

建文帝到吳江黃溪御史史彬的家中，不覺已經三天了，史彬把花園裏的清遠軒易名水月觀，供建文帝居住，暗含着鏡花水月，世事空幻的意思。

三天來建文帝情緒十分不安，雖然程濟、楊應能、葉希賢、史彬都在身邊，可是重要的是少林三長老一個也還沒到，他們三個人，帶着那僞裝建文帝的小道士，被道衍大師窮追不捨，這時正不知亡命何處呢！

這天晚飯之後，幾個人正與建文帝在水月觀愁苦相對，突然小廝倉皇的奔進來，史彬從他的面色上，已然看出發生事故，站起身，喝道：「什麼事？」

小廝道：「回大人，縣太爺帶着衙差來拜見大。」

衆人相顧愕然。

史彬道：「諸位陪師父在此勿燥，待我去見他。」

建文帝道：「少林三長老未到，設法好好應付。」

史彬應道：「是。」

心中思付着應付之策，悄然退出。

不覺間已到前廳，抬眼一望，不禁暗戰自慄，原來縣太爺帶着全般衙役，兵刃光寒的伺立在廳裏。

到了這時候，史彬也只得強作鎮定，若無其事，拉下一副御史面孔，道：「貴縣這樣人馬喧騰的直闖進來，你心裏還有個尊卑體制嗎？」

縣太爺平時就挨不住御史老爺的一口唾沫，怕慣了的。見史彬的面色一沉，立刻矮了半截　道：「敝縣聽說大人府裏這幾日來往人甚多　外面時治不穩，一旦有事，敝縣吃罪不起。」

史彬嚴正的道：「我這裏來的人，無非都是同寅故舊，難道你以爲什麼歹人？」說着話時他心裏實在不住的在狂跳。

縣太爺起身陪笑，趨到史彬身邊，史彬更加不安起來，臉上還只作出滿不在乎的神氣，縣太爺斂起笑容，把跟來的衙役掃了一眼，猛的把袖子一甩，衙役們知趣的退出廳外，廳裏只剩下史彬和縣太爺，還有幾個史府的下人。

縣太爺悄聲道：「卑職還望大人提拔呢！怎麼敢說府裏有歹人？不過，要有朝廷裏來的人，最好趁早別久留，這樣對卑職和大人都方便。」

史彬被他這幾句話說的楞住了，他不能向縣太爺表示感謝之意，那豈不就表示眞的有朝廷來的人藏在府裏，可是，他也不敢正顏厲色的否認，一旦縣太爺認眞的翻臉搜查起來，豈不就把事情弄糟了。

正在無計可施，縣太爺躬身道：「大人要是沒什麼訓誨，卑職告退了。」

史彬這時將計就計的又端起御史架子，道：「貴縣辦事精明週到，一待朝廷安定下來，本官當奏明聖上，不會委屈貴縣的長才。」

縣太爺躬身連道：「謝大人。」

縣太爺方退出，史彬鬆了口氣，顯然建文帝住在這裏，縣太爺是已經知道了，不過現在朝廷大勢尚未定，他落得賣個兩面人情。

但如果要長住下去，未免太過冒險，一旦縣太爺認定建文帝確實已沒有回鑾的可能時，則馬上會板下面孔拿人，向已在南京即位的燕王棣獻功。

他必須立刻跟大家商量對策，否則自己毀家紓難事小，危及聖駕，對一個忠誠的臣子來說，將是萬死莫贖的痛苦事。



方要轉身，突然一陣啷啷聲響，從屋頂上跳下一人。史彬驚愕的望去，原來是空塵長老，他手持着九環禪杖，神采依舊，只是鮮紅的袈裟上，染滿片片黑色的血跡。

史彬趨前道：「空塵長老到了再好不過。方才縣裏來過了，這裏不能久待，要等三長老來，定了去處，立刻動身。」

空塵長老匆忙的道：「老衲看到了。聖駕在何處？咱們裏邊說話。」

史彬悄聲道：「我來引路。」

空塵長老跟着史彬穿過幾重院落，一路到了花園的水月觀　建文帝等從史彬出去，就急躁得像熱鍋上螞蟻，坐立難安。

這時，程濟站在水月觀門口，向園外遙望着，忽見花影深處，人影閃動，露出史彬的影子，身後跟着空塵長老，料定方才的事，已平安渡過。欣喜的向裏傳報道：「空塵長老到。」

建文帝連忙問道：「史彬呢？」

程濟道：「在一起。」

建文帝欣然道：「這就好。」

說話之間，空塵長老已到水月觀，見過建文帝，又跟在場的諸位見過。

建文帝道：「還有兩位長老沒到？」

空塵長老忽然神情黯淡起來，衆人吃了一驚。

王昇湊到空塵長老身邊，低聲道：「有意外嗎？」

空塵長老打量在場諸人一眼，說道：「他們二人不能來　老衲也是冒了極大危險來的。此後聖駕行踪　全仰仗諸位維護了。」

衆人聽了，不勉又是一陣唏噓。

程濟勉強哽咽着道：「事不宜遲，師父身上有什麼東西，拿幾樣給空塵長老，我們也好趁早動身了。」

史彬說道：「程濟說得對，若不趁早動身，一旦那縣裏反悔起來，走都來不及的。」

建文帝道：「只是我倉促出走，並未帶任何東西出來呀！」

空塵長老垂眼一瞧，見建文帝僧袍之下露出一雙黃絲絛繫着一個玉連環扣，伸手一指道：「這個便可。」

建文帝答應着背過身解下，交與空塵長老。

空塵長老伸手去接，一眼看到建文帝手上戴着一隻血玉戒指，便道：「這個戒指也甚好。」

建文帝抬手便脫。

程濟道：「這血玉般指乃是太祖高皇帝傳下來的，豈可輕易遺失？」

建文帝淡然一笑，道：「江山萬里都已遺失了，留一個玉戒指，又有何用？」

衆人無不悽然淚下。

建文帝把血玉戒指交給空塵長老，順手從腰裏摸出兩片金葉子，道：「這是庫寶，上面有烙印火號，如今落難亡命，也使用不得了，一起給你吧！」

空塵長老把各種物件收好，納入懷中，再拜向建文帝告辭。

建文帝悽然道：「多加小心。」

空塵長老道：「願我佛保佑，老衲等必使他們相信聖駕已走海外，只要諸君行藏留意無洩痕跡，相信聖駕必可無虞。」

衆人相顧愕然。

建文帝反倒泰然的道：「長老若有難處，就請自便。」

空塵長老道：「道衍大師追得我三人甚緊，這也可以說明他認定聖上是和老衲等在一起，我三人果然到這裏來，那豈不是替他引路嗎？」

史彬道：「依長老之意呢？」

空塵長老道：「正可將計就計。」

楊應能道：「是如何的將計就計？」

空塵長老說道：「我們三個人就作成保着聖駕遠颺海外的意思，引他們注意；諸君保着聖駕，悄悄的走湖廣入雲南，到雲南找個深山曠野之處隱居下來，再作計較。」

程濟不解的道：「何以要走雲南？」

空塵長老道：「記得黔寧王沐英在世時，與先太子交誼深厚；如今雖然黔寧王已死，他的長子沐春襲封西平侯，仍鎮守雲南；此人忠厚念舊，倘有不虞，或能關顧一二。再說雲南地遠而偏僻，不爲人所重視，也是個避居的好去處。不知聖意以爲如何？」

衆人的眼光都落在建文帝的臉上。

建文帝沉思片刻，緩緩道：「長老思慮週密，就照這樣辦吧！只是你三人的事如何進行？日後我們如何相會呢？」

空塵長老道：「聖上只把隨身携帶的物件給老衲幾樣，那邊的事聖上放心，老衲會辦好的。至於日後相會的事，倘能脫過此刼，定然到雲南相尋。如若不幸殉難，也望聖上善自珍攝，老衲等九泉之下也就無負太祖高皇帝之囑託了。」

衆人齊聲道：「但願如此。」

空塵長老臨行叮囑道：「此處千萬不可逗留，聖上還是及早動身吧！」

建文帝聲音徐緩而低沉的道：「我們這就走。」

空塵長老又向衆人道聲：「保重！」走出水月觀外，身形微幌，已經飄過花樹叢影，登上圍牆，脚下沒有半點聲響，只有那禪杖的鐵環輕輕的叮噹兩聲。瞬間他的人影消逝在黑暗裏。

× × ×

去海門的大道上有小鎭——臨海鎭。臨海鎭十字街口有座生意鼎盛的酒樓——醉仙居。

航行西洋的桅船，都停泊在海門；出入海門的富商大賈，必經臨海鎭；在臨海鎭如果要打尖住店，飲酒用膳，也只有醉仙居才够氣派。

不過剛到巳時辰光，離中晌飯時還有一大段，醉仙居的大廳裏已上了八成座，鬧哄哄的有的豁拳，有的催酒菜，更有的高談闊論，揮臂喊叫。五、六個店小二，穿花似的跑得團團轉。

這時候從門外進來三個身穿大紅袈裟的老和尚，却跟在年輕的小和尚後面，他們正是少林三長老。

四個人進了醉仙居，小和尚兒大廳內亂哄哄的，皺皺眉頭，一雙眼流露着很不耐煩的神氣，打量着整個的醉仙居。

店小二跑過去，哈腰陪着笑臉，道：「四位師傅請坐。」

小和尚正色道：「太亂。」

店小二陪笑道：「裏邊有雅座。」

空塵長老恭謹的道：「師父，請裏邊坐吧！」

店小二頗爲詫異，一個白髮銀鬚的老和尚 竟然稱呼一個年輕的小和尚作師父，眞是件頗費思議的事。

儘管老和尚那樣恭謹，小和尚却漫應道：「不必，就在外廳吧！」

店小二找了張空着的桌子，揩拭乾淨，四人坐了下來，空塵長老道：「師父用齋吧！」

小和尚道：「來幾樣可口的菜，消受一頓吧！去此之後 只怕不容易了。」

少林三長老神色黯然。

店小二詫異的道．「四位師父奔那兒去？」

空性長老陡的把眼一瞪 吭聲道：「多問！有什麽好的素齋 快奉上來。」

店小二嚇得一楞 陪着笑，道．「講素齋 我們這醉仙居的長壽仙翁露，瑤池獻壽百子桃是有名的；還有素的繡球燕窩，佛手魚翅 就是……價錢貴點。」

空性長老道：「快，少不了你的。」

店小二應聲：「是。」

轉身方走兩步，空塵長老突然叫道：「站住！」

店小二回身陪笑問道：「還要點兒什麽？」

空塵長老道：「給師父來兩道精美的葷菜。」

店小二愕然道：「啊！」

空性長老道：「少不了你的銀子。」

店小二轉換笑容 連聲道：「是 是。就來紅炆金錢豹，清湯鱉肚，油泡潯龍片怎麽樣？聽說這都是京裏皇上老子用的，不過……價錢貴點。」

空塵長老道：「少說廢話。先泡茶來就是。」

店小二在醉仙居數年，見過的中朝大員、番邦貴客、富商巨賈，多不勝數；但是像這樣的闊和尚，還眞是第一次見到。他們這種豪擧，使醉仙居的座上客，不由的把視綫都集中在他們的身上。可是，他們却自管品茗用膳，對滿座的食客視若無睹。

這頓飯作的本來就時間久些，他們吃的又慢，磨磨蹭蹭的有兩個時辰，到他們吃完，中晌飯時巳經過了。四個嗽過口，空塵長老伸手向店小二一招，輕輕的道：「結賬。」

店小二從櫃枱上取過一張賬單，到座前堆着滿臉的笑，哈腰道：「總共是三兩八錢二。」

把賬單送到了空塵長老手裏。

空塵長老接過賬單，瞧了一眼，道：「三兩八錢二。」

店小二道：「這幾個菜是貴些。」

空塵長老淡然道：「不貴。」

伸手向僧袍裏一摸，緩緩遞給店小二，道：「够了吧？」

店小二接在手裏一瞧，驚愕的望着空塵長老，原來是一片黃澄澄的金葉子。

空塵長老道：「够嗎？」

店小二道：「多啦！多啦！小的拿到櫃上去折合折合。」

小和尚道．「不必折合。你只拿去瞧瞧，是不是假的，不必找啦！」

店小二當眞還沒見過這樣豪闊的客人，他把金葉子拿到櫃上，掌櫃的把金葉子只看了一眼，豁的站起身來，店小二囁嚅的道：「成色不對嗎？」

掌櫃的沒理店小二的話，匆匆走出櫃枱，急趨到少林三長老座前，含笑道：「這金葉子是師傅的嗎？」

空塵長老面色一沉道：「怎麽？是假的？」

掌櫃恭敬的道：「怎麽假得了？這是庫金，皇上用的。」

空塵長老道：「旣然不假，你就收着吧！」

轉向小和尚道：「師父，咱們快趕路吧！」

小和尚坐着只是不動，一雙眼盯着遠處角落一位賣唱的小姑娘，許久，向掌櫃的問道：「姑娘小小年紀，何以便在這茶樓酒肆中賣唱？」

掌櫃的道：「可憐！一家就靠他一個人活命呢！」

小和尚道：「叫她過來。」

掌櫃的把賣唱的小姑娘叫過來，小心的囑咐道：「師傅們要妳來，妳要好好的唱。」

小姑娘先向座上一福，然後輕聲細語的，道：「不知師傅們喜歡聽什麽曲子？說了小女子好侍候。」

小和尚道：「不要唱。我只問妳幾句話。」

小姑娘聽了驚詫不解。

小和尚道：「妳今年幾歲？家中有些什麽人？」

小姑娘道：「小女子今年十四歲，家中還有祖母、祖父、母親、弟妹四人。」

小和尚道：「何以出來賣唱？」

小姑娘淒然的道：「祖父母久病在床，不幸父親早逝，母親要侍奉祖父母、照顧弟妹；家無恆產，就靠小女子賣唱，維持一家生計。」

小和尚讚道：「倒是個孝順孩子。」

掌櫃的附和道：「是啊！她是這裏遠近知名的孝女。」

小和尚道：「叫什麽名字？」

小姑娘道：「趙香蓮。」

小和尚向空塵長老瞟了一眼，道：「賞她一些銀子吧。」

空塵長老在腰裏掏了半天，道：「沒有銀子。」

小和尚道：「賞她幾個金葉子。」

空塵長老道：「也用完了。」

小和尚沉思片刻，從腰裏解下一根黃絲縧，黃絲縧上繫着一個玉連環扣，遞給小姑娘道：「這個給妳，拿去變賣之後，也够妳用一時的。」

趙香蓮覥覥的道：「小女子怎好受師傅這樣貴重的東西呢！」

空性長老道：「妳就收下吧，我們還要趕路呢！」

趙香蓮拜倒在地，連連道謝。

小和尚淡然的道聲：「起來。」人却巳向醉仙居外走去。

空塵長老向掌櫃的道：「打這兒去海門，還有多少路？」

掌櫃的道：「趕緊着點，落黑也就到了。」



少林三長老緊跟着小和尚走出醉仙居，這時才發現居裏的人圍着看這件事，就連醉仙居門口也站了不少停脚觀望的人。

畢竟這是件奇怪的事，老和尚侍候小和尚，小和尚竟然不忌葷腥？他們使用宮內的庫金 把身上的珍寶隨意賞人？

這件事傳播得很快 雖然臨海鎭也來過很多怪異的人物，但沒有比得上這四個和尚的，不到日落，連臨海鎭外的地方都知道了。

因爲，傳說這四個和尚與京師的朝廷動亂有關，很快就被證實，這個傳說是眞實的。

第二天的黎明，道衍大師率領着從燕京來的燕山三護衛的壯士和燕王屬下的高手 趕到了臨海鎭，清脆的蹄聲，把人們從夢中驚醒。

醉仙居的門巳經開了，趕早的客人巳上路，燕軍在醉仙居門前下了馬，兩個軍士衝進了醉仙居 掌櫃的見這個情形，心裏不住的打着鼓迎了出來。

軍士高聲嚷道：「那個是掌櫃的？」

掌櫃的硬起頭皮道：「小人就是。」

兩個軍士不由分說，搶上去一邊一個抄起掌櫃的膀子，架着便向外走．掌櫃的不知何故，登時嚇得三魂出竅，幾乎暈了過去。到了門口，兩個軍士把他往地上一丟，他趴在地上，仰起臉一瞧 眼前馬上坐着一個穿紅架裟的大和尚，向他沉聲問道：「你是這裏掌櫃的？」

掌櫃的戰戰兢兢的道：「是。」

大和尚道：「昨天可有四個和尚在你店裏用膳。」

掌櫃的道：「有。」

大和尚道：「什麽模樣？」

掌櫃的道：「三個老和尚和一個小和尚，可是，老和尚管小和尚叫師父，他們吃了不少，臨走賞了小的一片金葉子。」

大和尚道：「拿來我看。」

掌櫃的應着從腰裏摸出金葉子，軍士們雙手呈遞給在馬上的大和尚，大和尚反覆的觀察着。自語道：「不錯，果然是庫金。」

掌櫃的以爲庫金是和尚偷來的，担心着自己會被牽進去。

大和尚沒問這個事，却道：「聽說他們還拿了一件東西給一個小姑娘？」

掌櫃的道：「是的，就是賣唱的趙香蓮。」

大和尚道：「是什麽東西？」

掌櫃的道：「是一個玉的連環扣。」

大和尚把頭一擺，兩個軍士趨前抄起掌櫃的雙臂，喝道：「走！去找她。」

好在趙香蓮的住處距醉仙居不遠，不多時也就到了 軍士們急促的敲着門，把趙家的人全驚醒了，出來開門的，正是趙香蓮。軍士指着趙香蓮問掌櫃的，道：「是她嗎？」

掌櫃的點頭道：「是。」

趙香蓮不知發生了什麽事，芳心裏忐忑不安。

掌櫃的戰慄的道：「香蓮，昨天在我們店裏，那個和尚給了妳一件玉連環扣，犯了事啦，趕緊去拿出來吧！」

趙香蓮驚怯的道：「放在家裏，我就沒敢動。」

軍士們押着趙香蓮到屋裏取出了玉連環扣，躺在病床上的祖父母不知玉環扣惹下多大的禍事，嚇得半死，倒是她娘還跑前跑後的追問軍士們，道：「這件東西可是別人給我們香蓮的，當初我就說不能要的，到底犯了什麽事，眞要急死人啦！」

軍士冷然的道：「犯什麽事，咱們也不知道，讓大妞兒帶着東西去，到咱們護國禪師駕前瞧一瞧，就知道了。」

軍士們說完話，也不理會趙香蓮的娘如何的哭哭啼啼，登時又押着醉仙居的掌櫃和趙香蓮，回到了醉仙居。

這帶着人馬追下來的大和尚，當眞的竟是護國禪師道衍大師。

軍士把趙香蓮帶到道衍大師馬前，呈上黃絲縧玉連環扣，道衍大師接在手裏，一眼看到黃絲縧上精工細綉的兩條黃紋龍。中間一團火珠，此物名爲雙龍抱珠錦絲縧，的的確確是皇上御用之物。

且不看那玉連環扣，興奮的道：「果然是的。」

又向醉仙居掌櫃的道：「他們走那一路？」

掌櫃的道：「走那一路，小的實不知道，不過他們臨走的時候，問過到海門有多少路，看樣子像是去海門的。」

道衍大師一沉思，向身後隨護的人道：「每人賞他十兩銀子，東西咱們要帶走，別難爲了他們。」說完，策馬向去海門的大道奔馳而去。

果然，隨護的人賞了他倆各十兩銀子，也沒難爲他們，這時他們才知道原來昨天去過的四個和尚，那個小和尚是京畿出走的建文皇帝，臨海鎭算是又多了一段故事。

× × ×

海水在退潮，港門港嘴露出的沙灘，幾乎連接了崇明島成爲一片沙港，由於退潮的關係，這時的船只能出海不能泊岸。

一艘三桅巨舟，緩緩的將要駛離了沙港，船尾上站着四個身穿大紅袈裟的和尚，就在他解開最後一根纜時，道衍大師帶着從人狂風似的趕到港嘴。

道衍大師打量着泊在港岸的巨舟一指，說道：「上船，追！」

人從馬鞍上飛身掠起，落在船邊，幾乎在同一時間，那艘巳離港的巨舟上，紅光一閃，一個點縱飄掠，巳到泊岸的舟前，攔着巳到舟前的道衍大師。

（以下轉入第84頁）

## 下期預告

（巨型小說）

獵刀奇俠傳奇故事

# 「大漠奇遇」

龍乘風 著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 金劍令

（一）

## 莊主遇害

揚州，是歷史上的名都，也是南北交通的要道，兩淮鹽運的中心。當年許多富商大賈，都喜歡住在這裏，所以有「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的名句。那是因爲揚州的富麗繁華，爲全國之冠。

這天快近中午時光，東大街的轉角上，忽然圍了一大圈人。人都是好奇的，看有許多人圍着，自然會有人跟着圍上去，也會有人擠進去，於是人就越圍越多。

場中，放着一排長槍大刀，看模樣是賣藝的，一共有三個人，一個是六十來歲的老頭，頭上戴一頂毡帽，穿的是一套藍布大褂，手裏拿一支旱烟管，一臉俱是風塵之色。一個是三十來歲的青衣壯漢，紫臉，生得粗眉大眼，虎背熊腰，很有點英雄氣概。

還有一個則是二九年華的青衣少女，雖然一身布衣，模樣可長得像一朶花一般，一張瓜子臉上，黛眉如畫，一雙大眼睛黑白分明，盈盈如波，配上玉管似的鼻子，薄薄的兩片紅唇，像紅菱般翹得宜喜宜嗔，不但相貌嬌美，那苗條腰肢，纖巧的金蓮，無一不是恰到好處，連她兩條又黑又亮的辮子，垂在鼓騰騰的胸前，都令人油生遐思。

那藍褂老頭正在向四方抱着拳，交代開場白：「老朽蓋大鵬，和一雙侄兒侄女，出門訪友，因帶得有限盤川，只好一路賣藝，以求資助，今天路過寶地，揚州是個大地方，臥虎藏龍，人才濟濟，老朽叔

## 少俠受嫌

侄，只會幾手莊稼把式，不值識者一笑，練得不到之處，要請大家多多包涵，捧個人場，大爺們如果還看得過去，就請道義爲重，賜助一點盤川，老朽叔侄就感激不盡了。」說完，又連連向觀衆拱手，後退了兩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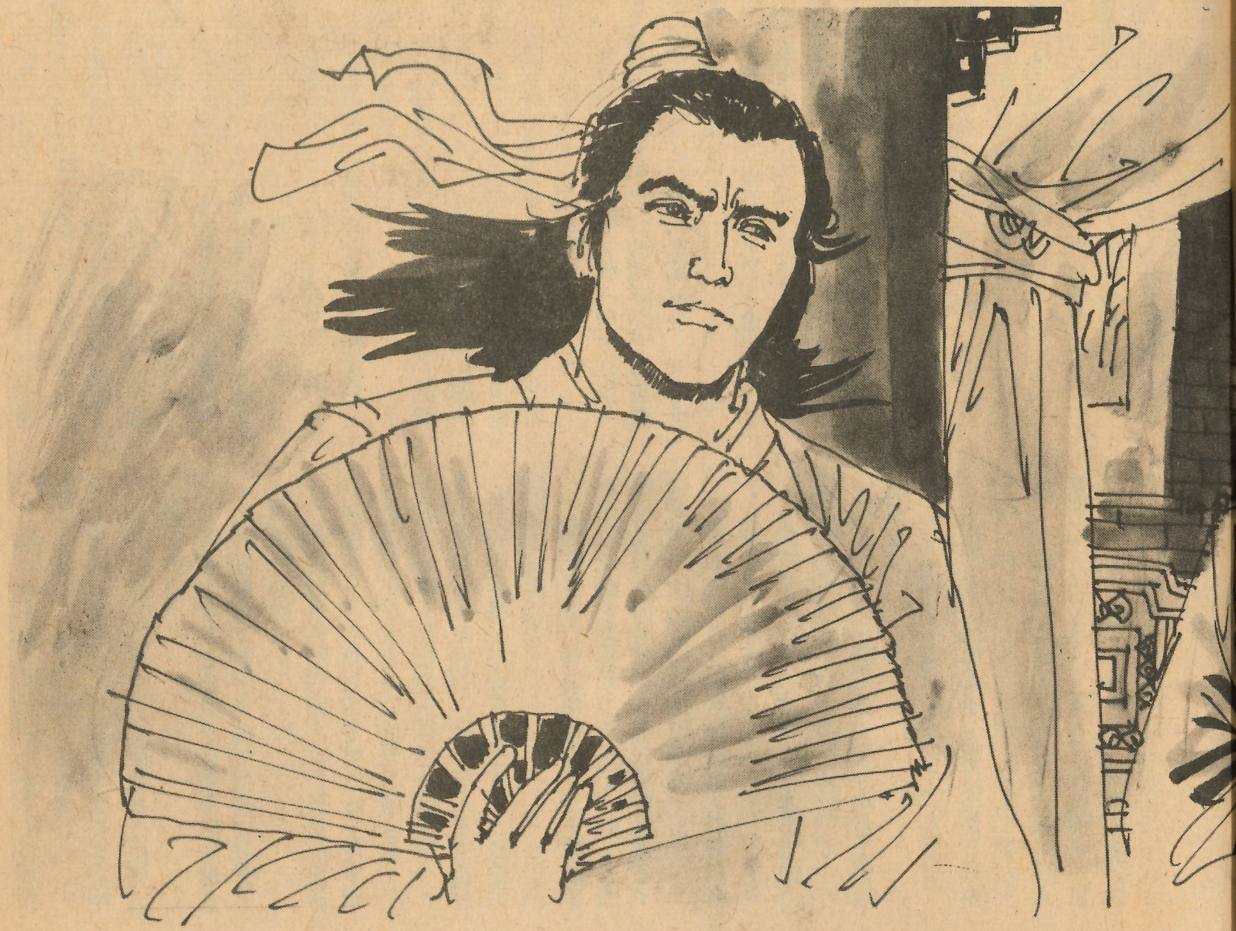
接着就由青衣壯漢上場，向四面作了個揖，就在場中練起拳來。他練的是一趟「武松打虎拳」，起伏轉側，迅捷沉穩，拳風呼呼，內行人一看就知他身手不凡，和一般走江湖賣藝的花拳綉腿不可同日而語，就是外行人看不懂拳，也可以看到他的架勢着實不錯，一趟拳練完，回到中間，居然臉不紅，氣不喘，又向大家拱手作揖，四面的掌聲，也像雷一般鼓了起來。

這一陣掌聲，却引來了一位正從大街經過的藍衫少年，忍不住停下步來，隨着擠入人羣圍成的一圈，舉目朝場中投去。

這藍衫少年看去不過二十出頭，生得面如美玉，劍眉星目，舉止斯文，俊逸瀟洒，手中還拿着一柄烏黑有光的摺扇，一看就知是一位貴介公子，只是目前還不過是清明時節，東風料峭，還用不着扇子。

這時場中青衣漢子和那青衣少女雙雙走到中間，向圍着的觀衆行了一禮，就各自回身，取出一柄長劍，嗆嗆兩聲，抽了出來，這兩柄長劍才一出鞘，映着日光，就閃起耀目光芒，和那兵器架上的一排長槍、大刀，雖沒生銹，却鈍得看不出一點光芒，截然不同！





至少那兵器架上的長槍、大刀，只是擺個譜的，這兩支長劍可是百煉精鋼的松紋劍。

大家還以爲這兄妹兩人要一起舞劍，又紛紛鼓起掌來。

青衣兄妹朝大家躬了躬身，算是答謝，然後兩人各自向左右退開了幾步，對面站定，中間相距約有一丈來遠。

藍褂老者雙手提着兩段尺許長、碗口粗的松樹樹身，站在上首，忽然雙手一揚，兩段樹身分別朝兄妹兩人凌空擲去。

兄妹兩人不慌不忙舉起長劍朝擲去的樹身劈出。這一下兩人動作極快，一下就各自把樹身齊中劈開，分成兩半，但樹身經兩人長劍一劈之勢，跟着向前飛出！

這就是說青衣漢子劈開的兩爿樹身，朝青衣少女頭上飛去，青衣少女劈開的兩爿樹身却朝青衣漢子飛來。

兄妹兩人目不轉瞬的望着飛去的兩爿樹身，又迅疾揮手向空連劈兩劍，這下飛向他們的兩爿樹身，又經長劍齊中劈開，由兩爿劈成了四爿，又各自隨劍飛出，但這回並沒有向對方飛去，而是一齊落到兩人中間的地上。

藍褂老者雙手捧起被劈作了八爿的樹身，走近圍着的觀衆面前讓大家過目，八爿樹身經劍劈開，却是十分整齊，大小如一。看得大家又紛紛鼓起掌來。

手持烏木摺扇的藍衫少年看得目中神彩飛閃，暗暗忖道：「看不出江湖賣藝之輩，居然會有如此身手的人！」

思忖之際，那青年漢子已在場中擺了個「寒鷄步」，蹲下身子，右手長劍當胸直豎，左手化掌同樣豎立前胸，與握劍右手相並，這一式是「童子拜觀音」。

青衣少女手持長劍站在他身後，這時忽然雙足一點，身子往上縱起，右手一揚，大家耳中但聽「叮」的一聲輕響，青衣少女的劍尖已經點在青衣漢子的劍尖之上，兩支劍筆直連接起來，一支劍尖向下，一支劍尖向上，只有劍尖釘在一起，青衣少女縱起的人，藉着劍尖之力，右手緩緩伸直，一個人也頭下脚上，在緩緩的往上挺直。

這下驚險絕活，直看得觀衆掌聲如雷，彩聲四起，大家也紛紛掏出制錢和碎銀子，朝場中投去。

藍衫少年心中暗道：「原來他們還是衡山門下，只有『衡山劍法』中才有這招『針鋒相對』！」一面伸手入懷，摸出一錠十兩銀子，正待朝場中投去。

瞥見右首飛出品字形三點細小黑影，朝那青衣少女身上射去，他目光何等敏銳，這一瞥之間已經看清那三點細小黑影乃是三枚制錢。

青衣少女倒身豎立，只有一下一上兩支劍尖支持着身子，其間只不過比針尖略粗而已，只要稍有差錯，青衣少女傾倒下來，兩支長劍豈不正好刺進兩人的心窩。

此人擲出是三枚制錢，顯然和青衣兄妹並無怨仇可言，只是出於一時戲弄，再從三枚制錢品字形射去，所取部位，正好是青衣少女的私處和雙乳，縱然出手不算太重，不至有性命之憂，但輕傷在所難免，一個姑娘家傷到了說不出的地方，豈不出乖露醜，當場受辱？

藍衫少年看到此人出手如此輕薄下流，不覺劍眉微軒，左手摺扇（摺扇本來拿在右手，他要探懷取銀，才交到左手的）突然凌空連點三點，但聽三聲錚錚輕響，已經射到青衣少女身前將近一尺的三枚制錢，一齊掉落地上。

那藍褂老者自然也看到那三枚激射而去的制錢了，但此時觀衆正在紛紛投錢之際，等他發現，已經遲了，不由臉色一變，口中低喝了聲：「霜妹小心！」

青衣少女倒也及時警覺，長劍輕點，翩然翻落地上。

這一段話，說來較慢，其實四方面動作都極快速，其中雖有先後，也幾乎是一瞬間的事。圍在四週的觀衆根本沒看清楚，此時看到青衣少女翩然落地，不禁又紛紛鼓起掌來。

藍褂老者目光如炬，朝人叢中打量，這時出手的人，早已把制錢擲出，那裏還找得出是誰來？他朝大家拱着手，連聲說着：「多謝。」

青衣兄妹收起長劍，俯身拾着滿地銀錢，觀衆眼看賣藝的已經表演完畢，也紛紛散去。

藍衫少年擲出十兩銀子之後，也正待轉身！

藍褂老者忽然趨上幾步，抱抱拳道：「公子請留步。」

藍衫少年看他和自己招呼，也急忙抱拳道：「老丈請了。」

「不敢，不敢。」藍褂老者道：「方才多蒙公子相助，在下感激不盡。」

他因四週還有少許人站着沒走，不好明說。

藍衫少年看他已經看出來了，只是微微一笑道：「老丈好說，這是應該的。」

藍褂老者道：「公子俠名滿天下，在下仰慕已久，今日一見，果然是光風霽月，盛名不虛。」

藍衫少年只當他說是江湖上的應酬話，也不以爲意，笑了笑道：「老丈過獎，在下只是初次出門……」

藍褂老者微微一愣，也只是當他自謙，接着道：「不知公子下榻何處？在下和兩個侄兒住在大街盡頭的老興隆客棧，公子如不嫌棄，還望移駕敝寓一敘。」

藍衫少年笑道：「這倒巧，在下也住在老興隆客棧，待會自當趨訪。」說完，拱拱手舉步行去。

他們說話之時，那青衣少女一雙晶瑩如水的眼睛，朝藍衫少年望了一眼，不禁暈紅雙頰，別過頭去；但藍衫少年走了，她又忍不住抬眼朝他身形望去。

青衣漢子業已收拾好器具，低聲問道：「這人是誰？」

藍褂老者呵呵一笑道：「你不認識他是誰，總看到他手中拿着的是什麼吧？」

青衣少女輕啊一聲道：「他就是鐵扇公子！」

× × ×

藍衫少年離開場子，走沒多遠，耳中聽到一陣刀勺之聲，夾雜着傳來，擧頭一看，日頭已經直過，不覺暗自失笑，看人家賣藝，差點忘了午餐，正好前面有一家酒樓，他連招牌也沒看清，就一腳跨了進去。

大門裏面就是一道寬闊的黃漆樓梯，一名伙計就站在樓梯右邊躬着身陪笑道：「公子爺，請高升。」

藍衫少年登上樓梯，又有一名伙計躬着身陪笑道：「公子爺請這邊坐。」

這時午牌已經稍偏，食客們已有不少會賬下樓，但五開間的整個樓上，也還有六七成座頭。藍衫少年由伙計領到一張空桌上坐下。

伙計送上茶水，放好了杯筷，就陪笑問道：「公子爺要些什麼酒菜？」

藍衫少年把手中烏木摺扇往桌上一放，隨口說道：「給我來一壺紹酒，菜揀拿手的做來就好。」

伙計連聲應是，退了下去，不多一會兒，送來了一壺紹酒，四碟小菜，說道：「熱炒隨後就來，公子爺先慢慢的喝起來吧！」

藍衫少年取過酒壺，斟了一杯，正待就唇喝去，突覺左肩上有一隻手掌重重的抓下，接着身後有人說話了：「小子，你是那裏來的，方才伸手多管閒事的就是你吧？」

藍衫少年右手酒杯都沒放下，緩緩轉過臉來，才看到自己身後站着一個身穿錦衣的瘦削臉青年，一手五指如鈎，抓在自己「肩井穴」上，臉露獰笑，自以爲得手了，是以頗有得意之色。

藍衫少年修眉微皺，平靜的道：「閣下是什麼人？還不放手？」

錦衣青年狠聲道：「放手？老子只要指上稍微的用力，就可以捏碎你的肩骨，說，方才在賣藝場上，多管閒事的是不是你？」

藍衫少年口中輕哦了聲，說道：「這麼說，剛才那三枚金錢鏢就是你打出來的了？」

錦衣青年突然手上用勁，桀桀怪笑道：「果然是你，嘿嘿……好小子，錦衣二郎的閒事你也管得了，老子也不要你的命，廢你一條胳膊，算是給你一個小小的懲罰……」

話未說完，藍衫少年已經站了起來，目芒逼人，冷聲道：「你出手下流，還敢來酒樓尋仇滋事，在下只是給你一個警告，回去休養三天，就可無事，去吧！」

說完，自顧自往長櫈上坐下，再也不去理會錦衣青年。他明明被錦衣青年抓住了「肩井穴」，但在他站起身來之時，錦衣青年只覺五指輕微一震，再也抓不住他，心知遇上強敵，急忙後退了一步，聽了藍衫少年的話，心頭不禁大怒，厲笑道：「小子，你眞不知死活！」

要待伸手去拔腰間掛着的長劍，那知右手自從被藍衫少年震開，這整條手臂竟然痠麻如廢，再也不聽指揮。

這下直把錦衣青年驚駭得不知所措，一張瘦削臉，脹得色若豬肝，咬着牙，發橫道：「很好，有種，你報個萬兒來。」

只聽有人低笑道：「錦衣二郎連大名鼎鼎的鐵扇公子都不認識，豈不可笑？」

錦衣青年望了藍衫少年桌上的烏木摺扇一眼，一言不發轉身往樓下匆匆而去。

藍衫少年迴目看去，此時全堂食客因兩人起了爭執，大家都紛紛站起，避得遠遠的看熱鬧，那裏找得到發話的人？心中



暗道：「此人大概看到我的烏木摺扇，把我誤認爲鐵扇公子，只不知這鐵扇公子又是什麼人？」

食客們沒見藍衫少年出手，自然不知道錦衣二郎何以色厲內荏，匆匆就走？大家沒有熱鬧可看，也就紛紛回座，酒樓上又恢復了一片嘈雜的人聲。伙計送來了四盤熱炒。

藍衫少年又吩咐伙計去下了一碗麵。一壺酒只喝了三杯，伙計送上麵來，他吃完麵，就會賬下樓。

回到老興隆客店，剛跨進店門，就聽到一名伙計笑着道：「來了，來了，公子回來了。」

藍衫少年還沒開口，只見一名青衣老家人慌忙迎了上來，連連拱手道：「公子請了，我家老莊主聽說公子到了揚州，特命小的前來恭迎俠駕，這裏店賬，小的已經結清了，就請公子移駕敝莊。」

藍衫少年一怔，連忙還禮道：「老管家，在下和貴莊老莊主素昧平生，老管家莫非認錯了人？」

老管家陪笑道：「這是老莊主交代小的前來迎迓公子的，怎麼會錯？公子請移駕敝莊，老莊主正在莊上恭候，公子不去，叫小的如何向老莊主交代呢？」

店伙在旁陪着笑道：「是呀，滕老莊主是咱們揚州城裏出名的大俠，他老人家已在莊上恭候公子，公子怎好不去？」

老管家又道：「公子，小的已經套好了車，就請公子上車吧。」

藍衫少年皺皺眉道：「在下和滕老莊主並不認識，怎好……」

老管家道：「老莊主也曾說過，和公子沒見過面，但和公子尊師從前有過數面之雅，公子到了揚州，那有再住客店之理？所以務必請公子移駕敝莊一晤。」

藍衫少年聽他這麼說了，只好點頭道：「好吧，在下就隨老管家去一趟。」

老管家甚是高興，問道：「公子房中可有行李？」

藍衫少年笑了笑道：「在下是到揚州來玩的，沒帶行李。」

老管家道：「那就請公子上車了。」

藍衫公子隨着他走出店堂，門口左首果然停着一輛皮篷馬車，雖然不新，但却極爲考究，一望而知是富豪之家的車子。

老管家趨上幾步，打開車廂，說道：「公子請上車。」

藍衫上年跨上車廂，老管家就拉上車篷，他繞到前面和趕車的坐在一起，馬車就立即上路。藍衫少年坐在車中，車篷兩邊有窗，坐位也寬敞舒服，馬匹雖洒開四蹄，得得奔行，但車中却絲毫不覺顚簸。

他手中執着摺扇，心中暗自忖着：只不知這位滕老莊主是什麼人？自己和他素昧平生，他怎麼會無緣無故打發老管家前來迎接？

自己奉師傅之命，一路南來，始終打聽不到師叔的消息，據師傅推測，師叔可能就在江南……

正在思忖之際，馬車已經停了下來，舉目看去，原來車子已經停在一座巍峨的門樓前面。

老管家急忙下車，打開車廂，含笑道：「公子請下車了。」

藍衫少年跨下車子，但見門樓前面是一片青石板鋪成的廣場，四周種着垂楊，宛如一片綠雲。兩扇朱漆大門緊緊閉着，大門旁另有兩扇邊門却敞開着。石階上站着兩名青衣漢子，身上雖沒帶刀，但一望而知是練家子。

老管家躬着身，抬一抬手道：「公子請。」

藍衫少年道：「老管家不用客氣，只管走在前面。」

老管家道：「小的就給公子帶路。」

他雖走在前面，却側身而行，領着藍衫少年從左首一道邊門走入，再從二門左首一條走廊，折入一道腰門，那是大宅院東首的一進院落，前面是一個天井，正面一排三間，中間是一座客廳。

老管家趨到廳前，就垂手道：「啓稟老莊主，公子來了。」

「呵呵，快請。」那是一個蒼老而洪亮的聲音，從廳中傳出，接着履聲咯咯，已有人迎了出來。

老管家退後一步，忙道：「老莊主出來了。」

廳門內出現了一個身穿寶藍團花長袍的老者，朝藍衫少年拱着手，呵呵笑道：「公子寵臨，老朽有失迎迓。」

這老人中等身材，面貌白皙，疏眉巨目，鼻直口方，兩鬢花白，頷下留着一把疏朗朗的花白長髯，看去平易近人，只是雙目開闔之間，神光炯炯，一望而知道是位內外兼修的人。

藍衫少年趨上一步，拱手道：「晚生拜見滕老莊主。」

滕老莊主看到藍衫少年一表斯文，如玉樹臨風，不覺暗暗點頭，連連抬手肅客，含笑道：「公子遠來，請裏面奉茶。」

兩人進入客室，分賓主落坐，一名莊丁送上茶來。

藍衫少年抱拳道：「老莊主……」

滕老莊主沒待他說下去，就含笑道：「老朽聽說公子到了揚州，哈哈，老朽昔年和尊師有過數面之雅，而且也談得極爲投契，老朽記得二十年前尊師路經揚州也曾來敝莊作客，盤桓三天，這次公子既然來內揚州，怎好下榻客棧？故而要敝仆去把公子接來，在敝莊盤桓些時候，今日一見，公子光風霽月，少年雋才，尊師有公子這樣一位高足，眞是令人羨慕不止。」

藍衫少年本來想說：老莊主可是認錯人了。但對方不容自己開口，還說個滔滔不絕，一時未便插口，直等滕老莊主說完，才抱拳道：「老莊主誇獎，晚生愧不敢當，只是家師很少在江湖走動……」

滕老莊主捋鬚笑道：「尊師好道，一向如閒雲野鶴，嘯傲林泉，不像老朽碌碌勞人，過了花甲，還是退而不休……」

剛說到這裏，只見一名莊丁匆匆走入，躬身道：「啓稟老莊主，少林澄心大師和六合門范掌門人二位來訪。」

滕老莊主聽得微微一怔，接着大喜道：「澄心大師和范掌門人幾時也到了揚州，快快有請。」

隨着話聲，迅快的站起身來，朝藍衫少年道：「公子請寬坐。」

藍衫少年忙道：「老莊主請便。」

滕老莊主已經匆匆迎了出去，但他剛

跨出廳門，一僧一俗已經由老管家領着走入。

左首一個是身材高大，長眉善目的青衲老僧，少林寺羅漢堂首席長老澄心大師，右首一個文士裝束，年約五十來歲，白臉黑鬚的是六合門掌門人范子陽。

滕老莊主趕快迎上，連連抱拳道：「今天是什麼風，把大師和范兄都吹到了揚州，兄弟眞有蓬蓽增輝之感！」

范子陽拱手道：「滕老哥一別五年，依然丰采如昔。」

澄心大師也合十行禮道：「阿彌陀佛，貧衲這次還是第一次到揚州來，揚州眞是個好地方。」

滕老莊主抬手肅容，引着兩人進入客廳，把澄心大師讓到上首，澄心大師再三謙讓，才行落坐。

范子陽坐了第二位，他目光落到藍衫少年身上，含笑道：「這位大概就是名滿江湖的鐵扇公子了，范某久仰英名，今天一見，果然英雄出少年，見面勝如聞名多了。」

藍衫少年連忙抱拳道：「范掌門人好說，晚生……」

坐在上首的澄心大師忽然朝范子陽道：「范掌門人，咱們無事不登三寶殿，還是你和滕老莊主說吧。」

滕老莊主聽得不覺一怔，抱拳道：「原來大師和范兄有事來的，不知有何見教，還請明說。」

范子陽深沉一笑，站起身來道：「兄弟帶來了一件東西，要請滕老哥過目。」

他說話之時，澄心大師也隨着站起。

滕老莊主詫異的道：「不知范兄帶來的是什麼東西。」

范子陽舉步朝廳前走去，一直走到客廳門口，才轉過身來，鄭重的道：「滕老哥可識得此物麼？」

他說話之時，已從袖中取出一件東西來，遞到了滕老莊主面前。

藍衫少年坐在廳中，因人家也許有意迴避自己，自然不便朝他們看去。

只聽滕老莊主吃驚的說道：「武林金劍！」

澄心大師隨在滕老莊主身後，沉聲道：「不錯！」話聲出口，右掌已按上了滕老莊主後心。

范子陽也在此時，飛快的一指點落在滕老莊主心窩。

滕老莊主口中「呃」了一聲，砰然往地上倒去。

這下事出突然，藍衫少年眼看兩人突然向滕老莊主出手，心頭不禁一怔，霍地站起，喝道：「二位這……」

范子陽左手還握着一支金光燦爛的小劍，說道：「范某和澄心大師奉命行事，此事和公子無關……」

話聲一落，和澄心大師已舉步往廳外行去。

藍衫少年曾聽師父說過，「武林金劍」是江湖武林中最權威的信物，它是武林各大門派所公鑄，由武林盟主執掌，金劍代表武林正義，所到之處，也代表着武林盟主親臨。

澄心大師和范子陽帶着武林金劍而來，說是奉命行事，那是執行武林盟主的命令了。

這位滕老莊主，自己連他名號都不知道，但依自己看來，他應該是個正直慈祥的老人，武林金劍要誅殺的是江湖敗類，十惡不赦的人，滕老莊主似乎不是這樣的人，怎麼會……」

他一個箭步，掠到滕老莊主身前，俯身看去，這位慈祥的老人已經臉如死灰，氣絕多時，只是他睜大雙目，似乎連他自己都不明白致死之由。

范子陽曾說此事和藍衫少年無關，本來當然和他無關；但他正在滕家莊上作客，如今又是唯一目擊的人，又怎能說他無關呢？

藍衫少年直起身，依然不見有人進來，他不知道老莊主在會客，莊上的人不奉呼喚是不准進來的，當下只好大聲叫：「老管家，快來，老莊主出事了。」

經他這大聲一嚷，只見兩名莊丁迅快的奔入，在門前抱抱拳道：「是公子在叫小的麼？」

藍衫公子一指地上躺着的滕老莊主屍體，說道：「老莊主出了事，你們快去請老管家來！」

那兩名莊丁看到老莊主直挺挺的躺在地上，敢情是着了慌，迅速快的回身往外奔去。

不多一會，只見那老管家和兩個莊丁才匆匆走入，老管家看到廳上只有藍衫少年一人，急急問道：「公子，老莊主怎麼了？」

藍衫少年道：「老莊主只怕已經沒有救了。」



突聽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從門前傳來，一個白臉勁裝漢子已從門外奔入，一眼看到老管家，就急急問道：「滕福，我爹怎麼了？」

藍衫少年舉目看去，這人不過三十來歲，生得濃眉大眼，面貌和滕老莊主頗有幾分相似，敢情是滕老莊主的哲嗣了。

老管家滕福目含淚水，忙道：「總鏢頭來了，老莊主他……已經過世了。」

總鏢頭聽得恍如晴天霹靂，一把抓住滕福的手，睜大雙目，驚凜的道：「爹好好的怎麼會過世的，爹在那裏？」

他雖然看到藍衫少年在側，此時也無暇多問。

滕福道：「老莊主遺體就躺在臥室裏。」總鏢頭沒有說話，急步朝臥室奔去。滕福道：「公子，你請担待，就在這裏稍坐。」他跟着總鏢頭身後急步往裏行去。

藍衫少年此刻遇上了這樣的意外事，也只好耐着性子，回身在椅上坐下，而他心中只是思索着，滕老莊主何以會被武林金劍處死的？

他心中不禁泛起一絲疑念，就算滕老莊主犯了十惡不赦的大罪，武林盟主傳出金劍令，要澄心大師和范掌門人執行，至少也應該公佈滕老莊主的罪狀，讓死者知道罪有應得，但據自己看來，滕老莊主臨死都不知道自己爲什麼要被處死？

而且澄心大師和范掌門人處死了滕老莊主，走的好像很匆忙，執行金劍命令，應該來去都是正大光明的事。

他聽到臥室中總鏢頭在呼天搶地的哭聲，心中也不禁爲之惻然。

接着只見總鏢頭雙目通紅，走了出來，口中說道：「澄心和范子陽出手如此毒辣，他們持有金劍，我爹爹又犯了武林什麼大罪？萬啓嶽要搬出武林金劍來殺害爹爹，我非找他們算賬不可。」

老管家跟在他身後，說道：「這位公子就是親眼目睹老莊主被害的人。」

藍衫少年站起身，拱手道：「在下丁劍南。」

總鏢頭抱拳答禮道：「兄弟滕立言，家父慘遭毒手，丁兄正好在場，還請丁兄把當時情形見告爲幸。」

他年事雖輕，但在猝遭大故之後，依然能够勉強鎮定下來，不愧是總鏢頭。

丁劍南（藍衫少年）道：「滕兄好說，在下蒙老莊主寵召，剛聽老莊主說起和家師乃是素識，澄心大師和范掌門人就來了。」他把當時情形所見詳細說了一遍。

滕立言聽得氣憤填膺，說道：「武林金劍誅殺的都是武林敗類，十惡不赦之徒，家父早已不問武林中事，有什麼罪，值得萬啓嶽傳出金劍令來，再說澄心、范子陽，和家父少說也有二三十年的深交，居然不念舊情，不問是非曲直，還出手如此毒辣，這武林金劍還能代表什麼正義？」

丁劍南道：「在下初出江湖，不明內情，不好置啄，但在下總覺得老莊主之死，事有可疑，滕兄新遭大故，還宜節哀順變，不可激動才好。」

滕立言點頭道：「丁兄說的正是金玉之言，只是家父無緣無故遭武林金劍處死，不但死得寃枉，也和家父一世英名有關，兄弟這口氣又如何忍得下來。」

說到這裏，回頭朝滕福道：「這位丁兄，是爹請來的，何況他也是唯一目擊爹被害的證人，你去替丁兄安排一間客房，務請丁兄多屈留幾天了。」

丁劍南原想人家初遭大故，自己不好再在莊上打擾，但滕立言這麼一說，自己就不便推辭了，只得抱拳道：「在下本待向滕兄告辭，但老莊主遇害之時，只有在下一人在場，滕兄既然這麼說了，在下也只好遵命了。」

「多謝丁兄，」滕立言略一抱拳，回頭又道：「滕福，你先要鏢局裏的胡、李二位鏢師分頭以快馬向二位師叔報訊，請他們及快趕來，再領丁兄去客房休息。」

滕福答應一聲，匆匆出去。

滕立言只是用拳頭擊着手掌，在書房中來回走着，口中喃喃說道：「爹一世爲人，素以道義待人，萬啓嶽憑什麼傳出武林金劍來殺害爹呢？澄心、范子陽，又怎麼會聽信他一面之詞……」

過不一會，老管家滕福匆匆走入，朝丁劍南躬躬身道：「小的已替公子準備好客房，公子請隨小的來。」

丁劍南朝滕立言拱拱手，出了書房，從左首長廊，跨出一道月洞門，已是一片花圃，靠北首有五間精緻的樓房，便是滕家莊的賓舍了。

滕福領着他登上樓梯，推開一間房門，說道：「公子看看這間房還滿意麼？」

丁劍南道：「貴莊初遭變故，在下眞不好意思打擾。」

滕福道：「公子不用客氣，老莊主遇害，實在太出人意料了，公子是唯一的證人，還要公子鼎力相助才好。」

丁劍南道：「老管家，在下有一件事要想請教。」

滕福道：「請教不敢，不知公子要問什麼？」

丁劍南道：「說來慚愧，在下來到貴莊，直到此時連老莊主的名號還不知道，老管家能否見告？」

滕福道：「老莊主名諱，上傳下信，是淮揚派的長老，老莊主師兄弟三人，老莊主居長，據說當年上代掌門人有意要老莊主繼承門戶，老莊主說什麼也不肯接受，才由老二祁耀南繼承，老莊主只担任了淮揚鏢局的總鏢頭，五年前就交由少莊主接任，老莊主爲人忠厚，和各大門派都有交情，就是六合門的范子陽，和老莊主也是多年友好，沒想到竟會如此絕情。」

說到這裏，含笑道：「公子請休息一回，在這裏伺候的使女，叫做春蘭，大概替公子沏茶去了，公子有什麼需要，只管吩咐春蘭好了。」

丁劍南道：「老管家只管請便。」

滕福走後，一名青衣使女端着一盞茶走入，一雙盈盈眼波，望了丁劍南一眼，就低着頭說道：「公子請用茶，小婢春蘭，公子有什麼事只管吩咐小婢好了。」

丁劍南含笑道：「多謝姑娘。」

春蘭靦覥的含笑道：「公子怎麼和小婢客氣了。」

丁劍南問道：「這裏一共有多少間客房？」

春蘭道：「樓上五間，樓下四間。」

丁劍南道：「只姑娘一個招呼麼？」

「這是怎麼一回事？」老管家身軀猛然一震，急忙撲到老莊主身上，探手朝胸口摸去，這一瞬間他老淚忍不住奪眶而出，回身朝跟來的一名莊丁說道：「你快去鏢局，請總鏢頭快來。」

那莊丁答應一聲，立即如飛而去。

老管家老淚縱橫，一手用手指輕輕替老莊主闔上至死不閉的眼睛，默默祝道：「老莊主，你老人家安息吧，有什麼事，總鏢頭一定會辦好的。」

然後抄起老莊主屍體，一面對藍衫少年道：「公子，請你一起到老莊主書房裏去吧。」

他走在前面，藍衫少年跟着他退出客廳，從長廊走向左廂，那是一排三間書房，寬明几淨，玉軸牙籤，琳瑯滿目，裏首一間，是老莊主的臥室。

老管家回身道：「公子請坐。」他抱着老莊主的屍體進入臥室，放在床上，拉過一條薄被蓋上，轉身退出，朝藍衫少年問道：「公子，老莊主如何死的，公子一定看見了。」

藍衫少年點點頭道：「是的，在下就坐在廳上，自然都看到了。」

老管家噗的跪了下去，說道：「老莊主被人害死，不知兇手是誰？還請公子把詳情見告才好。」

藍衫少年慌忙一把把他拉了起來，說道：「老管家快不可如此。」他把當時看到的情形，詳細說了一遍。

老管家聽得一呆，說道：「會是澄心大師和范掌門人？他們還取出武林金劍來？這怎麼會呢？……」

春蘭道：「這裏雖有九間客房，但住的人不會太多　最多不過三五個人　有時一個也沒有，今天，這裏就只有公子一位客人。」

丁劍南道：「平時住在這裏的都是些什麼人呢？」

春蘭道：「住到這裏來的　都是老莊主的朋友　除了各大門派的人，就是鏢局的人。」

她看了丁劍南一眼，抿咀笑道：「像公子這樣年輕的，今天還是第一次呢。」

丁劍南道：「難道你們少莊主沒有朋友住在這裏？」

春蘭道：「少莊主的朋友，自然住在鏢局裏了。」

她看了劍南沒有什麼吩咐，就退了出去。

丁劍南在窗口一張椅子坐下，取起茶盞，輕輕喝了一口，他經過和滕福、春蘭兩人的談話，已可證明滕老莊主絕不是爲非作歹的人，那麼武林金劍突然的行動，究竟是爲什麼呢？他雖然說不出那裏不對，但心裏總覺得事有蹊蹺。

傍晚時光　樓梯傳來一陣脚步聲，丁劍南聽了就知道是老管家滕福，這就開門出去。

滕福陪笑道：「丁公子，總鏢頭請你到書房去。」

丁劍南含笑道：「書房裏可是來了客人？」

滕福道：「公子眞是料事如神　祁掌門人和榮老爺子趕來了，聽說公子在此，亟欲和公子一見。」

他說的祁掌門人自然是淮揚派掌門人祁耀南　榮老爺子則是榮宗器了。

丁劍南自然知道這兩人是滕老莊主的師兄弟，滕老莊主遇害，自己是唯一目擊的人，他們來了，自然要聽自己說說當時的情形，這就含笑點頭道：「好，在下這就去。」

來至書房，只聽裏面正有幾個人說話的聲音，舉步走入。

滕立言看到丁劍南立即站了起來，說道：「丁公子來了。」

書房中另有兩個人坐着，聞言也一起站了起來。

滕立言一指丁劍南說道：「這位就是丁劍南丁公子。」

一面又替丁劍南引見，指着中等身材，穿一件青布長衫，年約五旬的說道：「這是兄弟二師叔，敝派掌門人祁耀南。」

接着又指面團團像商賈人模樣矮胖漢子道：「這是兄弟三師叔榮宗器。」

丁劍南連連抱拳道：「在下久仰。」

祁耀南呵呵一笑道：「兄弟久仰公子大名，今日幸會，丁公子快快請坐。」

四人重新落坐。滕立言朝丁劍南道：「丁兄，眞是抱歉，家父橫遭不測，當時只有丁兄是目擊的人，因此二位敝師叔來了，還要向丁兄請教。」

丁劍南道：「滕兄不用客氣，這是應該的。」

祁耀南道：「丁公子行道江湖，想必和少林澄心大師、六合范掌門人也是素識了？今天害死敝師兄的，不知是不是他們兩人？」

丁劍南道：「在下初走江湖，和他們二位並不熟，但據在下看來，滕老莊主和他們交談極爲親切，想來是不會錯了。」

榮宗器望了他師兄一眼，然後說道：「丁公子可否把當時情形再說一遍麼？」

丁劍南接着又從自己應邀而來，和滕老莊主遇害，詳細述說了一遍。

榮宗器臉上擠出一絲笑容，說道：「丁公子從前沒見過澄心大師？」

丁劍南道：「在下初次出門，澄心大師的法號，在下也是今天第一次聽到，從前怎會見過？」

榮宗器笑道：「公子俠名滿天下，這第一次出門，榮某聽來倒是新鮮得很。」

丁劍南道：「在下此次確是第一次出門，榮大俠懷疑什麼？」

榮宗器微笑道：「我大師兄遇害，現場只有公子一人目擊，對不？榮某對公子當然並沒有什麼懷疑，只是……嘿嘿，公子說的大部份當然可信，也許尚有一部份沒說出來吧？」

這話聽得祁耀南和滕立言同時一怔！

丁劍南愕然道：「在下尚有一部份沒有說出來，那是爲了什麼？」

榮宗器大笑道：「那要問公子自己了，別人如何會知道？」

丁劍南聽得臉色微微一變，說道：「榮大俠此言，究竟有何所指，還請明白說出來吧！」

榮宗器嘿然道：「榮某聽公子言詞閃爍，似有隱蔽之處，如果榮某說得出來，豈非是神仙了？」

丁劍南憤然道：「在下言詞有何閃爍之處，榮大俠總可以指出來吧？」

祁耀南雖覺丁劍南貌相清朗，不似奸詐之人；但因三師弟一向足智多謀，想來必有所見，因此也就並未攔阻。

榮宗器道：「好，公子要在下指出來，在下那就直言了，公子俠名滿天下，據榮某所知，似乎並不是姓丁，公子改名換姓而來，不知究是何故？此其一，公子系出武當，令師和澄心大師乃是方外至友，公子竟說不識澄心大師，還說今天第一次聽到澄心大師的法號，豈不自欺欺人？此其二，而且公子還一再的說此次是第一次出門，公子如果只是第一次出門，那麼江湖上盛傳的公子大名，又從何得來？江湖上那有還未出門，已經名聲在外的道理？此其三，有此三點，就可以推想得到公子說的未必全是實情了。」

丁劍南一直等他說完，才知他把自己當作了另一個人，這就微微一笑道：「榮大俠可能誤會了，在下此次確是第一次出門，而且還是第一次到揚州來，在此之前，並沒有在江湖走動過，更無藉藉之名，何況大丈夫行不改姓，坐不改名，丁某就是丁某，何用改名換姓？而且在下也不是武當門下，只不知榮大俠把丁某當作了什麼人？」

這回可把榮宗器聽得愕然相對，目注丁劍南，道：「難道你不是鐵扇公子？」

丁劍南舉起他手中烏木摺扇，輕輕放到桌上，說道：「榮大俠請看，在下這柄可是鐵扇嗎？」

祁耀南伸手取起摺扇，看了一眼，笑道：「三師弟，這回你眞是看走眼了，丁公子這柄並非鐵骨摺扇，不過若非拿到手中，任誰也會把它看作鐵骨摺扇呢！」



榮宗器白皙的圓臉不禁一紅，連忙抱拳道：「丁公子原諒，榮某當眞看走眼了，不過這也不能全怪兄弟，因爲目前還不是用扇子的時候，除了江湖上以扇子作兵刃的人，絕不會扇不離手，而且丁公子方才還說，大師兄曾說二十年前，尊師路過揚州，還在莊上盤桓過三天，這點，二師兄，你總記得，二十年前，武當清塵道長住在這裏，大師兄還特地邀約二師兄和我趕來作陪，因爲丁公子有此一說，才使兄弟誤把丁公子當作了鐵扇公子，既是鐵扇公子，言詞豈不就閃爍了？還有一點，方才咱們來的時候，中途還聽到路人傳言，鐵扇公子在淮揚第一樓上，連手也沒動，就挫了錦衣二郎魏虎，所以一見丁公子，就當作鐵扇公子了。」

丁劍南道：「榮大俠說起在淮揚第一樓面折錦衣二郎的，其實就是在下，不知什麼人把在下看作了鐵扇公子，據在下推想，這裏滕老莊主也可能把在下當作了鐵扇公子，不然，不會說出二十年前家師曾在莊上盤桓過三天之言，在下因不知此事，不便多說，尤其在下幾次要想訊問，都被老莊主搶着說話，沒有機會開口，後來接着就是澄心大師和范掌門人來了。」

剛說到這裏　只見一名莊丁匆匆奔入，垂手道：「啓稟總鏢頭，少林澄心大師和六合門范子陽又來了。」

滕立言雙目暴睜，虎的站起身來，切齒道：「我正要去找他們，他們居然還敢再來，人在那裏？」

那莊丁道：「就在大門口。」

祁耀南一擺手，說道：「立言，你要沉得住氣，老夫倒要聽聽他們來意。」一面朝那莊丁招手道：「你去請他們到書房裏來。」

那莊丁答應一聲，迅快的轉身出去。

榮宗器皺着他的八字眉，沉吟道：「他們回頭再來，究竟又有什麼事呢？」

祁耀南道：「三師弟，不用猜測，他們進來了，不就知道了麼？」

丁劍南心想：「這位祁掌門人，果然不愧是一派之主，遇事鎭定得很。」

過沒多久，那莊丁領着一僧一俗走了進來。

丁劍南目光一抬，他見過兩人，當然認識，只是那時澄心大師沒拿禪杖，現在手中多了一支黑黝黝的鑌鐵禪杖。

范子陽是六合門的掌門人，因此跨進書房門的時候，澄心大師讓他走在前面。

范子陽舉步跨進書房，就雙手一拱，呵呵大笑道：「這倒眞巧，祁兄，榮兄都在這裏，連滕少兄也在座……」他目光一轉，就接着問道：「滕老哥呢？」

澄心大師跟着跨入，懷抱禪杖，合十道：「阿彌陀佛，祁掌門人，榮施主多年不見，二位福德無量……」

室中，祁耀南是淮揚派的掌門人，不好失禮，已經站了起來，榮宗器和滕立言却坐着沒動。丁劍南是客人身份，也跟着祁耀南站了起來。

范子陽、澄心大師二人，都是江湖經驗豐富的人，入門之時，兩人向着大家打着招呼；但一眼自可看出大家的氣氛不對，澄心大師話說到一半，不由就打住了。

祁耀南朝兩人拱了拱手，說道：「范掌門人，澄心大師去而復返，想來必有見教，二位請坐。」

范子陽目露詫異，道：「祁兄你說什麼，兄弟和大師路經揚州，特地來瞧瞧滕老哥的，剛踵門拜訪，怎會去而復回？」

榮宗器忍不住站起身，一陣嘿嘿冷笑道：「范掌門人眞是貴人多忘事，難道下午帶了武林金劍來的不是二位麼？咱們兄弟正要找二位問問清楚，大師兄息隱林泉，不問江湖之事，已經五年了，究竟犯了什麼大罪，值得萬啓嶽搬出金劍令來，要二位下此毒手？二位既然來了，總得有個交代吧？」

「今天下午？兄弟和澄心大師拿了武林金劍來過？向誰下了毒手？」范子陽一臉是驚愕之色，回頭望望澄心大師，說道：「大師，這話從何說起？」

「阿彌陀佛！」澄心大師合十道：「榮施主此……」

滕立言虎的站起身，怒容滿面，喝道：「范子陽，你和澄心害死家父，還想賴麼？」

「啊！」范子陽聽得臉色大變，悚然道：「滕少兄，你說兄弟和大師害死滕老大哥，此話當眞？」

滕立言切齒道：「家父死在你們二人手下，難道還有假的麼？」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澄心大師連連合十，說道：「滕施主，這是什麼時候發生的事，經過如何？能見告麼？」

滕立言目含淚光，大笑道：「二位戲做得眞像，難道就憑你們矢口否認，就可以推卸殺害家父的不是你們了麼？家父前胸中『六合指』，背後中『般若禪掌』，鐵案如山，而且還有這位丁兄是當場目擊之人，你們一個是六合掌門，一個是少林羅漢堂首席長老，武林中也是有名的人物，竟然卑鄙到做了事都不敢承認？」

范子陽眼看誤會鬧大了，急得滿臉通紅，連連搖手道：「滕少兄請息怒，這恐怕是誤會……」

「人命關天，這還是誤會？」滕立言一指書房裏間，說道：「家父遺體還在裏面，豈容你們狡賴？」

范子陽眼望祁耀南，拱手道：「祁兄，滕老哥如果眞是死在兄弟和大師二人手下，兄弟絕不抵賴，只是其中只怕另有別情，兄弟可以拿性命作担保，祁兄可否請滕少兄冷靜一點，也讓兄弟和大師聽聽事實經過，再作商量如何？」

祁耀南和范子陽也相識數十年，眼看他說話情形，似乎不像有假，心中不覺疑雲重重，一面點頭道：「立言，范兄說得也是，你先冷靜一些，大師兄遇害，確有許多可疑之處，人死不能復生，但事情眞相必須追究清楚，大家先坐下來再說。」

一面抬手道：「范兄，大師請坐。」

大家相繼落坐。

祁耀南首先向范子陽、澄心大師二人引見了丁劍南，說道：「這位丁少兄，今天午後，正在此地作客，他來了不久，二位就連袂而來……」

范子陽目注丁劍南問道：「丁少兄可記得那是什麼時候的事？」（未完・一）

歷史俠義故事

# 飛燕金刀

黃鷹・文
可飛・圖

## 皇上蒙塵 山賊刼駕

明建文四年六月乙丑日，南宮城破。

金川門一開，攻城的兵馬立即左右退下，燕王朱棣座下七百死士以司馬長安爲首，飛騎當中衝過，直衝入城內，聲勢奪人，只嚇得那開門投降的征虜大將軍李景隆與谷王朱穗倉皇閃避，好不狼狽。

司馬長安也沒有理會他們，率領所屬直趨禁宮，他受命不惜任何代價也要將皇帝朱允炆找出來，抓起來，以絕後患。一生的榮華富貴也就在他這一次的行動成功與否。

×

城內一片混亂，長街上到處人潮，呼兒喚娘之聲此起彼落。

七百飛騎直衝進人潮，硬硬衝開了一條血路，所過之處，屍橫遍地，血流成河。

×

禁宮這時候已經燃起了數十處火頭，負責這個任務的是大將沈通，他能夠用的却已不到二百人。

一聽那雷霆也似的馬蹄聲，他便知道城已破，燕王的兵馬已殺進來，也來不及召集其他部屬，帶着左右的三十多個兵士迎上去。

他的忠心絕無疑問。

司馬長安當先衝到，馬快如疾風，劍急似閃電，迎着他的一個兵士劍光中連人帶槍被破成了兩截，上半截曳着飛激的血雨飛出了丈外。

沈通咆哮着挺槍來截，司馬長安劍一劃，「嗆」的劈開來槍，飛騎已衝過去，沈通待要追，後面的死士已如潮湧來，亂刀齊下。

才一槍挑飛一個死士，沈通已被砍成肉漿，那些兵士如何擋得住這七百飛騎，鐵蹄過處，留下了一堆堆爛泥也似的屍體。

司馬長安馬行如龍，一騎直衝上玉階，衝進了皇極殿，七八個太監正在縱火燒殿，看見司馬長安如此飛騎闖進來，亦皆震驚。

「大胆——」一個老太監顫抖着喝了一聲，語聲未落，司馬長安已躍離馬鞍，躍落在他面前，劈胸將他一把掀起來。

「說——」司馬長安接斷喝。「皇帝在那兒？」

老太監牙齒發出「格格」的互叩聲，一個字也再說不出口，司馬長安也沒有再問他，反手將他拋到後面。

兩個跟進來的死士不用吩咐，伸手接住了那個老太監，手中刀迅速扎進去。

他們都受過嚴格的訓練，包括種種特殊的技能，也包括心胆，心要練到恨，胆要練到壯，平日負責保護、刺探、暗殺的工作，連自己的性命他們都不在乎，當然更不會在乎別人的性命。

殺一個人在他們來說與殺一隻鷄並無分別。

「你來說——」司馬長安窪即抓住了另外的一個太監。

「萬——萬歲爺……」那個太監不是不願說，只是已嚇得連話也接不上。

「殺了！」司馬長安不耐煩地將那個太監拋過一旁。

三四個死士手起刀落，那個太監慘叫着撲在一幅幔幕上，鮮血立即濺紅了那幅幔幕，裂帛聲中幔幕斷下，那個太監亦倒了下去。

其餘太監不禁魂飛魄散，司馬長安目光才轉過去，已撲忙地跪倒。

「三個時辰之前萬……」一個太監一面拜、一面以惶恐的聲音搶着說道：「萬歲爺已經被賀冲張傑二將送走了……」

「是往東走的。」另一個太監聲淚俱下。「他們都改了裝束，想必是混在逃難的人羣中。」

「賀冲、張傑——」司馬長安的臉沉下去

×

「賀冲張傑不是盛北川魏初的人？」燕王朱棣的臉更難看，他仍然一身戎裝，站在那裏，氣勢極大。

「正是。」司馬長安跪着連頭都不敢抬起來。

「長興侯魏初富可敵國，定遠侯盛北川甚得人心。」燕王的語聲有如寒冰。「給他們二人聯手，以勤王爲藉口，集結南方各王侯，後患無窮，萬不能讓皇帝落在他們手上！」

「是——」司馬長安急應一聲。

「切記，莫要朕負上叔殺侄的惡名！」燕王接揮手。「去——」

司馬長安應聲急退了出去，燕王轉過身子，一張臉陰晴不定，侍候在一旁的翁天義目光隨着轉動，若有所思，他原是秉筆司禮監，皇帝左右的紅人，一直參預軍國大計，代批奏疏。

一般太監有的壞習慣他都有，但絕無疑問是一個人才，也所以早就已看出同參軍國事的黃子澄齊泰都是愚人，總有一天將燕王朱棣逼反。

皇帝一向都喜歡聽取他的意見，只有這一件，他越看越覺不妙，才把心一橫轉投燕王。

以他的才華，自然很快獲得燕王的重用，每當有疑難，燕王總喜歡聽聽他的意見，這一次也不例外。

「翁天義——」燕王非常突然的回過頭來，在他的頭回過來之前，翁天義的頭已經垂下，應聲：「奴才在！」

「司馬長安智勇雙全，但朕總覺得仍欠一點兒，你也走一趟。」燕王顯然已作出決定。

「是——」翁天義頭垂得更低，語聲却仍是那樣尖細，燕王的決定無疑已早在他意料之內。

「若是太麻煩，不用帶回來了。」燕王接吩咐。「你明白嗎？」

「奴才明白。」翁天義手掩着半邊咀巴，「呵呵」一笑。

燕王揮揮手，又是一聲：「去——」

翁天義應聲倒退，脚步移動似慢而實快，有如流水行雲，急激的馬蹄聲也就在此際傳來，他知道，司馬長安與所屬死士已然動身。

×　×　×

夜已深，刁斗上垂下來的燈籠有如一串串的珍珠，燃燒着的篝火在急風中「獵獵」地飛舞。

司馬長安一騎領先在刁斗之下，篝火之間奔過，披風在急風中展開，人顯得更加威武。

跟着是七百死士，蹄聲在夜間聽來更响亮，鐵蹄過處，塵土飛揚，燈火光也因此變得凄迷，有如在煙霧中。

這煙霧消散，翁天義才一隻寒鶴也似的走向一座轎子，左右數十個太監聲聲：「小心。」他也似乎因此而腳下更加小心，舉止緩慢得令人有一種可怕的感覺。

那些太監卻一些不耐的反應也沒有，舉止也同樣緩慢，一個個都是皮笑肉不笑的，似乎除了相貌有異，其他並無不同。

燈籠籌火照耀下，翁天義的面色仍然是那麼蒼白，卻有如象牙玉石，蒼白得來光滑，當然一根鬍子也沒有，皺紋也只見於眼角，只看他的面，實在很難確定他的年紀，那嶙峋瘦骨，再加上緩慢非常的舉止，難免令人有七老八十的感覺。

一面走他一面喃喃道：「小心一些，總是好的。」

轎簾子已左右分開，他探身進去突然又退出來回頭問：「司馬長安往那個方向去了？」

左面一個太監應一聲：「東——」

「呵呵……」翁天義很自然的抬手拖着半邊嘴巴，陰笑起來，這樣笑似乎已成了他的習慣。

這種笑態當然不好看，笑聲更令人毛骨悚然。

× × ×

司馬長安所以往東追當然有他的理由，張傑賀冲等改了什麼裝束，一共有多少人他早已問清楚，亦早已派出手下到處打聽，綜合了所有消息，才作出這個決定。

張傑賀冲本該往南行，改向東無疑是爲了燕王必定會封鎖南面所有通道，而有意無意讓宮中那些太監知道他們往東走，不待言又是疑兵之計。

燕王那麼容易知道他們往東走一定不會相信，他們也就偏往東走。

司馬長安的判斷一向很準確，這一次事關重大，路上他仍然非常小心分析送來的報告，一有懷疑便立即改變方向，可是到現在爲止，仍然找不到可疑之處。

這已是第七天頭上，他們終於追上了那羣人。

一輛馬車，三十六騎，與七天以來他們所得到的報告完全符合，奔馳在草原上。

草原一望無際，這種環境最適宜攻擊，尤其是以衆凌寡，司馬長安隨即下令分四路包圍過去。

那羣人立即發覺，同時分成了兩撥，一撥繼續往前奔，一撥紛紛勒轉馬頭，迎向司馬長安一方，領先的是一個中年人，燕頷虎鬚，懷抱一柄魚鱗紫金刀。

雙方迅速接近，司馬長安是最快的一騎，也立即認出了那個中年人，眉飛色舞，劍出鞘，振吭大呼：「賀冲！」

「司馬長安，逆賊——」賀冲隨即有反應，高舉紫金刀，飛騎直衝向司馬長安，馬快刀快。

司馬長安的馬與劍一樣快！

刀劍相擊，霹靂一聲，火花激射，紫金刀斷成兩截，刀尖尺半一截飛上了半空，司馬長安劍勢未絕，跟着斬飛了賀冲的頭顱。

兩騎交錯奔過，賀冲無頭的屍體隨着坐騎奔出了數丈才從鞍上倒下來。

司馬長安馬不停蹄，追向那輛馬車，追隨賀冲殺奔前來的十五騎正要阻擋，後面的死士已飛騎衝至，一股怒濤也似的迅速將那十五騎吞沒。

保護馬車的二十騎這時候亦散開來，分別迎向三面包抄過來的死士，馬車卻繼續前行。

司馬長安勢如破竹，當者披靡，連殺四人，終於追上了那輛馬車，兩個車把式長槍已在手，車座上一齊站起來，長槍一扎向司馬長安的坐騎，一扎向咽喉要害！

他們快，司馬長安更快，劍一揮，劈斷了扎向坐騎的長槍，左手將刺向咽喉的一槍抄住，往後一奪，那個車把式再也立不住腳，連人帶槍飛向司馬長安。

司馬長安反手一把抓住了那個車把式的胸襟，奮力再擲出，那個車把式驚呼未絕，身子已撞在車廂上，車廂立時「轟」地碎裂，車把式的骨頭亦盡碎，爛泥般摔下。拖車的兩匹馬驚嘶，人立而起，車座上那個手執斷槍的車把式不由滾跌下來，隨即迎上司馬長安的劍，一個身子齊中分開兩邊。

司馬長安卻絲毫快意也沒有，突然一聲狂叫，揮劍斬下了拖車的一匹馬的頭。

另一匹隨即給無頭的那匹馬撞倒地上，車廂也隨着翻倒，碎開，裏頭一個人也沒有。

皇帝並非往東走司馬長安到底撲了個空。

× × ×

賀冲往東，張傑則往南，他們是拔薈來決定，但並非貪生怕死。皇帝與皇后在張傑這邊，裝束都已改易，只像一般逃難的富貴人家，張傑與八個侍衞也只像一般富貴人家的保鏢。

馬已經跑折，他們現在都是步行，這已是第十五天的正午。

皇帝雙腳已經在發軟，他嬌生慣養，二十一歲做皇帝，何嘗吃過這般苦，半天走下來，也不知摔倒了多少次，突然看見前面不遠有一座小酒寮，腳步不覺一快，冷不防一腳踩進了一個土坑內，立即又摔倒。

張傑急忙伸手扶起來，皇帝一股怒氣不由又冒高，拂袖道：「朕早就吩咐你們準備馬匹替換，你們卻不聽，要朕走路，是存心折磨朕的了。」

「皇上，這附近……」張傑誠惶誠恐，下面的話還未接上，皇帝已截道：「朕不走也走了，還說什麼？」

皇后一旁隨即撒嬌道：「皇上，臣妾實在走不下去的了。」

「好、好……」皇帝抬手指着那邊的小酒寮。「朕與你到那邊歇一會。」

張傑脫口道：「皇上，此地不宜久留……」

「誰要阻止，朕砍他的腦袋！」皇帝聲色俱厲。這種話出口，還有那一個敢再作聲？

× × ×

那座小酒寮非常簡陋，桌椅都是殘殘破破的，張傑與八個侍衞雖然一再以衣袖拭擦乾淨，皇帝仍然皺眉，一會才無可奈何的坐下來，皇后雖然早就坐下了，卻是一臉的厭惡之色。

酒寮的三個小二都是怪模怪樣，一個高一個矮，矮的那個才到高的那個胸膛，還有一個則是駝子，在掌櫃指揮下，三個人忙得團團亂轉。

掌櫃是一個肥肥胖胖的中年人，拿着算盤，挺着大肚子在旁邊轉來轉去，算盤「劈劈拍拍」的响過不絕，也不知在算什麼，卻將皇帝本已煩悶的心情弄得更煩悶了。

茶酒首先送上，皇帝要喝茶，給一個侍衞截下，要喝酒，又給另一個侍衞截下，待他們喝過沒問題，張傑才放心讓皇帝喝。

小菜跟着送上來，張傑也是着手下侍衞先嚐，沒事了才請皇帝皇后動筷，他並非有什麼發現，只是認爲這樣做比較好一些。

掌櫃看着笑了笑道：「這些酒菜絕對乾淨的。」

皇帝目光一轉搖搖頭。「沒有別的了？」



「小店最好的就是這些。」

皇帝無可奈何的拿起筷子，旁邊皇后已餓得發慌，隨亦將筷子拿起來，皇帝看在眼內，忙對張傑揮手道：「不用你們侍候了，吃完了還得趕路。」

張傑侍候了皇帝這麼多天還不明白皇帝的心情，應聲與八個侍衞退下，掌櫃不用吩咐，亦轉身走開去，也就在他轉身同時，面上露出了詭異的笑容。

張傑看不到這笑容，否則一定知道其中有詐。

旁邊的桌子上亦已準備好飯菜，八個侍衞只喝茶，也只知道張傑爲人隨和，各自吃喝，不過其中一個仍然倒了一杯茶送到張傑面前。

張傑也實在渴了，接過仰首一飲而盡，那個侍衞接將一雙筷子送上來，張傑才接在手，面色就一變，突然撲過去將皇帝手上的碗筷掃落地上。

「張傑——」皇帝驚怒，張傑的劍應聲出鞘，反手握住了咽喉，嘶聲說道：「茶裏下了藥……」

與之同時，八個侍衞亦紛紛推椅而起，一個接呼道：「飯菜裏也有！」

「藥？毒藥？」皇帝惶然站起來。

掌櫃即時回頭道：「是迷藥，不過你放心，你吃喝的那一份沒有。」

也就因爲那一份沒有張傑才會上這個當，他橫劍擋在皇帝面前，一面急呼道：「皇上，快走！」

掌櫃笑接道：「那走得這麼容易！」

周圍門窗同時冒出了七八條大漢，手執兵器，張傑目光暴閃，厲聲喝問道：「你們是什麼人？」

「這間是黑店，你說我們是什麼人？」掌櫃得意洋洋的撥動着算珠。

「賊！」張傑脫口一聲，脚下一個踉蹌，那八個侍衞亦是搖搖欲墮，藥力顯然都已經發作。

掌櫃看着更加得意，呼喝道：「保鏢都殺掉，兩隻肥羊留着，哈哈，說不定還有什麼好處。」

不等他將話說完，羣賊已分別從門窗跳進來，一湧而上，手中拿的全都是狼牙棒開山斧鬼頭刀之類的重兵器，八個侍衞慌忙應戰，一個個却都已頭昏眼花，那裏是這羣如狼似虎的山賊對手，很快便給幹翻了半數。

張傑一看羣賊的身手亦知道就是沒有迷藥，一樣囚多吉少，擒賊擒王，當機立斷，長劍一引，身形急射，向那個掌櫃撲去。

掌櫃似乎早已在意料之中，算盤一翻，十四顆算珠脫出，射向張傑的面門，張傑揮劍擋開五顆，側首讓開七顆，還有兩顆，齊打在一太陽穴」上，眼前立時一黑，掌櫃左右駝矮兩個小二同時掩上，兩柄七首一齊扎到，扎進了張傑腰間。

張傑劇痛下反而清醒過來，長劍疾擊，迫退了兩個小二，那兩柄七首亦同時從他的腰間抽出來，鮮血奔流，迅速染紅了他腰間的衣服。他沒有理會，回身一劍劈翻了一個山賊，厲聲喝道：「住手！」

那個高高的店小二正將皇帝抓住，按在桌子上，給他這一喝，不由一呆，皇帝趁機一掙而脫，裂帛聲中，衣衫給撕破，露出了裏面穿的龍袍。

張傑接喝道：「好大胆的賊人，竟敢冒犯天子！」

「天子？」掌櫃第一個有了反應，瞪着皇帝。

張傑確即跟蹌着走向皇帝，駝矮兩個小二相顧一眼，左右又撲上，掌櫃呆了呆，急忙叫道：「住手！」

這一次他的反應却是慢了一些，叫得駝矮兩個小二住手的時候，兩柄七首已插進張傑左右脅下。

張傑一個身子亦給撞倒在地上，仍然掙扎着爬到皇帝脚前，才一聲：「皇上——」頭便一側，嚥下了最後一口氣。

皇帝兩條脚直在彈琵琶，看見掌櫃走來，不由自主倒退，正撞在兩個山賊的身上。

四個山賊擋着皇帝的去路，兩個抓着皇后，另外兩個隨即將皇帝雙臂抓着，皇帝不由自主叫起來：「朕給你們做官，你們要什麼朕也答應……」

那兩個山賊怔在那裏，掌櫃走近來，分開皇帝的胸襟，往龍袍上摸一把，怪叫道：「這就是龍袍？」

駝子一旁走上來，大笑道：「你別聽他們胡說八道，皇帝怎會跑到這兒來？」

掌櫃正色道：「不是有消息，京師已經給燕王朱棣攻陷了。」一頓接揮手。「看看他們的行李。」

八個侍衞都已倒在地上，其中一個仍然抱着一個包袱，至死不放。

包袱內有一個箱子，內載皇冠一頂，玉璽六枚，掌櫃越看雙眼瞪得越大，偷眼看了看皇帝，連聲音也變了，沙啞地嚷道：「天哪，是眞的——」

羣賊面面相覷，抓着皇帝皇后的那四個不由自主將手鬆開，皇帝一顆心也這才安下來。

一個賊連忙問道：「這如何是好？」

掌櫃捧着腦袋搖了搖，又看看皇帝，歎了一口氣。「把他們回去，由頭兒處置好了。」

這件事他實在不敢做主。

× × ×

皇帝總算用不着再走路，也第一次嘗到了木頭車子的滋味，這在他來說當然不是好的，木頭車子事實也沒有轎子馬車的舒服。

十個山賊包圍着木頭車子，掌櫃捧着那個盛着玉璽的箱子走在最前，看樣子非常興奮，其他山賊也是，推車的那個推着忍不住大嚷。

「你們可知道替皇帝推車的是什麼官？」

旁邊一個山賊應道：「以我所知，侍候皇帝出入的都是太監。」

羣賊哄然大笑，掌櫃回頭笑罵道：「少廢話，快趕路。」

推車的笑應：「我只怕一個不小心摔壞了皇帝的龍體。」手上接二用力，推車疾走，皇帝皇后慌忙抓穩了車座，驚呼連聲。

羣賊却是大笑不絕，他們本就目無王法，現在更就連皇帝也不放在眼內了。

× × ×

酒寮中只剩下駝矮高那三個小二和一個厨子，收拾東西埋葬屍體忙了一個下午。到吃晚飯的時候，自然又省起了皇帝的事來。

矮的那個捧着碗左看右看，不由大笑道：「這是龍碗，皇帝用過的。」

「那這是龍筷了。」高的揚着手中筷子。「這張龍椅我却是坐定了。」駝子大馬金刀的坐在皇帝坐過的椅子上。

「可惜你無論怎樣看來也不像一條龍。」厨子亦大笑。

門也就在這時候「轟」地碎開，笑語聲盡斷，駝子給這一嚇險些兒連人帶椅翻倒。

四個死士飛快衝入，司馬長安隨即出現在門口。

高個子拍桌而起，厲喝道：「什麼人？」

「那條龍在那裏？」司馬長安面如寒霜，語聲亦冰也似。

「龍？什麼龍？」高個子反問。

「說！」司馬長安斷喝。

高個子給喝得身子一縮，但立即又挺起胸膛。「這是什麼地方，你們……」

「是什麼地方？」司馬長安截問。

「七重天的店子！」高個子胸膛挺得更高。司馬長安怔住，高個子得意的接道：「要命的立即滾出去。」

「皇帝給你們送上了七重天？」司馬長安的胸膛起伏，顯得有些激動，看樣子他當然知道七重天是什麼地方。

截殺了賀冲一夥，他立即率領死士南下，日以繼夜，所有馬匹先後都跑折了，追到這裏，以爲可以將皇帝抓起來，那知道還是慢了一步，皇帝已經給送上了七重天。

「不錯！」高個子以爲司馬長安害怕，語聲立大起來。「你們想要回皇帝，準備贖金好了。」

司馬長安嘴角一牽，突然放聲大笑，四個山賊給笑得面面相覷，似乎也看出不妙，一齊後退，到司馬長安笑聲停下，已將兵器拿在手中。

司馬長安面色陡沉，冷冷道：「你們好大的胆子。」一頓霍地轉身，斷喝：「殺了！」

四個山賊應聲撲前，揮動兵器襲向司馬長安，所有的窗戶與之同時被撞碎，一個個死士疾竄進來。

高個子脚長步快，當先撲到，手中一柄狼牙棒高舉，便要砸落，司馬長安無動於中，也就在狼牙棒要砸落之前，一條飛索已套上了高個子的脖子。

高個子驚呼未絕，一個身子已給繩子拉起來，兩柄長矛同時扎進了要害，其餘三個山賊幾乎同時被擊殺，他們雖然悍不畏死，也已準備拚命，可是那些死士非獨人數多，襲擊的方式，也在他們意料之外。

司馬長安若無其事地走到酒寮前面的空地，也不用他吩咐那些死士已將火頭燃燒起來。

酒寮外面包圍着數百個武士，東面忽的讓出一條路，一個混身污泥的死士走進來，稟告：「頭兒，只找到張傑與八個侍衞的屍體。」

「我知道。」司馬長安仰首向天，面部的肌肉一下抽搐。「皇帝已給送上了七重天。」

× × ×

七重天並非在天上，所以有七重天之稱，完全是因爲那個地方形勢險惡，懸崖峭壁，直立如削，由山腳到山上一共有七重險阻，要將之攻下來，難比登天。

盤據在山上的是一羣亡命之徒，因爲易守難攻，到現在仍然活得非常快活。

經過多年的擴建，山寨已變成一個堅固的城堡，由第一重第七重的險阻之間亦築了石級，但第一重以下仍然保持原狀，以吊籃來上落。要攻下這一個已經不容易，而城堡在爲數逾四百的山賊據守下，當眞是固若金湯。

賊首叫元寶，到底是眞名字還是因爲他樣子像元寶或者喜歡元寶，可就不得而知了。

他天生一張孩兒臉，接近三十歲的人看來只像十七八，能夠控制這麼多山賊，當然有他過人的本領，閒着無事他最喜歡就是喝酒、吃肉、玩女人、堆元寶。

皇帝給送進忠義堂的時候，他正臥在一堆金元寶後面，一手拿着酒壺，一手抓着半邊肥鷄，滿咀油膩，旁邊侍候着一個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

他看來已有些醉意，可是一聽掌櫃報告抓着的是皇帝，立時便跳起來，一口酒全都噴在掌櫃的面上。

「皇帝？」他的一雙眼鷄蛋般瞪大，眼裏一些醉意也都已沒有。

掌櫃狠狠的一面以袖擦臉，一面道：「路上小兄弟已問清楚，城破之後魏初盛北川的人馬，連忙左右扶住，齊聲：「皇上保重！」

元寶大笑，推開各人，在案後坐下，一個元寶的眼睛一下突然溜到了皇后面上，皇后惶然，脫口驚呼：「皇上——」

「來了！」元寶應聲，一把將皇后摟進懷中，笑問：「這個大美人又是什麼？」

「是皇后！」一個山賊應一聲。

「好，老子就選你做皇后。」元寶伸手往皇后的面上摸一把，又大笑起來。

掌櫃就在這時候捧着算盤走近來。「算好了，一共要二萬九千九百三十九兩。」

元寶一皺眉，將皇后推開，接過算盤，看看問：「你說多少兩？」

「那算夠三萬兩好了。」掌櫃伸手將算盤撥夠三萬兩。

「三萬兩？」元寶摸着下巴，也不知在想什麼，旁邊山賊已將龍袍送上。

「頭兒，龍袍——」

「給老子穿上。」元寶雙手伸開，接一腔掌櫃。「你怎麼還呆在這裏，快寫信給魏初盛北川！」

掌櫃急急奔向那邊長案，另一個山賊接問：「頭兒，這個皇帝如何處置？」

元寶看看皇帝皇后。接着揮手道：「都送到石牢去，好好的侍候，就像侍候你們的爹媽一樣。」

羣賊大笑，皇帝皇后相擁在一起，涕淚交流，也毫無掙扎的餘地，給推出了堂外。

元寶龍袍穿好了，左顧右盼一番，笑問：「你們看怎樣？」

「要比那個皇帝神氣得多了。」羣賊你一句，我一句，只聽得元寶心頭大樂，挺胸凸肚的往前走，到底是人矮袍長，冷不防一腳踩在袍腳上，險些一交摔翻，羣賊連忙左右扶住，齊聲：「皇上保重！」

元寶大笑，推開各人，在案後坐下，一個



山賊連忙將皇冠送上，他接在手搖了搖隨便放在頭上，更顯得怪模怪樣，羣賊又哄然。

掌櫃那邊下筆如飛，很快便已將信寫好，眉飛色舞的高呼：「成了。」

元寶漫不經意的伸出手。「拿來看看。」

信接下他上下左右一轉再轉，瞪着眼，似懂非懂的，突然放下，道：「讀來聽聽。」

掌櫃早就知道元寶胸無點墨，忍住笑大聲朗誦：「字示魏初盛北川，皇帝現在七重天，速將黃金三萬兩送來贖回，半月爲限，切勿自誤，七重天皇帝元寶。」

元寶一面聽手指一面往信上捺，停在「三」字上，到掌櫃朗誦完了才問：「三萬兩？」

掌櫃道：「足夠鋪平這個忠義堂的了。」

元寶再問：「那我們花什麼？」

掌櫃一怔道：「那改五萬兩。」

元寶搖頭。「三十萬兩！」

掌櫃瞠目結舌，羣賊亦傻了臉，元寶目光一掃，又搖頭。「所以說你們就是沒見識，那是皇帝，出錢來贖皇帝的是魏初——」

掌櫃不由點頭道：「魏初家裏有一個金窖，富可敵國，人稱魏百萬，就是眞的只得一百萬兩黃金，我們才要他三十萬兩，還不到他身家的一半。」

「三十萬兩已夠我們花的了。」元寶連打了三個哈哈。「我們也不是那麼貪心的人。」

羣賊一齊點頭，他們本來都給那個數目驚呆，現在聽元寶這一說，又不覺得是一回事。

三十萬兩黃金到底是多大的一筆財富，其實他們都並不清楚，甚至做夢也想不到，元寶也沒有例外。

× × ×

金鷄口，清晨。

篝火隨着天色的明亮逐漸淡下去，這種天色下，魏初盛北川的面色都顯得很蒼白，他們各領二百侍衞，在這裏已等了三天。

天未亮，他們便已醒來，三天以來他們都是寢食不安，雖然他們到早了，但無論如何，皇帝這時候都應該到達。

急風吹來了一陣馬蹄聲，魏初盛北川聽着目光不由亮起來，他們年紀差不多，身材衣飾截然迥異，魏初矮而胖衣飾華麗，完全是一個大腹賈模樣，盛北川高而瘦，衣飾與身份切合，一看也知道是富貴中人，卻怎也不像商賈。

十三騎飛快奔至，魏初目光轉回，笑笑道：「盛兄那個下屬郭安帶人回來了。」

盛北川沉聲道：「他們去的時候十三騎，回來也是，不是好事。」

語聲未已，十三騎爲首那個中年人已飛騎來到盛北川面前，滾鞍躍下，拜倒。叩道：「侯爺——」

「郭安，你們沒有遇到皇上？」盛北川急問。

「屬下一路打聽，什麼消息也沒有。」郭安搖頭。

「不成走小路？」魏初旁邊一個青年插上一句。那是他的獨生子魏金鵬。

郭安淡應道：「走小路早該到了。」

「莫要給逆賊追上了才好。」盛北川一聲歎息，目光倏的又一遠。

一騎快馬正從那邊奔來，山坡上停下，射出了一支箭，立即又勒轉，奔了回去。

箭末繫着一個金鈴，一陣急响，奪人心魄，郭安手急眼快，探手將箭抄住，目光一落，道：「箭上有一封信。」

「拿來！」盛北川急不及待接在手裏抖開，一看，面色驟變，魏初接過，看着又變了臉色，脫口道：「皇上給擄上了七重天！」

「七重天？」郭安震驚，追問盛北川之前，他原是一個江湖人，當然知道七重天是怎樣的地方。

盛北川接道：「元寶要我們半月之內將三十萬兩黃金送上去交換。」寵將信交給魏初。

「這個賊小子！」郭安雙手不覺用力，响箭一折爲二。

魏金鵬箭即道：「我們攻上去！」

「七重天易守難攻，要攻上去談何容易，何況皇上在他們手上。」魏初搖搖頭，往信上細看一遍，一面將信交回盛北川一面道：「看信末的六個硃印，這件事不會假的了，盛兄的意思……」

「看來只有接受他們的條件了。」盛北川歎了一口氣。

魏初苦笑道：「他們要的可是三十萬兩黃金。」

「小弟那兒勉强可以籌到三萬兩，魏兄方面……」

「二十七萬兩黃金本來不是問題，可是短短半個月之內要小弟籌足此數……」魏初甚感苦惱地以手加額。

「別的人……」

「皇上一天不在，我們也休想要他們的幫忙，今時今日，敢公然與逆賊相抗的，只是你我。」

「這倒是事實。」盛北川長歎。

閒話少說，你我還是立即回去盡力張羅，如無意外，十天後此時此地再見。」魏初再一揖。

盛北川急忙回禮，魏初也沒有再多說什麼，率領所屬往來路奔回。

看着他們遠去，盛北川才回過頭來，吩咐道：「郭安，你帶人到七重天附近看看。」

郭安道：「侯爺是擔心司馬長安等人也知道消息，趕來七重天？」

「怎能不擔心？」盛北川又一聲長歎。

七重天下，是一片原始森林，濃蔭蔽日，只有東南比較疏落，路也就在那裏鬧出來，不太闊，兩旁枝葉覆蓋，雖則是正午，路上仍然是一片陰森。

沒有風，枝葉靜止，鳥聲也沒有，這種靜寂已接近死亡，突然被一聲狼嗥驚破。

× × ×

一條灰狼接從路口闖進來，狂奔了二十來丈，撞在一株樹幹上，哀號着倒下，狼背上插着三支箭，鮮血奔流，洒出了一條血路。

三騎快馬追着血路迅速奔至，鞍上的都是二十來歲的青年，錦衣配劍，手執雕弓，鞍旁的箭壺尚插着十來支羽箭。

劍柄梢上都嵌着明珠寶石，馬鞍是黃金打就，不看衣飾，只看這金鞍明珠寶劍，便知道都是富貴人家的子弟。

馬在灰狼屍停下，「希聿聿」馬嘶聲中，年紀較長的一個青年大笑道：「看來我們的箭術都是不相上下，這條狼只好分了。

另一個笑接道：「幸好這條狼還有幾斤肉，分成三份還不太少。」

「兩位若是喜歡，盡可以將小弟那一份也分掉。」最後一個大笑。「反正小弟目的只是在看箭術如何，對狼屍一些興趣也沒有。」

「我們也是的。」前面那兩個青年相顧一眼，仰天亦大笑起來。

三個僕人也就在這個時候策騎奔至，鞍後都掛着山鷄野兔等獵物，目光及處，不約而同一聲：「公子好箭法！」

語聲未落，「嗤」的一下異响突起，一道寒光射向爲首那個青年的面門，青年急閃，寒光從他的耳邊飛過，打在他後面僕人的面上，沒入逾半，那個僕人一聲慘叫，倒翻馬下，當場喪命。

其餘兩個僕人，大驚失色，三個青年面色

亦變，手一翻，長劍齊出鞘，劍鋒俱都如一泓秋水，不是一般可比，他們拔劍的手法也非常敏捷，顯然都有幾下子，目光都集中在暗器飛來的方向，卻只見枝葉晃動，不見有人。

爲首那個年紀較長的突然道：「我們還是離開這地方！」也不管其他二人是否同意，隨即勒轉馬頭，往來路奔出。

奔不了數丈，一支長茅從左面樹林飛出，不偏不倚，正中馬頭，一穿而過。

馬悲嘶人立，青年及時從鞍上拔起，正撞進一張巨網中，那張巨網無聲的從樹上撒下，青年撞進去，立即收緊，七八道寒光緊接射至，無一落空，青年連聲慘叫，慘死網中。

其餘兩個青年只看得驚心動魄，那兩個僕人更恐懼，慌忙退到兩個青年的背後。

一個青年連續嘶聲大叫：「有話好說，我們……」

話說到一半，破空聲便大作，無數道寒光四方八面射來，兩個青年慌忙滾鞍下馬，寒光都射在馬身上，血肉橫飛，那兩個僕人的反應並沒有那麼敏捷，驚呼慘叫聲中與坐騎同時被射殺，人仰馬翻，兩個青年看在眼內，面無人色，一個不覺揮手大叫，另一個卻發狂的奔出去。

「我爹爹有錢，只要你們放過我——」站起來那個兩句話才出口，寒光已射來，他揮劍急擋急退，背後撞上一株樹幹，左手一扳，身子順勢一轉，躲進樹後。

一枚尖長的暗器即時射至，「奪」地穿過他的掌背，將他的左掌釘在樹幹上，他慘叫未絕，身前一叢矮樹已疾揚起來，一支長矛從中飛出，不偏不倚，飛進了他的胸膛。

那叢矮樹赫然縛在一個人的背後，那個人卻是從一個地洞跳出來，他藏身地洞，只露出一個頭，枝葉濃密，要發現他的存在並不容易，何況他的一身衣服以至頭巾都是青綠色？

往外奔的那個青年也只是奔出了十來步，右腳踏下未起那剎那，腳旁的泥土突然激射起來，一條繩圈接出現，一緊，勒實了他的足踝，將他頭下腳上的拉上了半天。一支長矛接從旁飛出，穿心而過！

鮮血怒射，他的身子被長矛撞得疾盪了開去，盪回來的時候已然氣絕身亡，屍體卻曳着繩子繼續在半空不停擺動。

兩旁樹木的枝葉不少亦搖動起來，突然一簇簇落下，出現了一個個身穿葉綠色緊身衣衫的人，混身上下都是暗器囊，繩鈎之外，還有四種兵器，着地便展開行動，一句話也不說，迅速將人馬的屍體收拾乾淨，搬進樹林內，隨又藏起來。

這都是燕王座下的死士，司馬長安訓練他們也實在費了不少心思，既能夠衝鋒陷陣，也能夠在這種環境發揮驚人的殺傷力。

× × ×

林外就是一片草原，青草已大半褪色，說不出的蒼涼。

草原上有風，吹起了一層層草浪，兩條灰狼，逆風在草原中奔過，遠遠的奔了開去，時隱時現。

這兩條灰狼比一般的爲大，毛色都沒有一般的光亮，眼珠子彷彿已冰結，透着一種死亡的光澤，看來是那麼怪異。

奔不了多遠，又有兩條一樣的灰狼迎面奔來，會合一起，再往前奔。

「整座林子都佈滿了陷阱。」一個人的聲音號即在四條灰狼當中响起來。「而且顯然已得到指示，寧枉毋縱，格殺勿論！」

旁邊另一條狼亦口吐人聲，接道：「可憐那三個執袴子弟，死了也不知道是爲了什麼回事！」

「這實在大出我們意料之外，我們將那條狼放進去，原是要一看有什麼反應，想不到他們來得那麼快，又看到了那條狼。」說話的這條狼突然停下來。「你們繼續在這裏監視，切記不要輕舉妄動，我立即回去請示侯爺。」

其餘三條狼亦停下，應聲點頭，說話的這條狼接一聲歎息，獨自疾奔了出去。

留下那三條狼立即在附近的草叢伏下來，其中一條抬起一腳，末端竟然是一隻人手，將頭拿下來。

狼頭內藏着人頭，是一個驚悍的中年人，滿頭汗落淋漓，才吁了一口氣，瞳孔突然暴縮，一聲：「小心！」急將狼頭戴上，其餘兩條人狼顯然亦有所覺，一點頭，迅速退入草叢深處。

風吹過，草浪波動，數十丈外草叢開處，一個個葉綠色勁裝疾服的人一面分開草叢，一面向前欺進，右手執鋒刀，左手抓長矛，口咬匕首，面容峻冷，目露殺機，正是搜向那四條人狼逃走的方向。

十數丈走過，前面草叢一陣幌動，一條狼間隱間現，急急的竄前，一個綠衣人手一指，三支長矛便向那條狼飛擲過去。

那條狼悲嗥一聲，在矛中倒下，那些綠衣人相顧一眼，兩個當先越前，走得很慢，步步爲營，其餘的亦同時迫前。

行前三丈，已看見倒在草叢中那條狼，兩個綠衣人相顧一眼，長矛脫手擲出。

那條狼毫無反應，長矛落下，「奪奪」兩聲異响，兩個綠衣人左右急上，分開草叢，只見那條狼身上插着兩支長矛，却一滴血也沒有，齊皆一怔，也就在那剎那，兩支短箭從草叢射出！

一個綠衣人閃避不及，箭入咽喉，倒在草叢中，另一個及時撲倒，正撲在那條狼之上，面色突然一變，滾身便欲躍起，那條狼即時爆炸開來，內裏赫然是塞滿了火藥。

火光暴閃，霹靂一聲，那個綠衣人血流披面，倒飛了出去，一股火焰同時在草叢中燃燒起來，一個半身赤裸的漢子與之同時在另一個草叢中竄出，四支袖箭急射那些綠衣人。

箭筒縛在他雙臂上，他半身翻滾，束在腰間的一條鍊子槍同時脫出，射向一個綠衣人。

袖箭俱落空，那些綠衣人身手敏捷，眼看兩個同伴中伏，都已提高警惕，可是那條鍊子槍仍然正中那個綠衣人的小腹，鍊子槍原就是比較少用的兵器，尤其是這些以輕便武器爲主的殺手，這一擊遠及兩丈，實在大出那個綠衣人意料之外。

一擊中的，那個漢子立即鬆手，身形凌空未落，雙手已然拔出了縛在脚旁的一雙利刀，一條飛索隨即飛來，勒住了他的脖子，他雙刀急展，才削斷繩子，三支長矛已乘隙飛入，洞穿了他的身子。

三個綠衣人亦在這片刻倒下，另外兩個披着狼皮的人已開始襲擊，他們從草叢中竄出，暗器兵器齊展，擊倒了三個綠衣人，立即被其他的包圍起來。

每一個人都是在拚命，那兩個狼人身手雖然在綠衣人之上，到底不敵對方人多，再擊倒對方三人，終於在對方撲擊下倒斃。

那些綠衣人並沒有檢視同伴的屍體，立即散開，火勢這時候亦已蔓延開來，他們迅速砍倒周圍的野草，將火路截斷，接將屍體擲進火中，不管敵我，面容也始終是那麼冷酷，彷彿一些感情也沒有。

「還有一條狼？」爲首的那個綠衣人接揮手。

各人旋即四面散開，更多的綠衣人亦在草原上出現，展開搜索。



他們沒有找到那條狼。

× × ×

夜已深，定遠侯府大堂仍然燈火輝煌，盛北川高坐孔雀屏風前，站在他面前的是他的心腹郭安，也就是草原上走脫了的那條狼。

大堂內只有他們兩人，郭安要說的已說完，盛北川一會才輕歎一聲，問：「你手下可以用的，還有多少人？」

「二十三個。」郭安沉聲道：「他們隨時都準備爲侯爺效命。」

「司馬長安方面只怕已傾巢而出。」盛北川搖頭。「最成問題的却是他們必定已知會逆賊，援兵相信很快便會趕到去。」

郭安道：「所以我們必須及時將皇上救出來，我們二十四個在夜間動身，試試能否闖進去。」

「不能試試，時間無多，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盛北川斬釘截鐵，神色凝重。

郭安垂下頭，盛北川緩緩站起身子，道：「我們的人最理想就是能夠不驚動林中的敵人，將消息送上七重天，看如何說服元寶合作，裏應外合，合力突圍。」

「那必須用一個高手。」

「不錯，武功一定要好，機智之外，還要有足夠的經驗應付司馬長安所設的陷阱。」

郭安目光一閃，道：「侯爺心目中其實已經有了人選。」

「你其實也想到了。」盛北川一笑。

「孫鳳翔？」郭安試探地。

「正是——」盛北川目光大亮。「司馬長安既然來了這裏，孫鳳翔必然也在這附近。」

郭安道：「他曾經發誓，一定要手刃司馬長安。」

「據說，司馬長安殺了他未過門的妻子葉素。」

「而且是先姦後殺。」郭安沉聲道：「當時司馬長安並不知道那個女孩子與他的關係，否則一定不願意與這個殺手中的殺手結怨，三年下來，孫鳳翔已經先後襲擊了他三次，殺的雖都是他的替身，已令他很不舒服，曾經表示願意償還孫鳳翔十個美女，千兩黃金，孫鳳翔却只是要他的命。」

盛北川點首道：「這個一等一的殺手，積聚三年與司馬長安交手的經驗，沒有人比他更合適的了。」

「侯爺能夠說服他相助？」

「他本來就非殺司馬長安不可，若在這件事上還能夠得到厚利，相信他未必會拒絕。」

郭安沒有作聲，盛北川接道：「這是我們惟一的機會，只是孫鳳翔行踪隱秘……」

「交給我們好了。」郭安說得很輕鬆。

「聽你的口氣，似乎已有了孫鳳翔的下落。」盛北川問：「什麼時候我可以見到他？」

「屬下盡力而爲。」

盛北川深注了郭安一眼，揮手，郭安倒退了出去，眨眼間消失在堂外。

× × ×

夜更深，寒冷的月光下，二十四條人影奔過寂靜的長街，來到了一座廢宅前。

走在最前的是郭安，已換上一襲黑色緊身夜行衣，脚步一停，雙手一分，十八個黑衣人左右散開，只剩下五個跟着他往前走去。

廢宅的大門已經倒塌，內望頹垣斷壁，野草遍地，長幾及膝，夜風中搖動，一陣陣蟋蟀聲响，令人聽來爲之毛骨悚然。

莊院的大堂亦倒塌過半，轉迴廊，是一個小水池，水草叢生，粼粼水光就像無數發光的長蟲在游動。

過水池不遠，假山旁一小亭子，還很完整，亭中的石桄上，這時候赫然坐着一個白衣人，白衣如雪，散髮飛揚在夜風中，有如幽靈。

他看來仍很年輕，英俊得來峻冷，嘴唇抿成一條直綫。

只得半邊的石桌上放着一壺酒，白衣人手中拿着杯，酒色青碧，酒香芬芳，却是久久不見他擧杯。

草叢中秋蟲唧唧，凄風冷月，白衣人這個時候進來這種地方喝酒，是不是奇怪得很？

又一陣夜風吹過，蟲鳴聲突然斷絕，白衣人同時擧杯，仰首一口傾盡，十數道寒光也就在此際從草叢中飛出，四方八面射向亭中的白衣人。破空聲大作，白影寒光中一閃，寒光打空，白衣人蝙蝠般倒掛在橫樑下，左手握杯，右手抓壺。

八條鍊子鈎旋即飛鈎在亭子的四條柱上，呼喝聲中，四柱盡倒，整座亭子倒塌了下來，塵土飛揚，白衣人那剎那即已飛出了亭子，「霍霍」聲中，飛掠三丈，落在草叢中，一個綠衣人同時在他身旁冒起來，長矛挿向他要害，他的身子却及時一偏，閃過來矛，左手暴長，酒杯緊接拍在那個綠衣人的面上。

杯碎裂，嵌進，綠衣人一張臉血肉模糊，慘叫着倒飛了出去，白衣人緊追而上，右手酒壺接擋在綠衣人的胸膛上。

綠衣人身形未穩，又給擋飛，倒在草叢中，白衣人隨即回身，壺一揮，砸飛了後面擲來的一支長矛，身形又起。

數點寒光在他脚下飛過，他人在半空，壺中酒箭也似飛射，「簌簌」地射進草叢中，一個綠衣人緊接雙手掩面從中竄出，雙手突然又落下，左手暗器，右手長刀，一齊出擊！

白衣人酒壺一翻，暗器盡射入壺中，再一翻，「錚」的套上刀鋒，那個綠衣人左手立時多了一柄匕首，尚未刺出，刀已被拗斷，身形亦被牽動，橫飛出去，白衣人酒壺緊接脫手，疾擊在那個綠衣人背上，斷刀暗器一齊在壺中飛出，盡打進他的背脊。

他慘叫倒下，另六個一樣裝束的人同時在白衣人周圍的草叢中冒出來，一個厲喝道：「孫鳳翔，你這是作甚！」

「殺人！」孫鳳翔一道白虹也似射出。撲向那個說話的綠衣人，一張巨網即時從那個綠衣人手中出現，迎向孫鳳翔。

孫鳳翔一身白衣那剎那閃起了一蓬金芒，巨網尚未網上，便片片碎裂。

金芒接斂，赫然是一柄長及四尺，形式古拙，也不知是什麼打造，金光耀目的長刀。

綠衣人網碎刀出，碎網中欺進，挿向孫鳳翔，眼看便要挿進去，金光飛閃，來刀錚的齊中斷去，金光再長，飛進了綠衣人的咽喉。

骨碎聲暴响，綠衣人一個身子倒飛出數丈外，栽進了水池裏。

擊在他咽喉上的是刀背，却已足以致命。

孫鳳翔身形接轉，金刀飛旋，砸飛了擲來的三支長矛，倏的一沉，他右脚足踝隨即一緊，竟已踏進了一個繩圈中，繩圈立即收縮，他也就是覺察，金刀才沉下。

那個控制繩圈的綠衣人雙手抓着繩子正要拉起來，金刀已然將繩子削斷。

孫鳳翔身形隨着箭矢般飛射，翻手一刀削進了那個綠衣人的面門，接回刀，截下了射來的暗器，又是一陣旋風也似飛旋到另一個綠衣人身前，那個綠衣人身上帶的兵器暗器幾乎一半立即出擊，但並沒有將孫鳳翔截下來，其餘三個綠衣人暗器追射，亦無一追上孫鳳翔的身形。

孫鳳翔人到刀到，刀一抹，便將那個綠衣人雙臂齊肘削斷，刀接一翻，抹進了那個人的脖子，却只是半分便停下，那個人一張臉剎那灰白起來。

（未完・一）

# 沈勝衣傳奇故事

# 屠龍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沈勝衣封住金龍堂主的穴道離去，天劍傷重再折回來，想將金龍堂主殺死，反被金龍堂主殺害，而他亦被天劍刺傷，帶傷跟踪沈勝衣紅綾等人，想奪回花名册，見白玉樓帶着錦衣衞和三百鐵騎迎接沈勝衣、紅綾、羣豪等人。自己匿在樹上，也不敢奪取，不虞金龍堂殘餘份子襲擊，白玉樓分半數人馬保護衆人前行，自己親自到現場觀察，檢點死亡和傷殘人數，發現少了天劍，死在荒原上，知道被金龍堂主所殺，把傷殘羣豪留在客棧療傷，死亡的做好善後工作，於是趨騎直向京師進發……

## 壞人殺壞人

白玉樓搖頭道：「反對我的人不全是壞的，他們大都只是有人提出意見，總該有人贊成，有人反對才是，否則一面倒便沒有趣味了。」

紅綾詫異道：「怎會這樣的？」

白玉樓道：「這些人有些是老臣子，有些是王公，閒着沒事總覺得找些事做才不枉一生，也認爲必須做到語不驚人死不休，以爲這樣才能够引起別人的注意。」

紅綾搖頭道：「竟然會有這種人。」

沈勝衣接道：「這種人也的確是閒着沒事，惟恐天下不亂。」

「開始的時候的確覺得這些人很討厭。」白玉樓笑笑。「現在却覺得讓他們瞎扯一頓也好，最低限度在朝廷上沒有這麼悶。」

沈勝衣笑道：「那是因爲你已經深得皇上信任，也知道這些人的說話起不了什麼作用。」

「不錯。」白玉樓大笑了起來，這笑容的後面也不知隱藏着多少艱辛。

朝政改善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白玉樓在這方面實在已不知費了多少心思努力，才能够得到現在的成就。

沈勝衣當然明白，他與白玉樓相識多年，已到了無所不談的地步，也先後替白玉樓解決了好些困難，接問：「我們什麼時候動身？」

「這裏也沒有什麼事需要留下來，明天動身好了。」

「你的人都已作好準備？」

「他們辦事的能力比以前好多了，你可以放心。」白玉樓說得很肯定。

× × ×

次日一早，沈勝衣白玉樓等人便起程，同行的除了紅綾以及一衆英雄豪傑，還有追隨白玉樓的若干侍衞，當地官員送出了城外半里，不是不想送下去，而是知道白玉樓不喜歡奉承這一套，適可而止。

一路上都很平靜，沒有事發生，甚至到了京城，也沒有金龍堂主的消息，那些告示也顯然起了作用，金龍堂主所屬並沒有鬧事，而且消聲匿跡，白玉樓也遵守誓約，並沒有對金龍堂採取任何行動。

他甚至將花名册當着各人面前封起來，看也不看，再將之藏在秘密的地方。

這種平靜的日子過了三個月，也就在羣豪厭倦了京華的生活的時候，金龍堂開始了他的報復。

這三個月之內他並沒有採取任何的行動，只是在養傷，本來是用不着三個月這麼久，只是他受傷之後並沒有立即醫治，以致傷勢又嚴重了幾分，內功雖然好，仍然需要好一段日子才能够完全痊癒過來。

他不錯衆叛親離，但到底還有人使用，好像他這種人是絕不會毫無保留，孤注一擲的，只是他能够用的人已不多，所以他最後還是決定等傷勢完全痊癒才採取行動。

如何暴燥的人只要他有時間考慮就一定能够冷靜下來。

他要躲起來當然也很容易，白玉樓不錯消息靈通，能够用的人很多，在廣闊的天地間，到底還是很渺小，不能够搜通每一個角落，他們也沒有進行搜索。

這三個月的日子當然不好過，金龍堂主却還是很安靜的過了，與養傷同時他搜集了若干資料，也擬好了若干計劃，準備在傷癒之後採取行動。

第一個他要報復的對像就是陸天遊。

× × ×

陸天遊是金龍堂的高手，地位在胡來之上，荒原那一戰應該在決戰的時候便已經趕到，可是他當時非獨沒有及時趕到，而且在事後仍然不見人。

這是與他的性格有關，在他還沒有錢的時候便已是這樣，也就因爲他這種性格他才能够活到現在。

他是一個壞人，的確也做過不少壞事，但去做有危險的壞事他的反應總是比同夥慢一些，美其名爲謙遜或者不喜歡爭功。在他有錢之後這種性格就更加明顯了。

現在他已經很有錢，跟着他混飯吃的人也很多，可以說是金龍堂在荒原那附近的一條支柱，在接到消息之後他立即整頓屬下，準備趕赴荒原，他的準備工作也做得很詳細，包括臨時的搏鬥訓練，以及如何圍剿敵人，但求做到一殺到荒原立即發揮最大的殺傷力。

也就因爲要達到這個目的，他要求下屬保持充沛的體力，徵集足够騾車，將他們載到荒原去。

徵集騾車已花了一段時間，用騾車上路當然又慢了一些，所以到荒原一戰將近完結，金龍堂的人四散，他們仍然在路上，但他若是聽到這消息趕快一些，在金龍堂主倒下之前即使趕不到去，相信也可以及時去解開金龍堂主被封的穴道，再去截擊沈勝衣等人。

只是聽到這消息，第一件他要做的事就是回頭走，所有人都走了，他反而去送死怎對得起自己？

他從來不做對不起自己的事，這一次當然也不例外，何況知道金龍堂主身陷重圍，一個人同時要應付沈勝衣，那許多英雄豪傑，他幾乎可以肯定，這一次金龍堂主是完了，金龍堂也完了，最值得他担心的只是官府如何處置花名册這件事，花名册上絕無疑問一定有他的名字。

所以他也沒有回老家，帶着人立即遷到附近的一個秘密的巢穴，他早就準有這一天，這個巢穴建築得比他原來的屋子更華麗，也儲備了足够的糧食，雖然他很快知道官府的告示，他還是留在那兒，進一步觀察，他的心腹也到處打聽，看其他各地又是怎樣情形。

三個月下來，各地都非常平靜，連他也深信官府方面的確履行諾言，不準備按照花名册拿人的了，於是他也有些心動要搬回原來的地方，現在這個地方好是好的了，就是不够熱鬧，他也不是一個愛靜的人，跟隨他的人也不是。

他當然不知道報復在這個時候來了。

× × ×

夜未深，陸家莊大堂仍然燈火輝煌，陸天遊與一衆心腹手下仍然在大堂中暢飲狂歡，除了睡覺，他們便是吃喝，這之外，事實他們亦沒有其他事可做。

接連三個多月都是這種日子，誰也會覺得乏味，但這已是他們最好一種辦法。

陸天遊也實在過膩了，喝着酒突然將酒瓶擲掉，大叫道：「兒郎們，我們明天便回去！」

他那羣手下轟然齊應，就像之前的幾次一樣，絕無異議，絕對服從，他們顯然都知道他只是有些酒意一時衝動之下這樣說，到明天酒醒考慮清楚便又改變主意。

除非他能够肯定絕對安全，否則還是不會冒險的，現在他已經能够肯定了，所以隨即道：「這一次是眞的，明天我們一起回去，不會有問題的了。」

一個心腹接口道：「三個月官府方面都沒有採取什麼行動，應該是不會再有什麼行動的了，他們花名册在手，要採取行動應該不會等到現在，有三個月時間，我們已可以逃出老遠。」

另一個接道：「白玉樓將紅綾認做乾女兒的事也應該不會假的，他若是不接受紅綾的條件，相信紅綾也不會變成他的乾女兒。」

陸天遊大笑道：「這種乾爹却不妨多認幾個，若是我也有這個機會，要我怎樣也可以。」

「可惜頭兒的年紀已足够做白玉樓的哥哥。」

「這實在可惜得很，他是無論如何也不肯做我的弟弟的。」陸天遊大笑起來。

「但說不定肯接受堂主這個哥哥。」

所有人亦放聲大笑，這一笑，堂中的燈光便突然完全消滅。

陸天遊一呆，怪叫一聲，一柄劍便出鞘，他一向劍不離身，在這種情形下，當然不會例外，他看出那些燈都是被暗器打滅，那些暗器却原可以打在他們身上，却一顆也沒有。

若是轉打在他們身上，他們能夠避開的只怕沒有幾多個人，難道除了暗器，他們還有更好的殺人工具？

莊院周圍警戒森嚴，他們又怎能够不驚動其他守衛的人走進來？陸天遊一想不禁毛骨悚然，大吼：「快到我這兒來。」他那兒並不是特別安全，只是他那些心腹若是都懂得擋在面前，最低限度，來人要殺他也不會那麼容易。

他的心腹一向都很服從，這一次却例外，他們這種人平日以義氣標榜，其實就是最不講義氣的一羣，一到面臨生死的威脅，自然就自己性命要緊，一個個兵器出鞘，只管找地方躲避。

陸天遊一叫再叫，身旁仍然沒有人，由心寒出來，三步併作兩步，急急躲到屏風後。

燈滅之後，大堂便陷入一片黑暗中，就是陸天遊，眼睛那剎那亦不能够適應，屏風後更就是伸手不見五指。

與之同時，他聽到了一陣陣急速尖銳的破空聲，還有慘叫聲，前後左右响起來，驚心動魄。

然後他有一種孤獨的感覺，整個身子彷如置身冰窖中。

在這種黑暗的環境下要殺人並不容易，對方却寧願選擇這種環境，製造這種環境，那會是一些什麼人？

心念一動，陸天遊連呼吸都閉上，他已經想到亦想到，什麼人才能够驅使這些人。一想到那個人他兩條腿便軟了，他所以留在這裏三個月之久就是不能够確定那一個人的生死，他的職位雖然不及貴妃潘玉霍青，對那個人的性格還是很清楚。

那個人當然就是金龍堂主。

× × ×

破空聲慘叫聲終於停下，陸天遊立在屏風後，整個身子彷彿都已僵硬。

沒有任何的兵器暗器向他襲來，只是他已感覺自己與死人並無多大分別。

燈光隨即亮起來，亮的燈沒有方才的多，但已足够照亮大堂，陸天遊隨即有一種赤裸的感覺，也隨即聽到了一個聲音：

「你自己出來還是我着人將你請出來！」

陸天遊喉嚨「喀喀」作响，沒有說什麼，一雙脚不由自主的移動，從屏風後轉出來。

大堂上一片凌亂，到處都是屍體，兩列瞎子靠牆而立，只有三十個，各策一條竹杖，上面沾滿了鮮血，蒼白的面龐上一些表情也沒有，灰白的眼珠透着令人心寒的光芒，目光彷彿都集中在陸天遊身上。

陸天遊看了他們一眼，目光便凝結在當門而坐的金龍堂主的面上，兩條脚不覺停在那兒發抖。

金龍堂主現在已不像一條龍，倒有點像一條睡獅，靠臥在那張虎皮椅子上，一雙眼睛半張半開的看着陸天遊，他瘦了很多，但一雙手看來仍然是那麼有力。

在椅子旁邊侍候着八個力士，一個個天神也似，氣勢甚大。



陸天遊知道這就是金龍堂主一手訓練出來的八金剛，平日替他抬轎子，有如下人，事實是他的心腹殺手。

這個也應了那句俗語，四肢發達，頭腦簡單，對金龍堂主絕對服從，荒原一戰，若非金龍堂主要趕路，不坐轎子，飛馬急奔，亦少不了他們一份，

他們當然知道金龍堂戰敗，花名册落在白玉樓手上的消息，却沒有因此逃跑，仍然在老地方等候，在確定金龍堂主的生死之前，怎也不肯背叛金龍堂。

那些瞎子都是天殘門下，都沒有一個像丘長老那樣有骨氣，也一樣等候金龍堂主的差遣，事實他們亦沒有其他的地方可去。

八金剛却受過金龍堂主很大的恩惠，而一直以來，金龍堂主對他們也事實不錯，他們也就因爲頭腦簡單，除了服從之外並沒有想到其他。

看見他們金龍堂主才稍爲有些安慰，鬥志也因此迅速恢復過來，再召集天殘門下，組成了一支復仇的隊伍，由背叛金龍堂的人開始。

金龍堂主痛恨叛徒有甚於仇敵，另一方面，也當然因爲他知道以他目前的能力可以肅清叛徒，但要對官府則力有未逮。

在金龍堂聲勢最大的時候他尚且不願與官府作對，現在當然更不會了。

而他們始終認爲，若非金龍堂那些叛徒畏死四散，當日荒原一戰，絕對可以將花名册搶回來，金龍堂絕不會落到這個地步。

尤其是陸天遊，若是率衆趕來，就算趕不及，應該也能够趕在天劍之前，那他又何致於身受那麼重的傷，所以他第一個要報復的對象就是陸天遊。

他要追尋陸天遊的下落當然會比較容易，何況有那麼多時間，但他仍然到了莊院附近三天才採取行動，在陸天遊一夥半醉的時候下手。

這當然還因爲在這個時候將燈滅去，周圍便漆黑一片，黑暗中陸天遊的手下不能够視物，對那些瞎子來說却是一些影响也沒有。

事實證明他的推測很準確，黑暗中帶醉的陸天遊手下，完全沒有反抗的餘地，一個個被那些瞎子的竹杖刺殺，那些瞎子却一個損傷也沒有。

陸天遊躲藏的地方也在金龍堂主意料之中，然後他突然感到後悔，以他對陸天遊的認識怎會許以重任，也竟還寄望陸天遊最後會到來授助。

所以燈亮起，看見陸天遊，他不由歎息起來。

不等他再開口，陸天遊便已撲地拜倒，口呼道：「屬下陸天遊，拜見堂主。」

金龍堂主大笑，就好像聽到什麼有趣的笑話，陸天遊猛然道：「屬下知罪，萬望堂主見恕。」

金龍堂主笑接道：「我早就已寬恕你的了，你難道沒有看見，你的人都已倒下，可是你仍然活得很好。」

陸天遊目光一轉，又拜倒。「多謝堂主開恩。」

金龍堂主淡笑道：「小陸，你跟十年前我第一次見你並沒有什麼分別，仍然是那麼貪生畏死，荒原一戰我早就應該想到，你在情況還未明朗之前，絕不會到來的了。」

「那天……」陸天遊顯然要替自己分辯，却又一時想不出理由。

金龍堂主笑截說道：「那天你其實也有動身，只不過進得慢一些，路上恰巧又遇上開溜的帮衆，知道大勢已去，只好回去。」

陸天遊歎了一口氣道：「屬下原是要暫避其鋒，暗中召集人馬，替堂主報仇雪恨。」

金龍堂主又笑笑道：「這裏就是你們的基地，喝酒狂歡就是報仇雪恨的一個方式麼？」

陸天遊慌忙道：「堂主有所不知，屬下等今夜其實是狂歡一頓之後，就全力出擊。」

金龍堂主搖頭道：「我雖然知道你貪生畏死，却不知道到這個地步，你難道沒有考慮過這種話會否瞞得着我？」

陸天遊又嚷起來：「屬下該死。」

金龍堂主道：「你眞的該死，當日你若是趕來，事情未必會弄到那個地步。」

陸天遊忙道：「屬下，人不多……」

金龍堂主道：「一共二百十七個，也不少的了，將他們完全殺掉，我們也費了不少氣力。」

陸天遊面色立時變得一張白紙也似，金龍堂主接道：「現在該到你的了。」

陸天遊叫起來。「堂主不是說過已經寬恕屬下？」

金龍堂主道：「我是這樣說，却沒有說不殺你，你也該知道，我殺人有時是完全不需任何原因。」

陸天遊歎了一口氣，道：「這也是，堂主也不是一個言而有信的人。」

「你也該知道這已不是秘密。」金龍堂主只是笑。

陸天遊仍然拜倒地上，問：「我以前曾經立過不少功勞，堂主應該給我一個活命的機會。」

金龍堂主又笑了。「我離開荒原的時候便要殺你，容許你活到現在已經是給你機會的了，想不到你仍然留在這附近。」

陸天遊道：「我是看是否有機會再爲堂主効力……」

金龍堂主道：「我手下很多，不能够完全明白他們每一個的心情個性，不值得奇怪，你却是只有我這一個頭兒，你這個頭兒向來的行事作風是怎樣的應該很明白才是。」

陸天遊一個身子不住在顫抖，金龍堂主也沒有再說什麼，只是看着他，其他人亦無任何反應。

也不知過了多久，陸天遊突然叫起來：「你們到底要怎樣？」

金龍堂主笑笑應道：「在看你要怎樣，沒有比這更好看的了。」目光一轉接問：「大家都閒着，沒有其他事要做，是不是？」

八金剛齊應一聲，就像打雷的，那些瞎子却發出毒蛇吐信也似一陣令人不由混身都起了鷄皮疙瘩的聲响。

陸天遊終於站起身子，揮手道：「你們都給我上來！」

一個人在絕望的環境下，自然會有所改變，陸天遊現在已經絕望，尤其是發現金龍堂主一夥在將他玩着貓捉老鼠的遊戲，亦不禁有些火氣。

金龍堂主只是笑，陸天遊瞪着他接喝道：「你這個劊種，有種的便先上來。」

金龍堂主笑應道：「這句話不够惡毒，還不能够令我有太大的反應，你若是喜歡，那就先向我動手好了。」

陸天遊咬牙切齒的，舉劍看似便要衝過去，但只是裝腔作勢，好一會仍然呆在那裏。

金龍堂主也沒有催促他，只是道：「你喜歡什麼時候動手就什麼時候好了，這裏只剩下你這個活人，周圍又沒有第二座莊院，我們既不用担心你跑掉，也不用害怕你會將援兵叫來。」

陸天遊胸膛起伏，終於大叫一聲，向金龍堂主撲去，金龍堂主若無其事，在他左右的四個金剛力士首先撲出，揮拳迎向陸天遊，他們的手上赫然都戴着一個鐵甲手套，也所以不畏刀劍。

陸天遊劍刺在一個鐵甲手套上，劍身隨即被另兩個手套打上去，夾在當中，另一個手套緊接打來，正中劍鋒，竟然硬硬將那支劍打斷，陸天遊實在想不到他們的反應如此快，抽劍不及，再抽，抽回去的已只得半截。

他大叫，脫手將斷劍擲向金龍堂主，留在金龍堂主身旁另四個力士隨亦出拳，輕而易舉的將擲來的斷劍打飛，射進了樑木內。

金龍堂主仍然沒有動，只是笑，陸天遊知道這就是金龍堂主一手訓練出來的八金剛，平日替他抬轎子，有如下人，事實是他的心腹殺手。

這個也應了那句俗語，四肢發達，頭腦簡單，對金龍堂主絕對服從，荒原一戰，若非金龍堂主要趕路，不坐轎子，飛馬急奔，亦少不了他們一份，

他們當然知道金龍堂戰敗，花名册落在白玉樓手上的消息，却沒有因此逃跑，仍然在老地方等候，在確定金龍堂主的生死之前，怎也不肯背叛金龍堂。

那些瞎子都是天殘門下，都沒有一個像丘長老那樣有骨氣，也一樣等候金龍堂主的差遣，事實他們亦沒有其他的地方可去。

八金剛却受過金龍堂主很大的恩惠，而一直以來，金龍堂主對他們也事實不錯，他們也就因爲頭腦簡單，除了服從之外並沒有想到其他。

看見他們金龍堂主才稍爲有些安慰，鬥志也因此迅速恢復過來，再召集天殘門下，組成了一支復仇的隊伍，由背叛金龍堂的人開始。

金龍堂主痛恨叛徒有甚於仇敵，另一方面，也當然因爲他知道以他目前的能力可以肅清叛徒，但要對官府則力有未逮。

在金龍堂聲勢最大的時候他尚且不願與官府作對，現在當然更不會了。

而他們始終認爲，若非金龍堂那些叛徒畏死四散，當日荒原一戰，絕對可以將花名册搶回來，金龍堂絕不會落到這個地步。

尤其是陸天遊，若是率衆趕來，就算

金龍堂主的語聲即時响起來，道：「我沒有意思要白玉樓做弟弟，白玉樓也未必願意做你的弟弟，天殘門這些蝙蝠却都很有興趣做你的哥哥。」

這哥哥弟弟是什麼意思陸天遊當然都很明白，也當然知道在他說那些話的時候，金龍堂主已經到來了。

那些瞎子齊應一聲，黑暗中一齊將陸天遊舉起來，壓在一張長几上。

陸天遊恐怖的驚呼，突然有一種要墮進地獄的感覺，他雖然是金龍堂的人，對於這回事却完全不感興趣，而且一提起來便要打冷顫，做夢都想不到這種事情會降臨到自己身上。

金龍堂主也在笑，那種笑聲也一樣淫邪，令人聽來，毛骨悚然。

到他們離開的時候，天色已大亮，陸天遊混身浴血，死人般倒臥在地上，却沒有死，只是四肢的關節已然被那些瞎子捏碎。

他睜着眼，神情却有如一個白痴般，口吐着白沫，喻動着，也不知在說什麼。

金龍堂主的報復就是這樣，卑鄙而殘酷。

陸天遊只是他要報復的第一個，還有第二個，第三個，追隨他們的人都無一倖免。

在金龍堂主的眼中，除了他現在身旁這些人，其餘的都是叛徒，非殺光難以洩其憤。

這種報復其實就是清理門戶，只不過所用的手段比任何門戶都要惡毒，那些金龍堂的人怎也想不到，災難並不是來自花名册，來自官府，而是來自金龍堂主，到他們發現的時候，災難已經降臨了。

雖然沒有花名册，金龍堂主要找到他們並不怎樣困難，而金龍堂的弟子爲了活命向金龍堂主供出其他弟子藏身之處，也助長了災難的擴張。

官府方面也一直在留意金龍堂弟子的動向，知道是金龍堂主在報復，却不知道應該怎樣做，只有飛騎急將消息送到白玉樓那兒。

不到半個月，白玉樓連接了三十七份報告，他雖然是一個當機立斷的人，却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沈勝衣也一樣，他仍然留在白玉樓那兒，主要也是要看看金龍堂主有什麼行動，他也早就已知道金龍堂主不會那麼容易罷手的了。

他們表面上並沒有什麼反應，紅綾却仍然瞧出來，他們也沒有隱瞞她。

那是白玉樓收到第三十七份報告之後第二天的清晨，紅綾在大堂上看到的已是一份很完整的統計報告。

她越看面色便越蒼白，不由苦笑。「爹他是瘋了。」

白玉樓微喟。「他本身若不是潛伏着一股狂性，也不會組織金龍堂，釀成那麼大的災害。」

紅綾道：「現在他這樣做却是簡直要將金龍堂一手毀掉，我們能够知道的是三十七次屠殺實際的次數雖然還未能够肯定，就是這三十七次屠殺，已有千六百二十三人死亡，經證實全都是金龍堂弟子。」

白玉樓道：「令尊的心情是不難想像的，荒原一戰，金龍堂的人若是同心合力，花名册未必會落在我們手上，可是，金龍堂的人一見勢色不對，給你們一說，便齊都溜掉，只剩他孤身作戰。」

沈勝衣一旁插口道：「這些人一直以義氣標榜，其實就是最不講義氣的一羣，生死關頭，要他們眞心眞意賣命，是不可能的事，就是我們不說，他們也會看情形如何作打算，他應該明白。」

白玉樓道：「他若是明白，也不會有這次的報復。」

沈勝衣沉吟道：「我以爲氣過之後他還是會明白的，所以有這次的報復相信是花名册既然落在我們手中，重組金龍堂已是沒有可能的事情，而那些金龍堂的人既然已沒有用，索性就殺掉也算是消氣。」

白玉樓點頭道：「不錯，我們遵守諾言，不對金龍堂弟子採取行動，他要消這口氣便須親自動手。」

沈勝衣道：「任何一個門派，最痛恨的就是叛徒，金龍堂當然也不會例外，他這樣做，也等於告訴我們他實力有限，除了這樣做，不能對官府怎樣。」

白玉樓道：「他胆子却也眞不小。」

沈勝衣道：「我看他是什麼也豁出來了。」轉顧紅綾道：「這無疑是接近瘋狂的行爲。」

白玉樓接說道：「我倒想聽聽你的意思。」

沈勝衣道：「原則上這件事對我們並無壞處，我們應該同意這樣做，金龍堂那些人既然沒有一個是好東西，那麼死光了又有何妨？」

「這倒是不錯，那些人的確壞事做盡，可慮的只是屠殺當中殃及無辜。」

沈勝衣接道：「但從人道來說，那些人因爲花名册在我們手中，以後也必會規行矩步，以免觸怒我們，找着花名册拿人，雖然是出於被迫，但既然改過向善，我們亦無妨網開一面。」

「我也是這樣想。」白玉樓歎了一口氣。「可惜他的行動實在太快，而我們除非根據花名册，早就監視着那些人，否則是絕難阻止他的行動。」

「那也沒用的，只怕會引起更大的傷亡，金龍堂主相信早就已考慮到這方面，我們的人一直沒有他的下落，在開始報復之前，他必定已擬好一切報復的行動，而看情形每一次他都是全力襲擊。」

「而且是一擊即退，我們勢難及時派人前往阻截，而且若是不幸反被金龍堂主的人襲擊，招致傷亡，就是我們的人也不會認爲值得應該這樣做。」

「問題就在這裏了，犧牲衆多善良的人的性命去救一些壞人，無論如何都是說不過去的。」沈勝衣苦笑。「而這種結果，只要我們派人去一定會有，金龍堂主對我們的憤恨絕不在他那些叛徒之下。」

「只是容許這種仇殺繼續下去，亦難免惹起別人的非議，而官府事實亦不應該容許這種仇殺存在。」白玉樓搖頭。「但我們不能够確定他們的去向也是事實。」

沈勝衣目光回到那份報告上，道：「去向現在相信可以確定了，他們雖然盤旋曲折，其實在緩緩向京師這方面推進。」

白玉樓沉吟道：「從屠殺發生的時間



先後與地點推算，應該就是了，我也已派出探子，小心附近一帶，以準備應付。但這會否是疑兵之計，引起我們的注意，誘我們墮進歧路去，亦未可知。」

沈勝衣說道：「我們現在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加派人手，留意他們的動向，確定後將他們迫在一個固定的地方，一是沒有發生過一樣，待他們找到來，再作應付。」

白玉樓忽然一聲苦笑，道：「我忘了告訴你一件事，就是追隨金龍堂的不是一般人，部份是天殘門的蝙蝠。」

沈勝衣動容道：「那羣瞎子心態有異常人，好像丘長老那樣的相信絕無僅有，死亡對他們不足以構成威脅，要他們聽從吩咐，接受管束，除了金龍堂主，只怕沒有其他人了。」

白玉樓接說道：「還有就是八金剛力士。」

紅綾插口道：「那都是我爹爹收養的，絕對服從，我爹爹曾經私下說過，別的他不敢肯定，那八個金剛力士一定會追隨他甚至於進地獄。」

沈勝衣動容道：「那羣瞎子心態有異常人，好像丘長老那樣的相信絕無僅有，死亡對他們不足以構成威脅，要他們聽從吩咐，接受管束，除了金龍堂主，只怕沒有其他人了。」

白玉樓接說道：「還有就是八金剛力士。」

紅綾插口道：「那都是我爹爹收養的，絕對服從，我爹爹曾經私下說過，別的他不敢肯定，那八個金剛力士一定會追隨他甚至於進地獄。」

「出了那麼大的事，那八個金剛力士仍然等他回去，可以想像他們的忠心。」白玉樓歎着氣。「這些人都是隨時準備拚命的，令尊也顯然在拚命，要看着他們，又談何容易。」

沈勝衣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到現在爲止，他對付的對像都是金龍堂中人，俠義道上以及官府方面的，都沒有遭受他們的騷擾。」

白玉樓道：「這是說他們並不想在清理門戶的時候節外生枝，一心一意，只是清理門戶。」一頓一歎接道：「看來你我的心意根本並沒有多大差異。」

沈勝衣道：「這無異是一件很矛盾的事，壞人殺壞人，拋開人道，是一件好事，但站在人道立場，却應該予以阻止，但同樣站在人道立場，以那麼多好人來阻止壞人殺壞人，却又不是一件好事了。」

白玉樓道：「所以我意思是着人小心看穩，他們一天不改變初衷，我們便一天只是監視。」

紅綾歎息道：「沒更好的辦法了。」

白玉樓道：「經此一役，天下間最少有十年太平，其他幫派於此可以看見官府的決心，相信也不敢胡來的了。」

紅綾無言點頭，沈勝衣看似要說什麼，突有所覺，轉首望去，侍衞統領陸峯急步奔進。

白玉樓目光隨着一轉，道：「第三十八份報告來了。」

「看情形，很嚴重。」沈勝衣是從陸峯凝重的神色看出來，白玉樓當然也看得出。

陸峯送來的不是死亡報告，是一個消息，金龍堂的殘餘已聚集起來，準備與金龍堂主決一死戰。白玉樓聽罷並沒有多大意外，沈勝衣也是，道：「這也是意料之中，那些人給趕急了，發覺已將給趕進窮巷，當然會聯結起來，作最後一戰。」

「看他們選擇大河原相會便知道。」白玉樓接道：「那兒放目一片大平原，水源不缺，只要食物充足，可以駐守一段頗長的時間，若都是齊聚，金龍堂主最後還是不得不一戰。」

沈勝衣道：「現在他的耐性雖然很不錯，但等得太久還是會不耐的。」

紅綾道：「家父的耐性其實並不太好，一向也都不喜歡等待。」

沈勝衣道：「剩下來的金龍堂弟子，有頭有面的相信也不少，他們若是聚集在一起，勢力也不容低估。」

紅綾當然明白，露出了驚訝之色，沈勝衣完全明白她的心情，白玉樓也是，隨即吩咐道：「陸峯你立即去請陳李兩位將軍到來。」

陸峯應聲急退，白玉樓回顧沈勝衣紅綾道：「不管怎樣，我們先將河原附近一帶封鎖，以免一般無辜平民受害。」

紅綾道：「他們那樣做顯然什麼都不管了。」

白玉樓道：「趕狗進窮巷，既然不得不拚命，他們還有什麼顧慮？」

沈勝衣道：「雖然如此，我看他們也不敢騷擾附近的居民，避免官府介入。」

「不錯，我們雖然遵守諾言，不會對金龍堂的人採取行動，那主要他們也奉公守法，改過向善，如果他們騷擾附近的居民，我們便不得不制止。」白玉樓目光回到那些報告上。「到目前爲止還沒有接到這種報告，可見他們亦很明白這一點。」

沈勝衣道：「官府若是介入，這一戰是戰不成的了，但局勢肯定是更加緊張，難保會因此發生什麼變化。」

白玉樓道：「所以我們只有在附近監視，也不能不監視，械鬥羣毆於理難容，我們也必須對朝廷，對各方面有一個交代，而阻止械鬥蔓延開去也是重要的。」

沈勝衣道：「只要官府方面沒有明確的阻止行動，這場械鬥還是在所難免的，而官府若是有所行動，則他們說不定會轉向官府攻擊。」

白玉樓點頭道：「這些人的行動現在根本已不能以常理推測，只能以一羣瘋子來看待，他們一定要拚，就讓他們拚好了，我們去收拾殘局無論如何都好過跟他們正面衝突。」

紅綾看看他們。「我很想走一趟。」

白玉樓笑笑。「不給你走一趟也不成，你跟我們一起去我們總會放心一些。」

沈勝衣道：「你也去？」

白玉樓道：「不去怎能放心，這次的事也必須有一個我這樣的人在場指揮，官兵方面才不會出亂子。」

沈勝衣還要說什麼，白玉樓已笑道：「有一個你這樣的保鏢在身旁，又有什麼地方我與紅綾不敢去的。」

紅綾道：「只是太麻煩沈大哥了。」

沈勝衣看看他們搖頭道：「你們就是不說這種話我也會去的。」

白玉樓笑了。「對這件事你其實也很緊張，否則你也不會留在我這兒這麼久，等候消息。」

沈勝衣道：「這件事比較特別，關係至大……」

白玉樓笑截道：「你不說我也明白，若是每一個江湖人都像你這樣，俠骨柔腸，天下就不會這麼多事，大家都會舒服些，我們做官的也可以專心做一些有益天下百姓的事。」

（未完・九）

# 江湖劍

## 練好劍法　拜師易容

事故篇中情奇義俠

西門丁・文
可　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石九斗帶着丐幫溫長老和丐幫弟子，楚峻石中玉隨行來到濟寧城爲「千里追風」蘇振中拜壽，席間來了一個戴金屬假面具的胖傴陀，身穿金袍，石中玉認得他是五行盟黃金堂主，他也說來拜壽，其實來找麻煩，聲言請羣俠加盟五行盟，否則全部誅殺不留，羣俠以石九斗爲首，不賣他的賬，石九斗提出條件，在三十招決勝負，談妥條件後，二人開始搏鬥，石九斗劍鋒一指如流水行雲，金面甲神左銅鐧右銅錘有山岳氣勢，二人劇鬥，石九斗劍尖指刺其背，點到即止。金面甲神服輸，「十面埋伏」陣法只好撤走，蘇振中重新設席招待衆俠……

時日內，恐怕再無寧日了！」

葉雲泉道：「這是可以想像得到之事，剛才金面甲神已坦言五行盟要想統一武林了！石大俠，你多番破壞了他們的好事，日後行動可要小心一點！」

蘇振中道：「不錯！所謂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像今日若非石大俠見機得早，後果當眞不堪想像！」

溫和春恨恨道：「他們專門以下三濫的手段對付武林同道，眞是防不勝防！」

石九斗道：「石某自然會小心，但諸位也得小心提防，尤其是蘇老英雄，預防他們惱羞成怒，拿你們出氣！」

葉雲泉道：「可惜中原武林自祖幫主……已羣雄無主，假如石大俠能登高振臂，一呼，聯合同道，五行盟再惡，也不怕他們了！」

石九斗忙道：「石某何德何能，怎能當此重任！」

蘇振中道：「連石大俠也不成，放眼江湖已再無人選了！」

石九斗嘆息道：「可惜的是祖幫主……而且丐幫此刻也似乎四分五裂，否則這枝正義之幫的力量，足可阻嚇任何惡勢力！」

溫和春默然不語，蘇振中等人不知丐幫詳情，自不敢多言。

石九斗正容地道：「溫長老可否運用威信，盡速把貴幫各派聯合起來，否則爲五行盟逐個擊破，可就……」

溫和春道：「老要飯何嘗不急？奈何老朽無能，弟兄們都不會聽我的！除非此刻能選舉出一個足以令各派都信服的新幫主來！」一頓：「但這可難了！唉，祖幫主實在去得太不是時候！」

石九斗等人也都唏噓不已。「若非祖幫主……五行盟肯定不敢如此放肆！」

葉雲泉忽然問道：「五行盟的內部，至今尚沒人知悉，未知其盟主又是那一位魔頭？」

石九斗臉上閃過一絲驚悸之色，喃喃地道：「石某倒跟他鬥過數十招……」

葉雲泉急問：「他武功如何？」

石九斗喟然道：「起碼比石某高上一兩籌，甚至不止！」

衆人不禁相顧失色，更爲武林前途担憂。蘇振中忙道：「無論如何，今日咱們終是打了個勝仗，來，咱們共飲一杯，希望能早日消滅五行盟！」

衆人喝了酒後，氣氛略佳，都轉個話題，說些江湖上的趣事。

這一頓，由黃昏吃到二更才散席，蘇家房舍雖多，也招呼不了這麼多人過夜，除了傷者之外，其他的若非到客棧過夜，便是寧願坐談達旦，石九斗父子，溫和春，楚峻與歐陽虹等人自然留了下來。

羣豪告辭之時，蘇振中又忙了好一陣才得安靜，雖說他內功深厚，但連日來一直忙碌不堪，加上今日的事，神態眞是疲乏，便叫弟子陪客，自己入後堂休息了。

石九斗與兒子同房，歐陽虹與楚峻自然同處一室，兩人躺在床上，雙眼望着屋頂，都無睡意。

半晌，歐陽虹問道：「三弟，你如今已知道毀家的仇人，將來只要慢慢設法，便能報却大仇，尚有什麼好煩惱的？」

「小弟正想，那個金面甲神，他爲何肯依諾引兵而退，這跟一般惡勢力的作風可有點不同，不知他們是否另有陰謀！」

歐陽虹道：「也許他們顧忌石叔叔的武功！」

# 磨

楚峻搖搖頭，道：「他們怎會顧忌他的武功？一個人打不過他，二個人三個人，以多勝少，任石叔叔武功如何高強，時間一長，也難免被殺！」

歐陽虹一怔。「那麼你認爲他們是什麼用意？」

楚峻道：「他們不是顧忌石叔叔的武功，而是顧忌他在武林中的威信，要殺石叔叔並不太難，但殺了他之後，將引起武林公憤，在他們腳跟未站穩之前，羣起而攻之，對五行盟可就大大不利了！」

「不錯！」歐陽虹道：「是故他們才要拉攏石叔叔加盟！」

楚峻笑道：「他們只是不想當衆殺他而已，若在暗中殺死他，大家儘管有所懷疑，但在沒有證據之下，便不會衆志成城了！」

歐陽虹一拍大腿，道：「這一點，咱們倒得提醒石叔叔！現在他在白道的威望，可是數一數二的！」

楚峻問道：「除了他之外，尚有什麼白道領袖？」

「江北尚有一個郭大俠，聞說他是唐代大將郭令公的後代，一手郭家槍法出神入化，連家師以前也極之推崇，不過此人性子耿直，人緣不如石叔叔！他的外號喚『神槍大俠』！」

楚峻點點頭。「郭大俠之名頭，小弟以前聽家父提及！」

「除此之外，淮南的『賽孟嘗』李懷仙，襄陽的『鐵掌鎮三江』彭滔彭大俠，聲名都與石叔叔不相伯仲！另外江南也有幾位著名的大俠，不過除了李懷仙之外旁人的家產根本與石叔叔不能相提並論！」

楚峻笑道：「不錯！如今有家財的人，要做大俠可比沒家產的人容易得多，也易得人擁戴！」

歐陽虹苦笑一聲。「所以家師在人緣上，比之石叔叔也稍遜一籌！」

楚峻問道：「大哥剛才久不作聲，難道也有心事？」

歐陽虹長長嘆一嘆。「以前愚兄根本不知愁的滋味，最近一年才開始嚐到……唉，做幫的情況你又非不知，你說愚兄能不担憂麼？」

楚峻沉吟了一下道：「大哥，小弟有句話要說久了，只怕你生氣，是以……」

歐陽虹嘆息道：「三弟你不是要勸愚兄去逐鹿幫主之位吧？」

「正是如此！」楚峻道：「那天牛趕車說得有點道理，何況所謂當仁不讓！」

歐陽虹道：「若能爲做幫多做點事，歐陽虹實在當仁不讓，奈何一來愚兄威信不夠，二來愚兄性格急燥，也非一幫之主的人材，即使我能當上幫主，恐怕對本幫不但毫無好處，反有害處！」

「不錯，但這是非常時期，大哥若能領導丐幫團結，渡過此危關，待平靜之後，再退位讓賢，又何嘗不可？」

「待平靜之後，再退位讓賢？」歐陽虹喃喃地道，他一直唸了幾遍，越唸越大聲，最後竟坐了起來。

楚峻喜道：「大哥，你答應了？」

歐陽虹道：「不管如何，愚兄盡力使本幫團結，共禦五行盟的蠶食，至於做不做幫主，愚兄倒不在意！」他主意似乎已

定，忽然披衣跳下床。

楚峻問道：「大哥要去那裏？」

「去跟温長老商量一下！」

× × ×

歐陽虹直至天亮才回房，他一對眼窩深陷，但眸子却閃着希望之火。楚峻道：「大哥，温長老答應助你？」

歐陽虹點點頭，道：「三弟，愚兄等下便要跟温長老回總舵，咱們可得暫時分別一下了！你不如跟老二去吧！」

楚峻略一沉吟，道：「二哥父子爲人極是可取，但小弟過不慣，也看不慣那種奢華的生活！」

歐陽虹道：「那麽，你有何打算？」

「小弟自有去處，請大哥放心！」

「好吧，你如今也非初出茅廬的小子了，路上小心一點，料沒大碍，嗯，去年愚兄給你的那塊腰牌還在麽？」

「小弟貼身收藏着！」

「若有困難，可在本帮弟子面前亮出來，請他們帮忙！」

「小弟省得，大哥也請保重！」楚峻心頭忽然有點惘然，「咱們三兄弟，也不知什麽時候才能再相見？」

歐陽虹生性比較豁達，聞言笑道：「所謂有緣千里能相會，說不定過不久，咱們又能碰上了！」

楚峻也笑了起來，兩人立即盥洗起來，開門出去時，石九斗父子也已出廳了。

蘇振中的早餐十分豐盛，招呼留宿過夜的好友，席間温和春勸他暫時出城到別處避一下。

蘇振中道：「老朽已過古稀之年，早已把生死看淡，不過小女及小徒等，倒是該避一避！」

飯後，温和春，歐陽虹和丐帮弟子，首先告辭，石中玉問道：「三弟，你打算去那裏？若無去處的話，何不與衆兄弟同路？」

楚峻道：「多謝二哥，小弟想回家鄉一行，將來有空再去探望叔叔跟你！」

石九斗道：「路上可得小心！依愚叔之見，你身負血海深仇，而仇家又是五行盟，還是用齊高兩字亮號的較好，碰到對方的人，最好還是避一避，這不是怕，而是識時務，憑血氣之勇，徒作無謂犧牲，屆時不但報不了大仇，連自己的命也賠上，可不化算！」

楚峻感激地道：「多謝叔叔敎誨，小侄謹記在心，叔叔如今已成五行盟的眼中釘，也務請小心一點！」

石九斗笑道：「愚叔自會保存有爲之身，至最適當的時機，才發揮最有效的功用！」

石中玉道：「三弟，我爹交友遍天下，倘若遇到什麽困難，可向附近的同道求助，只要亮出爹的名頭及咱們的關係，料他們瞧在爹爹的份上，都肯帮助你！」

楚峻唯唯，石九斗笑罵道：「小畜生，你別給自己的父親臉上貼金，你爹沒這般大的臉子，也不怕人家聽了笑話！」

蘇振中道：「那裏那裏，賢侄所言並無誇大之處！」

楚峻道：「諸位伯伯叔叔，小侄先走一步了！」

石中玉道：「三弟，待愚兄送你出門！」說着連向楚峻打眼色。

楚峻以爲他有什麽秘密要跟自己說，便欣然同意。不料石中玉送他出門時，忽然自懷中掏出一錠金元寶來，不由分說地塞在楚峻的手裏！

楚峻忙道：「小弟不慮盤川！」急忙推回去。

石中玉正色地道：「三弟，不是愚兄看輕了你，還是嫌你窮！所謂在家千般好，出外萬事難，有時缺乏這東西可也十分頭痛，你便帶上路，以防不時之需吧！」

楚峻心頭一暖，感激地道：「二哥待峻弟如此好，小弟好生感激！」

石中玉洒脫地一笑，道：「爹每日都散掉不少家產，小弟只不過帮他散掉一些罷了！別人尚且周濟，何況自個弟兄！有空請到舍下走走！」

楚峻道：「是，請二哥保重，小弟走了！」

「慢走，」石中玉忽又道：「三弟且慢……今年中秋無論如何請你到舍下來一趟！」

楚峻微感一怔，問道：「中秋可有盛會？」

石中玉臉上一紅，輕聲道：「不瞞三弟，小弟在去年與郭大俠的千金訂了婚，大婚之期是在今年的中秋節……」

楚峻恍然，隨即喜道：「恭喜二哥了！小弟一定到，嗯，未知未來的二嫂是那一位郭大俠的千金？」

「不知三弟聽過『神槍大俠』的名頭否？」

「是郭尚義郭大俠？二哥跟她倒是門當戶對呀！眞是天作之合！」

石中玉訕訕一笑，道：「愚兄剛才忘記邀請大哥，你若見到他，務須代愚兄請他也來！」

「小弟與他同來！」

兩人揮手離別，楚峻乍然一人上道，起初有點寂寞，幸而他生性恬靜，很快便習慣了下來，爲避五行盟的耳目，他一直走小路，又往往拿些泥巴塗在臉上，扮作農家少年，走至中原都一路平安。

到了中原，天氣逐漸和暖，樹上的葉兒都綠了起來，令人精神也爲之一振。

楚峻並沒在繁盛的中原停了下來，買了一輛牛車，駕車南下，走累了，便把牛車趕入樹林，就在車上睡覺。

自涉足江湖之後，楚峻深明武功是最大的本錢，因此每在夜裏沒人時，獨個摸黑練劍，由於臨場經驗的增進，使他觸類旁通，體會不少難以理解的變化，最後，竟把「無量劍法」三十六招全部學成。

雖如此，楚峻仍苦練不輟，又練「白衣神魔」的掌上功夫。「白衣神魔」袁項初出身黑道，招式十分霸道狠辣，楚峻總嫌其殺傷力太大，以前不够用心練習，如今在江湖吃過苦頭，明白武功不在乎狠辣，而在乎所對付之人，是否應該殺戮，是故改變初衷，也大加練習起來。

由中原至淮河路途雖不長，但河道縱橫，加上楚峻只顧練功，並不克刻趕路，所以當他過了淮河，已是暮春時節，路旁野花盛放，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楚峻是在潤河集過河的，這一段路，都是旱路，速度便快了起來，他沿着大別



山而行，向東南前進，這天到達天柱山下，由於天氣漸熱，附近又沒河道，人牛均口渴難當，楚峻只得把牛車趕入樹林內。

這林子頗爲茂密，綠草如茵，那匹黃牛歡叫一聲，便不肯走了。楚峻輕罵一聲，抓起車上的一隻木桶，循路上山找尋山澗。

行了一程，見樹上頗多山菓，可惜未曾成熟，徒使飢火冒升，草叢石隙，不時見到蛇跡，楚峻一身武藝，自然不怕。

走了數十丈，便聽見一個隱隱約約的流水聲，楚峻大喜，忙循聲奔去。

果然在不遠之處有條小溪，水多又清，楚峻把木桶往空一丟，捲起衣袖，把頭面浸入水中，但覺冰涼之至，疲倦全消，正在飄飄欲仙之際，忽覺後臂一痛，「撲通」一聲，整個人都跌落山溪內！

楚峻這一驚非同小可，不知發生何事，忙在溪中轉過身來，但見岸上人獸渺然，幾疑在夢中？

不過有一件事，却是楚峻可以肯定的，剛才有人在他後臂上踢了一脚，便跌入溪中！至於那是人是獸，則因面部浸在水中，又在洗臉，水聲淙淙，聽不到其他聲音。

楚峻呆了一陣，終於爬上岸邊，由於，山溪兩岸都有巨石，是故頗高，當他站在石上瞻望時，才發現剛才自己帶來的那隻木桶，已不知所踪！

木桶自然不會插翅而飛，而野獸也不可能要那木桶，唯一的原因便是人爲！

一隻木桶所費不多，那人爲何要出此下策，來偷取木桶，楚峻不由被勾起好奇心，便跳下巨石走去。

路上甚乾，沒有水漬，山野全是樹木岩石，如何找尋？他心中忖道：「莫非是五行盟的人，要引我到某個地方，好殺死了我？」

回心一想，又覺不大可能，一則五行盟人多勢衆，每每羣出，他們若要殺自己，大可以就在此處動手，二來，自己在路上一直十分小心，都不曾發現五行盟的踪跡，似乎沒有可能會在此突然出現！

可是他又不心息，於是就在附近找尋起來，過了一陣，發現一處幽靜的地方，青草有倒塌的現象，由草兒斷折的情況看來，又可斷定，這是剛發生的事！

那人一定是由此逃走！楚峻心念一動，立即循跡而行。一會，便走到一處兩旁都有山壁的峽道，峽道外樹木叢生，若非仔細根本不能發現。

楚峻觀察了一會，發現附近的樹木青草都有被人獸走過的痕跡，心知裏面必定住着人！

他輕輕撥開樹藤，果見峽道的樹木樹藤中，有一個似天然非天然的「出入口」，方圓二尺。楚峻輕吸一口氣，自「出入口」鑽進去，外面的情況便已看不見，果然絕密的地方。

峽道起初不但窄，而且掛滿山藤，但後是處來便逐漸開闊起來了。

不久，楚峻又發現山壁處有一地方，山藤特別濃密，其中一些山藤顯然已經枯死，心知有異，便道：「請問裏面是否有人？」

他連叫三聲都沒人應他，心念一轉，便裝作喃喃自語的樣子，道：「既然沒人，我進去看看也沒要緊了！」說罷拾起一塊拳頭大的石塊，向那山藤抛去！

石頭落在山藤上，山藤立即陷了入去，現出一個三四尺方的洞口來！

一陣山風吹過，風中似乎透着一絲藥味。楚峻把功力提起，緩緩走前，探頭一望，只見山洞有丈餘見方，一個形容枯槁，眼窩低陷，雙顴突出的老頭，盤膝坐在地上，身前放着一隻小木桶，正是楚峻失去的那一隻！

老頭把手掌伸入木桶內，木桶似乎騰起絲絲的白烟，藥味也自桶中飄出。

山洞之內，舖着一層乾草，旁邊還有個石灶，一個破罈子，以及一堆枯柴，看來此人在洞裏已生活了一段時日。

直至此時，楚峻才抬眼向老頭望去，只見那老頭雙眼圓睜，滿面怒色，額頭上的青筋，蚯蚓般突起，甚是恐怖，可是他仍端坐不動。

楚峻略一沉思便知道他在運功療毒，對他偷走自己的木桶的行爲，登時原諒了。忙道：「前輩在療毒？咳，這隻木桶既然對你有大用處，晚輩送與你就是！」

老頭仍不言不動，但臉上的怒容，明顯地減退！

楚峻道：「打擾前輩了，後會有期！」正想退了出去，忽聽後面傳來一個沙沙的步履聲，他吃了一驚，驀地回首，只見兩個壯漢自峽道入口處走了過來。

楚峻忙輕聲再道：「前輩，你是否有同伴？」

老頭瞪了他一眼，眼光充滿怪責之色，楚峻心頭雪亮，忖道：「莫非來的是這老頭的仇家？」

心念未了，一個壯漢已發現了他，問道：「小子，侯猴子是否在裏面？」

楚峻見他倆步履沉穩，顯是武功大是不弱，心頭暗自戒備，嘴上却道：「誰是侯猴子？請恕在下不知！」

另一個壯漢道：「你連『百變靈猴』侯百通的名頭也未聽過麽？小子，你別跟老子們裝蒜了，看你九成是他的徒弟！」

楚峻道：「在下只是山下的一個樵子，那是什麽人的徒弟？兩位又是那來的大爺？」

那兩個壯漢哈哈大笑起來。「小子，你裝得倒很像！樵夫有你這身輕功麽？老實與你說了吧，咱們正是吊在你後面而來的！」

楚峻知道瞞不過對方，便故意拖延時間，道：「你們跟在我後面，怎地我沒聽到一絲聲音？」

「你一身都是水，咱們只須遠遠跟着，也不怕跟不上你！」

楚峻恍然大悟，轉頭望了洞內的老頭一眼，見他滿臉驚怒之色，心想這人必是壯漢口中的侯百通無疑了，而壯漢來勢洶洶，看來料是老頭的仇家，心中對自己的行動，不由暗生後悔！

一個壯漢道：「小子，快讓開！老大，我聞到一絲藥味，那猴子一定尚未把毒拔清，今日倒是個好機會！」

楚峻道：「請問兩位高姓大名！」

「這事與你無關，你婆婆媽媽幹什麽？惹得老子火起，索性也把你殺了！」

楚峻道：「在下跟洞內之人，怎地沒關係？你不是說我是他的徒弟麼？」

「哈哈，老子們果然沒料錯！快叫你師父出來，就說『川東雙俠』苗氏昆仲來找他！」

楚峻心頭暗道：「這兩人目露凶光，那像是俠義之士！」當下道：「家師說請兩位三日之後再來，屆時家師必定一盡地主之誼！」

「笑話！咱們還會讓他拔清毒氣麼？老子念你帶路之恩，只要你不阻攔，也不殺你，快讓開！」

此際楚峻已肯定對方必是洞中老人的仇家，由於是自己替他引敵上門的，他心生慚愧，立意替他擋敵，當下說道：「家師傷勢未好，你們乘人之危，算得什麼好漢！」

苗野道：「老大，這小子分明在阻延時間，咱們上吧，免得夜長夢多！」

楚峻道：「兩位有本事便即管放馬過來吧！一切由我接着！」

那苗氏兄弟，老大叫苗山，老二叫苗野　都擅用毒，故有「川東兩毒」之稱，但他倆兄弟却自稱是雙俠！

當下苗野抽出鋼刀走前，道：「小子你嫌命長，到了陰司地府　可別告老子的狀！」

楚峻抽出長劍，冷笑一聲。「在下也怕你會在閻羅王面前告我的狀哩！」

苗野大怒，揮動鋼刀劈了過去。楚峻長劍一橫，輕易便把對方的鋼刀格開！

「好小子，還有點門道！」苗野手腕一翻，鋼刀改削對方腰腹！

苗野刀法雖然沉穩，內力也頗深厚，但招式平平無奇，此時的楚峻已非昔日吳下阿蒙，身子略退一步，手臂暴長，劍尖直指對方心窩！

苗野料不到這個貌似農家少年的小子，變招竟然如此快速，不及傷敵，先求自保，立即向後猛退！

楚峻抱拳道：「兩位請回去吧，三日之後再來！」

苗山喝道：「老二，你若不行讓我來，劈了他也不過多殺一人而已！」

他那裏知道苗野的震驚，但在乃兄臉前又不想丟臉，只得咬牙道：「小子，大爺送你上路吧！」挽刀再攻！

楚峻正容道：「兩位執意蠻幹，若有什麼閃失，可勿怪在下長劍無眼了！」

苗野怒極反笑：「眞是不知死活的臭小子，等下你便知道厲害！」鋼刀攻勢忽然一緊，同時把左手伸入腰際的鏢囊內。

楚峻早把這一切看在眼內，長劍也是一緊，「天長地久」，「上善若水」、「玄之又玄」一連三招，迫得對方伸不出手來。

苗山這時才知道楚峻的厲害　看了一陣，呼道：「這小子不是侯猴子的徒弟！喂，小子你到底是什麼來路，竟敢管大爺們的好事！」

苗野連接幾招，雖沒受傷，也被迫得採取守勢。楚峻道：「你們立即退出去，在下便不與你們計較！」

苗山冷笑一聲：「眞是痴人說夢話！連侯猴子尚且着了咱們道兒，你這小子算得什麼？老二，退下讓我來！」

他鋼刀一挽，自側攻了上去。

苗野立即向後一退，同時左臂自鏢囊抽了出來，把手一揚，只見一片黑黝黝的東西向洞口的楚峻洒去！

風中傳來一絲血腥之味，加上剛才苗山的話洩露了天機，是故楚峻早有準備，立即把身子向後一縮，躲在洞壁之後！

那些毒沙飛入洞後，楚峻才醒起尚有那個療毒的老頭，忙叫：「老前輩小心！」目光一及，才見那老頭早已睡倒在另一邊洞壁處，哼哼哈哈地叫了起來。

楚峻吃了一驚，問道：「老前輩，你又中了毒麼？」

「是的……好厲害的毒沙！」

楚峻正想走過來探看，又一團毒沙飛了進來，楚峻又縮在一邊，却見那老頭猛向他眨眼，他稍思之後立即明白，忖道：「這位前輩好生聰明！不錯，把他引進來，貼身搏鬥，便不怕他們的毒沙了！」

當下也學那老頭，哼哼哈哈地呻吟起來。

苗山苗野一陣狂笑：「誰能擋得咱們的奪命神砂！」

苗山道：「進去看看！」兩個先後走進洞內。

苗野道：「老頭，你如今知錯了沒有？上次居然敢偷咱們毒鏢，讓你逃脫之後，嘿嘿，不想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終於也要落在咱們手上！」

話音一落，只見那老頭自地上一滾而起，抓起木桶，把水向他倆潑洒過去！

這下變生肘腋，饒得苗氏昆仲如何狡猾也料不到，被淋個正着！

老頭哈哈大笑，自地上坐了起來，笑道：「你們也嚐嚐老夫毒液的味道！」

苗山苗野吃了一驚，連忙把毒沙再掣了出來，楚峻大喝一聲，長劍自後急刺過去！

苗山苗野立自洞口退了出去，隨手又把毒沙撒了進去！但楚峻與那老頭已經把身體貼在洞壁，那些毒沙變成無的放矢。

老頭忽然哈哈大笑起來：「苗山！那桶水裏面有老夫自體內迫出來的『穿心蓮』之毒，如今你們自吃惡果了吧？老夫也不想趕盡殺絕，還不快給老夫滾！」

話音一落，果見一陣沙沙的步履聲自近而遠，楚峻探頭一望，道：「老前輩，他們跑啦！」

老頭轉頭怒瞪了楚峻一眼，道：「小子，你好可惡，把老夫的仇人引來，若不念在你剛才爲師禦敵，又自認是老夫徒弟的份上，老夫早就斃掉你了！」

楚峻一怔，道：「晚輩因爲不知道內情……」

「別廢話！快把地上的毒沙掃在一堆，然後把之搬到外面，用泥土掩蓋！」

這老頭說話時，自有一股威嚴，楚峻只一愣，便拿起掃帚把毒沙掃在一堆，再用大樹葉慢慢把沙搬出外面，弄了一身汗，總算把一切弄好。

那知老頭又說道：「洞角有個小鐵鏟，再到外面剷些乾淨的泥沙進來，洒在地上！」

楚峻心想既然有鏟子，剛才爲何不說，讓自己慢慢用樹葉搬沙，不由有點怒。抱拳道：「晚輩另有要事待辦，恕不相陪



了！」

老頭怒道：「毒沙之毒已沁在泥土中，不舖上乾淨的泥土，這洞還能住麼？爲師且問你　是誰害爲師得了一塲虛驚的？又是誰把那兩個小毒物引來，弄髒了老夫的山洞的？」

楚峻道：「不錯，這都是晚輩之錯，但這也可說是前輩之錯，你若不是偷晚輩之木桶，晚輩又怎會循跡找來此處？」

老頭哈哈大笑：「這木桶是你的？」

「正是！」

「木桶上有字，還是你親眼看見老夫偷的！」

楚峻明知對方強詞奪理，但一時之間又想不到反駁之詞。老頭又道：「你暗怒老夫靜着眼看你用樹葉搬沙　而不叫你用鐵鏟是麼？」

楚峻心頭一動，暗道：「這老頭好生厲害！」

老頭似乎看透他的內心，又道：「爲師是爲了培養你的耐性及謹愼！江湖上用毒的大行家，比比皆是，稍一不愼便死無葬身之地了！爲師若不叫你用乾淨的土蓋住地上，你又是否懂這個道理？萬一日後你隨地而死，便會中毒於不知不覺之中了！你以爲爲師指使你　其實是在教你！你以爲對我有恩　其實爲師今日所說之言也教你一生受用不盡！你說誰對誰有恩！」

他一口氣道來，越說越快，聽得楚峻傻了眼，良久才道：「前輩，剛才晚輩對他們說是您的……」

「你不必說　老夫也知道你的意思！」老頭把頭一抬，神氣地道：「我且問你，你是否君子？就算不是君子，也該聽過君子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的話！哼，老夫已過花甲，尚未收徒弟，難得你自個撞上門來！以前也不知有多少人要求爲師收他爲徒，都讓爲師拒絕了！嘿嘿，你這小子看來雖然有點傻氣，但却有良心，大概不會敎曉徒弟打師父吧！」

楚峻頗覺得哭笑不得，天下間那有這樣收徒弟的？待要解釋，老頭又道：「先鏟泥進來，等下爲師又要療毒了！」

楚峻心想自己把苗氏昆仲引來，才累得他山洞地上中毒，只得抓起鏟子出洞，一鏟一鏟地把乾淨的泥沙搬入洞裏。

老頭又指揮他如何舖沙，又叫他脫鞋的時候要小心點。楚峻忍不住問道：「前輩，那兩人的毒沙眞的是這般厲害麼？」

老頭把臉一沉，道：「還叫什麼前輩？快叫師父！」

楚峻生氣地道：「天下間豈有迫人入門的事！何況晚輩已另有師父！」

「你師父敎你什麼？」

楚峻一怔，沒好氣地說道：「文武全敎！」

「他有敎你易容之術解毒之法麼？」

「這個倒沒有……」

「爲師就是要敎你這些！你知爲師叫什麼？『百變靈猴』！天下間最聰明的，莫如是猴子了，猴子之前有個靈字，靈猴之前又有百變兩個字！嘿嘿，爲師的厲害你該知道吧！」

「前輩自然不是尋常人，但晚輩仍不想學……」

侯百通忽然哭了起來，哭聲極响，狀似小孩。楚峻不由一怔，忙問：「前輩你何事，突然悲哀起來？」

侯百通哭道：「爲師已快死，一身絕技不能留存於世，怎能不哭！」

「前輩大可以去另找賢徒！」

「徒弟已找到了，但他却不認我這個師父！」

楚峻道：「晚輩另有要事，實在不能久留，而且……天下間聰明的青年多的是，前輩……」

侯百通道：「找到聰明的，又沒良心，有良心的，又蠢笨無比！你雖然不是最聰明的，也不是最有良心的，但兩者加起來，恰好合爲師的胃口，嗚，我眞是苦命了！」

他哭得眼淚鼻涕齊下，像是悲痛到了極點，楚峻心頭不忍，道：「既然承你老人家看得起，我便做你徒弟吧！不過晚輩可有條件……」

侯百通收問道：「什麼條件？快說來聽聽！」

「第一，晚輩只能在此三天，第二，晚輩不學你的武功！你答應了，我才認你爲師！」

「第一點不准，爲師的一身絕藝，三天便學得了麼？」侯百通說道：「第二點沒有問題，爲師的武功難登大雅之堂，也不敢敎你！嗯，這樣吧，你在此住下一年吧……」

「不行，最多七日！」

「七日，太少，爲師問你，你到底有什麼急事。」

「晚輩有一家血仇在身。」

「嘿，所謂君子報仇十年未晚，如此你更加要學了，有了老夫這身本領，包你輕輕鬆鬆便可手刃親仇！」

「那麼十日吧，再多晚輩便寧願立即下山了。」

「且慢，咱們來個君子協定如何？」

「如何君子協定。」

「你跟老夫一年，但老夫准你分期來學，不過第一期起碼需要一個月。」

「不行不行，」楚峻明知對方硬不過自己，便道：「晚輩最後一次讓步，最多半個月，多一天都不行！」

「好吧，眞是莫名其妙？爲師看你也不像是個孝順的徒兒！」侯百通煞有介事地道：「還不快上前拜師，咱們也不要什麼儀式了，隨便你叩幾個响頭吧！」

楚峻跪了下來，恭恭敬敬地叩起頭來，侯百通哈哈大笑，道：「孺子可敎，起來起來，別叩破了頭。」

楚峻見他滿臉喜悅，剛才那副悲傷的神情已不知去向，不由暗暗驚奇。

侯百通似乎知道他的心意，一笑之下，忽又痛哭起來，哭得聲嘶力歇，又亂扯頭髮，淚水汪汪，楚峻大吃一驚，道：「師父，可是徒兒惹你生氣麼？」

侯百通一擦眼淚，又哈哈大笑起來，笑得如同小孩般天眞，楚峻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侯百通道：「乖徒兒，實與你說了，這也是爲師的絕技之一，你學是不學！」

楚峻忙道：「這種絕技弟子不學？」

侯百通懊喪地道：「眞是沒見識，快燒水煮飯，爲師身上之毒尚未全清，晚上

尚要再追毒！」

楚峻燒好水，侯百通又令他拿着一包藥粉由外面的草叢中撒至洞內，楚峻撒完之後，問道：「師父，這些藥粉有什麼作用？」

侯百通笑道：「等下你便知道！」

話音一落，便聽見一個「嘶嘶嘶」的响聲傳來，侯百通道：「徒兒小心，爲師等下叫你動手，你便動手！」

楚峻十分驚奇，猜不透他在弄什麼玄虛，幸而嘶嘶聲已到洞口，接着爬進兩條五六尺長的蛇兒來。

侯百通臉色甚是高興，輕聲道：「乖徒兒快準備，記着須捉牠的七寸之處。」

那兩條蛇兒紅信急吐，望一望洞中的兩人，慢慢沿着藥物爬了過去。

侯百通道：「快捉，一手一條！」

楚峻身子立即自地上躍了起來，雙手一落，恰好捏住七寸之處，那兩條蛇兒立即癱軟，侯百通打開一隻布袋，道：「拋進來，又有好東西了。」

果然洞外又爬進一條近丈的蟒蛇來，侯百通喜得抓腮搔耳，道：「徒弟小心，這好東西勿讓牠逃掉，快捉！」

楚峻又躍了上來，那蟒蛇身子突地抬高，張口望着楚峻的手腕咬去。

楚峻手腕一沉，抓住蟒蛇七寸之處，不料那蛇兒頭一低，仍望其咬下，侯百通忙道：「快放手！」

楚峻立即鬆手，蟒蛇身子一縮，蛇尾突然掃了過來，蛇頭向着洞外，楚峻左手五指抓住牠的尾巴，蟒蛇的頭却又轉了過來，向楚峻射去。

楚峻藝高胆大，雙眼奇準，右臂一落，仍然抓住其七寸之處，但蛇頭仍然低轉下來，張開血盆大口，楚峻十分奇怪，剛才那兩條蛇，一條抓住七寸，立即癱軟，爲何這一經却毫無反應？

千鈞一髮之際，楚峻鬆開右手，左脚飛起，踹在蛇身上，蛇頭登時向後倒去。

侯百通罵道：「蠢才，小蛇捏七寸，大蛇也是捏七寸，若是只有六寸長的蛇，你捏那裏？再來，十寸？」

那蟒蛇一擰，蛇口仍向楚峻咬去，楚峻聽從侯百通的話，抱牠十寸，蟒蛇立時癱軟。

侯百通笑嘻嘻地道：「孺子可教。」

說着自身上掏出一柄鋒利的匕首來，走前幾步，刷的一聲，把蛇頭切掉，蛇頭雖已落地，但蛇身依然不斷地掙扎着，侯百通七首再一落，把蛇腹自中割開，左手一落，抓起蛇胆，就此吞入口中。

楚峻看得毛管聳然，侯百通道：「行了，放下牠吧，把地上的藥粉掃掉！」楚峻照辦，只見侯百通把蛇皮剝掉，叫楚峻拿蛇肉到山洞處洗淨，然後就拿蛇肉做起藥來，楚峻心口發毛問道：「師父，你做什麼？」

「你沒看見麼？做飯嘛。」

「咱們今夜吃蛇肉麼？」

「嘿，你未嚐過這美味吧，讓你看看爲師的手藝兒……」侯百通說罷便開始煮起來，竟然香味四溢。

須臾已煮好，有炒好的，有炆的，還有湯。侯百通道：「來吧，吃飽爲師便要把餘毒拔掉。」

「你別看不起它，只要你學得爲師的七成本領，哼！莫說五行盟的人認不得你，就算你參參再生也認不出來，你學成之後易容去找仇人，屆時反是敵人在明，你在暗了，這麼你可大大有利，你說好不好？」

楚峻心念一轉，深覺此門功夫大有作用，忙道：「師父不必再說話，徒兒跟你學就是。」

「爲師還懂得醫術，藥物，幻術，口技等等絕技，只好留待以後待你報了仇後，再慢慢教你了。」侯百通道：「現在爲師便先把四大口訣唸與你聽，明日咱們才開始練習。」

楚峻忽然想起一個問題，問道：「師父，咱們住在這裏，不怕苗氏兄弟來搗亂麼？」

「嘿嘿，他們療毒還唯恐來不及了，而且爲師已說不再跟他們計較，他們還敢來自找麻煩，你放心就是！好，咱們開始吧，你留心記住……」

匆匆過了十五日，楚峻已掌握了初步的易容術，雖然只學得四成，但也頗堪派用場了。

楚峻道：「師父，以後的功夫，徒兒會慢慢自習，十五日之期已屆，請受徒兒一拜！」

侯百通道：「乖徒兒，你眞要下山？」說罷垂下淚來：「可否多逗留三天？」

這十五日的相處，兩人已建立了感情，侯百通脾氣有時雖然古靈精怪，但却極是赤誠，楚峻深慶沒有投錯師門，見他流淚，心頭也有點惻然。

侯百通道：「乖徒兒，多留一日吧，



待爲師教你些防毒療傷的粗淺功夫，將來行走江湖也多點防身之技，你說如何。」

楚峻道：「一日怎够？三日如何？」

侯百通喜得跳了起來，叫道：「乖徒兒，你眞是個孝順的好徒兒？說到高興處，竟把楚峻舉了起來。

楚峻心頭一熱，幾乎流下淚來，比起父親的嚴厲，薛文揚的拘謹，侯百通無疑輕易使人親近。

匆匆又是三日過去，侯百通帶着楚峻下山，沿途又拿出一些易容藥膏，防毒及治傷的藥丸與楚峻。

楚峻感激地道：「多謝師父，請師父回去吧，更請師父保重！」

侯百通照珠子一翻，道：「你叫爲師回去那裏？」

楚峻一怔，侯百通又道：「這山沒趣得緊，住了月餘早悶啦，咱們下山吧！」

楚峻想起那架牛車，便循上山之路下去，到了那樹林高聲叫：「大黃大黃！」

一忽，只見那黃牛拉着牛車由林深處馳了出來，侯百通道：「這養牛的功夫，爲師可不如你？」

楚峻道：「請師父上車，待徒兒送你一程。」

侯百通大搖其頭，道：「你這車子有竹篷，氣悶得緊，爲師不坐，小子，以後可得記住，你還欠爲師十一個月另十二日。」說罷頭也不回地走了。

楚峻怔怔地望着他的背影，直至他的身影不見了，才猛地醒起一事，將來去那裏找他？

他懊喪了一會，抽出長劍，割了好些青草放在車上，又想起師父的話，忙走到澗邊，對着水易起容來，他只把皮膚換黑一點，把鼻子加大，又在額上加了一個「瘤」子，樣貌已全變，連他自己也失聲笑了出來：「師父的易容術當眞神妙！」

想至此，又自言道：「幸而那日我沒堅持不拜他爲師！」抓了一把泥在臂上及臉上塗了幾抹，看來更像是農家子弟了，料想即使是歐陽虹和石中玉對面而過，也未必能認出自己。

他重新駕着車向東前進，到了黃昏，才走了二三十里路，料想找不到落脚點，便邊趕牛，邊打量地形，準備過夜。

不久前頭有座小山包，山包上長滿了湘妃竹，一片綠油油，楚峻大喜，把牛車趕了過去，還未上車忽見竹林中竄出一個綠影來，幾個起落便自車後射入車廂內。

楚峻剛想轉頭過去，忽覺後腰一涼，似被人用利器抵住，便叫道：「大王，小的是窮小子，身上沒錢……」

背後傳來一個清脆的聲音：「小子，別嚷，快趕車！」

「大王，你這是幹什麼？」

「你敢不聽我話，便在你身上刺個窟窿！」

楚峻只得揮鞭趕車，過了一會，那人又道：「小子，你聽着，等下若有人問你的話，你一切都說不知道，聽見沒有？你敢搗蛋，我絕不饒你！」

楚峻只覺後腰一緊，忙道：「小的知道，請大王放心！」心中却暗暗忖思對方的來路。

走了一陣，後面便傳來一陣如雷般的馬蹄聲，楚峻忽覺後背的利器已經拿開，心念未了，四匹健馬便自牛車旁邊馳過，但過了四五丈，又一齊勒停，轉過身來，一字橫排，攔住牛車。

楚峻道：「牛來了，請借過一下！」

一個國字臉的騎客沉聲道：「小伙子，你可有見一個綠衣姑娘在此經過？」

楚峻又聽後腰一涼，忙道：「沒有沒有！」

一個騎客策馬過來，向車篷內看了一眼，這刹那，那利器又離開後腰了。

楚峻心頭有點緊張，忙道：「諸位好像是外鄉人……」

那人脾氣頗爲暴躁喝道：「少廢話，我再問你，有沒有見到一個綠衣少年在此經過？」

「綠衣少年？」楚峻沉吟了起來，忖道：「這些人追一個少年人，一個姑娘，料不是好貨色！」

那人見他臉色有異，又喝道：「到底有沒有？」

「有，有，哎喲……」原來那人的利器已刺破了他的外皮！楚峻生怕露出馬脚，忙伸手往後一拍，道：「該死的蚊子，竟敢釘你牛大哥一口！哎，我記起啦，剛才好像有個穿綠衣的人跑向那邊那叢竹林內去了，哎唷……他大概入林去小解吧！哎唷，死蚊子！」

那四個大漢一撥馬首，往來路的左首馳去，楚峻噓了一口氣，道：「大王，做做好心，放我回家吧！」

「不許你回頭，快去你家內！」

楚峻叫苦，只得催牛前進，黃牛走得慢，但幸而那四個騎客沒再追來，料是往左直追下去了！

走了好一陣，那人問道：「喂，你家內到底在何處？還未到麼？」

「還早呢！」

「還要多久？」

「十天八天吧！」

「哼，你怕什麼？我只不過想到你家內避一兩天而已」

「千萬不可，小的家有高堂，下有妻子，可受不得驚恐，請大王……」

猛聽背後傳來「噗嗤」一聲嬌笑！

楚峻一怔，忖道：「原來是個姑娘！」便轉頭過去，只見車篷內的青草堆裏躺着一個眉目如畫，嬌俏無比的綠衣少女，那少女一身緊身衣袴與青草同色，但臉龐却美得如一朵鮮花！

楚峻料不到這個脅持自己的，竟是個絕色美人，不由再一怔。那少女怒道：「醜八怪，你看什麼？快轉過頭去！」右手長劍輕輕一送。

楚峻轉頭過去，道：「小的，小的從未見過下凡的仙女，所以……」

那少女笑罵道：「什麼下凡的仙女？胡說！」

楚峻話已出口，才覺得說得有點浮滑，但聽了少女那話，只得續道：「姑娘不是下凡的仙女麼？怎地如此，如此……」

少女問道：「如此什麼？」

楚峻舌頭打結巴巴地道：「貌美！」

少女嗔道：「醜八怪，你討打？竟敢討我的便宜！」

「冤枉，這是小的……小的衷心之意

，什麼佔便宜！」

少女見連一個醜八怪的粗小子也讚自己貌美，芳心顯然甚是高興，也不與楚峻計較，問道：「喂，你叫什麼名字？」

「小的叫十畝！」

「十畝！這名好怪！剛才你不是說叫什麼牛大哥麼？」

楚峻虞不及此，心念一動，道：「騙他們的！哼，我一看便知道他們都不是好人，你說我會對他們說眞話麼？姑娘就不同了……」

少女截口同道：「我有何不同？」

「姑娘是好人我自然對你說眞話！」

少女格格一笑，道：「別說啦，到你家沒有？」

「姑娘像仙女一般，小的不敢帶你回家，怕小的老婆會喝乾醋，你快走吧！」

話音一落，忽覺左頰一痛，已吃了一記耳光

楚峻雖然有點心神不屬，但這記耳光沒能閃得過，也着實令他吃了一驚！

只見那少女已坐在他旁邊，怒道：「你再討我便宜，姑娘便割掉你額上的瘤子！你怕不怕痛？」

楚峻嘆了一口氣道：「小的實與你說了吧，我家在江南，由此去尚須十日！」

少女怒道：「胡說！你由江南跑到江北割草？你別以爲姑妹是個傻子！」

楚峻道：「姑娘不信也沒辦法！你若不信的話便一直跟着吧！」

少女啐了他一口，道：「我一直跟着你幹什麼？由現在開始，你不得開口說一句話，一切聽我的命令，敢說一個不字，姑娘便不客氣了！」

楚峻道：「原來那些人都是好人！」

「他們當然是好人！」少女說罷才明白楚峻話中之意，追她的那四個人都是好人，不是暗罵自己是壞人麼？

只見她柳眉一豎，又摑了楚峻一巴掌。這次楚峻本來閃得開，但生怕會露出馬脚，引起對方的殺機，只得咬忍下來，目光觸及少女的臉龐，心頭便怦怦亂跳起來，暗道：「這姑娘當眞如仙女下凡，」

想至此，不由臉上發熱，暗怪自己實在不該對一個陌生女子產生愛慕之情，可是眼光乃不免再向她瞟了一眼！

那少女怒道：「再看我，姑娘便把你的眼睛挖下來！把車轉向右邊！」

原來此刻前頭出現幾條岔道，楚峻便乖乖把車向右邊那條小路轉去。

此路較狹，又甚是崎嶇。驀地牛車一震，那少女身子向他一靠，送來了一陣香風，楚峻心頭又是急跳起來，同時內心又有個聲音叫道：「楚峻啊楚峻，你今日怎變了？她有什麼好處？又兇又惡，眞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心念未了，牛車像撞到什麼東西，車子猛地一震，楚峻與那少女一齊滾落車篷內！原來牛車撞到一棵樹，把他們掀了下來，幸而車篷內滿是青草，跌下去倒不覺得疼痛，不過那少女脾氣又來了：「喂，十畝，你要死啦！」舉掌欲打。

楚峻見她長劍丟在一旁，再無顧忌，手掌一落，身子竄起，落在座位上，喝道：「臭丫頭，你還敢惡？」

那少女一怔，隨即恍然。「原來你是眞人不露相！」一抓起長劍向楚峻刺去！

楚峻一個跟斗跳落地上，那少女也跟着飛了下來。一挽劍花，又向楚峻刺去，喝道：「小色鬼，看劍！」

楚峻大怒：「誰是小色鬼？」見她劍法頗爲凌厲，連忙擰腰閃開三尺！

少女一劍落空，立變新招，口中叫道：「你是小色鬼，小惡賊！」

「我堂堂大丈夫，幾時變成色鬼惡賊？你才是惡賊婆，又兇又惡，仗勢欺人！剛才那四個大盜沒把你抓去，當眞是皇天無眼！」

楚峻只顧反唇相稽，心神一分，一個閃避不及，被少女一劍把肉瘤削了下來。

少女又罵道：「原來你裝神扮鬼，還說不是惡賊！」

你恩將仇報，還罵人？若不是我，你早已被強盜捉去了！兇什麼？有本事的，把那四個強盜抓回來給我看看！」

少女怒道：「誰說他們是強盜？」

楚峻哈哈笑道：「他們不是強盜，那麼強盜反而是你了！」

少女收劍叉腰怒道：「姑娘活了十八歲從未被人罵過，你知道姑娘是誰麼？」

「我只知道你是強盜。」楚峻冷冷地道。

綠衣少女大聲道：「你知道誰是『神槍大俠』麼？姑娘便是他的女兒，大俠的女兒會做強盜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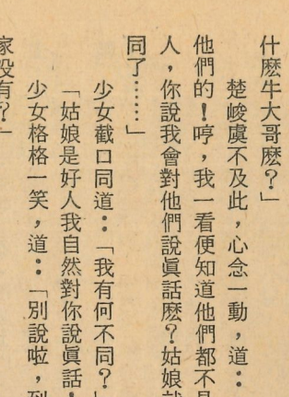
楚峻「啊」地一聲叫了起來，脫口道：「眞是大水冲倒龍王廟，原來是二嫂，請恕小弟失禮！」

話音未落，那少女又一劍刺了過去！

（未完・十三）


環球新書介紹

外星球歷險記




馬雲新作「外星球歷險記」，包括了兩個科學幻想故事，「外星球歷險記」及「美蘇太空大戰」。

「外星球歷險記」講述兩個美國西點軍校受訓的百厭星，混入了巨型火箭之內，却因爲無法控制而直衝出外太空，幾成太空垃圾，最後却成了另一星球的俘虜，從而發覺了這些外星球人在收集各色地球人類，進行一項陰謀。

「美蘇太空大戰」描述蘇聯特務查出美國政府與外太空生物結成「星際聯盟」的秘密，並有機地供外星球的飛碟使用，於是一場太空人戰宣告爆發。

（每本$7.00）




## 金殿逃龍

本文承自第52頁

道衍大師見空性、空靈兩長老，肅然合十道：「二位長老屢從至此，也算是於心無愧了，何不略退一步，留個日後相處的餘地。」

空性長老哈哈仰地一陣豪笑，道：「大師若不相逼，日後地步正寬，何慮不能相處！大師若苦苦相逼，你我只有決一生死，還有什麼日後可言！」

道衍大師神色一凜，道：「空性長老既如此說，道衍就承教了。」

唰的一劍，遞向空性長老七坎，空性長老噹的用禪杖格開，倒縱上了船，他這一劍端的眞是厲害，空性長老根本就看不出這一劍如何的吐，如何的收。

道衍大師正要縱身登船，身後一縷勁風掃來，道衍大師感到已切近身體，不敢怠慢，脚尖一點，向斜處飄去，耳後却聽得嘩啦聲響。

道衍大師落地回顧，空靈大師的禪杖把船板掃開一個大洞，驚得船上的人奔了出來，憤然喝罵。可是，他們罵聲未落，尾上又是嘩啦聲響，整個舵盤被空性長老一禪杖掃得淨光。

道衍大師見船已損壞，欲追無舟，不由心中大怒，震手中劍，掠身向空靈長老劈去，這一接手，竟似狂風暴掠，連綿不絕，一迭攻出二十餘招，逼得空靈大師尋不着喘息的空隙。

空性長老見空靈長老身居劣勢，情勢見危，陡的暴喝一聲：「我來了。」凌空掠下。

可是，他脚剛一落地，便被燕軍五名高手圍逼上來，絲毫未給留喘息之際，吆呼一聲，合手圍殺，空性長老激得性起，掄起禪杖，四面閃打，不過十招，便有兩人死在他禪杖之下。

可是，那兩個方死，便又有四個補上來，燕山三護衞的壯士，遠遠的合圍着，如同鐵壁銅牆，要想殺出去，眞是難如登天。

畢竟這少林三長老也不是徒具虛名的，空性長老苦戰將近一個時辰，殺得屍橫沙灘，血染水紅，猶是越戰越勇，但當他向空靈長老打量時，登時急出一身冷汗。

空靈長老高擎禪杖，雙目炯炯逼視着道衍大師，道衍大師的劍鋒，遙指着空靈長老的眉沖，兩人都激出了汗珠，却都像木雕泥塑一般，一動不動，這是內力的較手，雖然彼此並不動，但如眞的要動手，勝敗只是一瞬間的事。

空性長老只有代他着急，却也無從幫起，倒是他一分神，却給了對方一個機會，五個人齊向他撲襲，在面前的一個刀鋒已及眉頭，空性長老將頭略偏避過，背後陡的一縷森寒，空性長老才喊聲：「不好。」人已掠身而起，嘶的聲響，利劍劃破空性長老，紅袈裟化作兩片，飄落塵埃。

不料空性長老這一聲喊，却驚動了那邊的空靈長老，空靈長老正在心神交迸的時候，聞得空性長老一聲喊，心神一震眼角不由向空性長老一瞟。

就在這眼神一瞬之間，道衍大師已幌身到身前，他要走避時，道衍大師的劍鋒逼在眉睫，劍氣森森，死生不過在喘息間了。

空靈長老到了這樣地步，不得不擺出一代武宗的身份，泰然受死。道衍大師却未沉劍取他的性命，只把左掌輕輕印在空靈長老氣門大穴，含笑冷聲道：「委屈長老啦！」

突然，在道衍大師身後響起一陣風聲，猝急襲來。

道衍大府從容的左掌力道一吐，登時把空靈長老震出十餘步外，五內碎裂，鮮血疾出，倒地絕命。

空性長老本意要救空靈長老，却加速了空靈長老的死亡，愴呼一聲，如狂了的一般，揣禪杖便向道衍大師猛打。雖然力道勝過平時數倍，無奈因爲悲慟過份，失却理智，反而變成一條莽漢了。

武功畢竟不是賭蠻力，尤其像道衍大師這樣百年不世的高手，趁空性長老一禪杖打來，將身子略偏，就着空性長老進身之勢，欺身逼入脅下。

斂着掌力，把左掌拊在空性長老章門大穴，含笑冷聲道：「老長，你還不認輸嗎？」

空性長老泰然的遙望着大海，道：「認輸的該是你。」

道衍大師冷然道：「你可知道，只要我掌力微吐，你就立即斃命。」

空性長老道：「你可知道，任你有通天的本領也找不到皇上了——空塵長老已護着他遠颺海外去了。」

道衍大師猛然醒悟，舉目向海天遠處望去，碧波萬頃，那裏還有一點桅帆的影子。

空性長老乘他分神之際，拔身掠起。

道衍大師的功力略勝一籌，掌力陡然一吐，由於出手過烈，空性長老的身子，竟未能離開原地，便同空靈長老一樣五內碎裂，登時倒斃，不過他內腑的血衝不出緊閉的口，鼈得面色紫黑，兩眼暴凸。

道衍大師充滿了懊喪，却也充滿了哀慟，黯然的道：「好好的料理二位長老，他們仍不愧爲義人。」

× × ×

燕王朱棣在南京即位，更元永樂，就是歷史上的成祖。

雖然天下復旺太平，可是，他永不能忘記下落不明的建文帝，於是，他連續的派了蔣賓與、王樞等率樓船桅檣，踪跡下西洋，明則爲宣告及位，暗則查尋建文帝的下落，到了永樂三年，有人從西洋番國帶回來一個血玉戒指，經宮內人認出是建文帝御用之物，這使成祖如芒刺在背，大爲不安起來。

就在這年成祖便遣三保太監鄭和，率領無數的艨艟巨艦，自海門出海，遠駛西洋，名爲通商宣撫，實則仍爲尋找建文帝的下落。

鄭和六次下西洋，仍未找到建文帝的下落。

建文帝究竟到那裏去了？至今仍是歷史上一個大謎。

空塵長老和那小和尚的下落，也沒人知道。

（全文完）

現代游俠傳奇故事

文・驥龍
圖・飛可

# 荒城生死戰

（續完）

**前文提要：** 正千、林媚等人，呂奇和哥查先去截住阮正千騎的馬匹，叫韓雅君留下不要亂動，她突然看見前面有蒲公英的花影，想起父親遺書說的蒲公英，不由自主的向前行去，發現一個洞口，才知道父親所指的是藏金之地，進入洞裏一看，見有兩箱藏金，還發現趙寧的屍首，正在驚慌之際，陳善和林媚先後而至，見二人爭持不休，結果陳善將林媚也殺死了，韓雅君趁機逃出來，被陳善發覺追至，此時呂奇哥查已將阮正千捉住，及時趕來營救韓雅君，和陳善搏鬥……

## 詭奇之變　貪者之戒

情況在一瞬間改變了！

太陽恢復了它的熱力，韓雅君也恢復了她的鎮定。她想爬起來，但是她又畏懼那條狗。於是，她大叫：「哥查先生！叫走你的狗。」

「放心！」哥查說：「牠不會傷害妳的。」

韓雅君顫巍巍地站了起來，柯比果然沒有攻擊她。

「哥查先生！」韓雅君指着陳善說道：「他找到了藏金，他也殺死了趙寧和林媚，屍體和兩鐵箱的金幣都在這個山洞裏面。」

「噢！」哥查奇異的目光望着陳善。

「老獵人！」陳善以冷峻的口吻說：「我相信你不僅對山中的野獸有興趣，黃金也一定可以引誘你的。」

哥查低吼了一聲：「帶我們進山洞去，若不是柯比找錯了對象，你不是被韓小姐槍殺，就是被柯比咬斷喉管。」

陳善悻悻地說：「現在，我也許會死在你的獵槍霰彈之下。」

「你知道就好。」哥查擺動了一下槍口。「乖乖地走在前面。」

陳善聳聳肩頭說：「好吧！算我沒有財運。」

一進洞窟，就看到了那兩口鐵箱，一口鐵箱的破損處，露出了閃閃的金光，哥查從腰間抽出一把獵刀，扔在地上，向陳善揮了揮手說：「去將鐵箱撬開。」

「哥查先生！」呂奇說：「這樣不妥吧？」

「爲什麼？」哥查顯得很不開心的樣子。

呂奇道：「藏金也好，兇手也好，都該由警方來處理。」

「你說得很對！」哥查點點頭說：「不過，我們先要確定這兩口鐵箱之內是否當眞藏着海盜們遺留下來的金幣。」

這似乎不是一個太嚴重的問題，於是呂奇不再爭執，點了點頭說：「那就先打開來看看吧！不過，撬開鐵箱的工作最好由我來作。」

「爲什麼呢？」

「獵刀交給兇手，似乎不太安全。」

「那就辛苦你了。」

呂奇拾起獵刀開始撬動鐵箱，毫不費事地就將鐵箱撬開了，一堆亮閃閃的金幣出現在他們眼裏。他在撬動時，曾經試了試箱子的重量，最少也有一百斤重。即使不用古董的價值去衡量這些金幣，單是二百斤黃金就是一筆不算太小的財富。

「進去！」哥查用力推了陳善一下，使後者踉蹌向前。接着又以槍口向韓雅君擺動了一下。「小姐，還有妳。走到呂奇身邊去，乖乖地不要動。槍內是霰彈，中槍之後，要痛苦好幾個小時之後才會死去的。」

呂奇吃驚問道：「這是怎麼回事？」

陳善怪聲怪氣地說道：「我早就猜到了，這老獵人被黃金引誘了。」

「哥查先生……」

哥查粗暴地喝斷了呂奇的話：「住口！你們三個人一齊往後退，距離黃金遠一些。」

呂奇緊緊地摟着韓雅君，緩緩地後退，同時說：「哥查先生，你不必如此。按照法律，你可以領取獎金。我和韓小姐的一份可以放棄……」

「嘿嘿！」老獵人的面色猙獰可怖，因爲他站在背光處，顯得格外陰沉。「我要全部。這些黃金，是以我兒子的性命換來的。」

韓雅君不解地問道：「你兒子的性命？這是怎麼回事？」



「日軍到我家來搜查妳父親時，他躲在秘窟的地窖中。日軍當着我的面前槍斃我的兒子，我都沒有說出你父親的藏匿之所，爲什麼？」哥查頓了一下，又接着說下去：「同樣是一個生命，我爲什麼不關心我的兒子？只因爲妳父親知道藏金的秘密。他曾答應和我分享。因此，他的生命比我兒子的生命有價值。」

「哦——」呂奇發出痛苦的聲音，他曾經崇敬這個老人，現在却要去鄙視對方。這的確是一件令人感到痛苦的事。

哥查又喃喃地說：「日軍殺了我的兒子撤退之後，妳父也逃走了。但他並沒有將藏金的秘密告訴我。我犧牲兒子的生命並未換取他的信任。所以我非常痛恨，發誓要得到全部藏金。」

呂奇插口說道：「他在臨死時，曾經提到過『蒲公英』，他還是將秘密告訴你了。」

「那是迫不得已的，因爲他自知將死。」哥查將目光投向韓雅君。「他在離開我家之前，曾寫了一封家書。那封信是托人帶出的。在他死後，我才後悔爲什麼沒有留下那封信，他一定將藏金的秘密告訴了家人。」

「事實上我父親在信中根本沒有提到藏金的事。」韓雅君插嘴說。

「那也許是事實。但是我當時不知道。我一直在等，等了二十多年，妳終於來了……」

「實際上你等的是我，」陳善插嘴說：「如果我不來，藏金永不會發現。這還要感謝那位姓趙的青年畫家，如果他不探索這些天然洞窟，他不會發現洞內沒有陽光的地方也生長着蒲公英。他不但對繪畫有興趣，對野生物也有興趣，對年輕誘人的林媚小姐更有興趣。他挖掘蒲公英的草根想展開研究，結果却挖到了鐵箱。於是他要林媚與他私奔，並暗示一些可以過豪華生活的話。哥查，這是天意幫了你。」

「不錯，天意，我兒子的命！」哥查蹲下去，撫摸着金幣。陳善移動了一下，他隨即厲吼：「不要亂動，我即使一隻手放槍，也是奇準無比。」

「放心！」陳善攤開雙手。「我雖不怕死，却不願像野豬、野兔，中你的霰彈，在痛苦的煎熬中死去。」

哥查將獵槍平放在腿上，右手的食指，緊緊地壓着扳機。呂奇看得出來他是老手，不敢有一絲妄想。

哥查左手抓起金幣，從空中散落到鐵箱之中，鏘鏘有聲。抓起，落下，抓起，落下……

呂奇的眼光發直，哥查的左手也僵硬在半空中，因爲整個鐵箱中只有上面薄薄一層是金幣，最多不會超過一百㘝，下面全部是槍彈。呂奇認得出來，其中有點三零步槍子彈和點四五、點二三手槍子彈。

哥查霍地站了起來，槍口指向陳善，狂吼着說：「一定是你弄鬼，快說！金幣藏到那兒去了？」

陳善也是不勝駭異，他連連地搖着頭說：「我還沒有來得及打開鐵箱哩！」

「一定是妳父親！」哥查的槍口指向韓雅君。「好狡猾！他知道陳善在找藏金，我也在找藏金，所以將金幣運到別處。他一定將秘密寫在信中告訴了妳的母親。快說！否則我殺死妳！」

韓雅君駭極了，這是一個奇怪的心理反應，當陳善要殺她時，她毫不感到恐懼；現在，哥查要殺她，她却心胆俱寒。因爲她曾經視哥查爲可以信賴之人。

呂奇感覺到她的顫抖，緊緊摟住她。吼着說：「哥查！不要發瘋！我看你是在黃金美夢中迷失了。韓小姐不可能知道藏金的秘密。」

「她知道。」哥查肯定地說。

「那麼，你更不應該殺死她。」

「爲什麼？」

「殺死她之後，你永遠也找不到藏金了。」

「那沒有關係，最少她可以爲韓信甫償付我兒子的性命。」

「那不是你等了許多年的目的，哥查先生！」呂奇盡量使自己的語氣顯得緩和，「哥查先生！我希望你冷靜一點。」

「呂奇！你能讓韓小姐說出藏金的秘密嗎？」哥查以商量的語氣說：「如果你辦得到，我可以給你一個活命的機會。」

韓雅君連連地搖着頭說：「呂奇！我根本不知道什麼藏金的秘密呀！」

「哥查先生！」呂奇說：「你聽見了，她什麼也不知道，請不要逼她。」

「好吧！」哥查面上猙色密佈，獵槍也端了起來。「讓妳和你父親一樣，帶着藏金的秘密進入地獄……」

突然，砰地一响，哥查額前出現了一個血洞，身子向後栽倒。

獵犬柯比狺狺前撲，牠的前足剛剛離

地，又是一响槍聲。這條獵犬忠誠地死在牠主人的身邊。

陳善手裏有一支小小的手槍，槍口指着呂奇和韓雅君，獰笑着說：「這支槍本來是林媚想要用來對付我的，現在却救了我。」

韓雅君突然想起，陳善在扼殺林媚時，將那支槍丟棄在地上。這個狡猾的惡徒在哥查被黃金美夢迷昏了之際用上了它。

呂奇緊緊地擁着韓雅君，冷冷地說道：「陳善，爲了一百枚金幣，而要殺死五個人，你認爲值得嗎？」

「別忘了還有一條狗。」

「我想，你應該給我們一個機會。」

「是的。」陳善點點頭。「最後一個機會，請韓小姐說出藏金的秘密。我答應不殺你們。」

「可是韓小姐不知道藏金的秘密。」

「那麼，你們就沒有機會了。」

「陳善！」呂奇機警地說：「韓信甫臨死時，向哥查說出了『蒲公英』，那句話應該是藏金地點的提示。據你知道，這些天然洞窟，還有別處長着蒲公英嗎？」

「沒有。」

「那麼，藏金一定在這個洞內。」

陳善道：「如果想挖遍洞內的每一處，最少需要十天。」

「我和韓小姐就有機會了。」

「中國人！」陳善冷冷地說：「別作美夢！你們即使有體力連續工作下去，我也不可能不眠不休地監視你們。何況我們還需要飲水和食物。噢！對了！我的朋友阮正千怎麼樣了？」

「阮正千是你的朋友？」

「別裝糊塗！」

「他偷了沙樂村村民的馬，被哥查抓到，大概送到沙樂村看管起來了。」

「唔！」陳善看看錶。「我給你們三分鐘的時間考慮。如果韓小姐不說出藏金的秘密，我就不客氣。」

「雅君！」呂奇將她的身子扳過來。

「呂奇！對不起！」韓雅君溫順地依偎在他懷裏。「我實在不知道。」

「我明白。」

「抱歉連累了你。」

「很難說，也許是我連累了妳。」

「抱緊一點。」陳善殘忍地說：「臉貼着臉，那樣我只需要一粒子彈，就可以解決你們。」

呂奇調侃地向他說道：「陳善！你是那樣吝嗇的嗎？」

「回到山上，使我想起了戰時，那時候的槍彈比黃金還要貴重。」

呂奇靈機一動，放開了韓雅君，激動地說道：「陳善！你終於找到活命的機會了。」

「噢！」陳善不勝迷惑地瞪視着他。

「我可以助你找到藏金。」

「化上十天的時間去挖掘嗎？」

「不！我要用我的腦子。」

「腦子？」陳善冷笑着說道：「若干年前，你們中國出現了一個會屈指一算的孔明，難道你也具備了孔明那種神算的能力？」

「陳善，我問你。在你的印象中，韓信甫算得上是一個忠貞的游擊份子嗎？」

「我不願意侮辱曾經和我併肩作戰的戰友，他的確是一個優秀的抗日英雄。」

「那麼，他應該懂得槍彈對他及他的伙伴是多麼重要。」呂奇目光望着鐵箱中的金幣和槍彈，其態就像一個偵探在判斷案情。「他想瞞騙別人，得盡可以在箱中塡滿石塊，何必用寶貴的槍彈。」

「中國人，你腦子裏想起什麼？」

「請問：這兩口箱子是併排埋在地下的嗎？」

「重疊的。」

「噢！我眞不知道你是如何將這兩口沉重的箱子弄出來的。」

「有那位畫家幫我的忙。他想逃，我才殺死了他。」

「那一口鐵箱在下面。」

「那口沒有開啓的。」

「這破損的一角，是你撬開的嗎？」

「是那個畫家幹的。」陳善點了點頭，「任何一個人發現箱子之後，都想知道箱子裏裝的是什麼東西。」

「我倒想看看另外一口箱子。」呂奇未得允許就拿下獵刀，開始撬動箱子的鐵皮。

陳善沒有阻止，只是目光炯炯地加强了戒備。

十分鐘後，鐵箱撬開，裏面不但沒有金幣，也沒有槍彈，只是一滿箱石頭。

呂奇喃喃地說：「韓信甫的確是一個優秀的抗日游擊英雄，他沒有浪費太多的槍彈。」

陳善滿面狐疑之色，嘶吼着說：「中國人，你最好少在我面前賣弄玄虛，快告訴我，你那鬼腦子裏到底在想些什麼？」

「對不起！現在還不能給你具體答覆，讓我先看看這一箱吧！」呂奇的臉上突然浮現了笑容。

陳善不勝困惑，韓雅君也是茫然不解，他們看着呂奇將金幣清理出來，然後又去清理那些不同直徑的槍彈。槍彈也只有薄薄一層，下面全是石頭。

呂奇喃喃地數着說：「金幣九十七枚，點四五子彈一百七十二發，點三零子彈一百三十七發，點二二子彈一百六十五發。」

「中國人！」陳善不耐煩地吼叫：「你是想拖延時間找機會嗎？」

呂奇笑着說：「別發火，我敢肯定，藏金在這個洞窟之內。」

「還是那句老話。」

「我已找到了。」

「什麼？」陳善大叫一聲，貪婪的目光又從他的眼內射了出來。

「韓信甫放在鐵箱中的子彈是一種提示，」呂奇頗爲得意地說：「明白嗎？我可從他的提示中找到藏金的準確地點。」

「噢！」陳善目光中有信服的神色。

「問題是——」呂奇慢吞吞地說：「在找到藏金之後，你將怎樣處置我們？」

陳善皺眉想了一想，放鬆了神色，用那種自以爲非常柔和，實際上却是沙嗄而又刺耳的聲音說道：「我不但不殺你們，而且還分給你們少許藏金，讓你們留作紀念。」

「呂奇！」韓雅君突然嚷了起來，「別信他的話，只要藏金一找到，他一定會



殺死我們。」

呂奇充滿信心地說道：「我相信他不會。」

「呂奇，你怎麼聽信一個狂徒的話？」韓雅君緊緊地摟抱着他。「我們寧願死，也不能讓他得到藏金！」

「好個不知死活的東西！」陳善惡聲咒罵。

「陳善！」呂奇輕輕推開韓雅君，笑着說：「你犯不着生氣，我知道你不會殺死我們，不是我相信你的諾言，而是你有用我之處。」

「哦！」陳善似乎有點意外。

「阮正千的船停在海邊，那兒離這裏有二十幾哩的路程，你要用汽車將藏金載送到船上去，但是你不會開車。阮正千也許懂得駕車，不幸得很，他大概在一個小之前就死掉了。」

「他死了？」陳善大吃一驚。

「不錯，是被哥查殺死的。」呂奇信口胡說。「最重要的是沒人駕船送你離境。別緊張，我是第一流的水手，只要有足够的燃料，我可以駕船送你到任何一個地方登陸。」

「你眞會駕船？」

「我領有甲種船員執照。」

「那你還在等什麼？」

「我沒有和你談好條件。」

「條件！」陳善一揚槍口，氣呼呼地說：「是我給你活命的機會，你還有什麼條件好談？」

呂奇冷靜地說：「我也同樣給了你活命的機會。如果沒有我駕船送你離開這兒，那麼，你便非死不可。加上那位考古學家的失踪，你可能犯了四件謀殺案。」

陳善沉吟了一陣，才問道：「說吧，你有什麼條件？」

「藏金一人一半。」呂奇堅決地說：「韓小姐算在我的一份內，你已經很佔便宜了。」

「好！」陳善很快地點頭回答。「你回答得太快了。」

「呂奇！」韓雅君也相繼表示了女性特有的敏感。「他完全是假意答應你的，心中必然另有詭計的。」

呂奇笑着說：「我相信他。」

陳善猶疑地說道：「照道理說，你不應該相信我。」

「我相信你。」

「爲什麼？」

呂奇道：「你不會駕船，殺了我就斷了你自己的歸程。」

陳善道：「等我到了目的地之後，我還來得及殺你們。」

呂奇冷笑着說：「你應該看得出，我不是一個好惹的對手。到了那個時候，又會有一種新的情勢使你不能殺我了。」

陳善悻悻地說：「我倒很樂意和你這種人物打交道。別只顧賣弄你的口才，你該開始動手了。」

呂奇蹲在地上，以獵刀的刀尖劃上一些數字，他似乎在計算什麼。陳善不明所以，他的槍口始終對準着呂奇的頭部。

韓雅君則是非常聰明的，她看出呂奇在以子彈直徑的尺寸乘以子彈的顆數，點四五子彈是一百七十二發，他就以零點四五乘以一百七十二。

計算一陣，答案出來了。

點四五子彈的積是——七十七厘米四毫米。

點三零子彈的積是——四十一厘米一毫米。

點二二子彈的積是——三十六厘米三毫米。

呂奇計算出數字之後，開始冗長的托腮沉吟。

靜寂的五分鐘過去，陳善再也耐不住了。他低吼着問道：「中國人！你到底在搗什麼鬼？」

呂奇向他打個難以解釋的手勢，然後低聲向韓雅君說：「雅君！我們假定這些子彈是妳父親指示藏金地點的安排，妳認爲我以這種方法計算沒有摸錯方向吧？」

韓雅君困惑地搖搖頭說：「我不太明白。」

「我也有些糊塗，最大的數目也不足一公尺，而這個洞窟却大得……」

韓雅君突然搶着說：「在那個時候，我相信他也不會帶着皮尺，我猜想你所計算出來的數字，也許代表脚步的數字。」

「那麼，七十七厘米就代表七十七步了！」呂奇喃喃自語地說：「每一個人的步履大小不盡相同，而且這裏又有三種數目，又從何處算起呢？」

陳善可以說流利的中國話，所以懂得他們是在爲搜尋藏金而探討，並未去打斷他們的話。此刻，他突然插口說道：「應該是從洞口算起了，這三個數目，大概是指示走了幾步之後，轉變方向，再走多少步，又轉變方向，又走多少步，就是藏金的地點。」

呂奇不解地問道：「難道這個洞窟除了主道之外，還有岔道嗎？」

陳善點點頭說：「不錯，這個洞窟的岔道特別多，我們不妨試試。」

「好！我來。」呂奇興緻勃勃地往洞口跑。

「慢一點！」陳善喝阻他。

呂奇停下來問道：「怎麼了？」

陳善聲色俱厲地說：「你最好不要耍花樣，否則我會開槍殺你。」

「放心吧！我現在滿腦子都是海盜王所遺留下來的金幣，別的事情我已想不到了。」呂奇輕鬆地說。

他走到洞口，開始以正常的脚步向洞內走，陳善吩咐韓雅君擎亮電筒照路，他則一手抓住韓雅君，一手執槍瞄準呂奇，亦步亦趨。

走到三十六步時，呂奇停下來觀察，左右都是石壁，根本就無轉折之處。

往前走，到四十一步時也然，最後走到七十七步處，兩旁仍是石壁。

呂奇攤攤手說：「陳善，你的估計錯了。」

韓雅君插嘴說：「也許該從埋藏兩口鐵箱子的地方算起。」

「那麼我們再試一試。」呂奇又走回頭。

這一次似乎有了頭緒，當他走到七十步的地方時，右邊就出現了一條狹窄的橫道。

「對了！」呂奇低聲嚷叫起來，「只

有一步之差，每個人的脚步大小不會相同，我們應該轉進去試試。」

「慢一點！」陳善又阻止了他。「讓韓小姐走前面，這條岔道特別狹窄，只得一人通過。我既不願意讓韓小姐走在我後面用手電筒敲我的頭，也不希望她走在我前面擋住我的槍口。」

呂奇毫不在乎地說道：「那麼，是要我走中間了？」

「嗯！我的槍口不能離開你後腦。」

呂奇懶得理會他，先讓韓雅君走過去，他才開始跟在她後面開始計算步子，這一次很準確地在四十一步處出現了岔道，是在他們的右邊，那條岔道很寬。

向右轉，走了三十六步，停了下來，呂奇指着地下說：「大概就在這裏了。」

陳善將韓雅君手裏的電筒接過來照亮了地下，猶疑地問道：「中國人，你能肯定嗎？」

「很難說　我們可以試試看。」

「好，韓小姐去拿鐵鍫。」

這倒使得呂奇有些意外，他楞一下才說：「陳善，你因何相信她不會逃跑？」

「她不會。」

「爲什麼？」

「我看得出她很喜歡你，如果她一去不回，我就殺死你。」

「呂奇！」韓雅君好像誤會了呂奇的意思，「放心吧！要死，也要和你死在一起，我絕不會逃走的。」

「雅君，我倒希望妳逃走。」

「我絕對不會那樣作。」她很快地走了，並且帶走了電筒。

四週陷於黑暗中，呂奇看不到陳善，他想：對方也一定看不到他，去他媽的藏金，逃生的機會來了。

「陳善，」呂奇輕鬆地說：「很快就有結果了，如果找到藏金呢？」

「照你的意思去做。」

「如果找不到呢？」

「你挖的坑穴正好埋葬你們。」

「爲什麼不再繼續尋金？」

「我沒有耐心，更沒有信心，我發現你是一個危險人物……」陳善突然停口不語，接着又低喝一聲：「不要動。」

呂奇不禁大吃一驚，他的確趁對方說話時不注意移動了一步。他吸了一口氣，平靜地說：「我站在原地沒有動呀！」

「你騙不了我，明明移動了一步。」

「你太疑心。」

「對你這種危險人物還是疑心一點好。從現在起，你要不停地數數目字，一直數到韓小姐拿了鐵鍫回來，你只要一停止，我就開槍。」

「一，二，三……」呂奇只好高聲數着，他發覺過上了一個精明可怕的對手。

當他數到二百多的時候，韓雅君回來了。

挖掘工作開始了，呂奇揮動鐵鍫，賣力地挖掘。他可能挖出一條逃生之路；也可能是挖掘他與韓雅君二人的墳墓。

早餐的食物早在呂奇的胃裏消化掉，飢餓襲擊着他，兩臂也開始痠麻，但他並未停止工作，使地上的坑穴繼續加大、加深。

韓雅君終於忍不住了，她憐惜地說：

「呂奇，歇一會兒，讓我來。」

「站到一邊去。」呂奇似乎故意要顯示他並不勞累，特別用力地揮動鐵鍫。

鐵鍫插進泥土時，發出「鏘」地一聲，顯然碰到了硬物。呂奇又接連挖掘不停，三分鐘後，一個生銹的鐵製炮彈箱露了出來。

呂奇費了好大勁頭，才抽動了生銹的插鎖，揭開箱蓋。在電筒光的照射下，滿眼金光，一整箱金幣！意外的發現使韓雅君忘記了自己的危險，興奮地大叫，陳善也發出了歎呼。

只有呂奇是冷靜的，他左手拿着鐵鍫，以右手背擦的手拭額上的汗珠。

其實，他的目光却在偷覷陳善的動靜，當他發覺陳善的注意已完全被那箱金幣所吸引時，他立刻展開了行動。

重重的鐵鍫打在陳善的右腕上，那支手槍脫手飛走，不知落到什麼地方去了。却想不到陳善的反應極快，手腕被擊的那一剎那間，猛力彈動右腿，鞋尖向呂奇的太陽穴踢去。

呂奇雖然疲累不堪，却未喪失警覺，此刻既然是先發制人，自然有充份的戒備，立刻低頭閃過，雙手抓住陳善的脚脛，全力一拉。

嘭地一聲，陳善頭下脚上地栽進了坑穴之中，頭部又不偏不倚地碰在鐵箱上，鮮血汩汩而出，面頰貼着冰凉的金幣，一動也不動了。

「呂奇！」韓雅君大叫了一聲。

呂奇從坑穴中跳起來，擁着她，以滿呎泥土的手撫摸着她的頭髮，温和地說：

「雅君！一切都已過去了，別怕。」

「你沒有受傷嗎？」

「當然沒有。」

「他……他怎麼樣？」

「他傷得很重。如果警察的救護隊來得太慢，他可能永遠也走不上法庭了。」

「哦——」她將面頰埋進了呂奇的懷裏。

「關於這批金幣……？」

「呂奇，你爲什麼要問我這些？」

「這是妳父親發現的啊！」

「讓警方去處理吧！」

「也好！」呂奇擁着她向外走，喃喃地說：「我突然渴望陽光，我好像有許多年不曾見到光明的景象了。」

他們拖着蹣跚的脚步，走出岔道，有一股凉風從洞口撲進來，使他們感到無比地舒暢。

他們手牽着手，跳躍着向洞口奔去，他們忘記了驚嚇、緊張，勞累，只想早一分鐘站在陽光底之下。

不幸得很，太陽之神似乎已經摒棄了他們，當他們剛要跨出洞口時，一根死冷冷的槍管擋住了他們的去路。

持槍人竟是松林客棧的管理員巴姆。

「巴姆先生！」韓雅君驚叫了一聲。

巴姆那種慣常可見的友善笑容消失了，語氣冷冷地問道：「韓小姐，藏金找到了嗎？」

他說的不再是生硬的英語，而是流暢伶俐的中國話。

韓雅君驚疑地望了呂奇一眼，說不出話來。



呂奇也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寒噤，這個老傢伙也許不是本地人，「巴姆」也說不定是個化名。而他却不去揭露心中的疑問，故作不解地問：「巴姆先生，你說什麼藏金？」

「哼！」巴姆冷笑了一聲，「別裝糊塗了，戰時我也是游擊隊員，聽說過韓信甫發現藏金的事，戰後就一直在松林客棧當管理員，就是爲了要等韓信甫的家屬前來尋金。哥查被殺，陳善沒有和你們走出來，這證明你們已經找到藏金了。」

呂奇眞想不到謀奪藏金的人會有那麼多，哥查、陳善、阮正千、林媚，還有誰呢？巴姆應該是最後一個吧！

「怎麼？你也打算分一份嗎？」呂奇淡淡地問道。

「對不起，我要全部。」

「你不覺得太貪心了嗎？」

「絕不。」巴姆的語氣異常強硬。「藏金的故事是我告訴韓信甫的。而且我爲了藏金竟然在松林客棧中等了二十多年。戰後我不滿三十歲，現在已是五十歲的老人。二十幾年的光陰換取藏金應該是很公平的。」

呂奇也以強硬的語氣說：「那你去找吧！」

「我要你們告訴我。」

「誰會那麼傻？」

「傻子才不說，你們命中註定了不該擁有那筆財富。說出來雖得不到金幣却可以保全性命。不然，連性命也沒有。」

呂奇毫無懼色地說道：「對不起，我們無可奉告。」

「你們想死嗎？」

韓雅君插嘴說：「那裏有九十七枚金幣，一起拿去吧！」

「方才我已經看過了，那絕對不是全部。否則，地上那些數字又有什麼意義？」巴姆手中的槍口示威性地揚了一下。「你們老實說吧！省得我費事。其實，我殺死你們之後仍然可以找到那些金幣的。」

呂奇冷冷地說：「別太有把握。」

「哈哈哈……」巴姆仰首大笑。「我太有把握了。你滿身泥土，分明是幹過挖掘的工作。藏金既已出土，我還會找不到嗎？」

「既然如此，你就不必問了。」

「我要你們告訴我。」

「絕不。」呂奇回答得非常乾脆。

「我從一數到十，如果你們不告訴我藏金在何處，我就開槍。一……二……」

呂奇沒有說話，張臂將韓雅君擁進懷裏。

「呂奇。」韓雅君以懇求的目光望向他。

呂奇似乎知道她要說什麼，忙說：「雅君！冷靜一點。他絕不會殺我們的，因爲只有我們才知道那些金幣放在何處。」

「呂奇！黃金對你也很重要嗎？」

「價值不在黃金的本身。」

「爲什麼？」

「因爲我們一說出黃金收藏的地方，他就會槍殺我們，所以絕對不能說。」

「呂奇，不說他會殺我們。」

「別怕。」

「我不怕，只是爲你担心。」

呂奇以熱烈的擁抱答覆了她。

巴姆像是一頭冷酷的野獸，他不疾不徐地數着數目字。當他數到「九」時，特別提高了聲音。

「我告訴你。」韓雅君突然大叫。

「快說！」

「雅君！」呂奇試圖制止她。「別說！說出來他一定會殺我們。」

「呂奇！不說他也會殺我們。」

「他若殺我們就找不到藏金。」

韓雅君道：「黃金已經出土，他殺了我們照樣可以找到。」

「雅君……」

「快說吧！韓小姐！」巴姆冷笑着說：「妳既然明白了利害，就不應該再猶豫了。」

「一直向前，」韓雅君比手劃脚地說：「遇見第一個岔道時向右轉，再遇岔道向左，行約三十六步，你就會在坑穴中發現藏金。」

「眞的嗎？」

呂奇接口說：「也許是假的。在未找到藏金之前，最好不要殺我們。」

巴姆陰森地說：「我說過不殺你們，就一定做到，不過，我要開槍擊穿你們的腿，免得被你們溜掉。」

韓雅君心中一寒，大叫道：「巴姆，你怎可如此不講信用？」

「咦！我並不殺死你們呀！」巴姆緩緩地舉起了槍。

突然，「砰」地一聲，巴姆的手腕流血，手中的槍脫手而飛。「砰」！又是一槍，巴姆的身體像風車般連連旋轉，最後仆倒在地上。

× × ×

太陽似乎在這一瞬間分裂了。

呂奇感到有生以來最大的迷惑。

洞口出現了一個頎長的影子，緊接着，開槍殺死巴姆的人也出現了——他是一個白髮老人。

「哦！彭博士！」韓雅君驚呼一聲。

彭博士？考古學家？神秘失踪的老人？呂奇曾以爲他是被陳善派人殺害了。此刻却突然出現，看他拿槍的姿態，若不是最傑出的偵探，就一定是一個作惡多年的老罪犯。

他絕不會是偵探，呂奇這樣想。如果彭博士是偵探，就不會連續開槍，直到巴姆仆地不起。

因此，呂奇緊緊地擁着韓雅君，注視着對方的動靜。

老人的雙眼射出灼人的光芒，似乎比太陽光還要熾烈。

他盯着呂奇看了許久，然後以一種古怪的聲音問道：「韓小姐！這位是……」

韓雅君搶着答：「我的朋友呂奇。」

「就是駕車送林媚離開庫塔拉查的那一位嗎？」彭博士的語氣很冷，神色不友善。而且手裏的槍始終沒有收起來。

「很抱歉！」呂奇故意提到林媚。「博士那位漂亮的女助手被陳善殺害了。」

「嗯！」彭博士面上流露出陰狠的神色，喃喃自語地說：「她被殺了。還有陳善、哥查、巴姆，以及韓小姐的父親。所以想得到藏金的貪婪者都被殺了。誰要破壞神跡，誰要想掠取上天所遺留下來的財

寶都要遭天譴，你們明白不明白？對了！還有你們，大概也是爲了藏金而來，我要殺死你們，我要……」

最後的幾句話幾乎是在聲嘶力竭地吼叫，他顯得非常激動，顫巍巍地舉起了槍。他即使無意置呂奇與韓雅君二人於死地，激動的情緒也可能誤觸扳機，擊發子彈，聽他的口氣，好像是一個宗教狂熱者。

「不！彭博士，」韓雅君嚇得大叫：「我們無意尋金，只是……」

呂奇接下去說：「我們只是被幾個貪婪者捲進了漩渦……」

「但是你們沾污了神跡，」彭博士手裏的槍不停地擺動，最後槍口指着韓雅君，「妳！就是妳！若不是妳父親闖到這裏來，神跡的寧靜永遠不會遭到破壞，這裏永遠不會流過貪婪者骯髒的血。」

「彭博士，」韓雅君竭力爲亡父辯駁：「我聽哥查說過，戰時，有許多游擊份子在這些天然的洞窟中棲息藏身，擾亂神跡的，並非只有我父親一個人呀！」

「這個洞窟却從來沒有人來過，只有他，他來了不要緊，因貪念所使，還移走了上天裝飾神跡的黃金。所以他該死，該殺……」

呂奇振聲問道：「彭博士，你怎麼知道得這樣清楚呢？」

「當他闖進來的時候，我正好在這個洞內。」

呂奇大爲驚訝地說道：「你也是抗日游擊份子嗎？」

「不！」彭博士用力地搖着頭。「那時，我是一個攻讀博士學位的人類考古學學生，我來到這裏，發現了藏金。閃閃金光並沒有使我作出褻瀆上天的事，我知道，那是造物者眷戀我，要我作神跡殿堂的管理人，我若搬走藏金。只不過擁有一小部份財富，我讓藏金留在這兒，不但擁有它，更擁有整個神跡。於是，我準備了大批食物和飲水，打算繼續挖掘。有一天，韓信甫來了……」

「哦——」韓雅君發古出怪的呼聲，就像喉頭被什麼東西塞住了。

呂奇緊緊地摟住她。

彭博士又接道：「我不關心洞外的戰爭，只關心屬於我所有的神跡。所以當韓信甫闖進來時我要殺他。不幸他負了傷，一個管理神跡殿堂的上天使者不願意殺死一個毫無抵抗能力的人。因此我給他食物，讓他在神跡的殿堂上養息。我還冒着被日軍殺害的危險，偷偷跑到美腦務去給他買藥。最後一次，因爲道路被日軍封鎖，使我離開這兒一星期。等我回來時，起了貪心的韓信甫不見了，藏金也不見了。」

「呂奇，」韓雅君囁嚅地說道：「我眞感到慚愧！」

「別理他！他是個瘋子。」

「你說什麼？」彭博士雙眼瞪得溜圓，佈滿了腥紅的血絲。「我是瘋子？偷走藏金的韓信甫才是瘋子，陳善也是。我將韓信甫偷走藏金的事告訴了陳善，陳善開始追殺他，最後扭斷了他的頸子，敲破了他的頭顱，明白嗎？這是天譴。」

呂奇吼叫着說：「彭博士，你冤枉了他，韓信甫並沒有偷走藏金。」

「偷走了，他沒有留下一枚金幣。」

「所有的金幣都全在這個洞內。」

「你在騙誰？」

「眞的。」呂奇認眞地點着頭。

「那麼，你們爲什麼空手出來？」

韓雅君接口說道：「因爲我們不想要這意外之財。」

「好動聽的言詞！」彭博士冷笑。「妳父親當年也曾如此說過。我不會再相信，如果你們有信仰，現在開始禱告吧！」

呂奇大吃一驚，振聲問道：「彭博士，你要殺死我們？」

「不錯！」彭博士惡狠狠地點着頭。「我要殺死你們，殺死每一個走進神跡殿堂的人。用你們的鮮血去洗刷你們骯髒的足印。」

「這是不公平的，」呂奇温和地說，「我們找到了一大箱金幣，可是我們沒有拿起一枚放進衣袋。我們只是神跡殿堂的朝拜者，而不是褻瀆者。所以，你絕對不能殺死我們。」

「你們眞的發現了一大箱金幣嗎？」

「眞的。」韓雅君搶着說，「不信我們可以帶你去看。」

「好！」彭博士將槍口擺動了一下。「前面帶路。」

韓雅君掣亮了手電筒，趨前走去。呂奇跟在她的身後，彭博士走在最後。他走過哥查的屍體時，罵了一句「貪婪鬼」，經過趙寧和林媚的屍體時，他又罵出同樣的話來，而且還在林媚裸露的軀體上踢了一下。

韓雅君低聲說：「呂奇！我該死！」

「爲什麼說這種話？」呂奇走前去，拍拍她的肩。「妳不該如此自責的。」

「我應該爲愚昧的父親贖罪。」

「每一個人都有愚昧的時候。」

「呂奇！我實在爲你担心。」

「爲什麼？」

「誰知道這位變態的老人，將會怎樣的對付我們。」

呂奇故意提高了聲音說：「他可能將我們留在洞內等候天譴。」

「天譴！哈哈哈……」彭博士在他們身後發出一聲怪笑。「那要看上天的意思，只要金幣還在，我絕對不殺你們。」

「放心！」韓雅君停下脚步，回過頭來說：「我相信一枚金幣也沒有缺少。」

「快帶我去看吧！」彭博士不耐煩地說。

「彭博士！」呂奇說：「我懷疑你的話。」

「噢？」

「你準備好食物打算大事挖取，並不是想掘發更多的的神跡，而是想要挖掘更大的財富。」

「誰告訴你的？」

「你的眼睛。」呂奇眞想回過頭去再看看彭博士的眼神，後者却用槍管在他的背脊上頂了一下。「我發覺你比那些死去的人更貪婪。你不是崇拜神跡，而是追逐物慾。以你的年齡，却和年輕的林媚發生不正常的關係就是一個明顯的證明。你不是一個衛道者，只是一個狡猾的惡徒。你故意等到最後才出現。這樣才能使你減少競爭，增加獲得財富的機會。」

「哈哈哈！……」彭博士狂聲大笑。



「你好像比我自己還更了解我。少說廢話，等着瞧吧！」

「彭博士，你仍然要殺死我們？」韓雅君尖聲驚叫。

彭博士冷冷地說：「我沒那樣說。」

「你的話中有了強烈的暗示。」

「小姐，注意你的方向別走錯路。」

來到藏金的所在，韓雅君將手電筒的光圈投射在閃閃發光的金幣上，也照到了依然在昏迷中的陳善。

彭博士十分冷靜，並未在見到金幣時立刻欣喜若狂。

他沉靜地問道：「那人是誰？」

呂奇回答說：「他是陳善！」

「他死了嗎？」

「大概昏迷了。他跌倒時，前額剛好碰到了那鐵箱。」

「你們站過去，」彭博士下達命令：「呂奇雙腿分開，韓小姐的手電筒光芒從呂奇胯下射過，照在坑穴裏，只要稍一妄動，我就開槍！」

彭博士在坑穴邊蹲下，手槍仍然瞄準着他們。另一隻手摸着盛裝金幣的鐵箱，喃喃地說：「不錯！這就是韓信甫偷走的金幣。鐵箱原來裝着三枚『詭雷』，當我從美腦務回來時，韓信甫不見了，金幣不見了，這口鐵箱也不見了。」

呂奇心中大大一動，忙問道：「那三枚『詭雷』呢？」

「也不見了。」彭博士說得很輕鬆，「游擊份子視『詭雷』爲瑰寶，阻截日軍的追緝有極大的效用，大概是韓信甫帶走了吧！」

韓信甫不帶走金幣，却帶走了三枚笨重的「詭雷」，這是不合情理的呀！

突然，呂奇喃喃地說着：「七七四〇，四一一〇，三六三〇……」

韓雅君記得這三個數字是田那些子彈推算出來的，她不知道呂奇喃喃低唸有何意義。但她却感覺到呂奇的呼吸急促，身體顫抖，好像有什麼事情使他非常吃驚。

她緊緊地抓住呂奇的手，緊張地問道：「呂奇，是怎麼回事？」

呂奇重重地捏着她的手掌，但她却沒有叫出來，甚至連呼吸都停住了。

「哈哈！」彭博士抓起一枚金幣，發出一聲陰森冷笑。「你們是知道藏金秘密的最後兩人，殺死你們之後，再沒有人知道這個秘密，金幣歸我所有，不會有人與我爭奪了。」他的槍口緩緩抬了起來。

「彭博士！」呂奇沉聲說：「別忘了金幣上面還躺着一個競爭者。」

「嘿嘿！血流得這樣多，他還想活嗎？」彭博士一面說，一面推着陳善，使他翻了一個身！

陳善滿面是血，額頭受創不輕，但却沒有死去。就在他被推翻身的那一瞬間，右拳全力揮出，敲在彭博士的右腕，那支手槍脫手飛出，同時左手抓住鐵鏟向彭博士頭上鋤下。

彭博士雖是滿頭白髮，却驍勇異常，幌身一閃，彈腿向陳善踢去。陳善抓住了他的腿，猛力一扯，彭博士下了坑穴。

一個雖健壯，却因流血過多，一個未受傷，却是年齡稍大，二人在坑穴內糾纏格鬥時，引發了詭雷。

「呂奇，你預先知道嗎？」

「嗯！」呂奇輕撫着她的面頰。「彭博士的話觸動了我的靈機。我曾經研究過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一些軍械槍彈，七七四〇，四一一〇，三六三〇這三個數字正是三種不同方程式的詭雷的代號！所以我拉着妳快跑，跌傷了嗎？」

「呂奇，沒有你，我一定會死的。」

「雅君！不是我救了妳！」

「怎麼呢？」

「因爲我們沒有貪心，所以我們活着。當陳善跌昏時，我們只想到早些離開現場，並未去搬動盛裝金幣的鐵箱，如果我們起了貪念，早就觸發詭雷了。」

「哦——」

「雅君，爲阮正千禱告吧！」

「爲他？」

「嗯！但願他沒有被哥查殺死。」

「所有的貪婪者都死了，他也應該死的。」韓雅君道。

「不！他應該活着。」

「爲什麼？」

「讓他活着去向警方說明經過，否則，警方一定以爲我們編造了一段神話。」

呂奇說到這裏，站起來脫下身上的襯衣，遞了過去，說道：「雅君，給妳！」

「幹什麼！」她茫然地接着。

「穿上。現在一切的危險、威脅都已消逝，妳那裸露的胸脯已有了誘惑作用，那樣我就要產生貪念了。」

韓雅君撲進呂奇的懷中，發出一聲低呼，那是喜悅的聲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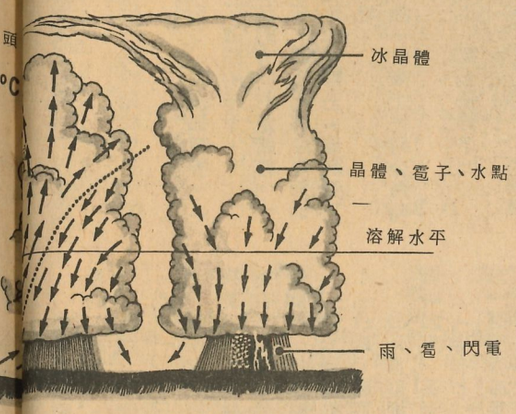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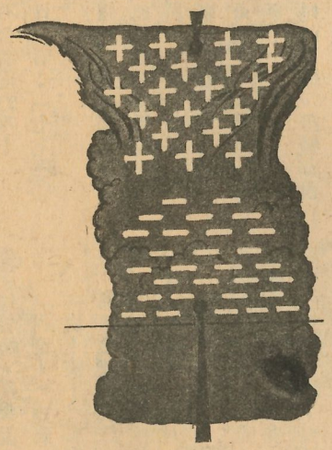
# 雷暴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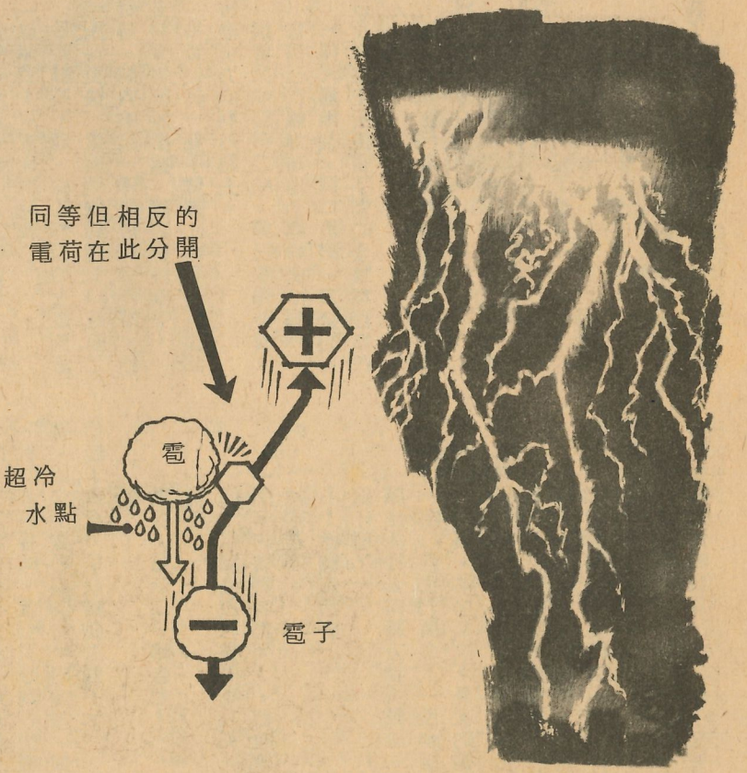
最近一羣來自邁徹斯特大學科技院的科學家，乘坐飛機直闖大雷雨，目的在對這種驚人的自然現象，建立基本的知識。

大雷雨實在不是一種什麽神秘——如果你遇上了一股黑雲，眩目的電閃，震耳欲聾的霹靂，箭般勁的雨或者雹！科學家是了解雷雨中會出現什麽變化的，但是，他們仍舊希望精確地找到爲什麽會有這樣的變化。其中一個研究中心就在邁徹斯特大學科技院的物理部。大雷雨的成因有二：——出現在一股冷空氣的前面（主要是在冬天），和出現在酷熱的地區上空（主要是在夏天）。

附圖就是一塲大雷雨如何發展。空氣被迫上升，然後由於低氣壓的關係，上升的空氣膨脹起來，同時又開始變冷，當空氣的冷度足够了的時候，它就會呈現飽和狀態和變爲水點附在塵埃微粒上。不久（那股空氣仍舊是上升和逐漸冷却的），那些水點便互相碰撞和集結起來，到它們冷到約莫十度的時候，一些微細的水又和那些水點碰撞，直至形成了雹子爲止。當一顆雹子大至上升的空氣（上升的時速約八十公里）的，升力也不能承担時，細小的雹子便一邊下墜，一邊溶解，形成了雨點，而較大的到達地面時則仍舊是雹子。在雹子和晶體水，以及水點碰撞的當兒，有些粒子給碰裂了，這兩顆分開了的粒子帶着同等但相反的電荷。較重的雹子便帶着負電荷落到雲底，而較輕的雹子則帶着正電荷上升至雲頂。從雲頂至雲底——以及雲底到下面地面之間，這兩種電子的一升一降是可以產生高達一萬萬伏特的電壓的。於是電光便利用它儲藏着的能把負電荷帶到地面——它所發出的熱使空氣突然的膨脹和爆炸，形成了打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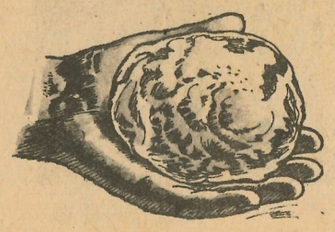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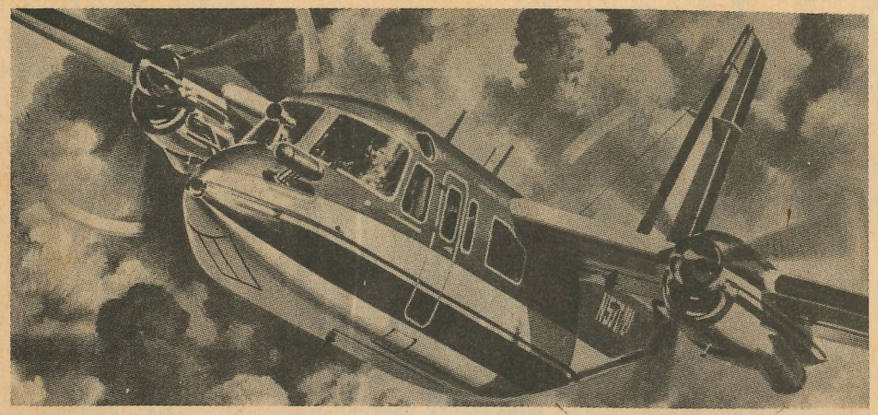

這是一顆完整的雹子，直徑約莫十厘米，但有人曾經檢獲一顆圓周是四十四毫米，重量達七百六十六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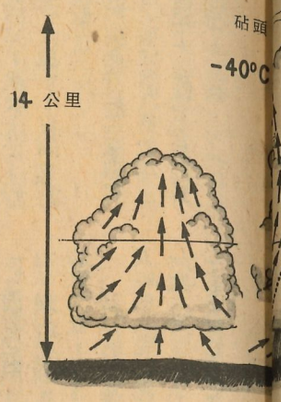
巨大的雹子常會做成農作物龐大的損失。美國、蘇聯、義大利和南斯拉夫都嘗過這種災難，因此找出雹子形成的秘密是極端重要的。不過，另圖的那些脆弱而又美麗的晶體都不是雹子，這是雪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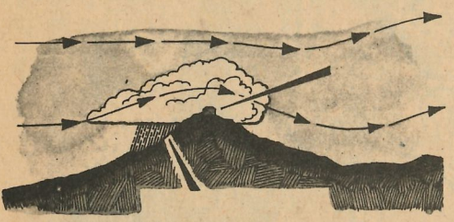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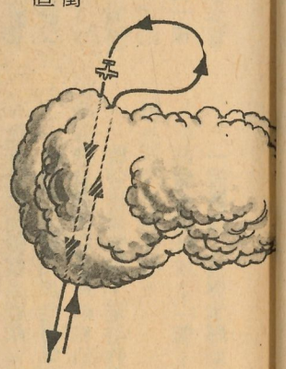
科技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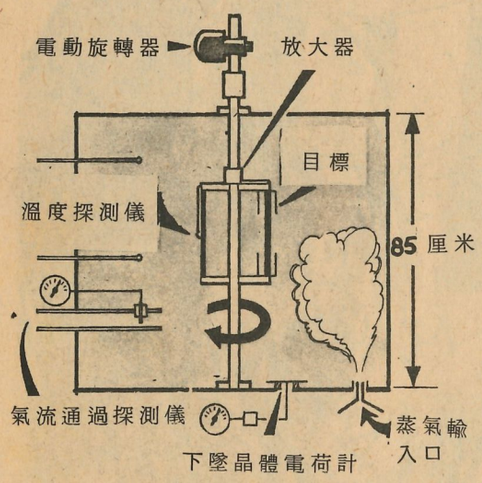
# 直闖雷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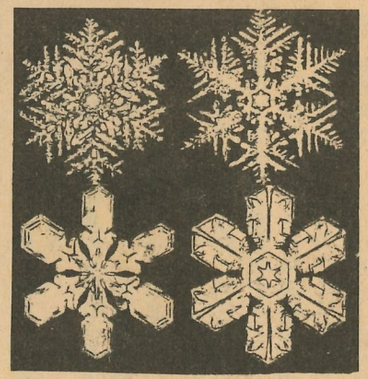






現代的飛機都裝有雷達以帮助它們避開雷暴——而科學家則利用雷達去找尋雷暴，最嚴重的雷暴，都是在美國發生的，而在某一些地區的夏天，照例是發生雷暴的。

去年，集結了超過十四架特別裝備的飛機在蒙大那州（美國西北部一州）的上空展開觀察的行動，有些繞着暴風雨飛行拍攝照片，有些（裝有檢查空氣在暴風雨中進出的活動情況的儀器的）則直闖到暴風雨中，然後掉頭飛回來，精確地算出那短促的時間內的空氣的改變，另一些則計算暴風雨的溫度，濕度和水份含量——同時利用新發展的激光探測器去精確地計算水點、水晶體和雹子的體積。這項運動是需要飛機和地面上的雷達充份合作的，所搜集得的資料全部注入電腦裏面。當時資料之多，看來起碼要花幾年的功夫才能够全部分析完畢。與此同時，那些曾經直接闖進雷暴範圍裏面的邁徹斯特大學科學家又憑着那些資料，在一個微型的雷暴室裏製造出同樣的情況。他們利用喇筒喇出蒸氣去製造水點和水晶體，當晶體給撞擊而分裂時，他們便計算它的電荷。



研究雲層和雨點的發展，則在邁徹斯特大學的一個建在康布立安的一個三千呎高山上的野外試驗站內，那裏每年超過二百天是下雨的，儀器和裝在飛機上面的一樣，計算雨點的形成，試驗站內的冷房冷至攝氏表零下四十度，裏面備有五十套保暖裝，供給研究者使用。

金一翼

武林軼事

# 蘇憨仙腿

劉琦・文
可飛・圖

## 眞人不露相　老丐賞仙丹

在變化裏，可以風起雲湧，可以烟流雲散；在人生中，可以轟轟烈烈，亦可冷冷清清。

提及清初八俠之一的甘鳳池，即是轟轟烈烈名動一時的大人物，而鐵沙蘇憨呢？除了綠沈沈館筆記，載有一段軼聞外，很少有人曉得他的事蹟。

蘇憨是甘鳳池的師弟，武技十分了得，少年時曾以「連環十八腿」，打遍大江南北，無人敢與之匹敵。

四十歲那年，蘇憨突然厭倦了東飄西蕩，亡命江湖的生涯，他回到江蘇故里，設魚肆於浦左的大團鎮上，經過數年的努力經營，收入還算不錯。

這晚，他和賣肉的屠戶李，多喝了幾盅託人帶回來的奔牛酒，回至家中，倒頭便睡。

江蘇有句俗諺：「不吃奔牛酒，枉在江湖走。」這奔牛是個鎮名，它位於武進縣西，產美酒著稱，此酒芬芳撲鼻，一旦入口，香醇郁濃，是很難得的佳釀。

酣睡之際，突然有個頭髮斑白，唇蓄山羊鬚的老者，向他說道：「兒呀！為父的有句話，要告訴你，你可要細聽囉！」

蘇憨的父親早已去逝，如今怎麼會有人叫他「兒」呢？他正感詫異，可是定睛一瞧，那老者的確和自己的父親一模一樣，於是開口道：「爹！有什麼事，您儘管吩咐就是！」

老者以沙啞的聲音道：「為父的見你最近氣色不佳，恐怕在不久的將來，會遇着一樁凶險的厄刼，所以特來指引你。」

蘇憨心想：「以我的拳脚功夫，放眼當今天下，可能還很難找到敵手，怎麼會給凶險所困呢？管他的，姑且言之，姑且聽之吧！」

老者繼續道：「明天早市散了，你趕到市東的僻巷，如果遇着一個跛腿的老丐，你就求他助你渡過厄刼。」

蘇憨忙問：「那老丐叫什麼名字？」

老者道：「他是個枴仙，沒名字。」

聲音逐漸變小，老者的身形，亦隨之消失。

蘇憨驚慌叫道：「爹——」

一個驚愕，他突然醒來，方知那是一場大夢。

蘇憨半信半疑，第二天收了檔，來到市東的僻巷，尋找跛腿老丐。

已近晌午，這時人們多在家中用餐和休歇，所以街上的行人格外的少，尋了片刻，並未見半名乞丐，他有點失望，信步走進酒樓，吃喝起來。

嘉賓酒樓雖然不大，但是菜餚，佳釀，也頗可口。

「嗨！我打竹枝，往前走，來到酒樓大門口，這家酒樓眞不錯，山珍海味樣樣有。」外邊傳來蓮花落之聲。

酒樓的門口，忽然出現了名身材瘦小面目骯髒，手持竹板，足登破鞋的少年。

「滾出去，臭要飯的！」店夥兩眼一瞪，如同二頭兇猛的老虎，看起來讓人胆寒。

豈知這名乞丐，仍然面帶微笑，手裏一面敲着竹板，口中一面唱道：「這位小哥太兇惡，面目可憎令人噁，你今要把小的趕，明日頸項遭人勒。」

「滿嘴狗屁！」店夥一怒，順手抓起門後的掃帚，追出去就打。

「找死！」掃帚狠狠舉起，正欲打下之際，突然停留在半空中，店夥深覺奇怪，使足了全身氣力，却無法扳動一絲一毫，他回首一看，原來掃帚被一個面目慈善，五短身材的中年人扣住。

這人不是賣魚的蘇憨嗎？

店夥放下掃帚，恭敬地笑迎道：「蘇爺！」

蘇憨笑答：「是我的朋友，讓他走來吧。」



「這……」店夥有點爲難，因爲酒樓中，有個不成文的規矩，那便是「夥計不能陪客坐飲，花子不可入店買醉。」如今這乞兒竟要進店，想不攔住，恐老闆罵人，若是阻止，又担心蘇憨生氣。

這是因爲蘇憨在去年隆冬，曾經爲鎮上除去大惡霸張恕，所以大團地面上的百姓，都很敬仰這條好漢。

他拍拍店夥的肩，莞爾道：「別怕，等下老闆問起，有我負責。」

說着，把乞兒請入酒樓同坐，又叫了豐盛的酒菜款待。

片刻的功夫，桌上的鷄、鴨、魚、肉、全給乞兒一掃而光，他用破袖拭掉嘴邊的油漬感激道：「蘇爺，多謝了！」

「區區一頓，何足言謝。」蘇憨笑了笑，道：「不過有件事，我想跟小兄弟打聽一下！」

乞兒拍胸口道：「蘇爹有話只管問，小的若是不知，必盡全力爲您打聽。」

蘇憨道：「在這市東附近，是否有位跛腿的老丐？」

「跛腿老丐？」乞兒歪頭細想，喃喃說道：「好像沒有。」

蘇憨的臉色由期盼轉成失望。

乞兒連忙起身，道：「蘇爺，只要鎮上有這個人，我一定幫你找到。」語畢，急步離去。

付過賬，蘇憨走出酒樓，又漫步到僻巷中。

「臭花子！死花子！再敢來，老子揍死你！」

遠處有叫罵聲傳來，蘇憨抖擻精神，正要上前觀看究竟，忽然迎面跑來個人，閃避不及，撞了滿懷。

「喂！你這人怎麼攪的……」

蘇憨倒退數步，而來人也給撞的踉踉蹌蹌。

一陣臭氣撲來，他正想接下去再罵，可是到嘴邊的話，却又吞了回去，因爲，蘇憨撞到的人，是個老叫花子，披頭散髮，獨眼闊嘴，穿的是百結鶉衣，渾身長滿爛瘡臭痂，右腿微微外撇，好像有點瘸，此刻他既驚喜，又意外，於是上前拱手道：「晚輩蘇憨，在此恭候前輩已久。」

老叫花子摸摸後腦，有點莫名其妙，因爲方才那戶人家，是惡他的髒，厭他的臭，並且追着要打他，而現在撞着的人，非但不打他，而且還彬彬有禮，這不是件怪事嗎？

蘇憨又道：「前輩請移步舍下吧！」

老叫花子右眼一瞟，不屑地道：「老朽又不認識你，什麼前輩，後輩的？」言罷，轉身就走。

蘇憨急忙趕到老叫花子面前，求道：「前輩，你就大發慈悲，指點指點吧！」

「指點？」老叫花子指着自己巳瞎的左眼，嘻笑道：「老朽單眼瘸腿，一無所有，能給你指點什麼？」

蘇憨也認爲對方說得有理，但仍再三懇求道：「前輩，你就行行好……」

老叫花子無奈，說道：「好吧，老朽就賞你顆仙丹吧！」說着，從小腿剝下一顆瘡痂，扔在跟前。

「前輩，你這不是開玩笑嗎？」蘇憨擋住老叫花子的去路。

「你要的，老朽也給你了，再不讓開，可別怪我！」

蘇憨堅持不讓。

老叫花子一笑，倏然吞身，同時右腿劃圓向左前疾掃。

「哎——喲！」一聲驚叫。

蘇憨四脚朝天，坐倒在地，他是個精於用腿的人，居然被一名瘸腿老丐掃倒，實在讓他吃驚透了，於是，想起身一鬥，可惜老叫花子早已走得不知去向。

一股如蘭似麝的清香，飄入鼻中，他十分詫異，小心拾起瘡痂一嗅，清香果然出自此物，蘇憨如獲至寶，將之揣入懷內，從容返家。

三伏天，日頭毒如烈火，魚蝦極易腐臭，無意中蘇憨將瘡痂置其間，魚蝦竟然活蹦亂跳，而且無腥臭味，因此生意愈發興隆。

他心生感激，四處託人尋找瘸腿老丐，却無半絲訊息。

這天剛吃過中飯，甘鳳池突然來訪。

蘇憨胸中十分納悶，便問：「師兄勿匆來到，不知有何事情。」

「唉！」甘鳳池濃眉緊蹙，長嘆一聲，坐了下來，道：「李武的舊友蠻僧無象來到江蘇，前天投帖邀我較技，因愚兄年邁體衰，所以匆匆趕來找賢弟商量。」

蘇憨問道：「李武？」

「嗯！」甘鳳池緩緩道：「這事發生在半年以前，我前往山東濟寧訪友，偶然結識了當地一名富紳，他即是李武……」

李武本身精通武技，因仰慕甘大俠之名，便將他延至家中，設宴招待。

吃罷酒菜，閒聊片刻，甘鳳池就要告辭。

李武很是不悅，因爲他曾力邀甘大俠演技，甘鳳池却以年逾六旬，老邁氣衰婉拒，故此靈機一動，趁對方低頭拜別之時，使了一記橫擺片腿，由甘鳳池的頭頂掃過。

當時，甘鳳池並沒有任何反應。

李武得意極了，立刻四處給自己宣揚，說道：「甘鳳池那有什麼本領，他不過是個徒具虛名的人而已。」

第二天，有名小廝送個紙包到李府，說是甘鳳池所贈。

李武欣然接受，打開一看，並非什麼貴重衣物，而是黑色和白色兩塊小綢布，想了半天，這究竟代表着什麼呢？

過了許久，才想起昨天自己所穿的綢子夾褲，不正是這兩種顏色嗎？遂叫僕人拿褲子來看，果然夾褲的襠上，有兩個如酒杯口般的小洞，此刻他始恍然大悟，就備重禮前去拜甘鳳池爲師。

蘇憨聽後，問道：「李武是你的弟子，這與無象有何關係？」

甘鳳池道：「無象生性慓悍，平日專好事爭強鬥狠，一聽李武之言，立刻動身南來，準備和愚兄一較雌雄。」

蘇憨徐徐道：「無象既是佛門弟子，那和我們少林俗家，應屬同源，同源豈有相殘之理？」

「此話不然！」甘鳳池道：「野僧無象本名鐵彪，在未入佛門之前，是江湖上出名的獨行响馬，因犯下不少巨案，官府嚴令緝拿，他走投無路，才剃渡爲僧，像

這種人，那裏會念在同源呢？」

蘇慈又問：「那他現在何處？」

甘鳳池繼續說道：「日前無象趕走了寶善寺的主持，整日在寺中，飲酒作樂，嫖賭狂歌，興起強行募化，不與動手傷人，倘若如此下去，不僅影響到佛門清譽，尚且危害到鄉里百姓，這廝假使不除，恐怕將來爲禍更大。」

「砰！」蘇慈怒拍桌子，奮然起身，正義凜然地道：「眞是這樣，小弟願挺身一鬥！」

「好！」甘鳳池先豎起拇指稱讚，然後感慨萬千地道：「愚兄若非年紀老大，除暴安良也絕不後人。」

決定了之後，兩人騎上快馬，直奔金陵。

寶善寺，位於金陵蒼波門外，約四里處，這聽不見晨鐘，更聞不着暮鼓，莊嚴的般若堂，再也見不着誦經的寺僧，現在所能聽到的是方丈室內，傳出來的男女調笑聲。

斯時，一個小和尚倉慌跑到方丈室前，叩門報道：「大師父，甘鳳池求見。」

「什麼？甘鳳池！」室門打開，出現一個身長六尺，頭若巨鏤，眼似銅環，鼻像南瓜，嘴如海碗，渾身上下彷彿銅澆鐵鑄一般的壯和尚，吼道：「姓甘的老兒在那裏！」

「寺……寺外！」小和尚以顫抖的聲音回答。

「帶洒家前去瞧瞧。」

「是！」小和尚不敢多言，連忙在前領路。

二人通過了幽靜的長廊，宏偉的大雄寶殿，來到寺門前，果見滿首銀髮的甘鳳池，和一名中年漢子，立於門外。

甘鳳池搶先抱拳道：「打擾了，無象大師！」

「好說！好說！」無象合什道：「甘大俠，今日是否爲赴約而來？」

「正是爲此前來，」甘鳳池右手一抬，指着身旁的中年人道：「他是在下的師弟蘇慈，因久仰大師武技，特從數十里外的大團鎮，趕來進見，不知大師能否賜教幾招？」

「哈哈——」無象的笑聲，宛如夜梟一般，陰森恐怖：「阿彌陀佛！居士專程而來，洒家豈有迴避之理？請入院內一試吧！」

於是，側着身讓甘鳳池和蘇慈步入前院。

淺草鋪茵，紅牆四護，東邊是古岩堆成的假山，西側爲蒔花園成的圓塢，荷亭柳樹點綴塢間，此處環境不僅幽雅，而且還有一股靈氣。

野僧無象脫下金黃袈裟，露出頑石似的結實胸肌，他兩手成爪高舉，脚踏寒鴉步，擺設「餓虎吞羊」，臉上笑盈盈，道：「請吧。」

蘇慈先抱拳回禮，然後用了一招「驚蛇入草」快步欺向無象。

野僧無象見對方已欺近，連忙移步讓開。

蘇慈如影隨形，腰身一擰，左腿往方旋起，脚跟擊向野僧的太陽穴。

腿快急如風，無象那敢硬接，蹲身一避，倉卒躲過來脚。緊隨之，右足跨出，左虎爪朝着對方的頭際抓去，立即還以顏色。

瞧！那雙手掌紫得發亮，想必練過「毒砂掌」之類的功夫，蘇慈一怔，左足速退，身軀疾挫，僅差三寸就被鎖着，甘鳳池在旁看了，暗暗替他叫險。

右足一掛，身子躍起，左腿跟着橫飛，這叫「旋風腿」是連環十八腿中的殺招，於一口氣中，連發兩脚，眞是令人防不勝防。

無象先把頭一低，讓掉右足，隨後就發招反擊，誰知掌攻至一半，對方的左脚已至。

「碰！」一聲巨响。

無象背後挨了一脚，向前一個踉跟，人却完好無傷。

甘鳳池驚叫道：「當心，他練有龜背功。」

「啊——」無象大怒，長嘯一聲，勢若狂獅，返身就撲。

蘇慈剛一落地，右腿便朝無象小腹彈去，腿疾如箭，一發即中。

甘鳳池暗讚了聲：「好！」

無象微哂，小腹突縮，蘇慈那脚儼如踹進雲堆，全身勁道，早給化得無影無踪了。

「棉花肚！」甘鳳池轉喜爲憂，沒料到無象這廝，居然集軟硬功於一身，當下爲蘇慈操起心來。

兵書上曾載：「氣盈則戰，氣餒則走。」一脚接着一脚，蘇慈趁着氣旺猛攻，可惜都叫野僧化險爲夷。

別看無象東閃西躲，十分狼狽，但他的內心，早就盤算好以逸待勞，等對方十八腿踢完，再行反攻取勝，不知不覺中，退到東側的假山前。

這個時候，蘇慈的連環腿已經用盡，臉上泛起紅潮，額頭冒出冷汗，口中也微喘起來，他的心中猶如熱鍋上的螞蟻，眼看着自己即將敗北。

無象的「以守爲攻」，馬上就要得逞，兇惡的臉孔綻露出得意的笑容。

突然，蘇慈的腦海，閃過瘸腿老丐的身影。

「呀——」一聲虎吼。

蘇慈身子忽吞，同時右腿向左方劃圓掃出。

「哇！」野僧趨避不及，喉內迸出一絲慘叫。

乍見無象巨大的身軀，如山似的向後仰倒，斗般的頭顱，正巧撞在岩石上，濺起火紅的鮮血，全身鋼鐵似的肌肉，陡然化成一灘軟泥。

四周偷窺的寺僧見狀，早已作鳥獸散去。

蘇慈長噓了口氣，心裏對瘸腿老丐，抱着無限感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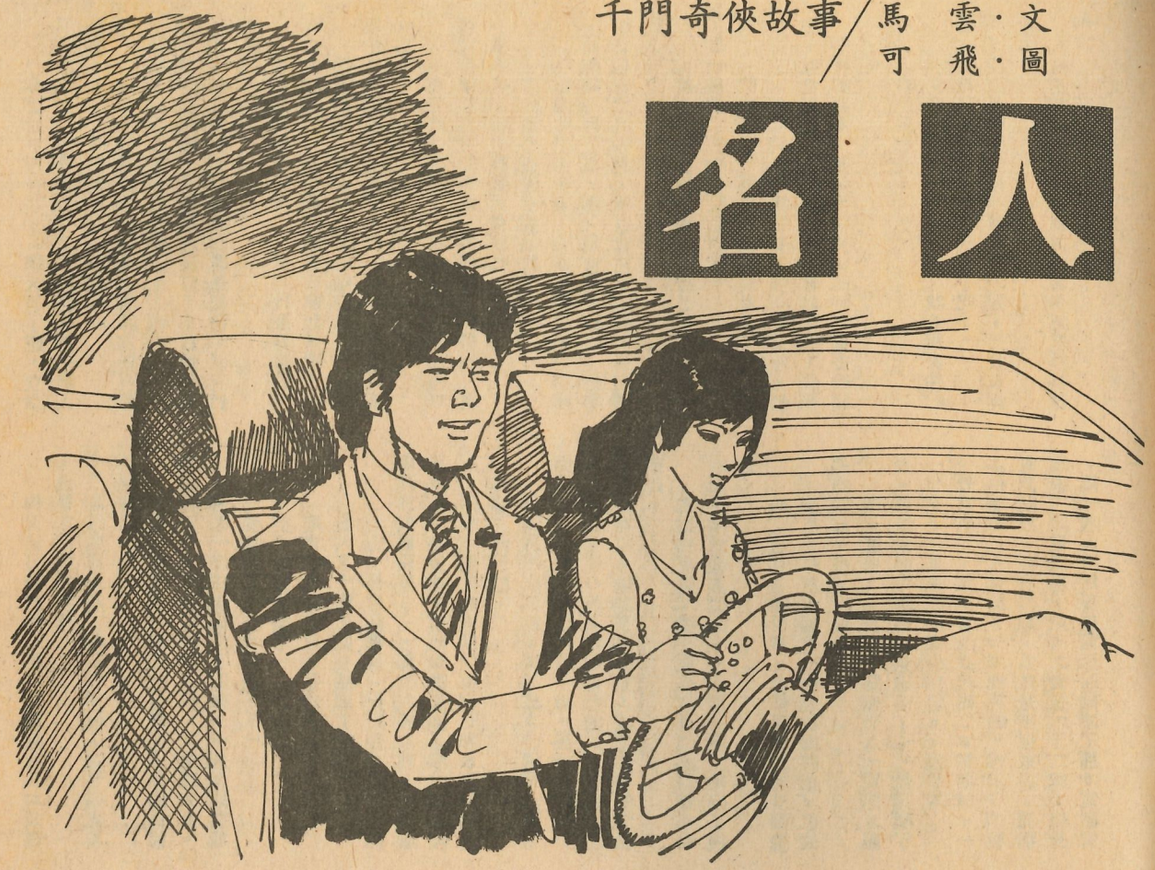
世上的一切，只要細心的觀察和體會，便能從許許多多微末平凡的事物中，悟出很深的一層道理，例如：懷素因夜聞嘉陵江的水聲，而草書更加；張旭巧見公主和担夫爭路，而筆勢益俊；吳道子細觀斐旻舞劍，而成東都天宮寺巨作，就是這個道理。

（全文完）



# 千門奇俠故事／名人

文・雲馬
圖・飛可



車定在郊區茶座相會的。他被三名大漢要脅去見麥漢利，更證實安美是他們要找的人。游天虹再轉去找張雪兒希望她協助找到郭太太的下落，然後趕去赴約，豈料安美沒有來，來電話說被麥漢利的人跟踪，另一原因是有關郭太太的問題，游天虹正是啼笑皆非，安美是不是「最佳拍檔」？在茶座裏又巧遇新聞記者柳天，據說也是等候一個人……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游天虹再經過一番瞭解，知道安美不是麥漢利派來的人就護送她離開自己住宅，這時麥漢利的人也駕車跟踪他的汽

## 調虎離山　追踪安美

游天虹想想也覺得柳天講得頗有道理。他說：「既然你約了人，如果我在着，他可能不敢出現，不如我先走。」

「不用急，現在一點鐘還未到，他只約了我一點半呢。」柳天又說：「我們還可以在這裏再談一會兒啊！」

豈料就在這時候，一名侍者走過來：「柳天先生，有個電話找你，請到二號電話間接聽吧。」

柳天一怔：「他可能不來了。」回頭他又對游天虹道：「請等一等——」

話未完，他已離座。

柳天走到二號電話間，執起聽筒，只「喂」了一聲，就聽到對方一個男子的聲音在說：「柳先生，請你注意：你的面前是否有一本電話簿？」

「是的。」柳天反問道：「你到底是誰？你不是約好了我嗎？又在玩什麼把戲？」

「我不想打草驚蛇，所以我只好用另一種方式見你，電話簿第一六八頁，有些東西留下給你——」

柳天不等他說完，已將電話簿翻開，裏面果然夾了一條匙——比一般門匙較爲特別的鎖匙。

柳天道：「這是什麼意思？」

那男子在電話裏說：「素仰閣下爲人果敢正義，所以有件事拜託。現在，你可是找到了那一枚鎖匙？」

「是的，這是什麼鎖匙？」

「一間銀行裏面的保險箱鎖匙，那個保險箱之內，放了一份文件——是有關麥漢利身份的重要文件，它價值數百萬元以上。但是，我相信閣下絕不稀罕那些臭錢，是不？」

「是那一間銀行？」

「你何必焦急？我還未講完呢。」

「我根本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那男子道：「本市有數以百計的銀行，許多都設有保險箱，你手上的一枚鎖匙，是屬於其中一個保險箱的。但目前階段，我還不可以告訴你是那一間銀行，以及保險箱的號碼。」

「那又有什麼用？」

「我之所以先把鎖匙交給你，是有事拜託，萬一我不幸身亡，我的律師就會去找你，屆時當會有警方人員同來——」

「你怎會不幸身亡？」柳天想了想，立刻又恍然大悟：「我倒明白了，你打算約一個人談判，是不是？你想向他討一筆錢？」

「是的，我不妨坦白的說，我非常需要那一筆錢，所以我準備約他談談——」

「你這樣做，只是與虎謀皮——白送死而已！」柳天又說：「我勸你還是見我，讓我們談談吧！」

電話裏那男子又說：「沒有什麼好談的，你依我說話把那枚保險箱鎖匙收藏起來吧！」

柳天道：「到銀行去開啓保險箱，是須要持匙人即時簽字核對的，我的簽名，怎麼可能有效？」

「在特殊情況底下，我知道銀行方面可以接受律師和警方的要求，將保險箱開啓的。萬一我遇害，我的律師就會找你。」

「爲什麼你偏偏會揀中我？」

「因爲你是名記者，金錢亦難以把你誘惑，將來萬一出了事，你一定會窮追猛打，把事情眞相公諸於報端。所以我左思右想，還是拜託你——」

「萬一你的目的達到，也就是說，對方付了你一筆錢，那時你又怎辦？」

「問得好！」那男子很爽快地說：「如果我得手，我當然會依諾言交出那一份密件。然後，我會飛往外國定居。地點當然保密。但是，密件的副本，我是會在適當的時候郵寄給閣下。」

「你的意思是——」

「當我百份之一百安全時，我會用密件的副本去報答你。這樣你可滿意了吧？」

柳天覺得這傢伙不但深思熟慮，而且也夠狡猾。

他正想問下去，但對方已匆匆把電話掛斷了。

柳天無可奈何地，將那枚鎖匙收入口袋裏，然後才回到了座位去。

游天虹還未走，他鑑貌辨色，也猜得出事不尋常。

「她不來了？」游天虹這麼問，是因爲他猜測柳天今天所約的神秘人物，就是郭太太。

柳天一邊在座位坐了下來，一邊又迷惑地說：「我眞的給他弄得胡塗了。」

「他？你說誰啊？」

「剛才打電話來的，是個男人。」

「男人？」游天虹也感到有意外。

「是的，他自稱擁有一份密件，足以令到麥漢利投鼠忌器……」柳天左張右望，鬼鬼祟祟地將身子俯前，讓他與游天虹之間的距離接近，然後才把他在電話間聽到的和收到的鎖匙，告訴了游天虹。

正因爲不久之前，游天虹才到過那二號電話間，所以他了解裏面的情形。裏面的確有一本電話簿，但一般入內用電話的人，都很少注意它的存在。除非是要查某人或某商號的電話號碼。

在這刹那間，游天虹突然把他的視綫移向四周，像頭獵鷹似的，在四周的空間展開了搜索。

柳天看見這種情形，也難免感到有些震驚：「發生了什麼事嗎？」他也放眼四望，但他們的四周，根本就沒有人。

游天虹道：「我想，那個男人一定還未離去。可惜我們可能從未見過他——」他又嘆了一口氣，往更遠的四周張望着。一邊又說：「一般電話間，照例會放置起碼二本電話簿，一本住宅的私人電話，一本商業的。他揀了二號電話間放下那枚鎖匙，當然是不但來過，還觀察過三間電話房，結果才會揀中了二號。但是，萬一有人因爲要查電話而翻開了那本電話簿，又怎麼辦？所以我肯定他一直在我們的身邊，這邊放下了鎖匙，那邊就用另一具電話找你。也只有這辦法，才可以保證別人不會取得那枚鎖匙。」

「嗯——」柳天心服口服地說：「千門奇俠，頭腦果然是與別不同的。怎麼剛才我沒有想到？——」

說着，柳天又站立起來，匆匆往走廊那邊走去！

走廊那邊正是三間電話小房間之所在，柳天想到致電話找他的人可能在一號或三號電話間裏面。

因此，柳天急急走到第一號和第三號電話間去查看。但是，那兩間電話間都沒有人。

柳天再往走廊兩邊張望，同樣冷清清的，見不到任何可疑人物。

柳天無可奈何地，回到了原來的座位，游天虹瞪住他問：「給你鎖匙的人，有沒有在那兒等你？」

柳天苦笑搖頭：「我的反應太慢了，如果我有你的想法，一定可以截到他！」

游天虹一邊沉思，一邊說道：「我覺得那交鎖匙給你的男子，可能只是虛張聲勢。」

柳天問道：「爲什麼你會這樣說？」

「除非郭志賢的妻子說謊，否則，那份秘密文件應該在郭太太手上。但是，郭志賢之死，分明與這份秘密文件有關。我懷疑約你的男子，一是虛張聲勢，一是郭太太的男朋友。」

游天虹道：「可惜剛才我們錯過了機會，否則，只要跟踪他，就不難找到郭太太。」

「現在這情形，你以爲我應該報警嗎？」

「不！你千萬不要打草驚蛇，否則，他可能躲起來。但照你剛才所講，他如果眞的約麥漢利談判，他應該很安全，因爲他一定部署好，同時對麥漢利說出已將鎖匙交由一個人保管，但是他大概不會蠢到將你的大名對麥漢利說出吧，否則，你的處境我不敢想。」

柳天却喃喃自語地說：「我不明白：爲什麼他要委托我？如果他是郭太太的男朋友，亦即有兩個人，他們大可以派一個人跟麥漢利談判，另一個躲起來，萬一談判失敗，就去報警，或者將秘密公開。根本不用找我。」

「可能這是郭太太的主意，也許郭太太認爲她自己的安全也有問題。」游天虹道，「但是無論如何，這件事你要暫時保密，隨時與我保持連絡。」

游天虹看看腕表，已是下午一點多鐘。他們同意結賬離去。於是他們一齊離開了那個茶座。

× × ×

游天虹回到張雪兒辦公室，他並沒有提及約會安美的事，却把柳天收到一枚「神秘鎖匙」的事告訴她。

張雪兒道：「我一直等你回來，是因爲有個十分難得的機會，讓你開開眼界。」

游天虹立刻就有了反應：「可是有機會讓我參觀到丘明的神乎其技的穴道按摩？」

「對了。」張雪兒一邊收拾桌上的文件，一邊又說：「有位太太通知我，不久之後就有這種機會。」

張雪兒又看看腕表：「時間差不多了，我們走吧！」

游天虹一邊跟住她走向辦公室外面，一邊問道：「丘明要替什麼人施穴道按摩手術？」

「一位退休模特兒，現在是富家太太。」

張雪兒一邊走着，一邊說道：「她做模特兒時，我認識她，人很健康，又漂亮，就是不知怎的，渾身疼痛，要不是這兒痛，就是那兒痛。她煩得想自殺，最近聽說丘明有神仙手之稱，央人介紹，難得丘明也答應了。」



這時候，他們已雙雙走到那層樓的升降機門口。游天虹道：「只怕丘明可能不高興。」

「是的——」升降機到了，張雪兒走入內，又說道：「但我的朋友知道我好奇心重，一直希望開開眼界，所以我們一定要早到，因爲她已作好了特別的安排。」

游天虹也知道張雪兒認識很多人，所以他喜歡跟她合作，並非單祇因爲她是一個出色的私家女偵探，而是她識得人多，頭腦精明而能幹。

他們走到停車場，乘坐張雪兒的座駕車，直駛半山區。她所講的富有人家，就是住在那幢圓柱形大廈之內的。當時距離丘明到達的時間，大約是早了二十分鐘。

張雪兒停好車之後，按址找到一個豪華住宅單位去。

她的朋友已經偕同夫婿在門前恭迎：「大偵探，你眞準時啊！」她嫣然一笑，又瞥了游天虹一眼。

張雪兒給他們介紹認識了游天虹。

游天虹認得這位身裁高大的模特兒廖可人。當年他曾參觀一次時裝以及內衣表演，當時最能吸引他的，就是眼前這女郎。但現在已嫁作了商人婦。她的夫婿這個時候仍然可以留在家中，不必上班，可知一定又是老闆階級，或者世家子弟之流。否則這個時間應該坐在辦公室裏面才對。

各人進入屋內，廖可人處處表現出她的風度和儀態。她把各人帶進了客廳，女傭人奉過了香茶之後，她看看時間無多，就向她的丈夫羅華遞了一個眼色。

羅華很客氣地說：「爲了防止丘明先生不高興，我們特地把家門外的秘路電視，移到了這裏面來——」

游天虹和張雪兒到處張望，尤其是天花板等處，但却見不到任何鏡頭。

羅華大概也知道他們的意思，笑道：「如果讓你們可以隨便發覺那秘路電視的鏡頭所在，只怕丘先生也一樣輕易見得到——」

說到這裏，羅華已經站立起來，示意各人跟他內進。

裏面有一間客房，擺放了一架黑白電視機——那是要來監視客廳情形的。憑電視螢幕所見，秘路電視的偷窺鏡頭，果然在天花板一角。剛才連私家女偵探張雪兒和千門奇俠游天虹也見不到，分明是經過一番設計，然後才可以做得這麼好。

游天虹憑這點可以想像得到，羅華對他的妻子廖可人一定是千依百從。

剛才羅華已經說得很清楚，這套秘路電視原本是防盜用的，那鏡頭應該安裝在門外，監視來訪者，這番改裝，無非爲了滿足他們的好奇心，可見廖可人對張雪兒十分敬重。否則就不會這樣不怕麻煩。

這是市面上也可以隨便買到的防盜設備。但羅華仍不厭其詳地，將控制方法告訴游天虹與張雪兒二人。

再過數分鐘左右，丘明也非常依時。在一名隨從的陪同下到訪，羅華伉儷立即出迎。

當他們進入了客廳範圍之後，游天虹和張雪兒在客房之內，可以清楚見到他們的一舉一動，同時也可以聽到他們談話的內容，二人正靜心觀看。

從丘明的表現看，他十分機巧、聰明。他正在四處張望着，好像担心有外人在向他偷窺似的。

但是秘路電視的安裝技巧十分精細，丘明根本就看不出破綻。其實，他這種舉動也只不過是下意識的，他根本就不必担心會有人偷看，反正他一定會做好這工作的。

丘明這個人不但斯文，而且口才也不錯，他對羅華夫婦恭維一番，並不因爲他本身的富有而表現得驕傲。

事實上，在當地許多人都知道丘華照生前富甲一方，任何人更富有亦難與他比擬。丘明既然是他唯一的骨肉，自然有權承受他的全部遺產，這天文數字，實在令人難以想像。

羅華不知怎的，竟然將話題扯到地產方面去。

丘明苦笑道：「其實，家父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只是他初到這兒來的時候，這兒只是一系列的大小荒島。據說，當時政府爲了開發，鼓勵私人投資，只要有人出面認地，根本不必拿出一分錢來。不過『認地』也有附帶條件，就是政府與認地人簽署合約，規定市區要在若千年內必須建上蓋，逾期不建上蓋就要罰錢。郊區和離島，則比較寬限，年期也較長。起好了上蓋之後才開始計算地稅和差餉。所以先父只是生得合時，並非有什麼本事。」

丘明又謙虛地對羅華說道：「假如閣下早幾十年出世，一定比家父富有十倍、百倍甚至千倍呢！」

游天虹聽到這裏，忍不住衝口而出：「這私生子的口才眞了得，他分明是學過一些心理學。」

張雪兒一邊盯實秘路電視，一邊說道：「聽說私生子一般都比常人聰明、能幹。」

「是的——」游天虹還想說什麼，又聽到羅華向丘明發問。

羅華說道：「聽說閣下將小綠島出售，可是表示閣下對本市的前途沒有信心？」

丘明笑了笑：「老兄這麼問，可是投資了麥先生的發展公司？」

「不！我與麥漢利並不認識，他也沒有邀請我加入。」羅華苦笑道：「也許，以我目前的身家，仍未有資格加入他們的財團吧。不過，講句眞心話，我對本市的前途並不看好。不瞞你說，連目前我這兒也是向別人租回來的，我並不打算在本市置業。」

「嗯——」丘明顯得很小心謹慎地說：「我們既然是朋友，我也不妨對你講出心裏話，我正將本人名下以及家父遺下的產業，分別出售；因爲年前我在南美洲一個小國看中了一個小島，那兒不但氣候溫和，風景幽美，簡直就是人間天堂，我計劃將它發展成爲一個世外桃源的人間樂園。」

羅華彷彿發現了新大陸似的，欣喜莫名地說：「閣下如果不嫌棄的話，可否讓我也參加一份？」

「嗯——不過，這件事我一直不對外人談及，一方面怕政府見怪，以爲我動搖民心。另一方面則怕親友太多，個個賞面的話，我就會順得哥情失嫂意。」

「你放心好了，只要你肯讓我加入，我一定會守口如瓶的——」豈料羅華說到這裏時，却有些心理作祟地，望望天花板。這在游天虹和張雪兒看來，就等於望向鏡頭，他們不禁暗地吃了一驚！

還好丘明並沒有跟他一齊望上天花板。

丘明只說道：「假如老兄的計劃是要遷居外地的話，我當然十分歡迎你加入。我預算先在那島上發展，慢慢一定有許多人——海外的華僑們加入。所以我估計前景是很好的。有時間的話，我便帶你飛到那兒看看，然後再作決定吧！」

「好極了！」羅華興高彩烈地說：「先要多謝你讓我加入，成爲『天堂』的主人之一！哈哈……」

他們開開心心地笑了！

游天虹和張雪兒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也

也聽得十分明白。現在他們只等着去欣賞丘明的「穴道按摩」。

丘明在閒聊過後，終於爲羅太太廖可人施展他那神乎其技的手術。

但是，游天虹和張雪兒都非常注意到一件事，就是施手術之前，丘明要求廖可人集中精神，注意着他的雙眼，然後他又喃喃自語的。這分明是催眠術。

當廖可人進入半昏迷狀態之後，丘明才爲她進行「穴道按摩」。

游天虹道：「這是很重要的關鍵，主要是病人被催眠後，精神已被控制，痛楚自然就會減輕了。」

「嗯——」張雪兒顯然也同意了他的見解：「催眠術再加上心理學，這就是他治病的秘方！」

「不！還有他的一對神仙手。」游天虹說：「他那雙手分明也是經過訓練的，看來的確也可以令人舒筋活絡，相信任何人經過他那對神仙手的按摩之後，都會舒服一陣！」

「他的確聰明。」

「不錯，他其實是一位十分出色的心理學家。」

「照我所知，許多富有人家，都有一種奇怪的念頭，就是得閒無事，總覺得這裏不妥，那兒又不妥，於是去見醫生。假如醫生是夠聰明的話，只要聽聽脈，給他們注射一支無關重要的維他命針藥，再配幾粒消化丸給他們服食。回去之後，他們只覺得又精神、又開胃，自然認爲是醫生了得，果然是藥到病除，妙手回春！」

游天虹道：「丘明不但懂得這種奇妙的心理學，還眞的懂得一些穴道，你瞧——」他注視着螢光幕，「他的手法很到家，絕對不亂來的；他搓手撫脚，其實完全有着替病人止痛，以及促進血液循環的作用。」

張雪兒回過頭來，瞪住他笑道：「你似乎也懂得這一套吧？」

游天虹道：「是的，我知道人的穴道十分奇妙，有些人頭痛，你只要搓搓他的手指之間，或者脚底下的穴道，就可以止痛。但止痛往往只是暫時性的，如果再加上了催眠和心理治療，可能令病人有長久氣的舒服。這就是丘明成功的地方。但是，他眞正的成功並非在乎這些，我懷疑他這麼濟世爲懷，另有目的！」

張雪兒也明白了游天虹的意思。她一邊瞪住電視螢幕，一邊若有所思地說：「難道千上千？」

「有可能的。」游天虹輕輕點了點頭：「聽他剛才對羅華所講的一番說話，這可能又是另一個佈局。其實我早已懷疑丘明這厮的身份，所以才叫你去查。」

「我已經叫人去查過了，亦已經將結果告訴你。」張雪兒又說：「表面上，他並無可疑之處。」

「但是一直以來，我總有一種感覺，就是：丘明和麥漢利這兩個人都表現得太過聰明能幹了。我們現在只發現其中一個是老千，另一個相信亦未必就是好人。」游天虹又對張雪兒道：「我看，你應該親自去查一查，丘明可能人如其名，聰明到出乎我們意料之外。」

張雪兒也覺得單靠她那些男女私家探員，有時未必查得出其中眞相。

這時候，電視螢幕之上，可以見到廖可人逐漸清醒過來。她從安樂椅上站了起來，伸了一個懶腰之後，果然精神奕奕的。羅華看見妻子這麼心情愉快，他已開心地向丘明表示了謝意。丘明道：「再做一兩次穴道按摩，我可以保證尊夫人不藥而癒！」

羅華不好意思地說：「一再麻煩你，我心裏實在過意不去啊！」

「不要客氣，我學會這門子的手藝，目的也不外乎濟世救人，只要那兒用得着我，我一定盡力而爲。」丘明一邊蹲在地上，收拾他用作治病的道具，一邊說道：「何況我們是朋友，朋友之間不應該太客氣的。」

羅華和廖可人夫婦二人十分感動。與丘明再閒聊一會兒，丘明就與他們約好了後會之期，羅氏夫婦才送丘明和他帶來助手出門口。

羅華關上了大門之後，折返屋內，這時游天虹和張雪兒也由那間房間走了出來。

「怎麼啦？」廖可人笑笑：「兩位偷師有收獲吧？」

「的確神乎其技！」游天虹笑道：「難怪丘明有『神仙手』之稱！」

張雪兒却忍不住問：「你們是怎麼樣認識他的？」

羅華插咀道：「朋友介紹的。我覺得這個人蠻不錯，很有頭腦。」

「是的，聽剛才你們的談話，你可能投資在他的集團；他眞的似乎要把資金移向外地，是不？」游天虹問道。

羅華也明知在他家中的偷窺系統有傳音裝置，所以他毫不諱言：「是的，本地的財團都有意把資金往外地移，坦白說，我本人也不看好本市的前途，所以丘明的計劃，我眞的是十分欣賞。」

游天虹開玩笑地說：「將來你們開發的世外桃源，切勿忘記我這一份啊！」

張雪兒這時回頭問廖可人：「你的痛症怎麼啦？」

廖可人道：「好了許多。」

游天虹道：「好得這麼快，又沒有用藥，會不會是心理作用呢？」

「不！」廖可人又說：「我絕對相信穴道這回事，某一處的神經系統，可以尅制另一部位，中國古代的醫書已有記載了。」

羅華也說：「是的，我相信這種穴道按摩法很有實效，所以我很感激他。事實上，吃藥可能會產生副作用。但穴道按摩就不會。」

張雪兒仍然半信半疑地問：「你可否講講當時你本身的感覺？」

「嗯——」廖可人回憶着說：「我當時彷彿睡着了，什麼都不知道，總之當時我只覺得迷迷惘惘之中，覺得很舒服，渾身都鬆弛下來。然後我就忘記了痛，其實根本就覺不到疼痛啊！」

羅華道：「我相信不會的，如果那只是暫時性質的，豈不是等於吃止痛藥一樣嗎？我朋友試過，經丘先生試用穴道按摩幾次之後，病況漸漸好轉過來，所以才介紹我試試。結果也證明有效啊！」

游天虹與張雪兒交換了一個眼色，也不再談論丘明，閒聊幾句便告辭。二人落到樓下，上了車，張雪兒才說：「你聽過宗教信仰治療法麼？」

游天虹想了想道：「當然聽過這類事情，外國最常見的，就是朝聖、飲聖水之後可以治百病。」

張雪兒一邊開車，一邊說道，「我懷疑丘明的催眠術已達到了不可思議的境界。」

游天虹却說：「丘明的催眠術不但高深莫測，而且正施諸於非病人的羅華身上。」

「你說什麼？」張雪兒當堂又是一怔！「你的意思是，丘明也對羅華施用催眠術？」

「是的，你沒有看見麼？羅華也非常相信着他，還準備向他投資呢。」

「嗯——然則，你所講的『千上千』，極有可能正在進行中！」張雪兒道。

「是的。」游天虹又故意問：「你猜，最



後的勝利者，將會是誰呢？」

「當然是丘明。」張雪兒毫不考慮地說。

「我們不妨形容麥漢利是大賊，但是，今次他却不幸遇上了一個賊阿爸。」

却想不到游天虹却說道：「你錯了，最後的勝利，將會是一個局外人！」

「誰？」張雪兒驚奇得幾乎要將車子立即剎停。

游天虹却氣定神閒地說：「就是我——」

「你？」張雪兒幾乎忍不住要笑起來，結果只瞥了他一眼，因爲她仍然在開車。

「是的，除了我之外，你當然也可以分享這一份勝利的果實。因爲我需要你助我一臂之力。」

「我一直都在幫你，但我覺得你的想像力似乎太過豐富了。事實上，我們只是猜想，根本還沒有什麼實質的證據。也就是說，丘明可能眞的只是個沒有名義的私生子，但我們却先把他假設成大老千。這可能是由於你是『千門奇俠』的關係吧？」

「不！我的想像力雖然豐富，但多少總有些根據，我不會胡猜的。」游天虹又說：「現在我要你幫我查兩件事，第一件：小綠島的眞正主人是誰？第二件，申元大律師又是什麼來頭？」

那是易如反掌的事，但我希望你不要亂來，丘明的身份差不多已獲得承認了。他雖然沒有法律地位，但是，富豪丘華照死前已將物業轉入丘明的名下，所以他仍是實際的繼承人。至於你所講的申元大律師，我勸你更加要小心，只要稍爲出錯，隨時會惹上官非的。」

游天虹笑了笑：「我這個人有個毛病，就是天不怕，地不怕，最愛趁熱鬧。」

「你這麼說又是什麼意思？如果你因爲怕惹上官非而不肯幫我的話——」

「我會親自去查，但我目前要做的事太多了，你能幫幫我，正是最好不過啊！」

「好吧！你要我怎辦，你說吧。」

張雪兒雖然是個私家偵探，在這商業化社會，一切非錢不行，但她本身也是個很富有正義感的女子，何況游天虹又是她的好朋友，所以她就更加願意去爲他做這件事。

張雪兒這時候又問游天虹：「你要到那兒去？」

游天虹道：「請你送我去警局門口將我放下。」

「你去警局幹嗎？」

「找一個人。」

「誰？」

「林浩探長。」游天虹又說：「我要他幫我找另一個人。」

「是可能被丘明所利用的喬南天。」

「我不是已經告訴過你，喬南天已經失踪麼？」

「是的，所以我才更加深信我的見解。」游天虹道：「他如果仍在本市，我總有辦法找到他；萬一已離開了本市，證明他收了丘明一筆錢，避鋒頭去了！」

車子經過警局門前時，游天虹落了車，張雪兒則獨自開車離去。

游天虹入到警局，正想拐過走廊，去找林浩探長，却在走廊彎角處遇上了林浩的助手之一的小丁。

小丁是一名探目，他正行色匆匆，帶住二名探員到外面去。

游天虹截住他問：「小丁，探長呢？」

「他剛有事外出。」小丁道：「你找他幹嗎？」

「想問問他最近有些什麼發現——」

「跟我一齊走，讓我告訴你吧。」小丁一邊拖住游天虹的手臂往外面走，一邊說道。

游天虹知道林浩不在警局裏，也很想知道小丁口中的近況——包括找到了殺死郭志賢的主謀，以及有沒有找到郭太太的下落等等。

登上小丁他們的汽車，游天虹才問小丁：「你有什麼任務嗎？」

「不久之前，我們接利一宗投訴，有人担心被人跟踪暗殺，或者意圖擄人勒索。」小丁接着又問：「你找探長，想知道一些什麼？問我好了。」

「郭志賢太太有消息嗎？」

「沒有。」

「有沒有查過出入境紀錄？」

「有。」小丁說：「我們已查過了，郭太太並未離開本市。」

「殺死安麗的兇手呢，找到了沒有？」

小丁道：「還沒有啊。」

游天虹暑一頓問：「你們現在要到什麼地方去？」

「一處住宅區，投訴的人是個女子，她在電話裏面說，她的家門外，有一輛神秘汽車，車內有三名男子，鬼鬼祟祟的，已歇在那裏一日一夜了，形跡十分可疑。」

「奇怪！她又怎麼知道，人家一定是覬覦她呢？」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去了解一下，看看到底發生了一些什麼事。」

「那兒可是住了許多有錢人？」

「是的。」

車子開到一條相當僻靜的街道，游天虹感到相當熟悉；他久居本市，對於許多地方他都熟悉，但對這一條街道份外印象深刻。主要就是他曾追踪過安美到這兒來，結果又被麥漢利的人反跟踪到了這條街道來。

游天虹正在想着，怎麼會這樣湊巧了？

小丁探目已經對開車的一名探員示意着說：「小心，前面那輛車子好像就是我們要找的那個編號——」

探員把車速減慢，以便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一些那車子的編號。

「對了。」小丁由口袋裏摸出一本小册子，上面寫「投訴電話」述及的汽車號碼，核對了一下之後，立刻對開車的探員道：「先過去截住他們盤問一下。」

探員正把車速加快，以便開過去！

豈料就在這時候，前面路旁一輛房車彷彿發現了什麼似的，急急開走！

小丁情急之下，揚聲叫道：「快些追上去！不要讓他逃走！」

車子再加速，兩車立刻就在街道上展開追逐。

游天虹這時才看清楚，不但這條街道對他來說，非常之熟悉，連正在逃走的房車，他也很熟悉。

原來那車子載住的三名大漢，正是曾經跟踪他和安美的人——他們都是麥漢利的人。

游天虹此刻已是身不由主，他坐在小丁探目的身畔，眼看這車子正全速狂衝，在街道上險象環生。

另一名探員則利用車子拐彎時，拔出手槍，射擊前面那輛在逃汽車。

可惜這不是一輛警車，否則警車上一定有無綫電通訊設備，只要通知警察電台，相信一定有巡邏警車可以助他們一臂之力。

在這一刹那間，游天虹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小丁探目說有人致電報警求助，而麥漢利的手下在此守候，那麼，報警的人會不會就是安美？

安美曾被他們跟踪，但游天虹却想不到至今爲止，麥漢利的人仍在那大廈內外守候。

假如那個「求助」電話是由安美發出的，那麼，這做作分明就是「調虎離山」之計。

可惜車子正在全速向前狂衝之際，游天虹想叫他們停車已不可能了。

剛才那一聲槍响立即引起附近一名巡警的注意，他很機警，隨即利用身邊的無綫電通訊器，知會位於另一街口的同伴。

就在這時候，前面十字路口傳來「轟隆」一聲巨响，一輛由橫街開出的汽車與前面那輛在逃房車發生碰撞，兩車先後打滾，翻側在馬路之上，情況當堂又變得混亂而嚴重。

因爲這是交通繁忙的十字路口，車輛來往頻密，兩車一經碰撞，自然就難免會撞到其他車子。

小丁探目等人也被迫停車，急急落車走過去查看。

麥漢利那三名手下都受傷困在車廂之內。游天虹都見過了他們，自然認得。

另一輛由橫街開出來的車子，車內只有一個男子，他是依照交通燈指示而行車的，冷不提防被人攔腰一撞，立即在馬路上打了一個「筋斗」，橫在路心，人却在車內受了重傷。

小丁一邊指揮救人，一邊親自把麥漢利那三名手下拘捕。

游天虹爲了爭取時間，已不可能向小丁探目作更多的解釋，他只簡簡單單的講了幾句，就迅速離開了現場。

游天虹轉到另一處街口，截了一輛街車，匆匆趕回那幢大厦去；那兒正是安美一度逃了入內的地方。游天虹記得在十五樓梯間見過安美，當時她却不承認住在那兒，但爲什麼跟踪她的人——麥漢利的人，直到不久之前仍留在那裏？

由此可見，安美分明在說謊。游天虹很少會給女人騙倒的，想不到這一次却偏偏上當了。原來安美無法到郊外茶座赴游天虹之約，正是因爲一直被麥漢利的人監視着，以致無法脫身。

游天虹到了那幢大厦之後，直上十五樓。但是十五樓那寥共有，A、B、C、D四個單位，到底安美在那一個？

游天虹也明知安美如果眞的是巧妙地利用警方，施用了「調虎離山計」這時候她一定不會再留下來，必然已離去。不過，即使找不到安美，游天虹也希望看看她到底跟誰在一起。

於是游天虹按了「A」座的門鈴。

一名老婦開了門隔着鐵閘問：「找誰？」

「請問這兒可是有一名安美小姐？」游天虹問道。

老婦人打量了他一下：「沒有這個人，你找錯地方啦！」隨即「嘭」的一聲，將門關上了。

游天虹沒有辦法，只好轉向「B」座試一試。

豈料開門出來的却是一名少婦，她出現在鐵閘後面，板着面孔：「你幹甚麼？」

「請問這兒可有一位安美小姐？……」

游天虹未說得完，她已兇悍地說：「這裏並非徵友架步，你再嚕嘛我就叫警察！」

她狠狠地把大門關上了。

然後游天虹可以聽到屋內傳來搓麻雀的聲音，那少婦一定是輸了錢，所以才會有此惡劣態度。

游天虹走到「C」座門口，隱約聽到屋內傳出嬰兒的啼哭聲，也有慈母的呵護之聲，所以他想像到屋內可能住了一對夫婦。除非安美結了婚，否則，這裏也不是他要找的地方。

經過了剛才再遭人委落之後，游天虹也學得精乖了，他明白到此時此地的人，生活緊張，心情煩燥，疑心又大，加上治安不好，偏偏他又是個陌生的男人，一些家庭主婦提高警惕，亦理所當然的事。

最後，他到「D」座門口，首先傾耳細聽，却沒有像剛才那樣，立刻伸手去按門鈴。

他不知道有沒有聽錯，屋內竟然傳出了陣陣呻吟之聲。

這是住宅大厦，環境應該比較靜，雖然「B」座屋內有人搓麻雀牌，但門關上了，聲浪也不致太大。

游天虹再把耳朵貼靠通花的鐵閘之上，果然是有人在呻吟。而且還是一個男人。

游天虹忍不住按門鈴。

但是，按了足足有分多鐘，裏面仍然無反應。

游天虹感到有點不妙，他試用其他的方法，先把鐵閘開啓了。

游天虹這傢伙在江湖上混過不少日子，什麼技藝都懂得一點點。當他將鐵閘開啓了之後，他感到有些奇怪，因爲他發覺這鐵閘並未上鎖，只是給人順手關上了。

游天虹再試開那度門，門也同樣沒有上鎖，門內亦未下栓！只是給人順手拉上關好，所以他可以輕易就將它開啓。

門開啓了之後，那陣呻吟之聲可以聽得更加清楚了。

游天虹入到屋內，首先發覺沙發旁邊躺了一個男子，他明顯地已經身受重傷，正在奄奄一息！

游天虹明知屋內不會再有其他人，如果有的話，這傷者又怎麼會這麼孤獨？

他走過去，將地板上的受傷男子，摻扶到沙發上，問他：「發生了什麼事？」

那男子手摀胸部，鮮血正由指縫間滲出，他氣喘喘地說：「你……你可是警方的人？快……快些去追踪她……安美……」

游天虹道：「我雖然並不認識你，但我却見過那個叫安美的女人，你是她的什麼人？」

他一邊說着，一邊已走過去撥電話報警，但是，電話綫已被人割斷了。

本來救人要緊，但游天虹看見這傷者傷得這麼嚴重，似乎凶多吉少。

因此，他回頭又問那傷者：「安美現在何處？」

「她……她去找郭太太。」

游天虹渾身一震：「她知道了郭太太的下落？」

「是的，她……她出賣了我，那……毒婦人！」

「我明白了，你就是致電與記者柳天取得連絡的人。」游天虹終於也想起了甚麼似的。

但是那男子痛苦地搖搖頭：「我叫何良，只是安美的男朋友。我剛替她查到了郭太太的下落，她就立刻露出了原形……」

「告訴我，郭太太在什麼地方？」游天虹又說：「回頭我會叫人來救你。」

何良於是說出了一個地址。游天虹也只憑他的記憶，在腦子裏記了下來，因爲他身邊並無紙筆。

游天虹匆匆退出屋外。他担心萬一被隣居發現，很可能會發生不必要的誤會，那時可能有人糾纏着他。但是，他覺得這男子既無希望，還是趕緊去救郭太太要緊。

何良也沒有把他叫住，只是目送他離去。

游天虹落到街上，立即截了一輛計程車，把何良說出的地址對司機說了，吩咐司機盡快將車子開往該處，聲明救人要緊，車資雙倍。

這是一個絕對商業化的社會，只要肯付錢，任何人做起事來也會精神加倍。計程車於是逢車過頭，速度已超過了警方的規限。

（未完・八）



# 萬里飛虹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文圖・高可飛・皐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姜雲岫留書而去鱷魚頭島找到四魔天居住的地方，不問世事，豈料銀霞郡主因朝廷政變被迫出走來找到他，只好遵師囑下海去六橫島找大師兄天火門主朱炎，請他協助掃除江湖惡勢力的神燈教，搜集他們的造反證據，剷除太監弄權，使郡主返回皇室，姜雲岫在島上培訓武功後帶着郡主、路峯、小青、小飯桶四人，喬裝易容，先到神燈教的同黨飛龍寨找碓，飛龍寨主任槃、總管邱公廉出來迎敵，姜雲岫用四魔天的「九幻迷踪步」和「陰陽界」絕世刀法，正想將任槃等人全部誅殺，邱公廉認出是姜雲岫，勸他去找白超容團聚，任槃等人才免一死……

## 乘勝追擊　清除叛逆

這是初生之犢不怕虎，小飯桶只是一個頑皮的孩子，如果他走過江湖，如果他知道獰惡大漢是誰，縱使借給他三分胆量，他也不敢這麼大意了。

在江湖道上，獰惡大漢可是一個頗够份量的人物，雖然他很少在江湖上行走，只要提起「斧神熊雄」當得是無人不知。

斧神熊雄只是「劍聖岑苕」的僕人，由於他是一塊練武的好材料，經劍聖岑苕的刻意培植，給他造就成一副極爲突出的好身手。

當劍聖岑苕剛剛成名之初，黑白兩道找他比武的不在少數，那般人十之八九過不了熊雄這一關，多半連劍聖的面都沒有見到就被斧神給打發了。

像這樣一個名震武林的人物，小飯桶居然敢叫他大狗熊，這還能不惹來殺身之禍！

果然，斧神熊雄在一呆之後，接着暴吼一聲道：「野小子，大爺劈了你。」雙斧一掄，勁風四動，攔腰蓋頂，猛向小飯

姜雲岫道：「這麼說妳是要替夫報仇，好吧，妳划下道來就是。」

獰惡大漢忽然衝出兩步道：「夫人，讓小的來劈了這小子。」

笛姑道：「好吧。」

獰惡大漢摘下板斧，雙斧輕輕一撞，發出一陣震耳的金鐵交鳴之聲，那份威勢實在驚人。

小飯桶撇撇嘴道：「好一條大狗熊，公子，讓小的去對付他。」

姜雲岫道：「此人招沉力猛，可能習有橫練的功夫，用九幻迷踪步逗他，不可跟他鬥力。」

小飯桶應了一聲，撒出長刀奔入門塲道：「嗨，大狗熊，你叫甚麼名字？」

獰惡大漢似乎從來沒有聽到過「大狗熊」這個名詞，神色上不禁一呆。

他當然知道什麼是「大狗熊」，否則他豈不是一個白痴？不過別人當面叫他爲大狗熊，這還是頭一遭，他聽來難免有些詫異。

桶劈去。

這一招雙式沒有甚麼玄奧之處，只是急遨驚雷，捷如閃電，勁力之強，如同千鈞壓頂一般，數遍黑白兩道，能够閃避或接下他這一招的必然不多。

令人想不到的是他這威猛絕倫的一招雙式，不僅沒有沾到小飯桶的一絲衣角，甚至連人影都瞧不到了。

瞧不到人影他却有一種感覺，似乎小飯桶一直貼在他的背部一般。

讓人貼在背部可不是一件好事，自己攻不到敵人不要緊，還隨時有被人作致命一擊的可能。

熊雄胸頭一陣發毛，忍不住像車輪一般在原地轉了起來，他是想轉到背後，給小飯桶一斧，誰知轉得頭昏眼花，還是沒有見到小飯桶的人影。

如此一來他可就急了，竟然一頭栽到地上，連續來了三個懶驢打滾。

這是他在情急之下想出來的絕招，如果小飯桶當眞貼在他的背上，只有這樣才能使貼在背上的人存身不住。

結果他失望了，三個懶驢打滾，並不能解除他背後的威脅。

這回他不再打滾，却破口大罵起來：「小賊種，小太爺，你有種的就跟你家大爺他娘的幹他一場……」

橫人畢竟是橫人，罵起人來不只是口不擇言，甚至不知道他究竟在罵誰。

一直冷靜旁觀的藍袍老者再也看不下去了，冷肅的叱喝一聲道：「別丟人現眼了，滾回來。」

藍袍老者叫他滾回去，他背後的威脅也同時消失，他不敢遲疑，拖着一對開山大斧，就向着藍袍老者奔去。

斧神熊雄在當今武林之中，也算得一號人物了，想不到還沒有跟敵人交手就弄得灰頭土臉，鎩羽而逃。

藍袍老者趨前數步　冷冷道：「姜少俠，老夫岑苔請教。」

姜雲岫沒有見過劍聖岑苔　不過人的名，樹的影，當他知道藍袍老者就是名滿當代的劍聖，被人譽爲武林第一高人的岑苔時，神情立刻爲之一肅。

雙拳一抱，他向劍聖恭敬的一禮道：「晚輩姜雲岫參見前輩。」

劍聖岑苔說道：「姜少俠不必客套，請。」

姜雲岫淡淡道：「前輩是替笛姑找場了，能不能聽晚輩說幾句話？」

劍聖岑苔道：「不必。」

姜雲岫道：「前輩是不願講理，還是不敢講理？」

劍聖岑苔道：「隨便你怎麼說都可以，這個仇老夫非報不可。」

姜雲岫向岑苔瞪了一眼，再回頭一瞥笛姑道：「我明白了，兩位一起上吧。」

笛姑道：「這可是你說的，岑大哥，咱們成全他。」

劍聖岑苔面色一正道：「不可，一對一老夫還佔了他的便宜，以二對一，豈不砸了老夫的招牌！」

笛姑道：「可是大哥，你別忘了他是四魔天的傳人，也是中原武林的叛徒，對這樣的人何必講什麼江湖道義？」

劍聖岑苔道：「不要勉強我，笛姑，公平一戰，是我處世做人的原則，不管他是魔道，還是叛徒，我做人的原則不能改變，你出招吧，姜少俠。」

他不再理會笛姑，伸手摘下肩頭的長劍往懷中一抱，神情徒然一變，顯得一片穆肅。

姜雲岫瞧得心頭一慄，暗忖：「一代劍聖，果然不同凡俗，一旦長劍在手，立即萬念俱寂，同時心熔劍道，身如長鋏，金石無法喻其堅，鋒刃不能盡其利，勿怪他能名滿寰宇，被許爲當代武林的第一人了。」

這是一個罕見的強敵，姜雲岫自出道以來，今天還是第一次遇到，一股強烈的衝動，使他興奮非常，他並無必勝的信念，只是想盡己所能來打好這一次前所未有的硬仗。

劍聖受盛名之累，十多年來已經絕跡江湖，現在他居然爲笛姑而重出，還不惜降尊紆貴，與一個後生晚輩作生死一搏，不管他爲了什麼原因，在姜雲岫來說這是值得重視的。

於是他摘下短槍，暗凝功力，冷靜得像一座雄山，默默的向劍聖注視着。

鬪場靜如死域，沒有人敢喘出一口大氣。

一張張像寒鐵般的面孔，一雙雙睜得像銅鈴般的眼珠，在等待着一件人間罕覩的大事。

× × ×

空中原本沒有起風，劍聖及姜雲岫的衣衫却在無風自動，而且他們的四週暗潮洶湧，造成一股強大的漩流，使接近的人都存身不住。

他們還沒有出手相搏，便有這般驚人的聲勢，如是全力一搏，豈不是石破天驚！而且兩虎相爭，必有一傷，無論傷到誰，都是武林中的一樁不幸。

這是一種十分沉重的壓力，場中對峙者心無用二，還沒有感到怎樣，兩邊觀戰的却有些承受不住。

銀霞郡主張目結舌，唇顫手抖，呼吸在逐漸粗重，似乎已經無法控制她緊張的情緒。

她關心搏鬪者，却極力的忍耐着，她是避免姜雲岫分心，因而導致可怕的後果，但另一邊的笛姑可就忍耐不住了，她竟然發出一聲尖呼「住手」，彈身一躍，勢如急箭，逕向鬪場中撞去。

劍聖岑苔聞聲一呆，他週身湧起的罡煞立即撤除，防禦上自然有了極大的漏洞，如果姜雲岫乘機全力一擊，這位名滿武林的一代高人，必然難以倖免。

但姜雲岫心胸坦蕩，豈肯乘人之危，因而他也收起短槍，緩步退了回來。

銀霞郡主吁出一口長氣，歡然迎上去道：「大哥，眞嚇死人了。」

姜雲岫微微一笑道：「難得遇到一位好對手，想不到竟被笛姑破壞了。」

銀霞郡主櫻唇一噘道：「瞧你好像意有未盡似的，你可知道當你們一搏之後，會留下多少傷心之人！」

姜雲岫估不到銀霞郡主會說出這等赤裸裸的話來，神情難免爲之一呆，他的目光不由向劍聖瞧去。

× × ×



一代劍聖，名噪八荒，尊榮集於一身，是人人崇敬的第一高人，他早已隱跡名山，優遊林泉，金帛不能動其心，嬌嬈不能動其情，在人生的歷程中，他應該沒有甚麼遺憾，也沒有甚麼企求的了。

然而他却重履江湖，再作馮婦，並爲一個女人不惜作生死一搏這是爲了甚麼？要尋求這個答案十分簡單，只要向場中投下一瞥就會明白。

× × ×

笛姑是一個美麗的女人，綺年玉貌，具有一股女人成熟的美，當年嫁給山陵，實在委屈了她。

現在山陵已死，名花無主，她愛跟誰就跟誰，有絕對自由選擇的權力，令人想不到的她却選擇了劍聖岑苔，而且已經獲得充份的接受。

其實劍聖岑苔是她的表哥，他們原本就是一對青梅竹馬的愛侶，後來因爲劍聖隨師遠出習藝，她曾經久候不歸，最後在母命難違之下，她才嫁了山陵，那麼她們舊情復燃，就算不得稀罕的事了。

他曾經有過喪夫之痛，自然不願意再失去岑苔，才在千鈞一髮之際，奮不顧身的撲進鬪場。

如今他們擁抱着，痴纏着，雖然在衆目睽睽之下，滿懷情焰仍然毫不顧忌的盡情宣洩。

此等情形給予姜雲岫的感觸最深，他不忍再看下去，身形一轉，逕自走回客棧。他走出未及十步，身後忽然响起一聲呼喚：「慢一點　姜少俠。」

姜雲岫聽出呼叫他的是劍聖岑苔，他岫是她不共戴天的仇家，非要劍聖替她報仇不可，後來她不只是攪亂了他們生死一搏的局面，還一改初衷，要求劍聖與姜雲岫訂立忘年之交，理由是他們年齡雖有差異，但都是人間奇男子，大丈夫，應該破除存見，惺惺相惜。

除了這些，她是怕失去劍聖，因而產生一種不足爲外人道的理由，那就是她與劍聖的結合，姜雲岫應該是最大的功臣。

現在他們已經是一家人了，笛姑又對姜雲岫的未來關心起來了。

「兄弟，你是去龍眠山找弟妹？」

姜雲岫道：「是的。」

笛姑道：「然後呢，去太行山？」

姜雲岫道：「楊無過心存叵測，暗藏甲兵，此事固然涉及銀霞郡主的終身幸福，也關係國家民族的危亡，小弟雖是明知力有未逮，但義無返顧。」

笛姑道：「太行山不啻狼虎之窟，兄弟的力量實在太單薄了一點……」

姜雲岫道：「小弟還有一批朋友，只需運用得宜，太行山的十萬賊人，不足爲懼。」

劍聖啊了一聲道：「兄弟原來還有伏兵，是誰？」

姜雲岫道：「是小弟的師兄，現任天火門的門主，姓朱名炎，大哥可知道這個門派？」

劍聖略作沉吟道：「讓我想想看，哦，十年之前小兄偶遊東海，無意中瞧到一名年輕的漁人，投擲一顆鴿卵大小的彈丸進入水中，竟然炸起一道冲天的水柱，莫非就是他們？」

姜雲岫道：「不錯，天火門從不涉足江湖，門下弟子全以打魚的爲生。」

劍聖哈哈一笑道：「好，兄弟，天火門的火器天下無雙，有這般人幫助你，太行山就不足爲慮了，他們人呢？你應該給小兄介紹一下。」

姜雲岫道：「以後吧，大哥，他們還不適於公開露面。」

劍聖道：「這倒也是，如果讓楊無過摸清了咱們的實力，今後麻煩就多了。」

笛姑道：「兄弟，適才你們準備拚鬥之時，有沒有天火門下在場？」

姜雲岫道：「有五個，他們在瞧熱鬧的人叢之中。」

笛姑啊了一聲道：「好險，那時咱們縱使贏了你，也很難活着離開了！」

姜雲岫微微笑道：「不會有那麼嚴重，沒有小弟的暗示，他們不會出手的。」

他們一直聊到深夜才分別就寢，翌晨由七里出發，過大渡河逕向桐城奔去。

這天落日含山時分，他們到達桐城，街頭一名樵夫與姜雲岫錯肩而過，一個紙團已經悄悄的塞到他的手中，不必問，此人自然是天火門下了。

待落店之後，姜雲岫打開紙團一瞧，原來是師兄朱炎爲給他的，大意是說他已經在慈航庵中找到了白昭容，但她不肯離開，另外慈航庵附近自昨天開始，出現了幾批企圖不明的人物，他要姜雲岫到達桐城時立即趕往慈航庵，以免誤事。

姜雲岫心急白昭容的安危，不敢作半點躭擱，匆匆吃了一點東西立即起程，但爲劍聖叫住道：「兄弟，咱們跟你去。」

姜雲岫道：「不敢勞動大哥，小弟一人去就够了。」

劍聖道：「兄弟，如果有人存心對付你，你可不能大意．再說如果弟妹還在惱你，有你大嫂一同前去，也可以替你勸勸弟妹。」

姜雲岫暗忖：「這話不錯，白昭容生性高傲，如果沒有人帮助勸解，這塊摔破了的鏡子，只怕很難重圓。」

於是雙拳一抱，說道：「多謝大哥大嫂。」

銀霞郡主道：「大哥，我也要去。」

姜雲岫道：「不，咱們會很快就回來的，妳不必去往返跋涉，路大哥，咱們走後你要小心一點，多留心郡主的安全。」

路峯道：「是，在下會小心的。」

姜雲岫交待完畢，立即推開客房的後窗，與劍聖夫婦穿窗而出，他們剛剛奔出西門，一名天火門下迎了上來道：「請跟我來。」

慈航庵在北峽山中，他們經過一個時辰的奔走，一陣兵刃撞擊之聲忽然隨風傳來，姜雲岫担心白昭容受到攻擊，立即一提眞氣，將輕功展到極限，身形疾如划空而過的流矢，向兵刃撞擊之處狂馳而去。

待翻過一座山頭，果然瞧到約莫二十餘人在一個尼庵之前拚鬥，刀光劍影在晚霞中映出一片殺機。

其中是老少四名女尼，及五名矇面勁裝大漢，他們聯手與十五人拚鬥，打得兇悍以極。這十五人全都使用金筆，一眼看出就知道他們是射鵰門下。

在尼庵的四週還躺着不少屍體，斑斑血跡到處可見，那幅殘酷的景象看來，使人不忍卒覩。

照目前的景象看來，慈庵航的惡鬥已有不少時辰了，剩下的二十幾個是雙方的精英，打鬥得自然更爲慘烈。

姜雲岫遠遠瞧去，看出四名女尼之中，有一個是帶髮修行的獨臂女尼，她不正是白昭容？

的確，她正是白昭容，而且正面隨着強敵的猛攻，形勢危如累卵。

她的兵刃金闕斧丟了，此時用的是拾來的一隻金筆，她負了傷前胸，後背都在流着血水。

不過這位姑奶奶仍然在嬌叱連天，狂呼酣戰，金筆橫敲直擊具有無比的威勢。

跟她惡鬥的是一名黃衣老者，及一名青衣少婦，這兩人功力極高，而且奮不顧身，似乎縱使同歸於盡，也要將她放倒不可。

姜雲岫瞧出了白昭容的危機，口中一聲長嘯，身形以天馬行空之勢，向鬥場飛身急撲。

此時白昭容以不可思議的速度金筆橫掃，砸中青衣少婦左手的兵刃，噹了一聲巨响，一隻金光閃閃的兵刃被砸得飛了起來，白昭容挫腕一帶，金筆的尾端噗的一聲打進青衣少婦的脅門。

青衣少婦似乎並未存着活命的打算，她全不理會白昭容的殺着，當左手的兵刃脫手之際，右手的兵刃竟然以甩手箭的手法全力擲出。

白昭容無論功力多高，都無法閃避青衣少婦這甩手一擲，而且另一位強敵黃衣老者也落井下石，雙筆帶着勁風，猛插她的背部。

白昭容傷患餘生，功力原已大打折扣，此時說甚麼也逃不過這前後夾擊。

正當生死繫於一髮之際，但見嘯聲震耳，勁風如矢，黃衣老者襲敵無功，身形反被一股無可抗拒的暗勁撞得飛了起來，白昭容同時感到腰際一緊，已經被人帶得橫移丈外。

這是有人將她從鬼門關救了出來，救她的自然是姜雲岫了。

危機是過去了，精神一經鬆懈，她竟然暈了過去。

好在搏殺已告結束，由於劍聖夫婦橫掃全場，除了逃去三名，鬥場上再也找不到一個活着的敵人。

五名矇面大漢是天火門的高手，他們摘下矇面黑帕，與引導姜雲岫前來的那人向姜雲岫抱拳一禮道：「門主追蹤另一批敵人去了，師叔如果別無他事，咱們就此告辭。」

姜雲岫道：「代我多謝大師兄，你們沒有損失吧？」

這六名天火門下，領頭的是朱炎的三弟子單灼，他躬身回答道：「託師叔的福，咱們只有兩人受到輕傷。」

姜雲岫道：「那好，請轉告大師兄，叫他到桐城跟我會合。」

單灼應了一聲，抱拳一拱，率領其餘五人轉身急馳而去。

此時笛姑已經將白昭容抱進庵裏爲她療傷，夜幕也悄悄的籠罩着這片山林了，姜雲岫向虛掩着的庵門瞥了一眼，顯出一副欲前又却的神情。

劍聖微微一笑道：「不必着急，兄弟，弟妹負傷不重，你大嫂會治好她的。」

姜雲岫道：「是的，大哥。」

劍聖道：「佛門清淨之地，竟弄得血汚遍地，實在是一樁罪過，兄弟，咱們閒着無聊，倒不如將鬥場清理一下。」

姜雲岫道：「好的。」

他們掩埋死者，清除血跡，經過一陣忙碌，總算將現場清理好了。

姜雲岫同時找到了白昭容的金闕斧。

這陣忙碌畢竟沒有白廢。

此時庵門呀然而開，笛姑與一名年約三旬的女尼走了出來，姜雲岫趨前幾步道：「大嫂，她……」

笛姑微微一笑道：「她已經不碍事了，咱們回城裏去吧。」

姜雲岫一呆道：「回城裏？大嫂，昭容呢，莫非她還在生小弟的氣？」

笛姑道：「你認爲不該？哼，人們常說痴心女子負心漢，你倒是當之無愧！」

姜雲岫估不到笛姑會毫不容情的責備他的，一時竟羞慚得連頭都抬不起來了。

她的話不多，但份量很重，這說明了一點！白昭容不只是還在生他的氣，而且氣憤很深，那麼他夫妻重聚，舊夢重温的願望，只怕就困難多多了。

劍聖岑苔道：「咳，笛姑，妳怎麼啦？別忘了妳是調人啊。」

笛姑道：「但，我也是女人，也是他的大嫂，責備他幾句難道不該？」

姜雲岫道：「該，的確應該，當日是小弟的錯，只知道自己心灰意冷，沒有替



昭容設想一下，小弟辜負了她，大嫂無論怎樣責罰，小弟都樂於接受。」

笛姑微微一笑，向裏面挑挑嘴道：「進去吧，多賠一點小心，弟妹也許會饒你這一遭。」

姜雲岫道：「多謝大嫂。」

他走進尼庵，跟着他進來的那名女尼道：「施主請跟我來。」

姜雲岫說了一聲多謝，跟着女尼進入裏面，女尼指着一間房門虛掩的精舍道：「白師妹在那兒療傷，貧尼告辭。」

女尼說罷自去，姜雲岫有些舉步躊躇起來。

他明瞭白昭容的性格，孤高冷傲，目無餘子，她居然會被人像敝屣似的丟掉，這口氣她如何忍得下去！

不管怎樣，醜媳婦難免見公婆，無論結局如何，這一關非得闖闖不可。於是緩緩走到門前，輕輕咳了一聲道：「昭容，我能够進來麼？」

他查覺白昭容的確是在房裏，但千呼萬喚，連一點反應也沒有。

像這樣僵持下去終非了局，最後他只得推開房門，準備先進去再說。

他的前脚剛剛踏進房門，一股威猛絕倫的暗勁忽然迎胸撞來。

以他一身超凡絕俗的功力，無論這股暗勁如何威猛，應該傷他不到，只是他絲毫未作戒備，也沒有提氣運功，這一掌他自然承受不了。

噗的一聲他被撞得飛出門外，嗓門一甜，接連噴出兩口血水，這一掌挨得當眞不輕。

白昭容內力極深，在當代武林之中，除了極少數幾個絕頂高手，沒有人能够承担她素手一擊。

好在她傷勢未癒，也沒有竭盡全力，再說像姜雲岫這等身手，縱使猝遭狙擊也會自生反應，否則他豈只噴出兩口血水這麼便宜。

他受了內傷，但一厥即起，用衣袖抹了一下嘴角的血絲，再度向房內走去。

這回白昭容沒有出手，只是面向床裏，雙肩抽動，在無言的飲泣着。

姜雲岫搓着雙手，以愧咎的語氣道：「昭容，是我的錯，要打要罵我都接受，但妳不要氣壞了身子。」

呼的一聲，白昭容坐了起來，那鐵青的粉頰，圓睜的秀目，活像要擇人而噬的模樣。

姜雲岫嘆息一聲道：「昭容，是我的錯，我的感情太脆弱了，竟然經不起一點打擊，原諒我，昭容，以後我不會再這麼衝動的。」

白昭容的淚水還在流着，但面色已經逐漸開朗了，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何況姜雲岫是她深愛着的丈夫。

姜雲岫緩緩坐到床上，緩緩伸出雙手，白昭容無法再堅持下去了，口中一聲悲啼，嬌軀已經滾到他的懷抱中去了。

良久，她仰起頭來，幽幽道：「咱們的孩子呢？」

姜雲岫道：「我問過隣居，是六姊帶走了。」

白昭容道：「那我就放心，六姊會善待小雲的，聽笛姑說你要去太行山？」

回到桐城已是深夜，他們越城而進，來到預先訂好的客棧，這對幾經坎坷的夫婦久別勝新婚，自然有一番親熱，待幾度纏綿之後，白昭容忽然嘆口氣道：「適才在慈航庵，如非你及時趕到，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姜雲岫道：「我正在奇怪，憑妳一身功力，怎麼會弄得丟盔棄甲，連兵刃都失去了的？」

白昭容噘着嘴道：「還說呢，你知道射鵰世家來了多少高手，你以爲他們的赫赫威名是撿來的？」

姜雲岫道：「我清理鬥場之時，發現一具射鵰世家三公子雷雅堃的屍體，其他的我全都不識。」

白昭容道：「射鵰世家此次投下龐大的人力，是存心要將我收拾下來的，我想他們既然對出家人都不放過，用心毒惡以極，因而一上來就被我痛下殺手，喪生在金闕斧及索魂指下的超過了他們的半數，後來他們用五個高手向我圍攻，仍然被我除去三個，以後的事你都瞧到了……」

姜雲岫道：「妳做對了，如非一上來妳就痛下殺手，造成先聲奪人的態勢，咱們可能會遭到一些損失，哦，昭容，咱們太行一戰如果能够平安歸來……」

白昭容黛眉一皺道：「自然去找咱們的兒子小雲了，我有點累，相公，咱們睡吧。」

翌晨天剛破曉，天火門主朱炎便已帶着大弟子于照二弟子呂烈來到客棧，姜雲岫爲他介紹了白昭容，然後詢問道：「大師兄，你昨晚追蹤的是什麼人？」

朱炎道：「也是射鵰世家的，由二公子雷雅城，及長婿孟三雄領頭，共有該派高手三十餘人，被愚兄誘往山谷，請他們吃了一頓雷火大餐。」

姜雲岫啊了一聲，說道：「全部解決了？」

朱炎哈哈一說道：「雷火所至，山崩地裂，他們爲虎作倀，怪不得咱們作的太絕。」

姜雲岫嘆口氣道：「一失足成千古恨，昨晚兩場血戰，射鵰世家遭到可怕的損失，他們如果不再醒悟，今後江湖之上只怕不會再有這個字號了。」

白昭容道：「射鵰世家不過是神燈敎的馬前小卒，咱們的敵人強大無比，相公千萬不要大意。」

姜雲岫道：「放心吧，昭容，咱們不會用鷄蛋往石頭上砸的，何況咱們不是鷄蛋，神燈敎也不是石頭。」

笛姑微微一笑道：「就算他們是石頭也不要緊，咱們有雷火，石頭還不是一樣給它炸碎？」

劍聖道：「話是不錯，小心一點總是對的，今後咱們商量着辦就是。」

姜雲岫道：「大哥說的是，大師兄，貴門下現在那裏？」

朱炎道：「在北門一帶待命，由你侄兒統率着。」

姜雲岫略作沉吟道：「我想咱們還是分批前往太行山，請大師兄率領門下走在前頭。」

朱炎道：「好的，不過太行山縱橫幾千里，咱們的目標究竟在那裏？」

姜雲岫一怔道：「糟了，我沒有問邱公廉……」

劍聖道：「我知道，在山西省晉城縣的東南，那兒有一個山鎭名叫柳樹口。」

笛姑道：「咳，大哥，這可不是好玩的，你多年不入江湖，怎麼知道是在柳樹口？」

劍聖道：「當年我行道江湖之時，曾經追趕一個採花大盜來到柳樹口，該地山谷廣大，深邃無比，我爲了除惡務盡，毫不考慮的闖了進來，後來跟谷中人發生了衝突，被我制服了幾個，他們的谷主聞訊趕來，待問明原委，硬逼着手下交出採花賊，並向我深深致歉……」

笛姑道：「原來如此，那位谷主必然是神燈敎主楊無過了，可是事隔多年，你怎能斷定還在那兒？」

劍聖道：「錯不了，一來太行山雖然廣大，像柳樹口那樣深邃的山谷並不多見，其次神燈敎對該谷的經營，當年已具雛形，他們投下了許多人力和財力，豈能輕輕放棄。」

笛姑道：「看來是不錯了，姜兄弟，你說呢？」

姜雲岫道：「那咱們就在晉城會合吧，大師兄到達晉城之後就打探柳樹口的情形，但不可露出痕跡。」

朱炎道：「這個我知道，咱們先走一步，告辭。」

朱炎走後劍聖又提出一項建議道：「兄弟，我看你最好弄一輛輕快的馬車，這樣弟妹才不易被人認出。」

姜雲岫道：「大哥說的是。」

劍聖道：「我跟你大嫂先走，如果途中沒有麻煩，咱們就在晉城再見。」

送走了劍聖夫婦，第三批走的是銀霞郡主一行，姜雲岫夫婦是第四批，走在最後。

× × × ×

車轔轔，馬蕭蕭，一輛輕快的單轅馬車，由桐城，舒城，六安，逕向河南省的商城奔去。

趕車的是一個滿臉短髭的漢子，車裏是一個綺年玉貌的獨臂少婦，他們自然是姜雲岫與白昭容了，這一路曉行夜宿，倒也沒有發生什麼麻煩。

這天晌午時分，他們在鄭州西北的南陽鎭打尖，準備飯後再渡黃河，想不到竟然遇到一件頗爲尷尬的意外，幾乎誤了大事。

人吃了五穀雜糧，總要排洩的，白昭容爲了怕暴露形跡，多半會忍到荒野或夜間，但現在她却忍不下去了，因爲她的肚子忽然作怪。

「相公，我……」

「妳怎麼啦？昭容。」

「我肚子不舒服，要……」

「啊……」

在一陣簡短的對話之後，姜雲岫將白昭容扶了下來，他環臂擁着她，並爲她披上一件外衣，以掩蔽她的缺失，然後走向鎭裏，直趨客棧。

這應該沒有什麼差錯，誰都看得出來，白昭容只是一個生病的女人。

的確沒有人懷疑他們，白昭容順利的得到排洩，只不過當他們走出廁所之際，一股頗爲熟習的聲音忽然傳進耳鼓，道：

「姑娘，鬧肚子是麼？其實你們不是吃壞了東西，是吃了老婆子下的毒，向前走六十五步，再向右轉走二十步，老婆子在這兒開了一個房間，希望跟你們聊聊。」

白昭容聞言一呆道：「聽到了麼？相公。」

姜雲岫一嘆道：「聽到了，咱們的確中了毒，只是我不明白，她爲甚麼要這樣做？」

白昭容道：「妳知道她是誰？」

姜雲岫道：「如果我沒有猜錯，她可能是毒婆婆！」

他們說話之間，已經進到被指定的房間，迎門而立的正是毒婆婆。

毒婆婆將他們讓進房中，道：「坐下來，咱們聊聊。」

姜雲岫與白昭容落坐之後，道：「前輩，咱們是朋友，如果前輩需要銀子可以明講，故舊重逢就來這麼一手，豈不敎人啼笑皆非？」

毒婆婆一怔道：「朋友，你是誰？」

姜雲岫道：「晚輩是姜雲岫嘛，莫非前輩聽不出來？」

毒婆婆啊了一聲道：「不錯，你是姜少俠，但你爲甚麼要扮成這般模樣？」

姜雲岫一嘆道：「晚輩扮成這樣，還逃不過前輩的手掌心，要是不改扮只怕寸步難行，前輩，妳老人家究竟爲甚麼對咱們下手。」

毒婆婆道：「這就要問你們了，一輛輕車神神秘秘的，還一直奔向太行山，怎



能不引起楊無過的懷疑！」

姜雲岫呆了一呆道：「楊無過果然厲害，他還不知道晚輩是誰吧！」

毒婆婆道：「就因爲他不知道你是誰，所以才要老婆子擒你們回去。」

她取出兩粒解藥叫他們吃下去，道：「先運功祛毒，有話待會再說。」

姜白二人依言運功祛毒，片刻之後毒力盡除，兩人起身相謝，說道「多謝前輩……」

毒婆婆擺擺手道：「不必客氣，坐下來咱們好好的聊聊。」

姜雲岫道：「前輩還沒找到令媛？」

毒婆婆嘆口氣道：「老婆子要是找到了我那苦命的女兒，就不會幫助楊無過害人了。」

姜雲岫道：「那是楊無過答允替前輩尋找女兒了？」

毒婆婆道：「不錯，老婆子原先以爲他既然是黑白兩道的總盟主，必然能够替我找到女兒，現在才知道這想法錯了。」

姜雲岫道：「哦……」

毒婆婆嘆道：「老婆子找女兒只是憑藉一處胎記，這個胎記既然不便告訴別人，就算皇帝老兒也無法替老婆子辦到。」

姜雲岫心頭一動道：「前輩，令媛的胎記不便告訴別人，連女人也不例外？」

毒婆婆沉吟了一下道：「我懂你的意思，請你出去一下。」

姜雲岫沒有說甚麼，站起來緩步踱了出去，他沒有走遠，就在房門附近徘徊，不久忽然聽到白昭容嬌呼道：「相公，你快來……」

姜雲岫不知道出了甚麼事，彈身一躍，像風一般的衝了進去，及擧目一瞧，他不由神色一呆。

適才毒婆婆叫他出去，原是要將她女兒的胎記告訴白昭容的，現在毒婆婆淚承雙睫，想是說到了她思量女兒的傷心之處，因傷心而落淚，這不算怎樣出奇。

令人奇怪的是白昭容，她竟然紅飛雙頰，嬌媚萬狀，而雙目之中，却流露出無比驚愕的神情。姜雲岫想不透這是爲了甚麼，因而詢問道：「怎麼啦？昭容。」

白昭容羞容未褪，同時螓首一垂道：「毒前輩……她，說的胎記——跟我一樣嘛……」

姜雲岫愕然道：「前輩……」

毒婆婆面色一整道：「少俠：我女兒的這種胎記，就算走遍天下，必然找不出第二個，你們還不承認我這個娘？」

敢情毒婆婆所說的胎記，是大腿腿根之處，生有一串三個硃砂痣，這三個痣又是生在一塊銅錢大小三角形的青色胎記之上，像這般奇妙的胎記當得是天下無雙。

更奇怪的是白昭容偏偏就生有這麼一種胎記，如今被人指出，叫她怎能不嬌羞，怎能不驚愕？

但姜雲岫却發出一項疑問道：「昭容，你雖是父母雙亡，却還有一個舅父，他對妳的身世應該十分明瞭。」

白昭容一嘆道：「不錯，我應該再去問問他，他總不能永遠瞞住我。」

毒婆婆精神一振道：「是白廉？他在那兒？」

白昭容道：「不，我的舅舅名叫邱公廉。」

姜雲岫呆了一呆道：「前輩，請問妳貴姓。」

毒婆婆道：「老婆子姓白。」

姜雲岫道：「昭容，白前輩是妳生身之母看來不會錯了，其中雖然有些不解之處，待找到令舅一問自會明瞭。」

姜雲岫沒有說錯，天下的巧事雖多，但像她們母女這樣諸般巧合的却不多見。

只不過白昭容自有記憶以來，對「娘」這個稱呼陌生得很，現在雖是知道毒婆婆已是她的娘，但她嚅嚅半晌還是叫不出來。毒婆婆沒有說話，但神情却緊張無比，她睜着一雙淚眼盯着白昭容，那份期待的形狀，不是筆墨可以形容的。

姜雲岫微微一笑，鼓勵白昭容道：「站起來，昭容，快叫娘……」

白昭容在姜雲岫的鼓勵之下站起來了，最後她終於叫出了一聲「娘」。

這個「娘」字幾乎是聲淚俱下，三十年做孤兒的痛苦，在這聲「娘」字之中一古腦的撂了出去。

她奔向張着雙臂的毒婆婆，這對唉別三十年的母女終於獲得骨肉團聚，此時，姜雲岫不想打擾她們，悄悄的退了出來，他的眼角也有幾分潮潤。

良久，房裏傳出了白昭容的呼喚：「進來嘛，相公，娘有話要跟你說……」

姜雲岫走進房中，對毒婆婆母女雙拳一抱道：「恭喜娘找到女兒，也恭喜昭容找到生身之母。」

白昭容嫣然一笑道：「你又有了娘，我娘也獲得一個出色的女婿，我也應該說一聲恭喜。」

毒婆婆哈哈一笑道：「雲岫果然是一個出色的女婿，不過你們想闖太行山却是一個最大的失策。」

白昭容櫻唇一噘道：「是嘛，太行山甚於龍潭虎穴，可是妳女婿却義無反顧，非去闖闖不可……」

毒婆婆一怔道：「爲甚麼？楊無過跟你們結下不解之仇？」

姜雲岫道：「不，咱們跟楊無過沒有任何私人恩怨，但爲了天下千萬生靈，就顧不得個人的安危了。」

接着他將楊無過與司禮太監曹吉祥父子心存異圖，蓄意謀反之事說出，希望毒婆婆能够相助一臂之力。

毒婆婆道：「娘也有些懷疑，神燈敎是一個江湖幫會，武林黑白兩道的總盟主也只是一個尊榮的頭銜，楊無過在太行山養着這麼多的人馬，豈不是浪費錢糧？經你這麼一說，我總算明白了。」

姜雲岫道：「娘，聽說楊無過在太行山隱藏十萬甲兵，根據妳老人家的觀察，他究竟有多大的實力？」

毒婆婆道：「柳樹谷內的人數的確不少，如果說有十萬甲兵，那是誇大其詞，娘曾經估計過，上自敎主楊無過，下至搖旗吶喊的嘍囉，約莫在三千至四千之衆，就這樣已經够驚人的了，數遍當代武林各派，還找不出這麼一個強大的實力。」

一頓接道：「可是，雲岫，咱們娘兒三個人單勢孤，要是與四千人爲敵，豈不是飛蛾投火！」

姜雲岫道：「咱們還有些朋友，人數雖然不多，却是當今武林的頂尖人物。」

毒婆婆道：「是劍聖岑苧？神燈教已經派人去探聽他們的意圖去了，他們的確是兩個好幫手，但力量還是不够。」

姜雲岫道：「娘知不知道天火門？」

毒婆婆道：「天火門？不知道，是一個新興的門派吧？」

姜雲岫道：「不是新興的門派，不過他們從不涉足江湖。」

毒婆婆忽然精神一振道：「天火門會用火器？」

姜雲岫道：「如果不會使用火器，怎能稱爲天火門，他們的雷火彈威力無邊，不是血肉之軀所能抗拒的。」

毒婆婆道：「也能炸山？」

姜雲岫一怔道：「炸山？娘是說…」

毒婆婆道：「柳樹谷廣大深邃，地勢隱僻，是一個暗藏甲兵的好去處，只是它四壁插天，高入雲表，縱使脅插雙翼也無法進入，它的出口只有一個，具有一夫當關　萬衆沒開之勢，但問題也就出在這裏，咱們如果能够佔據出口，或是將它炸毀，然後來個籠中捉鼈，神燈教縱然有千軍萬馬也不足懼了。」

姜雲岫道：「好辦法，我想在咱們進入山西省境之前，天火門多半會派人跟咱們聯絡，到時咱們將朱師兄請來研究。」

白昭容道：「娘，妳還回不回柳樹谷去了？」

毒婆婆道：「神燈教的密探遍佈江湖，此地是他們的臥榻之旁，自然更爲嚴密，咱們娘兒三個的行動，必然逃不過他們的耳目，娘如何能够回去！」

白昭容道：「可是，娘，妳女婿希望得到楊無過與司禮太監曹吉祥二人勾通的證據……」

毒婆婆道：「這就難了，除非娘能回去。」

白昭容道：「娘，女兒跟妳去。」

毒婆婆一怔道：「妳跟我去？妳以爲柳樹谷是客棧，說來就來，說走就走！」

白昭容道：「不是嘛，娘，咱們是母女嘛，據實告訴楊無過他不會疑心的。」

毒婆婆沉吟良久，搖搖頭道：「柳樹谷人馬衆多，高手如雲，娘實在有些害怕，再說，你們曾經以武功折服飛龍寨，娘不知道楊無過是否已經獲得密報，但猜想絕對瞞他不過，如果他已經知道你們是誰，一旦問起來，叫娘如何回答？」

姜雲岫道：「這沒有甚麼，就說是娘的女兒女婿，咱們跟着娘，不是名正言順麼？」

毒婆婆道：「楊無過不是等閒人物，如果他不信任咱們……」

白昭容道：「咱們就先下手，娘只要用毒制着他還怕神燈教不乖乖的就範？」

毒婆婆道：「女兒妳太小看楊無過了，如果咱們進了柳樹谷，連楊無過的面都見不到，神燈教就向咱們動手呢？」

白昭容道：「就算如此，咱們不見得怕了他們。」

毒婆婆道：「是的，憑咱們不見得怕了他們。」

毒婆婆道：「是的，憑咱們娘兒三個的確足可一戰，不過螞蟻多了壓死象，咱們三個說甚麼也對付不了四千強人！」

姜雲岫道：「娘說的是，此事的確應該從長計議，這樣吧，咱們先到晉城，待與劍聖夫婦及朱師先會合之後再說。」

於是他們離開南陽鎮，渡黃河，經武陟，直向天井關奔去。此地是一個要隘，也是貫通晉豫二省的一條交通要道，但見雄關聳峙，山嶺巍峨，旅人至此，都會興起一股山河壯麗之感。

這天傍晚時分，姜雲岫一行三人趕到了天井關，他們落店清洗之後，就到食堂中進食。此時一股細如蚊蚋的聲音傳進耳鼓道：「師弟，我是大師兄，咱們的人已經隱伏在晉城附近，隨時都可以出動，岑大俠夫婦也來了，不過有人監視咱們所以不便相見，本晚三更請到山神廟再作詳談，出客棧向東走約莫兩里就是山神廟。」

姜雲岫舉目四掠，發現一名衣着樸素的土老頭正是大師兄朱炎所扮，遂向他點點頭，表示已經明白，朱炎立即會過賬起身離去。

姜雲岫當即悄悄告知白昭容母女，飯後各自回房歇息，待二更過後他們由後窗穿出逕奔山神廟，剛剛到廟前，兩條人影由暗影中奔去，姜雲岫舉目一瞥，原來是天火門的四弟子蕭燜帶着一名門下。

蕭燜雙拳一抱道：「參見師叔師嬸，家師及劍聖都在裏面，師叔請。」

姜雲岫點點頭，隨即與毒婆婆母女跨進廟門。

進門就是一個大殿，神座上供着一位黑臉紅袍的神祇，案上香烟繚繞，繪出一股穆肅的氣氛。轉過大殿是一個天井，兩邊都有廂房，是招待香客的所在，此時天火門的二弟子呂烈迎了上來道：「家師在廂房，師叔請進。」

姜雲岫走到廂房，在座的只有銀霞郡主，劍聖夫婦及朱炎，他們略作寒暄，並爲毒婆婆介紹之後立即討論正題。

朱炎道：「師弟下一步該怎麼走？」

姜雲岫道：「據家岳母說柳樹谷四壁排天，有前面一個出口，咱們只要控制那個山口就可以籠中捉鼈，穩操勝券了。」

朱炎道：「這沒有問題，本門以火器控制山口相信沒有人能够越雷池半步。」

笛姑道：「不行，封守山口不見得就能堵死他們。」

劍聖道：「妳是說可能別有出路？」

笛姑道：「不錯，我原先居住的玉屏谷就是這樣，除了山口咱們還有一條出谷的秘道。」

劍聖道：「這一點咱們倒是不能不防，兄弟，你說該怎麼辦？」

姜雲岫道：「娘，柳樹谷的四週是山石還是土質？」

毒婆婆略作思忖道：「只有東北角上是土質，那兒林木茂密，是存貯糧食軍械的所在，所以列爲禁地，平時戒備極爲嚴密。」

姜雲岫道：「那就不會錯了，柳樹谷出谷的秘道，必然就在東北角上，請大師兄先分配部份人手，事先找出秘道所在，然後以火器控制或是將它炸毀。」

白昭容道：「相公，你不是要獲得曹太監叛亂的證據麼？咱們何不由秘道悄悄進去？」

姜雲岫道：「好辦法，不過如此一來，守秘道口的就不能使用火器了，一旦毀



了秘道，咱們的人豈不也出不來了。」

毒婆婆道：「那就交給我吧，老婆子叫他們出來一個躺下一個，咱們的人事先服下解藥，就可萬無一失了。」

朱炎道：「好，我派本門幾名弟子跟着白前輩聽候差遣。」

銀霞郡主道：「小妹由秘道下去，負責尋找證據。」

姜雲岫道：「不必郡主冒險，只要派路峯下去就可以了。」

毒婆婆道：「那麼事不宜遲，明天咱們就開始分批行動。」

朱炎當即派四弟子蕭燜帶着四名門下，隨着毒婆婆及路峯於明晨第一批出發，其餘的仍然分散着前進，定於後天的凌晨一舉攻佔柳樹谷。

這個計劃不能算錯，可是他們却小看楊無過了，當他們衝到谷口之外時，目光所及，不禁大吃一驚。

敢情別人早已在谷口擺下強大的陣勢，正在張網以待。

這個網是由三個門派組成的，正面是射鵰世家，由該派主人雷燦領頭，夫人古如夢，長公子雷雅堂，以及該派各級高手約莫五十餘人，這是射鵰世家的精英，他們幾乎是傾巢而出。

除了這一股力量，還有西南王及鐵槍門，這兩個門派也是精英盡出，分別排列在射鵰世家的左右。

正點子一個人都沒有現身，姜雲岫等業已面臨這麼強大的壓力，按雙方的人數相較，射鵰世家等三個門派，比姜雲岫一行超過三倍之多，如若再讓谷內的敵人源而出，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因此姜雲岫向朱炎道：「大師兄。」

朱炎道：「甚麼事？師弟。」

姜雲岫道：「咱們要控制谷口，不能讓神燈教的匪徒出來……」

朱炎道：「好，這事交給我就是。」

此時他們已經到達對方丈外之處停了下來，鐵槍門主古滄海雙拳一抱道：「岑大俠，久違了，聽說岑兄燕爾新婚，兄弟應該說一聲恭喜。」

劍聖岑苧道：「不敢當，老朋友了，古掌門不必客氣。」

古滄海哈哈一笑道：「好一個老朋友，岑兄既然認爲咱們是老朋友，兄弟有幾句不當之言希望岑兄不要見怪。」

劍聖岑苧道：「不要緊古兄請說。」

古滄海道：「近聞岑兄隱居林泉，不問江湖是非，使一代劍聖的形象永植人心，此等高風亮節，實在令人欽佩……」

劍聖岑苧道：「不敢當古兄的謬讚，這只是江湖朋友的抬愛罷了。」

古滄海道：「不過岑兄交友的態度，兄弟却不敢苟同。」

劍聖岑苧道：「哦，這話怎麼說？」

古滄海道：「姓姜的勾結外寇背叛武林，岑兄與此等人交友豈不有失身份！」

劍聖岑苧道：「哦，請問古兄，姜少俠勾結外寇可有證據？他背叛武林可曾做過什麼違背道義之事？」

古滄海道：「這個……咳，兄弟只是一番善意，希望岑兄愛惜羽毛，劍聖雖是一個虛名，畢竟得來不易啊！」

劍聖岑苧道：「古兄既是如此關心在下，岑某就不能不說幾句實話了，各位久走江湖，見多識廣，莫非還瞧不出你們在做些什麼？楊無過勾結曹太監，居心叵測，這是要滅門的，聽在下的良言相勸，大海無邊，回頭是岸，各位是聰明人，應該一點即透。」他的確是在苦口婆心，以良言相勸，只是這般人早就被富貴權勢冲昏了頭，那裏會聽他的。

尤以他們全在姜雲岫的手裏栽過觔斗，仇恨縈心，也聽不進任何人的勸告。

射鵰世家主人雷燦大喝一聲：「殺子之仇不能不報，姓姜的老夫向你挑戰。」

雷燦的大弟子沙崗道：「殺鷄焉用牛刀，師父，弟子請令出戰。」

雷燦道：「好吧。」

沙崗奔到場中，摘下金筆，冷冷道：「姓姜的，沙某候教。」

姜雲岫原想親自迎戰的，但被白昭容阻止道：「相公，讓我去打發他。」她用右手挽着金闕斧，左袖飄飄向門塲奔去。

獨臂女郎白昭容是姜雲岫的妻子，殺了她也算報了一半仇，因而沙崗一言不發，金筆急吐，連續攻出兩招。射鵰門下的武功全都不俗，金筆尋經找穴，每一招都是殺着，但他金筆縱橫，連續攻出十幾招，連白昭容的衣角都無法沾到。

射鵰世家的大弟子在全力搶攻之下，竟奈何不了一個獨臂女郎，他雖是仍在着着搶攻，心頭却震駭不已。最後發覺了白昭容的弱點是少了一條左臂，左側等於是一個空門，於是他陷虛找隙，專攻白昭容的左側，立時扭轉劣勢，搶佔了上風。

白昭容原是將金闕斧鍊放出兩尺，她認爲不必佔長度上的便宜，想不到沙崗的功力如此之高，此時竟然陷入險境！

更重要的是敵衆我寡，實在不宜於纏鬥，於是她撮口一聲清嘯，彈身一躍，飛起兩丈，金闕斧左右一蕩，門塲上立即傳出一聲慘嗥。射鵰世家的大弟子無法逃避金闕斧的凌空一擊，他的胸口開了一個大洞，在鮮血狂噴中倒斃下去。

沙崗被殺，雷燦氣得紅了眼，口中大喝一聲，領先向前面衝來。

姜雲岫見敵人要以多取勝，立即向白昭容招呼道：「昭容，快回來。」

當白昭容奔回之際，天火門的少門主朱承熙道：「師叔，咱們以雷火彈向他們招呼？」

姜雲岫道：「好的。」

朱承熙舉手一揮，天火門下立即散作三面，他再度發出一聲短嘯，一塲慘烈的屠殺頓時展開。

雷火彈可使山崩地裂，自然不是血肉之軀所能承受的，在一陣震耳欲聾的巨响之中，但見烟硝瀰漫，肢體橫飛，那份威勢當得是驚心動魄。在門塲上哀聲四起的同時，朱炎也率領十名弟子搶佔了谷口，他們擲出雷火彈，使意欲出谷支援的神燈教徒傷亡不少，其餘的都被堵了回去。此時姜雲岫等在門塲及谷口都獲得決定性的勝利，射鵰世家，西南王及鐵槍門，被炸得屍體狼藉，今後的江湖之上將不會再有這三個門派了。谷中的神燈教也成了籠中之鼈，只要堵住谷口，絕對不會有一個漏網之魚。

姜雲岫向慘不忍覩的門塲瞥了一眼道

：「太慘了，想不到雷火彈的威力竟是如此的驚人！」

白昭容道：「我不殺人，人就殺我，這般人參加叛亂集團原就是自尋死路，這可不能怪咱們，不要管這些了，相公，我担心娘，咱們上山去瞧瞧。」

姜雲岫點點頭，正要與白昭容覓路上山，只見一行人向他們奔來。

領頭的是毒婆婆，天火門五名弟子一個不少，路峯也跟在一起，他搜集證據的工作，必然已經獲得成功。還有二十七名俘虜，也被他們一起帶來。

白昭容奔上前去，道：「娘，妳成功了，咱們正要上山去瞧瞧呢。」

毒婆婆微微一笑道：「咱們的運氣不錯，請到了幾位官大人。」

路峯向銀霞郡主及姜雲岫抱拳一禮道：「屬下幸不辱命，不過如非他們認爲柳樹谷是天險，防守上過於大意，屬下就不會這麼順利了。」

銀霞郡主認得其中一人是司禮太監曹吉祥的兒子，現爲昭武伯的曹欽，不禁大爲駭異道：「這眞是令人夢想不到，堂堂朝中大員，居然跑到強盜窩裏來了。」

曹欽沒說甚麼，只是臉色難看以極。

路峯道：「還有這些人郡主都不認識吧，他們是錦衣衛的指揮使楊月和，千戶史從龍，章立本，以及神燈教的兩大堂主四大護法，其餘也都是神燈教的精英。」

銀霞郡主啊了一聲道：「好得很，你是怎麼擒到他們的？」

路峯苦笑一聲道：「屬下那有這份能耐，都是毒婆婆前輩的功勞，她老人家在秘道出口佈上奇毒，這般人原想抄到咱們後方對咱們夾攻的，碰上奇毒他們只有俯首就擒了。」

姜雲岫道：「好，咱們擒到了這般人，不怕曹氏父子不接受國法裁制，只是，娘，那秘道出口還要加一點防備。」

毒婆婆道：「秘道出口已經被咱們破壞，楊無過此時當眞變成甕中之鼈了。」

姜雲岫道：「如此甚好，咱們走。」

銀霞郡主道：「大哥殺進谷裏去？」

姜雲岫道：「谷裏只剩下一個楊無過以及神燈教的少數死黨，咱們殺進去自然可以手到擒來，不過還有三千多名嘍囉，都是無知的盲從者，一旦血戰展開，難免玉石俱焚，所以我想先到谷口招降，看情形再作打算。」

銀霞郡主道：「好吧。」

他們登上谷口的山脊之上，姜雲岫先發出一縷長嘯，再貫注內力呼叫楊無過答話。楊無過來了，當他瞧到曹欽及他的兒子楊月和已經落入對方的手中，知道大事已去，他二話不說，就自碎天靈蓋而死。

樹倒猢猻散，三千多名嘍囉也豎起了白旗。此間的善後並不難　柳樹谷交給地方官處理，一千人犯由當地官兵協助路峯押解進京，難的是銀霞郡主，她竟然要放棄榮華富貴，跟隨姜雲岫歸隱林泉，經過姜雲岫百般勸慰，並答允日後到京師去看她，才依依不捨的洒淚而別。

現在陰霾盡除，江湖已平靜無波，姜雲岫別過劍聖夫婦及天火門，帶着岳母及妻子，仍然僕僕於江湖道上，因爲他還要找他的幾位義兄及愛子。

（全文完）

98-04-43-04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號：13165

收款人名戶：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填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中心局郵戳

經辦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
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模）保管五年（瀛光）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帳號：13165

收款人名戶：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填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經辦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一、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二、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填寫但請勿撕開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 秋月冷寒星

仲君平・文
可飛・圖

## 山雨風滿樓　談笑能却敵

冷天星進入廳中，微微拱手道：「見過各位堂主！」

併排的九張座椅之上，第一張與第三張都空在那裏，冷天星心中瞭然，那兩張座椅一張是總護法追魂閻羅時子孤，一張是內三堂司禮堂主石不歸，兩人昨日已死於冷天星之手，座椅自然也空了出來。

使他心頭氣血激動的却是在第六張椅子上的外五堂幽冥堂堂主公孫厲，這是他母親被戮的仇兇，昨日之戰中，因怕露出馬脚，沒敢明目張胆向他挑戰，但一見之下，却不由怒氣滿胸。

在座之人雖然對冷天星皆有怒意，但碍於代教主之命，只好微微欠身還禮，同聲道：「申舵主客氣了！」

冷天星並不多言，與小神手顧自在擺好的兩張座椅上坐了下來。

一名侍婢依例慢聲叫道：「各位可有稟陳之事？」

廳內廳外一片靜肅，沒有一人應聲，昨日雖然總壇中發生了一件大事，但所有之人都在看着代教主如何處理，沒有一人敢於陳述己見！

因爲他們明白，代教主的個性剛強，獨裁專斷，在代教主之前，比在教主之前還要使人戰戰兢兢，心生凜懼。

白菱秋面罩輕紗，靜靜坐了一會，把廳內廳外俯首鵠立的教徒看了一眼，万才輕啓朱唇，道：「帶漠北舵主申一飛　與護法張長弓！」

廳外數名教徒齊聲朗應，轉身而去。

不久，在四名教徒前導下，冷天星與小神手仍然穿着昨日服飾，隨後走到了聚義廳前。

冷天星大步當先，在廳門之前躬身一禮道：「屬下漠北分舵主申一飛，參見代教主，並請教主金安！」

白菱秋輕輕一揮手：「入廳賜坐！」

冷天星連忙躬身說道：「謝代教主恩典！」

帶領小神手走入了聚義廳中。

數名司僕役職務的一花教徒早已擺好兩張座椅，擺於代教主高大的座椅之前。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冷天星跟小神手去到陰靈教總壇，見演武廳正在選拔人材，他趁機參加，將白骨堂主公羊弼打傷，再向內三堂堂主石不歸挑戰，又將石不歸侮辱一番，石不歸羞慚自殺而死，跟着又向總護法「追魂閻羅」時子孤挑戰，務將這些惡魔殺絕，二人比武，冷天星雖將時子孤殺死，但自己也中毒，演武廳上的代教主是教主陰司無常史老頭的獨生女兒史紫娘——白菱秋冒充，將他帶入內院迅速救治，並說出她是秋風秋雲二山莊僅存的遺孤。冷天星才知道自己的命運和她一樣，二人併肩合作，潛入陰靈教總壇內，計劃報仇……

白菱秋眸光輕輕轉了一轉，道：「昨日比武較技中總護法與司禮堂主不幸殞命，本座甚感戚然，但當此風雲險惡之際，如此重要職位不可一日無人……」微微一頓，道：「對遞補人選之事，不知諸位有何高見？」

廳內廳外沉寂無聲，誰也不敢陳述己見。

白菱秋靜待移時，道：「漠北分舵主武功高強，力挫總護法，實爲武林難得之才，總護法遺職即由申舵主遞補，不知各位可有異見！」

內三堂中的刑堂與巡管堂主相視一眼，雙雙起立，反身朝上齊施一禮，肅聲稟道：「下座等有幾句不當之言，尚望代教主垂聽！」

白菱秋柳眉微鎖道：「兩位有話儘管

明講！」

巡管堂主祁胡云首先躬身道：「申舵主武功過人，確然足當總護法大任，但彼原本漠北分舵舵主，一躍而爲總壇總護法，未免資望不足，難孚衆望，故而……」

白菱秋冷冷的哼了一聲，截斷他的話道：「眼下本教正在力圖霸業之時，自當以武功高低爲主，申舵主武功高於諸位，自當畀以總護法之重任……」聲調一沉，道：「諸位若仍有不服之心，不妨當場再行比試！」

兩位內三堂堂主互視一眼，同聲道：「請恕下座妄言！」相偕坐了下去。

冷天星唇角隱含冷笑，趨向座前一禮道：「多謝代教主拔擢之恩！」

白菱秋素手輕揮，道：「強將手下無弱兵，內三堂司禮堂堂主之缺，就由漠北分舵護法張長弓遞補，希善體本座拔擢之心！……」

小神手方欲起立謝恩，却見內三堂中僅餘的兩位堂主，又同時站了起來，神情激動的道：「屬下斗胆，請代教主收回成命！」

白菱秋眸光一凜，道：「爲什麽？」

兩人同聲道：「申舵主就任總護法，屬下不敢再行妄言，但張長弓以一分舵護法，躍升爲內三堂堂主，實在於理未合！何況他並未參加比武較技，難定武功高下，此令一出如何使本教所有教徒心服？」

白菱秋哼了一聲喝道：「袁堂主！」

刑堂堂主忙道：「屬下在！」

白菱秋冷冷一笑道：「爾身爲本教刑堂堂主，對本教刑律大約總該知道得十分熟稔吧！」

刑堂堂主袁憶遠肅聲道：「下座職責所在，自是十分熟稔！」

白菱秋應聲道：「抗命不遵與以下犯上，該當何罪？」

刑堂堂主袁憶遠遍身抖索道：「死無赦！」

白菱秋眸光四外一掠，又道：「教主遠出，本座暫攝教主大位，是否可與教主地位相等？」

袁憶遠忙道：「自然一樣！」

白菱秋怒道：「你們兩人身爲內三堂堂主，自恃功高位尊，對本座就如此藐視了麽？」

刑堂堂主、巡管堂堂主，兩人同時大驚失色，連忙離座而起，噗通一聲，跪了下去，叩首觸地道：「下座不敢，下座不敢！……」

白菱秋冷笑道：「既說不敢，爲何迭次拒本座之命，對本座業已宣佈之事，橫加梗阻，豈非抗命犯上？」

兩人面色如土，連聲求道：「下座該死，請代教主恕罪！」

白菱秋忖思移時，聲調冷凜的道：「姑念爾等是家父舊屬，免去死罪……」聲調一沉，道：「但如不稍加懲罰，只恐此後無以服衆，爾兩人可各自斷去一指，以儆效尤！」

兩人不敢抗辯，連忙齊聲叩首道：「謝代教主隆恩！」

立即各自掏出腰間匕首，輕輕一揮，將左手上的小指齊根削去，一時鮮血斑斑，洒得滿廳皆是。

白菱秋面色微變道：「我曾派侍婢傳訊於你，要你設法看住祁胡云，袁憶遠二人，那侍婢可曾會着你了？」

冷天星怔了一怔，說道：「沒有見到啊？」

白菱秋微微頓足道：「這就糟了！那侍婢一直不曾回來！」

冷天星皺眉道：「在陰靈教總壇之內，難道她還會失了踪麽？」

白菱秋雙眉深鎖道：「糟的是袁憶遠祁胡雲這兩個老狗也失了踪跡，方才我曾三次下令傳見，都沒傳到這兩個老狗！」

冷天星困惑的道：「難道妳那侍婢是被他們兩人擄刼而逃了麽？」

白菱秋苦笑道：「依理判斷，他們沒有這麽大的胆子，但只恐他倆對你我都已起了疑心，或是看出了破綻，將那侍婢擄走，去了客卿貴館。」

冷天星道：「姑娘是怕那十二位客卿干預此事麽？」

白菱秋頷首道：「倘若眞的如此，必然立時就有天大的麻煩……」頓足一嘆，道：「聰明反被聰明誤，這是我弄巧成拙了！」

冷天星皺眉說道：「姑娘能否說得詳細一些，十二客卿諒來不過是客人地位，姑娘是堂堂正正的代理教主，他們又能如何？」

白菱秋搖頭嘆道：「事情並不如此簡單，這十二個老魔都是陰司無常史去惡的江湖舊交，個個倚老賣老態度蠻橫……」

忽然，一陣急遽的脚步聲奔到了護法堂大門之外，輕聲向守衛之人問道：「代教主可曾駕臨此地？」

只聽那守門之人道：「正在護法堂內與新任總護法計議大事……可要通稟？」

只聽那人道：「不必了，下座要闖關叩見！」

隨之一陣急急脚步聲奔了過來。

白菱秋柳眉深鎖，迎到堂前喝道：「有何急事？」

那人已到堂前，連忙跪了下去，說道：「首座客卿天山鬼叟上官老前輩要晉見代教主，已到內院客堂，下座奉令急請教主！」

白菱秋忙道：「速去回覆上官俠士，就說本座即刻便到！」

那人恭應一聲，轉身而去。

白菱秋急向冷天星道：「禍事已起，只怕這事不易應付了！」微微一頓，道：「小神手已被我暗暗派去丐帮，倘若聽得此間有變，當不致再自投羅網，至於岳曉秋與兩位令友，則早在今日凌晨，已由我設法放出陰靈教去了。」

冷天星忙道：「那就多謝姑娘了。」

白菱秋說道：「我之所以要向你提及這些，無非想使你安心與我應付眼下的局面……」

壓低了聲音叫道：「現在隨我快去內院客堂！」

冷天星頷首示意，相偕欲出。

忽然……

一個陰冷的聲音傳了過來，道：「老朽不敢啓動代教主大駕，已經自己趕過來了。」

白菱秋連忙含笑檢衽道：「世伯說那裏話來，姪女有欠問候，尚請世伯恕罪……世伯深夜駕臨，不知有何教諭？」

冷天星冷眼看去，只見來者是一個瘦小精悍的老兒，雙目奇小，有如一雙鼠眼，但却炯炯有光，類若兩支利箭，由沉穩的步履，輕靈的動作看來，分明是一位內外兼修的絕頂高手。

那瘦小的老兒大步入廳，呵呵一笑道：「代教主此言是客套之話，還是衷心之言？」

白菱秋雙眉微鎖道：「以家父與世伯的交情，姪女自當對世伯奉爲長輩！」

這話答復得甚爲圓滑。

那瘦小的老兒兩隻鼠眼滴溜一轉道：「那麽老朽就要倚老賣老了……」

聲調一沉道：「聽說昨今兩天，總壇中發生了若干大事，賢姪女却無一言向十二客卿說上一說，又那裏是把老朽等奉爲長輩！」

白菱秋淡淡一笑道：「原來世伯是怪罪而來……在本教來說，昨今兩天確然是發生了一些事故，不過……」微微一頓，又道：「若因此驚動十二客卿，就未免小題大做了！」

那瘦小的老兒鬍子一翹，說道：「當年令尊把老朽等邀請出山，爲的是顧問教中大計，如今，令尊因事遠出，賢姪女一登代教主大位，就把老朽等拋却不顧，未免……」

白菱秋格格嬌笑道：「家父遠出離教之時，也曾向姪女嚴囑，如遇強敵寇境，或教中有任何禍變之時，須與十二客卿磋商應付之策，但昨今兩日不過是屬下人事上的一些更迭，與兩名教徒因比武傷亡而已，這些小事，姪女尚有能力處理，自然不必向各位世伯叔請教……」

那瘦小的老兒目光忽然轉到冷天星臉上電芒似的一掃道：「此位是誰？」

白菱秋忙道：「這就是本教新任總護法申一飛……」眸光一轉，喝道：「還不快些拜見首座客卿天山鬼叟上官前輩！」

冷天星只好耐着性子雙拳一拱道：「見過上官老俠士！」

原來那老兒就是天山鬼叟上官明，大剌剌的哼了一聲道：「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看來我們這些老古董是註定完了！」

眼光一凜，忽的沉聲喝道：「你潛入陰靈教，竊取護法之位，企圖何在？」

冷天星怔了一怔，冷笑道：「本座不解上官俠士之意！」

上官明大喝一聲，道：「就算你們教主在此，也該謙稱一聲小弟，憑你一個總護法，也敢在老朽面前自稱本座……呵呵……太驕狂了！」

冷天星也微怒道：「本座充任總護法也是受聘而充此位，不管上官老俠士與敝教主關係如何，本座稱呼上並無錯誤！」

上官明雖然大怒，但表面上却不動聲色，聞言冷聲一笑，說道：「很好，老朽橫行一世，如今居然在陰靈教中遇上對手了……」

白菱秋忙喝道：「在上官老俠士面前怎可如此無禮，還不快些謝罪！」

上官明呵呵冷笑道：「不必了，老朽還帶了幾個人來，不妨一併向賢姪女與這位申總護法請教一下……」說話之間，回手向外一揮道：「你們可以進來了！」

只見人影幢幢，一行人奔了進來。

白菱秋與冷天星乍見之下，不由俱皆愕然一怔。

原來進來之人爲首的竟是各自斷去了一指的刑堂堂主袁憶遠，巡管堂堂主祁明云，在兩人挾持之中，則是那個爲冷天星傳訊而失了踪跡的侍婢，只見她鬢髮散亂，面容慘淡，全身衣服七裂八綻，遍體傷痕纍纍，分明已用過不少嚴刑，在兩人之後，則踱進了另外的十一位客卿。

白菱秋面色一沉，向祁、袁兩名堂主喝道：「你們兩人這是何意，是因本座施以懲罰，心生怨懟，要造反了麽？」

祁、袁兩人毫無畏懼之色冷笑不語。

上官明代答道：「老朽如今要先向賢侄女詢問一事，賢侄女爲何要派這丫頭傳諭新任總護法，監視他們兩人的行動？」

白菱秋從容一笑道：「這不過爲了侄女曾懲罰了他們一下，爲了恐怕他們心生怨懟，圖謀不軌，才傳諭總護法，注意兩人，區區小事，如使世伯見疑，就未免太小題大做了！」

上官明神秘的一笑道：「在陰靈教中，縱然他們脅生雙翅，沒有賢侄女的令牌也難以走出大門，賢侄女這一措施，也未免太小題大做了一些……」微微一頓，又道：「賢侄女此種措施，只有一個原因，怕他們潛入客館向老朽等訴說！」

白菱秋坦然一笑道：「世伯硬要如此說法，那也是沒有辦法之事，但侄女受家父之命代理教主，這些區區小事，還有權

隨意支配！」

上官明忽而呵呵大笑道：「不錯，單是這些小事，也不值得老朽等親身到來，因爲除此而外，還有一件大不平凡之事，不知賢侄女又有何言解說？」

白菱秋怔了一怔，道：「不知世伯所指何事？」

上官明微笑不語，却驀然上前，探手出指，向在祁、袁兩位堂主挾持之下的侍婢臉上揭去。

那侍婢鬢髮凌亂，遍體傷痕纍纍，顯然已受過一場酷刑　此刻被挾在祁胡云與袁憶遠兩位內三堂的堂主手臂中，那裏有閃避掙扎的餘地，但聽嗤的一聲，那侍婢的人皮面具已被整個的扯了下來。

這變故來得太突然了，冷天星愕然一怔，連忙暗暗手握劍柄，功運全身，隨時準備出手應變。

天山鬼叟上官明面色一沉，寒聲笑道：「賢姪女，這事該怎樣解釋？」

白菱秋雖驚不亂，也是面色一沉，逼近一步，皺眉喝道：「春紅，妳好大的胆子，竟敢改顏易容，混到本座身邊數年之久，快說出妳的企圖何在？」

天山鬼叟上官明，初時也是一怔，但旋即呵呵大笑，呵口道：「賢姪女，老朽可否請問幾句？」

白菱秋坦然應道：「世伯有話儘管請問，小姪女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上官明冷笑道：「這丫頭跟賢姪女幾年了？」

白菱秋側頭忖思了一下道：「她是爹爹去西凉時帶回來送我的，算起來應該是四年多了！」

上官明雙目炯炯的道：「她來時是否就是這付面目？」

白菱秋頷首道：「不錯。」

上官明哈哈一笑道：「這丫頭一直隨身侍候賢姪女麽？」

白菱秋又坦然點頭道：「不錯。」

上官明目光陰驚的瞪了白菱秋一眼，冷笑道：「這丫頭看年齡最多十八九歲，四年多前，不過十三四歲，有甚麽理由要掩去本來的面目？何況四年多來，難道說她的面貌，就一直沒有變化，以賢姪女的聰明才智，能够代理令尊的教主大位，却不能查出一個隨身侍婢的陰謀詭計，被她蒙混了四五年之久，那是令人萬難相信之事！」

白菱秋面色一沉道：「依世伯看來，又該當做何解釋？」

上官明兩隻三角眼一翻，仰天冷笑道：「老朽是在問妳！」

白菱秋秀眸一揚，道：「不用世伯關心，小姪女也要把這查個水落石出……世伯可有這侍婢的口供？」

上官明哼了一聲道：「這丫頭頑強得很，一直堅持不吐實，不過……」

目光森冷的掃了白菱秋一眼，陰陰的道：「縱使她不肯明說，這事也有了八分結果！」

白菱秋沉凝的道：「甚麽結果，還請世伯明講！」

上官明怔了一怔，吶吶道：「這……這就要聽賢姪女對此事如何解釋了。」

白菱秋忽的面色一寒道：「要聽小姪女的解釋，也要等小姪女把這侍婢改顏易容的內情訊明之後……」接着沉聲喝道：「來人！把這丫頭押入水牢！」

門外響起一串暴喏，四名雙花教徒應聲而至。

但另外的十一名客卿一字兒擱在門內，並無讓路之意，以致四名教徒只好站在十一客卿之外，等候進一步的諭示。

白菱秋沉着臉道：「各位世伯這是何意？」

上官明傲然道：「老朽等受令尊重託，教中發生了這等事故，不能束手不問，否則豈不有負與令尊數十年篤厚交誼！」

白菱秋冷笑：「小姪女受命代理教主，對教中大小事故有全權處理，如今世伯橫加梗阻，就使小姪女處處爲難了……」

眸光憤然一轉，接下去道：「此外，請恕小姪女說句拂違諸位世伯之言，諸位世伯雖與家父交誼篤厚，但在陰靈教中究屬客卿之位，以世伯等眼下的行動，未免太過份了一些！」

上官明老臉變色，重重的哼了一聲道：「怎麽，妳是在教訓老朽麽？」

白菱秋冷笑道：「小姪女不敢，不過，世伯既然把此事看得如此嚴重，看來就只好等家父回返總壇之後才能適當的處理了！」

上官明鬍子一翹道：「不瞞妳說，老朽等早已發出十萬火急的飛羽傳書，促請令尊即刻回壇，依距離、時間推算，大約明日黃昏當可抵達！」

白菱秋微微震了一震，道：「多謝世伯對本教的關切，在家父回壇之前，不知世伯等欲要怎樣干預此事……這丫頭不能交我審問麽？」

上官明沉聲道：「賢姪女欲要審問，何不就當着老朽等人之面，難道還怕老朽等聽去麽？」

白菱秋略一沉忖道：「也好，明日辰時在刑堂訊問此婢，屆時就請諸位世伯蒞臨監看！」

上官明道：「如此重大之事，何不連夜審理？」

白菱秋從容一笑道：「在審訊之前，我要先查證一些此婢跟我之後的大小事故，屆時才可以擊破她的狡辯！」

上官明雙目陰陰一轉，笑道：「既是如此，老朽不便再多說甚麽，不過，此事也許牽連甚廣，在令尊返回總壇之前，似乎還應該增加一些戒備……一來免於外敵入侵措手不及，二來，免於叛逆之徒逃之夭夭！」

白菱秋忙道：「世伯指教的極是，小姪女即刻下令封閉所有內外門戶，暫禁教徒出入，每道門戶通路均改派十六名雙花教徒把守，並增加游動巡查之人！」

上官明頷首說道：「這樣很好，老朽等既然忝爲客卿，遇到教中發生變故，又值令尊不在之際，義不容辭，也要一盡棉薄……」

目光向另外的十一位客卿掃了一眼，道：「自此刻起，四道外門由十二客卿中每門駐守二人，不知賢姪女以爲如何？」

白菱秋坦然一笑道：「既勞動諸位世伯，那就更萬無一失了……」話鋒一轉，道：「在此事澄清之前，我絕不對祁、袁兩位堂主未返總壇之前，我等一時之間倒不便採取任何行動，眼下說不得諸位辛苦一下，分批輪班守住四處外門，不放任何人出入，那丫頭雖鬼，大約也逃不出咱們這幾根老骨頭的手掌心去。」

十一客卿沉肅無言，他們也都知道遇上了一個棘手的問題。

上官明目光一轉，向依然雙雙挾持着那侍婢的祁、袁兩位堂主道：「今夜就委屈兩位暫住客卿館內，以免那丫頭找你們的麻煩，陰靈教中有老朽等在此，一定能給你們爭一個公道回來。」

祁、袁兩人連忙躬身俯首道：「晚輩多謝各位前輩的照拂！」

於是十二客卿各自走散，其中四人分別奔向四處外門，另外五人帶領祁、袁兩位堂主轉回客卿館。

上官明與另兩位客卿在交頭接耳，輕輕低語一番之後，忽然有如幽靈鬼魅一般，縱身閃起，向黑暗中飄去，一閃之間，杳無踪跡。

冷天星大步進出護法堂，見後面無人追來，心頭一寬，從從容容向聚義廳的方向走去。

值更頭領不敢怠慢，一一施禮聽命。

冷天星當眞執行起了陰靈教總護法的職務，廣召屬下，一一吩咐，除了將各處門戶道路各派十六名雙花教徒護守之外，並加強各處巡查，均由教中高手担任，冷天星則總管巡查各處。

二更之後。

冷天星各處巡查一週，發現除開四處外門均有一位客卿協助把守之外，一切並



堂二堂主採取其他處置辦法，至於這侍婢，也由兩人負責看押，明日辰時之前解入刑堂！」

祁胡雲、袁憶遠兩人暗暗投注了上官明一眼，見他投給自己的一副應許的神色，方才躬身道：「下座遵命！」

白菱秋面含微笑，眸光無邪的一掃衆人，道：「夜色已深，爲了這叛逆侍婢之事，我還要回後院查證一些舊事，諸位前輩也請客館歇息了！」

上官明側身一閃，道：「賢姪女儘管請便！」

白菱秋姍姍的走了幾步，忽然沉聲喊道：「申總護法！」

冷天星忙道：「下座在！」

白菱秋沉聲吩咐道：「雖然你甫行授職，但本教也許就要面臨一次重大的變故，說不得要你辛苦一些，負責今夜巡查調度之責！」

冷天星忙道：「下座遵諭！」

白菱秋姍姍的從容，在十二客卿炯炯的目光逼視下，一步步慢慢離去，走出了護法堂之外。

冷天星待白菱秋去後，雙拳微拱，也向廳外走去。

但當他甫行走到大廳門口之時，却聽首座客卿上官明冷哼一聲道：「慢走！」

冷天星收住脚步，頭也不回的道：「尊駕有何指教？」

上官明哼了一聲道：「你的架子倒着實不小，老朽有幾句話問你，希望你能據實答覆！」

冷天星也冷冷哼了一聲道：「抱歉得很，在下不想答覆你任何問題！」

上官明一個橡皮釘了碰得怔了一怔，老臉鐵青，雙肩幌動，攔住了冷天星的去路，陰陰的說道：「爲甚麽？瞧不起老夫麽？」

冷天星無動於衷的道：「在下已就任總護法，在陰靈教中除了教主外，在下不需回答任何人的詢問！」

上官明怒極反笑道：「瞧不出你年紀輕輕，倒還有幾根硬骨頭……」聲調一沉，喝道：「你總該已經知道老夫的身份了吧，你們代教主在老夫等人的面前，尚且以晚輩自居，料不到你却敢這樣托大！快說你師承何人？」

冷天星朗然一笑，反問道：「尊駕可知陰靈教中教規如何規定麽？」

上官明怒道：「你問這些做甚？」

冷天星笑道：「不知其中有無規定總護法不答覆客卿查詢時該犯何律？」

這自然是他譏諷上官明之言，此言一出，不但上官明怒不可遏，另外的十一客卿也齊都大怒，個個衣袂鼓漲，緩步前逼，均有出手一搏之意。

冷天星微笑不語，頭也不回，冷傲得實在可以！

上官明面色一連數變，但最後却示意十一客卿保持冷靜，恬不在意的淡然一笑，道：「申總護法如此無畏無懼，老夫算服了你了。」

這似是激賞誇讚之言，說話之間，輕輕一掌，向他肩頭拍來。

這一掌表面上看起來也是完全善意的，實際上他却用上了九成眞力，以他的功力造詣而言，這一掌足以將一座石碑擊成粉碎。

冷天星早已全神戒備，當下却故做不知不覺，暗暗運力反彈。

上官明見他毫無知覺，心頭暗忖：可憐你這娃兒雖有幾根傲骨，却毫無江湖經驗，這一着大約你要死定了。

殊料就當他掌力將要拍到冷天星肩頭之際，却驀覺一股反震之力突然有如黃河潰堤一般一下子反湧了上來。

這一着委實大出他意料之　只覺拍下去的力道悉數反彈了回來，登時半身酸麻疼痛如折。

冷天星則微微一笑道：「在下奉代教主之命，尚要巡查總壇各處，失陪了。」

說話之間，大步走去！

另外的十一客卿，尚未看出究竟發生了甚麽變故，及見冷天星昂然走去，不由大感不解，齊都以詢問的目光向上官明看去。

上官明老臉泛紅，長吁一聲，道：「這娃兒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神秘人物，老朽可以斷言，他絕非漠北分舵的舵主，以他的功力而言，與老朽當在伯仲之間。」

十一客卿齊都大驚失色。

以一個年未弱冠的少年，竟能與成名武林多年的天山鬼叟上官明平分秋色，這實在太不可思議了。

儘管冷天星曾經連敗二堂主，擊斃總護法，但在十二客卿眼中，還沒怎樣放在心上，此刻聽得上官明之言，方才眞正的引起了驚奇之心。

上官明忖思良久，徐徐的道：「史教

無異狀，客卿館之內燈火輝煌，但却處處門窻緊閉　倒是窺探不出內中眞實情形。

冷天星並無意窺探下去，他心中有數，那上官明不但看出了自己絕非眞正的漠北分舵舵主申一飛，甚至看出了白菱秋也是問題人物。

他們之所以不立即發作，以許是另有詭計，也許要到明日審訊那丫頭之時，或者是等陰司無常史去惡歸來之後。

忖思之間，旋身折返聚義廳，欲圖伺機設法與白菱秋碰面連繫。

忽然，一條黑影由數丈外一掠而過，由鬼祟的行徑看來，絕非受冷天星指派的巡查總壇之人。

那黑影撲去的方向，正是護法堂的所在。

冷天星由牙縫中迸出一絲冷笑，身形鶻起，相繼撲了過去。

那黑影輕功身法比冷天星遜色得多，是以冷天星可以從從容容隨在他身後三丈之內而不致被他發覺。

護法堂不過二十餘丈距離，眨眼即到，那黑影果然直撲而入。

就當他撲入護法堂　被大廳中輝煌的燈火一耀之際　冷天星已看清了他的身份，一時心頭熱血沸騰　有一種又悲又喜之感。

原來那人竟是幽冥堂堂主公孫厲。

冷天星初入陰靈教　早已看到了他的仇人，爲了避免受到懷疑，方才故意不與他發生衝突，此刻在陰靈教中事跡即將敗露，如今仇家見面，如何肯於輕輕放過。

公孫厲並不知道有人跟踪背後，躍入護法堂中之後，即刻悄悄搜檢各處，原來他同樣的懷疑上了冷天星　意圖找出一些證據，在陰靈教中立上一次大功。

正在他搜查得忘形之時，忽聽背後一個冷如寒冰的聲音，輕輕的喝道：「公孫厲！」

公孫厲大驚失色，轉身看時，果然正是新任總護法，一時不由面色慘白，體軀抖索不已。

冷天星咬牙道：「你做甚麼來了？」

公孫厲連忙俯下身去道：「屬下……」

屬下了半天却沒屬下出個所以然來。

冷天星忽而温柔的一笑道：「不必害怕，本座也正要找你！」

公孫厲神色略定，吁了一口長氣道：「屬下敬候諭示。」

冷天星笑道：「在外五堂之中，本座看出你是第一能手，正要與你商議一件重大之事，彼此深交一談。」

公孫厲登時滿臉堆滿了笑意，諂媚的道：「那是總護法瞧得起屬下……」

聲調壓得低低的接下去道：「陰靈教中，屬下最是熟稔不過，不論總護法有何吩咐，屬下都能設法辦到　一定不負總護法的期望！」

冷天星滿意的一笑，說道：「那好極了！……」

聲調一沉，吩咐道：「關閉門窻。」

公孫厲怔了一怔，但却不敢違拗，只好懷着滿腹困惑，把護法堂大廳中所有的門窻關牢上門。

冷天星又淡淡笑道：「熄去燈火！」

公孫厲兩道殘眉一皺，忍不住吶吶的道：「總護法是……是否要安歇了，下座……也該告辭……」

冷天星笑道：「閉門熄燈，正適合你我兩人促膝長談！」

公孫厲面部的陰霾頓消，連聲謝道：「總護法如此提携，下座遵命……」

眨眼間大廳中十餘支兒臂粗細的巨燭俱皆熄去。

冷天星高踞上首而坐，望了奴顏婢膝，諂笑俯首的公孫厲一會！忽然聲調一沉，冷峻無比的喝道：「跪下！」

公孫厲大感意外，全身像觸電般的一震，道：「屬下……做……做……錯了事麽？……」

冷天星更加冷峻的喝道：「是否還要本座二次下令？」

公孫厲面如淡金，吶吶的道：「下座遵命。」

身子一矮，果眞跪了下去。

冷天星悠悠的太息了一聲，道：「公孫厲，抬起頭來，看看你可認識本座的本來面目？」

說話之間，輕輕在面上抹上了一層易容之藥。

公孫厲聞言大驚連忙依言抬頭看去。

大廳中燭火雖熄，但院中仍然燈火輝煌，藉着院中照入窻內的光輝，他可以清楚的看到冷天星的一切。

只見冷天星面色大變，黑紫的面色忽然漸漸褪去，現出了本來的白皙之色。

公孫厲心頭大駭，吶吶的叫道：「您……您……」

那像貌他覺得極熟，但又一時想不起他是誰來，是以您了半天，仍然張口結舌，說不出所以然來。

冷天星森然一笑道：「怎麽，不認識了麽？」

公孫厲苦笑點頭道：「下座只覺得十分面熟，却想不起是在何處會過了……」

冷天星哈哈一笑道：「本座可以再提醒你一些記憶，可還記得近三年之前，江湖中爭奪去九重天的路綫圖之事？……」

說話之間，又輕輕在面部抹上了一層易容之藥，只見他頃刻之間，面部又恢復了先前的黑中透紫之色。

公孫厲立制着心頭的惶惑驚駭，用手輕敲前額，忖思着道：「那圖是否眞有，現在又成了江湖中的一件秘密，因爲傳說儘管傳說，却誰都沒見過有那麽一張圖……啊？……」

忽然，他若有所悟的大叫道：「您……您是楓江……世……家……冷……」

冷天星笑道：「畢竟你想起來了！……」聲調一沉，喝道：「可記得蘆花渡的往事？」

公孫厲早已面無人色，吶吶的說道：「上座饒命……上座饒命……當年……當年……」

目光骨碌四轉，顯欲伺機而逃！

冷天星咬牙冷笑道：「公孫厲，今天我把眞實面目相示，不過想叫你做個明白鬼，你自己想想看，能不能逃得出我的手去？」

公孫厲長歎一聲，突然舉手揚掌，就向自己天靈之上拍去，他已清楚的知道，



冷天星絕不會饒他性命，眼下唯一希望的是死得爽快一些！

但掌力即將拍上天靈之際，却驀然覺得一縷凉凉的指風突然襲至，週身數處要穴即刻爲之閉了起來！

於是，他變成了個難以移動一分一毫的木偶。

但他能看能聽，却不能喊叫移動。

冷天星鋼牙咬得格格有聲，沉聲喝道：「爲了一張莫須有的甚麽鬼圖，幾乎半個武林的正邪人物殺害我楓江世家閤家之人，這些仇家之中又以陰靈教仇恨最深，陰靈教中，却又數着你是第一惡人，公孫厲，你可記得如何殺害我那母親？」

公孫厲眼珠骨碌連轉，看得出是一副求饒之色。

冷天星怒哼一聲又道：「此外，你還有該死的大罪一樁，在桐柏山的九重天關之前，你殺死了我的恩人義友三手神君，你大約也不會忘記吧？」

公孫厲被閉了穴道，說不出話來，只有眼珠骨碌亂轉，但由他眼神之中，也可以看得出他的驚駭之情！

冷天星並不管他在想甚麽，驀然五指輕出，向他右肩上捏去！

但聽一陣骨裂筋斷之聲，公孫厲一隻右肩已被捏成粉碎，只見他豆大的汗珠滾滾而下，一副痛苦莫名之狀！

但由於穴道被閉　却仍然一絲聲音也喊不出來！

冷天星像突然變成了一個世上最殘暴的人物，五指如鈎，又向他左肩之上抓了下去！

只聽又是同樣的一陣骨裂筋斷之聲，公孫厲痛苦得汗流如瀋，耳目口鼻，都有變形扭曲起來！

冷天星並不理會他的痛苦，又由袖中取出一個紅紙小包，慢慢打了開來，咬牙一笑道：「公孫厲，看見了麽，這是一包蝕肉化骨之藥，不過，它仍然要帶給你一份最大的痛苦　因爲我要先從你雙脚蝕起，而且用上最少的藥量，使你像被刀切一般，自雙腿向上，一點一點的把你化成一灘清水，等化到心肌之時，方才能使你消除痛苦，一命嗚呼！」

說話之間，將那紅紙小包中的藥粉輕輕彈出少許，分別撒在了公孫厲的雙足之上。

說也奇怪，那藥末一經撒上，登時化成了幾點水珠，迅速的浸入了公孫厲的鞋襪之內！

公孫厲原來跪伏在地，此刻只見他整個身子猛烈的一震　迸然摔倒於地，但穴道未解，仍然喊不出一點聲音！

只見他雙足之上果然起了變化。

先是鞋襪蝕穿　而後是他的雙足骨肉，盡皆化成一點一點的清水　滲入了乾燥的地下！

公孫厲身子像觸電一般，抖動不停，頭顱碰得地上咚咚有聲！

但那藥液果然似是因爲用得太少，蝕化得十分緩慢，至少費了頓飯之後，方才化至胸腹！

只見公孫厲半截身子突然一震，雙目緊閉，一命嗚呼。

冷天星默默祝禱道：「娘，您的血仇，孩兒已給您報了……三手神君，您也可以瞑目九泉了！……」

於是，他把那剩餘的半包藥粉悉數撒了下去。

只見公孫厲的半截屍身迅速的化成了一灘清水，滲入地下，不留絲毫形跡，連那片水漬也很快的乾了！

冷天星霍然而起，推門出廳！

此刻已然將到三更，冷天星略一逡巡，飄身而起，逕向內院馳去。

在代敎主接見敎中高手的內議事廳前，他也曾遇到了數名巡查之人，但以他眼下的身份地位，所有敎徒除了對他施禮致敬之外，却無人敢於向他查詢攔阻，加以他此刻也已毫無避忌，顧自不經傳稟進了內議事廳內！

內議事廳與代敎主的香閨相互毗連，冷天星進入廳內，迅快的向代敎主的香閨走去！

房門虛掩，一名侍婢立於門前，見冷天星走來，也自毫無顧忌的招呼道：「冷相公快來，我家小姐已經等你多時了！」

冷天星大步入房，只見白菱秋正罷服嚴裝，憑几而坐！

他不由爲之怔了一怔，因爲白菱秋早已除去了代敎主的服飾恢復了她的本來面目。

白菱秋欠身相迎從容一笑道：「冷相公遲遲未來，想是已經手刃親仇了吧！」

冷天星怔了一怔道：「姑娘判事瞭若指掌，在下確然已將公孫厲殺了！」

白菱秋道：「屍身呢？」

冷天星道：「已被在下以蝕肌化骨散完全毀去了。」

白菱秋微吁一聲道：「如此也好，此地已不可久留，天明之時，我們一齊離開此處吧！」

冷天星頷首道：「在下悉憑姑娘之意……」微微一頓，道：「姑娘此刻就換去了陰靈教的服飾，是否太早了一些？」

白菱秋坦然一笑道：「上官老賊不是糊塗之人，縱然他當時尚未弄清，此刻也早已明白了過來，至少，他該已知道我絕不是史去惡的女兒史紫娘！」

冷天星微微皺眉道：「十二客卿中也許有在外窺探之人，姑娘……」

白菱秋淡淡一笑道：「冷相公是說怕他們聽去麽？其實我何嘗不知，大約上官老賊自己就在我這房間的五丈之內！」微微一靠，笑道：「使他不敢輕動的是眞的史紫娘的下落！」

冷天星道：「她人呢？還在那……」

白菱秋搖搖頭道：「眼下她的身份，在我眼中突然提高了不少，往日不過把她像貨物一般丟在地下庫房之內，但現在，我却捨不得她離開身邊了！……」

伸手向座旁指道：「這不是她麽？」

原來她座旁有一個不大不小的布包，上面蓋了一層緞布，仔細看去，方才看得出有些微微蠕動。

冷天星微笑道：「這倒苦了她了。」

因爲由那包袱的大小看來，想像得到她必定仍然綑綁得像隻肉粽一般。

白菱秋若無其事的道：「現在不妨靜坐一時，略事調息，五鼓垂盡之時再行離此。」

說着自己先行雙目閉了起來，默默養神。

冷天星不由對這個與自己年齡相彷的少女由衷的生出了一份欽服之心，她不但機智才華過人，而且單憑這副虎穴如家室的鎮靜氣魄就足以愧煞多少昂藏男兒。

忖思之間，忽然心頭一動，道：「姑娘請自安歇，在下……」目光爲難的一轉，道：「在下就在議事廳中稍坐一時，也是一樣！」

白菱秋恬然一笑道：「爲甚麼？」

冷天星面色微紅，道：「因爲……因爲……」

他臉色漲得通紅，却始終沒說出因爲甚麼。

白菱秋面色也微微一紅，道：「莫非你不願與我一室同處麼？」

冷天星大是尷尬的說道：「這……是姑娘誤會了，在下深恐因而使姑娘聲譽受損！」

白菱秋紅着臉道：「迂腐之見……如你當眞不願在此，也只管請便！」

冷天星大是爲難，一時走也不好，不走也不好，倒着實有些委決不下。

忽然，只聽得議事廳外，有教徒朗聲高呼道：「首座客卿上官老俠士求見代教主！」

白菱秋淡然一笑道：「這老鬼已經沉不住氣了……」

冷天星皺眉，「姑娘準備見他麼？」

白菱秋微微一笑，道：「這老鬼一向孤傲自負，不妨再挫辱他一下！」

接着沉聲道：「傳諭下去，本座休歇時間，不見任何賓客，如再有教中弟子高聲傳稟者，一律殺無赦！」

門外的侍婢立刻依言傳呼了下去。

外面沒有聲息了，夜風中只傳來了上官明的一串冷笑之聲。

白菱秋淡淡一笑，雙目復瞑，認眞的調息了起來。

時光慢慢逝去，已經五鼓垂盡。

白菱秋首先挺身而起，微喟一聲道：「雖然我還不曾手刃史去惡這老賊，但這樣一來，也算已經報了一半仇恨……咱們可以走了。」

在她調度之下，由她提着那綑縛史紫娘的包裹在前，三名侍婢居中，冷天星負責斷後。

一經踏出內議事廳，立刻遇到了數名負責巡查的教徒。

那幾名教徒見狀不由大爲呆怔，一時驚訝失色，但却不知該採取甚麼措施，顧自呆呆的站着不動。

白菱秋爽然一笑道：「不認識本座了麼？」

那幾名教徒如夢方醒，同聲施禮叫道：「見過代教主！」

但聲調却極不自然。

忽然，一串尖厲的笑聲傳來，只聽上官明的聲音叫道：「好賤婢，老夫等都被妳戲弄得够了！」

只見他偕同七名客卿已然擋住去路。

白菱秋格格一笑道：「本座怎樣戲弄你們了？」

上官明厲聲道：「至少你並非是史紫娘！」

白菱秋笑道：「不錯，現在我也可以還我本來面目了！」

說話之間，伸手將貼在臉上的人皮面具扯了下去。

上官明厲聲一笑道：「大胆的賤婢，妳究竟是誰？」

白菱秋道：「秋風山莊的白菱秋，聽說過麼？」

上官明怒道：「今天你們都死無葬身之地了！」

伸手一插，與另外一名客卿一下子將幾人團團圍了起來。

白菱秋笑道：「你們想要怎樣？」

上官明哼道：「除非你們立刻束手自縛，尚可從輕發落，否則俱是死而無赦之罪！」

白菱秋道：「這一點只怕很難辦到，至少，咱們有一場火拚！」

上官明大笑道：「憑老朽等十二客卿的能耐，擒下妳們這幾人，大約還不是難事！」

白菱秋笑道：「可惜我並沒給你們安排動手的機會……」

手中布包一揚，把蒙在上面的綾布揭去，笑道：「大約你們對她不能不多少賣點面子吧！」

上官明啊了一聲，道：「她……才是眞正的史紫娘？」

白菱秋笑道：「一些不錯，她還好好的活着，你們是要她活下去呢，還是要她的性命就到此爲止？」

眸光一轉，又盈盈笑道：「有一點我想先提醒你們，陰司無常史去惡，只有這麼一個寶貝女兒，果眞算得是愛如掌珠，倘若諸位硬是見死不救，只怕會惹起那老鬼的恨意！說不定因之反目成仇！」

只聽被包在布包中的史紫娘有氣無力的叫道：「各位世伯救我……」

上官明咬牙怒道：「說吧，賤婢，妳想怎樣？」

白菱秋笑道：「十分簡單，煩勞諸位送出陰靈教總壇大門，同時，把我那名侍婢也一齊送了出來，我保證這妞兒交還你們，有賬日後再算！」

上官明橫掃了身後的另七位客卿一眼，皺眉道：「諸位以爲怎樣？」

另七位客卿面面相覷俱皆做聲不得。

顯然，這不是一樁易於做主之事，誰也不肯担起這副吃力不討好的担子。

上官明冷冷哼了一聲，突然雙足一頓道：「好吧！此事就由老朽做主，完全答應妳的要求……」

沉聲接下去道：「就請幾位把客館中的那丫頭提來，交她帶走！」

其中兩名客卿立刻應聲而去。

白菱秋恬然笑道：「咱們不多浪費時間，先慢慢走吧！」

姍姍舉步，向前行去。

上官明並不攔阻，相隨在五步之外，虎視眈眈，顯然有伺機將史紫娘救了下來之意。

無奈白菱秋防範得十分嚴密，五指不離史紫娘的數處大穴，加上冷天星手握短劍，威風凜凜，根本沒有一絲可乘之機。

不久，一行人在沉肅緊張之中，已經走到了出口的那條暗道。



那暗道本已封閉，上官明只好以首座客卿的地位下令開放，任由白菱秋等安全走出總壇大門。

那向客館中提取那名侍婢的兩位客卿，此刻已經隨後趕來，狼狽不堪的侍婢春紅，見狀精神奕奕，立刻向白菱秋撲了過去。

白菱秋淡淡一笑道：「春紅，苦了妳了！」

那侍婢檢衽一禮道：「爲了小姐，就算粉身碎骨，婢子也無怨言。」

上官明與一干客卿均在二丈之外，上官明白眉深蹙，突然吭聲叫道：「賤婢，莫非妳想食言了麼？」

白菱秋柳眉一揚，喝道：「接住！」

抖手一揚，把手中的布包擲了過去。

上官明不敢怠慢，身子一橫，伸手輕輕接了過去。

白菱秋則眸光一轉，沉聲向冷天星說道：「眼下已沒有足以威脅他們之事，快走！」

於是冷天星，白菱秋兩人在前，四名小婢在後相隨，各自展開提縱身法，一路向山下疾馳。

四名侍婢輕功俱皆不弱，但與白菱秋、冷天星相較起來，却是差了甚多，是以幾人的速度，並不能十分配合。

大約奔出二十餘里，白菱秋忽的收住脚步，向四婢道：「由此沿這道小溪向東，三里之外的鳩峯古洞之中，就是一處丐幫分舵，妳們先到那裏藏匿一時，等我傳消息給妳們時再定行止。」

四婢忙應道：「婢子遵命！」

匆匆一禮，岔路而去！

白菱秋瞥了冷天星一眼，道：「追兵將至，咱們要趕快了！」

冷天星搖搖頭道：「以在下看來，他們一時之間，不會追來，因爲他們畢竟是客卿地位，勢須等史去惡回來之後才能決定此事的處理辦法！」

白菱秋扁嘴一笑道：「你能料得如此準麼？你準知道沒有意外麼？」

冷天星也笑道：「姑娘才智卓絕，但在下却認爲此事不致看錯！」

白菱秋笑道：「你判斷得果然不錯，不過却有一件你沒有想到之事！」

冷天星聽了突然怔了一怔道：「甚麼事？」

白菱秋說道：「史紫娘那丫頭已經死了！」

冷天星怔了一怔，道：「那史紫娘不是還好好的活着麼？」

白菱秋冷笑道：「那丫頭是我最恨之人，我豈能讓她活在世上，倒是史去惡那老狗，我倒希望他多活上幾年！」

冷天星微一驚道：「是妳暗中下了毒手？」

白菱秋頷首道：「當我將她擲回之時，暗中截斷了她的五陰絕脈，大約最多她只能活上半個時辰！」

「啊！……」冷天星心頭冷了半截，道：「爲甚麼妳要這樣做？」

白菱秋哼了一聲道：「我冒萬千之險深入敵巢，爲的就是報仇雪恨，實不相瞞，自陰靈教主以下，凡與我有仇之人，我都暗暗給他們下了慢性的穿腸毒藥……」

幽幽的一笑，接下去道：「依他們功力的強弱，最遲一年，最快半載，他們都將一個個死去，沒有一個能够倖免……」

冷天星雙眉深蹙道：「這樣看來，史紫娘那丫頭大約妳也早給下了毒藥吧！」

白菱秋頷首道：「那是自然，不過，我現在却要她死得早了一些！」

冷天星道：「反正遲早她都要死，又何在乎時間早晚？」

白菱秋笑道：「我要那史去惡回來之後，發覺他女兒已死，讓他在死前再受上一段精神的折磨！」

冷天星苦笑一聲，皺眉無語。

白菱秋奇道：「你怎麼啦？」

冷天星歎道：「沒有甚麼，我只是覺得有些可怕而已！」

「可怕？」白菱秋淡然一笑道：「是說我的心計手段可怕麼？」

冷天星木然的道：「既然姑娘如此說了，在下也不必否認！」

白菱秋忽然身子微微一震，暗暗忖道：我眞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如果我有意他，就不該造成這種壞的印象！

當下連忙岔開話題道：「時光不早，咱們走吧！」

冷天星也不便再說甚麼，大步當先，向前馳去。

白菱秋眉宇微蹙，眸光連轉幾轉，忽然臉上的陰霾一掃而空，輕快的追上前面的冷天星，一同走去。

不遠處是一道險峻高嶺，懸崖峭壁，密林如織，但翻過那道嶺去，就到了九頂山之下。

忽然——就當兩人正要馳至嶺上之時，忽聽一聲沉雷般的大叫道：「賤婢，還不給我站住！」

白菱秋聞言不由大吃一驚，連冷天星也爲之怔了一怔，因爲那聲音有如沉雷突起，在廻音激盪中，益發顯得聲勢驚人。

冷天星縱目四顧，只見峯頂上一行人突然現身而出，當先之人身形瘦高，蒼髯飄垂，手中握了一對閃閃發光，特別粗大的哭喪棒，由十二客卿相陪，在無數陰靈敎徒簇擁下聲勢浩大，遮天蓋地而來。

白菱秋面色微變，冷笑道：「這老賊來得倒是够快！」

冷天星此刻也看清了那蒼髯老兒胸前所繡的五顆骷髏，不由也是訝然一驚，悄聲問道：「這想必就是史去惡了！」

白菱秋頷首道：「不錯，倒難得他會回來得如此快法！」

忖思之間，只見陰靈敎主已經一躍而起，當先撲了過來，怒喝道：「好大胆的丫頭，竟然欺蒙本敎主，今天妳死無葬身之地了！」

冷天星與白菱秋相併而立，同聲笑道：「老匹夫，你回來得倒是够快！」

白菱秋則暗向冷天星道：「還好，這老賊大概還沒發現他那寶貝女兒已死！」

十二客卿與所有追來的陰靈敎徒並不怠慢，立即包圍了過來，將兩人牢牢的困於正中。

陰靈敎主桀桀一笑，向身邊的上官明道：「大開總壇的就是那娃兒麼？」

上官明陪笑道：「正是這小雜種，若非因敎主未返，老夫不便擅專，昨日就將

他們倆一併殺死了！」

陰靈教主冷笑道：「今天也不算晚，這娃兒殺剮留存本教主並不在意，但這女的，居然敢利用種種手段瞞過本教主，將我愛女囚了起來，冒充她的身份，本教主要好好收拾她一番，想一個最妙的辦法要她痛苦而死！」

上官明大笑：「這個容易，老夫也恨透這丫頭，倒早已想好一樁妙計在此！」

陰靈教主道：「上官兄有何妙計？」

上官明眼珠一轉，道：「待生擒同去之後，把她剝得身無寸縷，吊在演武廳之內，每日早晚賞她一頓藤鞭，另由比武較技獲勝之人，每人把她強姦一次，這樣過上三月五月，也許她還不致死去，豈不是洩怒出氣的最好辦法？」

此人已經年近八旬，却想出這等刻毒無恥之計，實在是邪魔之徒，任憑武功多高，也不能受人尊敬佩服！

陰靈教主大樂道：「好主意，也眞虧上官兄能够想得出來！」聲調一沉道：「你們聽到了麼，那娃兒生死不必顧忌，但這女的却非要生擒不可！」

上官明跟着大叫道：「這妞兒花容月貌，姿色不差，不論是那一位把她擒住，老朽可建議教主，就由他先把這妞兒折磨玩弄上三天！」

四面響起一片轟笑之聲，顯然此言大大鼓舞了在場的陰靈教徒，個個奮勇，人人爭先，都存了對白菱秋染指之心。

白菱秋早已氣得咬牙切齒，抖手一揚，三點寒星疾射而出，皆向上官明的面部

冷天星亦不怠慢，身形急騰，驚虹奔電般落於史去惡面前，大喝道：「老魔，認得我冷天星麼？」

抖手一劍，刺了出去。

陰靈教主見冷天星來勢洶湧，不由也微微吃了一驚，哭喪棒一前一後，一推一送，迎了出去。

以冷天星的短劍與陰靈教主的兩支哭喪棒相較，實在相差太遠，不成比例，然而雙方兵刃接實却發出一串金鐵之鳴的鏗然暴響，但見火光四射餘波凜人，兩人一招相搏，各自微退半步，似是相平之局。

陰靈教主大感意外，吃驚得幾乎說不出話來，這娃兒以一柄短劍與自己的哭喪棒，在兵刃上已是吃了大虧，料不到竟然能扳成相平之局，這是何等可驚之事！

冷天星同樣的也自吃了一驚！他自習成九重絕藝以來，雖然對敵次數不多，但縱橫江湖，也極難找到對手人物，但這陰靈教主，却到底不是徒負虛名之人！

白菱秋怒於上官明的刻薄之言，一連三枚暗器出手，都被上官明閃了開去，白菱秋嬌軀急騰，已經縱身撲上。

上官明武功已臻化境，並不比陰靈教主遜色多少，按說絕非白菱秋所能抵禦，但陰靈教主有不准殺死白菱秋的令諭，交起手來，不敢儘用絕招，白菱秋則毫無顧忌，放手疾攻，是以一時之間，竟殺得難分難解。

冷天星短劍急揮，但見銀虹四射耀眼欲花，但，陰靈教主並非一般庸手可比，一對哭喪棒雖然笨重，但運用自如，把週身迴護得風雨不透，任憑冷天星的劍法如何凌厲，一時之間也是莫奈他何。

白菱秋、冷天星心中俱皆有數，陰靈教主，十二客卿都是難以對付的霸道人物，看來今日之局，倘若苦撐下去，必將陷於危局，因爲既使除開到場的陰靈教徒不算，也還有一旁觀戰的十一位客卿，倘若利用車輪戰法，那也是使白菱秋、冷天星十分吃虧之事。

陰靈教主邊戰邊叫道：「娃兒，你這套功夫是由何處學來？」

冷天星怒叱道：「老魔，準備納命就是了，何必多問！」

陰靈教主道：「本教主最是愛才不過，倘若你眞的投身本教，本座決定既往不究，仍然任用你爲本教總護法！」

冷天星怒喝道：「老魔，你已死到臨頭，還在妄想甚麼？」

陰靈教主呵呵大笑道：「可惜要死的不是老夫，而是你這娃兒，老夫有意破例饒你一命，料不到你却端起架子來了！」

冷天星口唇緊抿，短劍劍法一變，忽然施出了「九重劍法」。

陰靈教主見冷天星劍法一變招式均是未聞未見之學，又疑又懼，一面小心應付一面大叫：「娃兒，這是甚麼劍法？」

冷天星存心要致陰靈教主於死地，一言不發，顧自一劍快似一劍，一招緊似一招，狂撲猛攻不已。

陰靈教主又復狂叫道：「娃兒，莫非你已到過九重……」話未說完，冷天星已經一招刺到，直奔前胸。

這一招看來平庸，實則却是詭絕無倫之學，陰靈教主早被他的這一套劍法弄得

昏頭漲腦，及見這一招直奔前胸，雙足一錯舉棒橫封。殊料冷天星這一招却是虛實兼用之學，看似刺向前胸，却驀然一閃一斜，藉對方封擋之勢，向左旁之上削去。

陰靈教主料不到有此變化，再也無法躲閃，但見紅光迸現，左肩上已被削了一條尺許長的刀口。

冷天星一招奏功，緊接着二招復出，但就當陰靈教主肩頭負傷，形勢岌岌可危之際，四名客卿聯袂而至，俱皆同時拍出一掌，擊向冷天星而來。

四人均是成名武林的老一輩人物那四掌齊發，威力何等強大，但見碎石如雨，砂塵齊飛，連數十斤重的石塊都被掌力震了起來。

冷天星凜於四人掌力之強，趕忙收劍退出數步，默運護身功力，擋住了對方的凌厲掌風。及至掌力一過，正欲再度攻去之時，却已發覺眼前形勢大變。

原來陰靈教主、十二客卿、以及所有陰靈教徒，忽然在一陣旋滾的黑霧之中失去了踪跡。冷天星怔了一怔，只見白菱秋正站在丈餘之外，嬌喘吁吁，顯然方才的搏鬪中也是十分吃力。

冷天星皺眉道：「白姑娘，他們的人呢？」

白菱秋吐出一口長氣道：「就在那一團黑霧掩蔽之內！」

冷天星略一忖思道：「眼下有兩件可行之策，第一衝過去，與他們繼續拚個勝負高下，第二先行儘速離開地此再說！」

但白菱秋却冷漠的搖搖頭道：「這兩樁，在眼下都行不通！」（未完）



# 長劍篇

## 俠義長篇奇情故事

蕭逸・著
可飛・圖

設……實……發……搜……想山散……前……到……心……

## 前文提要：

現身，不但救了秦照一命，而且把雲四姑娘一夥人喝退，保住災銀，秦照對出雲和尚更爲欽佩，出雲和尚爲秦照療傷，並表明自己會幫忙到底，但意圖染指災銀的不只雲四姑娘一夥，還有其他厲害人物，如「金鷄太歲」過龍江等，出雲和尚對這些人就沒有穩操勝券的把握……秦照正在沉思，忽見一人手持蛇形拐直竄過來，秦照力圖生擒他，但對方輕功了得，出雲和尚又恰巧趕到，制住對方，原來是「金鷄太歲」過龍江手下祝天斗來打探災銀的事，出雲和尚最後還是放走祝天斗……

# 奇人八太爺

# 激戰過龍江

一竿在手，獨釣着長潭寒霜。

「金鷄太歲」過龍江似乎有着重的心事。

這一次中原之行，似乎並未能使他得到預期的成功，散佈在他身側四週的強敵，或明或暗，都在窺伺着他，使他感覺到前途佈滿了荊棘，不能不小心加以防範。

落日西墜。

西天佈滿了紅霞，橘紅色的彤雲像是散滿山坡的羊羣，而那高出的「天台」一山，便恰似屹立空際的牧羊人——如此幻想着，這番景像便顯得壯觀而有趣多了。

每一次，當他們看着這些火紅色的雲塊兒時，內心都會有一種奇異的壓迫之感，下意識的總感覺到，好像有什麼事就要發生似地。

這種奇異的感覺，並非毫無原因 事實上在過去的時日裏，不乏證例，因此，潛意識裏，他便提高了警覺。

一陣倉促的脚步聲傳了過來，對他來說，這脚步聲實在是再熟悉不過，雖然距離尚遠，他亦能清晰的有所辨別。

「奴才又受傷了。」

靜寂的叢林裏，忽然有聳動聲响。

一隻褐灰色的兎子竄出來，接着便現出了祝天斗快速身形，一逕向眼前馳來。

在雙方距離約三丈前後，祝天斗停下了脚步，緊接着伏向地面，對他主子行了例行的跪拜大禮。

過龍江的臉色竟是那麼的陰沉。

「你受傷了？」

「這……」祝天斗聲音顫抖的應了聲：「是……」

「你過來。」

「是……」

他幾乎是爬着過來的——一直走到了主人跟前，叩了一個頭：「只是胯上中了一鏢，不要緊……」

過龍江鼻子裏哼了一聲，臉色益見陰沉。

他的一雙眼睛並不多看地上祝天斗一眼，却注意向盤繞着附近的一片叢林，也

許那叢林亦非他留目之所，倒是那泛起自叢林的烏鴉，才是他所注意的。

他的臉色更爲陰沉了。

「說下去！」

「是！」祝天斗吶吶道：「爺所料不差……小人遵照爺的囑咐，果然在那附近的驛館裏，找到了姓秦的一行下落……」

過龍江鼻子裏輕輕哼了一聲，像是聽見了祝天斗所說的一切，又像是別有會心。他的一雙眼睛，似乎一直留意着，附近翱翔當空的那一天烏鴉——經過了一度盤旋之後，這些烏鴉緩緩地又落下來，仍然是先前盤踞的地方。

過龍江微微一笑，然而這番微笑却使得一旁的祝天斗打心眼兒裏生出了寒意。

「大爺，小人還有下情稟告……」

「不必再多說了，你站起來吧。」

「這……是是是……」

跟了他這麼久，當然把主子的習性探得一清二楚，主子叫他不要多說，那意思便眞的是「不要多說」，連一個字也不許多說　冒然出口，便有不測之災。

「祝天斗！」過龍江提名道姓的喚着他，「你跟了我有多久了？」

「哦——」

他被主人這句毫無來由的話，弄得幾乎不知所措，却不能不回答。

「總有十七八……年了吧？」

「我想着也只有這麼個年頭了。」

「大爺……你老忽然問這個，又爲了什麼？」

過龍江臉上顯出一片寒霜，輕輕嘆息了一聲，一雙眼睛却注意着另幾隻翱翔天際的白鷺，這幾隻白鳥也像是才由林子裏飛起來的。

這些似乎都無關重要，而過龍江看在眼中，却別有所悟，臉色黯然。

「大……爺……」

祝天斗意識裏已覺出了不妙，聲音裏一片顫抖：「大爺……饒命……」

「你猜對了！」過龍江冷冷的道：「念在你跟了我十七八年，我就給你一個痛快吧。」

「大爺……」祝天斗雙腿一顫，跪在地上，一時面色慘變：「小人……武功不濟，一連失錯，負傷……丟了大爺的臉……自知罪該萬死，只是仍請看在……」

「唉……」

過龍江不等他說完，便自嘆了一聲。這聲嘆息也使得祝天斗臨時中止住待說之言。心裏一陣驚悸，臉上也跟着抽搐了起來。

「大爺……小人一死不足惜……只請賜告，爲……了什麼……？」

過龍江哼了一聲，打量着面前的他道：「你連番誤事，負傷……對我非但無助，更已成了累贅，這些也就不去說它了，現在，你更犯下了不可饒恕的大罪，你可知道麼？」

祝天斗打了個顫，青着臉道：「小人……糊塗……」

「那我告訴你了。」過龍江看着他，大爲遺憾的道：「你已經把敵人帶到了我的身邊……你對我更無一用，我便饒你不得。」

說完了這句話，他一隻右掌，已疾快竟自行脫落。

看似「金蟬脫殼」，其實這其間，更包含有厲害的殺着，無論如何，這件長衣，便成了過龍江替死的軀殼。

這人那麼凌厲的厲害殺着，便只有儘情發洩在長衣之一途了。

「砰砰！」

在一陣凌厲的接觸聲中，過龍江那一襲脫身飛出的長衣，早已變成了散花飛絮，散飛了滿天滿空。

過龍江在這一次疾雷奔電接觸勢子裏，以一招「金蟬脫殼」倖免於難，却也吃驚不小。

雙方的勢子是那般地急、快，一沾即離，「唰——唰——」幾乎在同一個時間裏，却又分向兩個不同的方向落了下來，快若鷹隼，輕似飄葉。

過龍江落下的身子，獨踞在一塊凸起的巨石上。

對方那人却較他輕佻得多——居然落身在岔生橫出的一截枯枝上。

那截枯樹枝充其量不過是核桃般粗細，橫生斜出，既已枯朽，隨時欲折，而來人那偌大的身軀，站立其上，竟自形態自若，單只是看他這一身輕功，便是好樣兒的。

來人——五十開外的年歲，白皙瘦高的個頭兒，一身青緞雲字長衣，飄洒似仙，襯着飄有一雙長翎的同色便帽，十足的一副老儒模樣。

這人帶着一抹微笑，正自瞬也不瞬的向過龍江注視着——他背負長劍，雖有笑意，眉目間却不無遺憾，爲着方才的出手的遽了出去，正是他慣以傷人的「鐵手穿牆」之功。

隨着他遽出的手掌，祝天斗叫了一聲，前心部位，立刻現出了一個血窟窿。大片的血便像是正月裏燃放的花炮一般，爆射當空。緊跟着他蹌踉的脚步，一連向前邁了幾步，便直直的栽了下去。

祝天斗的屍身，由高高的崖頭直落寒潭，狂湧的鮮血，立時染紅潭水，屍身墜落水面時，發出的巨大噗通聲，更不禁四山齊應。

「金鷄太歲」過龍江親手殺死了這個跟了他多年的僕人，內心之悲憤，一霎時更高漲到了極點。

猛可裏，一條人影，其快有如箭矢也似地，直向着他面前襲來。

「呼——」凌厲的風力，連同着這個人的身勢，乍看上去簡直就像是一隻怒擊長空的巨鷹。

在這個招式裏，過龍江全身上下竟有五處部位在對方照顧之中。

那眞是奇快的一霎。

過龍江早已料到有人來了，這也正是他所以要殺死祝天斗的主要原因，然而却也有他沒有料到的。

他沒有料到來人武功如此之高。

他也沒有料到敵人欺身如此之近。

他更沒有料到……

總之，這個人，這樣的身手，這等快速的來到，實在出乎他的意外。

過龍江在極爲倉促的一霎間，他施展了他多年來從來也沒有機會施用的一招——在他猛然向後弓縮的身子裏，身上長衣



，未能成功，心中實有憾焉！

這一霎，敢情是高潮疊起。

五旬老儒的出現，僅僅不過是個前奏而已，緊跟着　附近樹帽正嘲嘲一陣聲响，一連四條人影，分向四角一齊落下。

四個人似乎是每人手裏都持着一桿三角形的小小旗幟，一經現身，立刻隱於樹叢不見。

却在四人之後，由正面崖上直直的又落下來一條人影，——由於這人身高體大，尤其是身上那一襲鮮艷的紅袍，在空中噗噗帶出了極大的風力　落地之後　才見是一個身高七尺，虬髯亂髮的大漢。

這漢子一隻脚顯得不大得勁兒，像是瘸子，手上架着一根拐杖　濃眉大眼，活似現世的張飛。

隨着這人猝然現身之勢，手裏那根拐杖，驀地向前一伸　直指向過龍江正面。

頓時，過龍江感覺出一股強大的無形力道直逼眼前　等到他們看清對方這人來勢時，才忽然感覺出　這個虬髯大漢會同先時現身的那個五旬老儒　竟像是早有默契，一左一右雙雙把過龍江夾峙於中。

過龍江何等精明之人，然而在他忽然發覺到眼前情勢之下，却也有一種「驚悸」之感，實在是對方二人所選定向自己進身的架式　顯然高明之至，如照八卦易理上來說，那是一明一暗，一正一反，一乾一坤，兩兩夾擊之下，構成了一個所謂的「死角」。

過龍江一經驚覺之下，雙臂微振，飄身直下。

眼前二人居然配合着他的行動，雙雙亦有了變化——那個五旬的老儒身子倏地騰起，有如穿花蝴蝶　虬髯大漢，亦是挺杖而前。

三人一經站定　形成了一個等邊三角形，過龍江仍不免在二人夾擊之中。

耳邊上傳過來一陣子「呵呵……」長笑之聲。

隨着笑聲之後，一條人影有如自空倒掛而下的銀河，直落坪前。

俟到對方站定之後，過龍江才發覺到了對面高起的向陽坪上，此刻竟多了一個皓首銀髯的錦袍老人。

「姓過的，此番你認識了吧，呵呵……呵呵……」

說着，笑着，這個老人瞇着一雙細長的眼睛，抬起的一隻白皙細手，只是在那綹子南極仙翁也似的鬍鬚上捋着，話聲裏顯示着十足的江南韻味。

「金鷄太歲」過龍江一雙長眉微微向上挑了一挑——一個精細幹練如他的人，竟然也會着了人家的道兒。

——他確實十分忿恚，遺恨。

方才祝天斗來時，他已由寒林宿鳥的驚飛，覺出了有人尾隨其後而來，只是以他平日的自負　雖感氣憤，殺了祝天斗，却也並未把想像中的來人看在眼中，然而，現在他才覺出來錯了。

敵人顯然要比他想像中強大的多，而且分明是一個有計劃、有預謀，專爲對付他而來的行動。

錦袍老人神采若仙的捋着鬍子，另一隻手指向過龍江，繼續說道：「我們注意你很久了，由長白而兩淮，一直到此地，總算沒有落空，哈哈……你這隻金鷄，果然滑巧得很，只是這一次你却是插翅難飛了，你認命吧。」

「金鷄太歲」過龍江正打量着當前這個老人，却也不敢疏忽了正面敵峙中的強敵。

在他感覺裏，這二個人都不是好相與，今天自己眞正是遇見了厲害的勁敵了。

「老頭兒！」他却視着對方錦袍老人，沉聲道：「我不認識你。」

「可是我却認識你。」

老頭兒臉上堆滿了笑容。

「你不是自命當今當世，一身武藝天下無雙，今天就叫你知道一下厲害。」

老頭兒說得興起，揚着那一雙雪團也似的眉毛，又自呵呵笑了起來。

「山不言自高，水不言自深，你那兩下子我見識過了，今天我們少不了就在這裏見見眞章——我給你引見一下這兩位朋友……」

說到這裏，他又自呵呵笑了。

他所要引見的兩位朋友，就是過龍江正面左右夾峙的兩個人。

「玉劍書生和九天霹靂這兩個人，姓過的，你大概不會太陌生吧？」錦袍老人一面指着當前二人道：「呶呶呶！就是他們兩個——」

過龍江鼻子裏「哼」了一聲，微微點了一下頭。

「久仰，久仰——」

這可不是一般的客套話，在遼東地面上，老一輩的江湖人物，如果不識「玉劍書生」和「九天霹靂」兩人大名的，那可就顯得「孤陋寡聞」了。

至於後來這兩個人，忽然神秘的離開了遼東，長年的失去了踪跡，也只有過龍江心裏有數，這麼一來，此番的邂逅，其間所蘊藏的殺機，也就不足爲怪。

過龍江的炯炯雙瞳，緩緩由當前二人臉上掠過。

目光暫停在五旬的老儒臉上：「閣下便是人稱的『玉劍書生』宮九如了？」

五旬老儒微微點了一下頭。不久前他在邂逅關雪羽時，老人爲他們彼此介紹時，他自稱姓「郭」——郭九如，顯然語出不誠，隱了姓氏。

過龍江的眸子轉向那個猛張飛似的高大瘸子，微微點頭一笑：「這麼說，足下便是酒醉黑水，一夕殺人百八十名的『九天霹靂』佟烈，佟朋友了！」

那猛張飛也似的漢子，自喉中厲哼了一聲，算是自承了對方所猜。

他分明也同宮九如一般，隱了姓氏，將本來的佟姓改成了姓「胡」，莫怪乎當日的關雪羽竟是一些兒也不識得二人的來路。

「金鷄太歲」過龍江在悉知二人身份之後，着實吃驚不小。只是像他這等功力之人，內在的喜怒以及出手之前的打算，都不會讓人輕易猜出。

他的頭緩緩抬起來，注視向那個錦袍老人：「足下大名又是怎麼稱呼？苦苦追踪過某人，又是爲了什麼？」

錦袍老人一聲朗笑，聲震四野。

「這你就不明白了，你還是糊塗一點的好！」

一旁的「九天霹靂」佟烈怒聲道：「姓過的，這你還不明白嗎？這個王底下有八老太爺在，就容不了你姓過的如此猖狂，哼哼——廢話少說，你就亮傢伙吧！」

話聲出口，手上輕輕一振，鐵杖頭上點出了一股疾風，直向過龍江身上襲來——無奈過龍江防身的一層眞力，竟是那麼充實，一時竟是衝它不透。

過龍江總算知道對方那個錦袍老人叫「八老太爺」了，雖然這個名字對他那麼陌生，料將對方老人，必然是大有來頭，不便說出眞實姓名，這也無所謂，反正眼前即將大打出手，很可能你死我亡，動手之間，只看他出手的招式，也就大概可以猜知。

是時，高立坪上的錦袍老人呵呵一笑，慢吞吞的道：「過龍江，都道你武功蓋世，天下無雙，今天在老夫手裏，我倒要看看你這個孫悟空，能有多少能耐？」

這番口氣，顯然十分的托大了，既把對方比作掌心裏的孫行者，那麼自己無異是如來佛了——再者，他一出口即道出了對方的眞實姓名，使得過龍江更是吃驚不小，看來他一路追踪自己，意欲置自己於死地，誠非虛話了。

八老太爺話聲出口，冷冷一笑道：「宮、佟二弟，不必留情，這就出手吧！」

一言既出，「九天霹靂」佟烈第一個忍耐不住，高應一聲：「遵命！」

人隨聲起，「呼——」大片疾風，裹着他旋風怒起的人影，泰山壓頂般直向着過龍江當頭力壓下來。

過龍江自識得宮佟二人眞實身份，深知此二人大非尋常，眼前聯合出手，以二敵一，更屬可觀，更何況有那位莫測高深的八老太爺在一旁接應策劃，其勢便難論矣。

過龍江早已暗中探察了彼此虛實，作了必要的準備，佟烈的拐杖力道極猛，過龍江身形一個快閃，直直地向後縮出了七尺開外。

他不左不右，筆直的向後退出，正是防備到另一邊的「玉劍書生」宮九如，伺機出手。

却不意宮九如竟然直立不動，反倒是先時出招的「九天霹靂」佟烈，一招未已，緊接着就空一挺，如影附形的猛烈迫近過來。

這個佟烈顯然身手大有可觀，第二次把身子附過來，手上鑌鐵長杖向前方一探，後腿直伸，全身成爲一條直綫——就在這個姿態裏，手上的鐵杖，「金鷄三點頭」噗——噗——噗——一連點出了三縷尖風，分向過龍江中元三穴上扎來。

過龍江自然知道今日之會料無好會，方才雙方對答之時，早已將功力內注，這時隨着敵人的進身之勢，身子霍地向下一坐，右手後翻之處，白光乍閃，已把一口「長根劍」撒到手上。

雙方兵刃的接觸極是巧妙。

先是「叮」的一聲脆响，「長根劍」有如一條出穴的靈蛇，只一下，已緊緊貼在了對方鐵杖之上。

佟烈似乎吃了一驚。

緊接着過龍江手中長劍，夾着一聲輕嘯，像是一道閃電般，順着佟烈鐵杖的杖身驀地向上展了出去。

這一勢敢情是出奇的快，隨着白光顫然的劍身，由對方杖上削過，帶出了飛星四射的一條火龍——如此劍勢裏，佟烈的雙臂、上胸、頭臉部位全都在對方照顧之中。

「九天霹靂」佟烈情知這隻「老金鷄」不是好相與，却沒想到對方這等厲害。

尤其驚人的是，隨着過龍江展出的那口長劍之上，夾附着一股猛勁的吸力，如此情況之下，這一劍一杖的接觸，便似磁石引針般地難以分開。

同時間，佟烈手上的鐵杖，更像是烈火焚燒過一般燙手，妙在那股子吸引之力，即使想甩手丟杖，也是不能。

佟烈猝然一驚之下，嚇出一身冷汗。

這一剎那，論攻守俱是不及，一咬牙，決計與對方一拚，左手霍地向外一推，施出了全身之力，用「進步劈空掌」力，直向着過龍江當胸猛力劈了過去。

「九天霹靂」佟烈這種「一厢情願」的想法，可不爲對方所認同。

就在佟烈掌力方自撒出的一霎，過龍江鼻子裏輕哼了一聲，劍芒乍然一收，人已騰身而起，一人一劍極其輕飄地已自佟烈頭頂上掠了過去。

佟烈似已驚覺到了不妙。

呼——過龍江身勢，居高臨下，已到了佟烈頭頂上，就在兩者交接而過的一霎間，前者一隻巨靈之掌，箕開的五指，直向着佟烈當頭直扣下來，佟烈長杖再盤，霍地打了一個旋風，疾穿而出。

饒是這樣，左肩上亦不免爲過龍江指尖掃着了一些。

「九天霹靂」佟烈祇痛得全身打了個冷戰，掌風所及，逼得他脚下一連跟蹌退了三步，才將身子站穩了。

原來這個佟烈自幼練成了「金鐘罩鐵布衫」功夫，尋常兵刃設非傷中要害，已很難傷害得了他，却不意爲過龍江五指掃過，差一點骨斷筋折，破了他防身的眞氣，一霎間只痛得臉色大變，內心之驚恐激動，更非言語所能形容。

此時此刻，過龍江果眞乘勝追擊，佟烈性命休矣！

一旁的「玉劍書生」宮九如却已不容他再有所施展，大袖翻處，先自發出了一雙寒星。

以宮九如這等身份功力之人，設非是到了萬不得已之情況，決計不會施展暗器，此番眼看着佟烈危機一瞬，便顧不得許多。

暗器乃是一雙「追風亮銀丸」，在兩股細小尖銳破空聲中，直取過龍江雙瞳。

宮九如之所以延至現在才行出手，完全是出自「靜以觀變」心理，同時也是事先早與佟烈商量好的，其用心無非是佟烈果眞一人即能致勝對方，也就不必自己再行多插上一手。

眼前情勢下，他自然萬難再自沉默。

亮銀丸一經出手，宮九如陡地丹田提氣，掠身而起，一口兩尺五六的短劍，隨着他疾快的出身之勢，直直地向着過龍江劈下來。

雙劍交輝，「嗆啷！」一聲，迎在了一塊，隨着撤出的劍身，持劍的兩個人身



手更爲驚人——一個疾滾如兔，一個怒起如鷹　唰！地向兩下裏同時分了開來。

四隻眼睛，也在此一霎，緊緊的對吸了一塊。

過龍江已由此雙劍交磕的當兒，感覺出宮九如劍上的實力，後者也不例外，四隻眼睛對視之下，各自伸量着對方的斤兩，接下去的這一招，便大費週章。

一旁的「九天霹靂」佟烈，經過了短暫的喘息，終算鎮定下來。

他險些喪生在對方劍下，更不禁把過龍江恨之入骨。這時一聲不响的忽然躍身而起　襲向過龍江身後　手上鐵杖捲起了大片的旋風　直向着過龍江全身平掃了過去。

這一掃之威，端的是驚人之極　隨着他的杖勢去處，地面上落葉如萬點飛蝗般地一齊捲了起來。

敢情佟烈憤怒之中，施展出了他最具威力的「旋風三杖」，杖風過處，像是一面牆、一堵山那股猛烈的直撞過來。

宮九如配合着佟烈的出手，更不怠慢，驀地騰身直起——乍看起來　眞像是猝起雲空之間的一隻鷂子，俟到了過龍江頂上，倏然間身形一墜，掌中劍洒出了一天光雨　自上而下直向着過龍江全身上下捲殺過來。

佟、宮二人的聯合出手，果然威力無匹，準此而觀，過龍江上下四方，俱在劍杖封殺之中。

「金鷄太歲」過龍江猝然間發出了一聲厲嘯——一蓬長髮霍地衝天直起，長劍掄處，捲起了一天狂濤，却形成丈許方圓的一個漩渦。

——在這個劍氣所形成的漩渦裏，過龍江全身上下俱在包裹之中，就這樣，活像是一個旋轉中的陀螺，戛然有聲的衝殺出去。

這一手非但出乎宮、佟二人意外，就連高踞在上，冷眼旁觀的八老太爺也吃了一驚。

形勢緊迫逼人，緊凑處眞個「一羽不加，虫蠅不落」，使八老太爺也不及妄置一詞。

耳邊上响起了清脆的一陣子金鐵交鳴之聲——大片流光裏　過龍江已破圍脫出，其勢有如出柙猛虎　恰恰與奮身直上的佟烈迎在了一塊。

這一霎，可眞是驚險了。

「九天霹靂」佟烈想不到對方如此了得，情急之下，迫不及待的施展出旋風三杖中的第二招——「怒龍出水」長杖一吐即收，第二次向着劍影中的過氏當胸力點下去。

看到這裏，高處的八老太爺忽然一驚道：「不好——」

聲出人起，猝然騰身而起，居高臨下的直向着過龍江身邊撲來。

然而他畢竟距離較遠，即使以他傑出的輕功造詣，亦不能一撲而至。

倒是宮九如却遠較他要方便得多，他似乎也已發覺到了不妙，劍勢疾轉中，已撲向過龍江背後脊樑，緊接着的一劍，却是大非等閒，然而作爲對佟烈的救命之招，却是慢了一步。

「九天霹靂」佟烈杖勢方出，猛可裏感覺到對方劍上光華極盛，一霎間，像是有百十把劍，滙合成一天劍影，直向自己全身上下齊劈下來。

這麼一來，他便想到了自己的杖勢不足以克敵，心中一凉，再想抽招換勢，那裏還來得及！

隨着過龍江旋天劍影之下，佟烈的杖身，先自被搪向一邊，後者只覺得一片寒風罩體，即在千劍臨身的一霎，過龍江的一隻巨掌已由劍影中遞了出來。

彷彿是一隻黑同墨染的巨掌。

佟烈猝見之下，只覺得通體一陣發痛，再想抽身已是不及，「噗哧！」聲中，已爲對方那隻黑手深深插進了左面心腔。

正是過龍江名噪武林的「黑手功」，這門功力一名「黑手穿牆」之功，既有「穿牆」之能，其威力當可想知，端是十足驚人。

佟烈的感覺，彷彿是身上一麻，緊接着打了一個踉蹌，手上的鐵杖「噹啷！」墜地，人才直直地倒了下去。

一顆染滿鮮血，活蹦亂跳的人心，已到了過龍江手掌之上。

他却是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一招得手，脚下更是快得緊，一式「黑虎翦尾」，盤過的身子，更如拍岸怒濤，恰恰乎與宮九如撲上的勢子迎在了一塊。

這當口兒，八老太爺的身子也自撲到眼前。

佟烈的慘死，給了他極大的震驚——自然，如果他一上來不是那麼自負，心存警惕，佟烈便不會慘死，一招失算，鑄成大錯，眼前可是後悔莫及，他的痛心，當可想知。

三個人竟是不差先後的迎在了一塊。

在一聲清脆的寶劍交磕聲裏、又一次揚起了刺目的寒光，急促之間，又一次交換了劍招。

一抹子鮮紅，由宮九如右肋下現出——飄飄長衣，爲之開成了四片，猶是這樣，他仍能奮身躍開一旁，鼻子裏痛吟一聲，那張臉變得雪也似的白，緊接着淌出來的血，却把多半邊身子都染紅了。

幾乎是同時之間——

八老太爺的一隻右手，迎着了過龍江的左掌，雙掌交接之下，兩個人俱都爲之大大地搖動了一下，把握着這一霎良機，八老太爺的另一隻左手却實實地印在了過龍江前胸之上。

這一掌，雖非全力，却亦可觀。

以過龍江那般功力之人，亦是當受不住，脚下一軟，身子便似球般地被拋了起來。

一口血箭直由過龍江嘴裏狂噴出來。

他早已看清了四週情勢，重傷之下，亦不忘臨危逃生，這拋起來的身子，若非加上他自己本人的力量，萬不會有如此勁道。

這一瞬間，眼看着他似拋又騰的身子，足足飛起了兩丈七八，嘩啦！一聲，逕自落入叢林之中。

× × ×

饒是他鋼鐵般的一條漢子，却也是吃受不住。

落在地上的「金鷄太歲」過龍江，身子幌了一幌，「噗通！」坐向地上！

只覺得一陣頭昏目眩，嘴裏陣陣發甜，第二口血幾乎又要噴了出來。

這一霎他腦子裏所想到的，只是逃命第一，要能逃過對方錦袍老人的毒手，才是上上之策。

所幸，對方老人雖重手傷了過龍江，却暫時沒有趕盡殺絕，窮追不捨之意。倒不是這位八老太爺心存仁厚，實在是眼前的宮九如，生死未卜，急需他的照顧，兩相權衡之下，自以宮九如的生死，較他更爲重要，不得不前往察看。

這麼一來，過龍江可就意外的得到了喘息之機——他雖然僥倖未死，自知傷勢不輕，坐在地上，只覺得眼前金星亂冒，冷汗直淌，連中衣俱都濕透，忖思着對方八老太爺這一掌，柔罡併濟，分明是上乘的「氣烈」之功，當今武林之中，這等厲害的角色，實在前所未聞，好厲害。

心裏盤算着，更不敢少有躭擱，一隻手在地上勉力撐着，把身子徐徐轉過。

他生怕身子觸地，會帶出响聲，爲錦袍老人覺察，便一手握劍用拳，一手用掌，勉強的把身子架空了，徐徐向林中退去。這般走法，要在平時，根本不算回事，可是現在在過龍江行來，却是大爲吃力，走不了幾步，已是汗下如雨，由於牽動了丹田力道，一口濁血，便自湧了出來。

但附近幸虧是一片灌木叢林，佔地極廣，樹身約莫一人來高，用以掩遮身子，確是最爲恰當。

過龍江一步來到了灌木林中，不見敵人追來，才自意識到 自己這半條命算是保住了。

他生性最恃強好勝，一身內外功力，敢誇天下無敵，一朝敗在了對方這個名不經傳的老人之手，差一點失了性命，不啻是奇恥大辱，想到悲忿之處，眞恨不能當場橫劍自刎。

當然，他不會眞的就這麼死了。

停下來喘息了一陣，正待把手上長劍收入鞘中，猛可裏身後頸項間一陣子發涼，不容他回身顧盼，已有一口冷森森的劍鋒，架在了他的頸項之上。

過龍江心中一凉，餘力儘失，手上一軟，再一次跌坐了下來。

他畢竟是一條漢子，想到了不免一死，禁不住爲之啞然一笑，方自道了聲：「老兒——」

下面的話還來不及出口，只覺後脊樑上一陣子發麻，已吃對方點了「啞穴」。

緊接着這人化劍爲掌，不甚費力的已把他提了起來，接下去是一陣輕巧的快步疾行，直入叢林深處。

天光已黯，林子裏更是黝黑。

「金鷄太歲」過龍江想到了此番落在老人手裏，當然是死路一條，偏偏對方竟不急於下手，這般活擺佈自己，眞比立刻殺了他更覺得羞辱，心裏一急，氣血上湧，當場昏了過去。

不過是極爲短暫的一瞬，他便自又幽幽的醒轉。

眼前已換了地方。

出乎意外的，過龍江竟自發覺到自己置身於一處低矮的山洞裏。

眼前黑得緊 所幸有那麼一丁點兒的火光——像是燃着的一截松枝，光度僅容許照見面前方寸之地——再就是對方的那個人影。

過龍江下意識的當對方是那個錦袍老人，不甘示弱的哼了一聲道：「無——恥老兒……」

四字出口，忙即又吞住了。

敢情面前的這個人，並不是那位「八老太爺」……

那是一張黑中透紅的臉，濃眉巨眼，亂髮如火，乍看之下，眞把人嚇得一跳，火光明滅裏，像煞是廟裏所供奉的五殿閻羅。

人世之間，當不會眞的有這般角色。

過龍江何等閱歷之人，自然一眼即看出了，那是一張經過喬裝易容之後的臉——極可能是一張人皮面具，有此一見，他反倒定下了心來。

似乎只有兩種情況對方才會如此這般。第一：對方乃是自己之舊識，爲了某種原因，不便讓自己認出本來身份。

第二：他是一個神秘的敵人。

無論如何，這人却沒有殺害自己之心，否則用不着如此大費手脚，一劍結果了豈不方便？

「你又是誰？」

雖然在重傷之中，過龍江仍然傲氣凌人，一雙眸子直直向對面這人逼視着，臉上毫無示弱表情。

紅臉人「哼」了一聲道：「你死在眼前，還敢如此囂張麼？」

這幾句話，他有意壓低了嗓音說出，自然也是不欲讓對方由聲音裏聽出了自己是誰。

過龍江聆聽了一下，忽然咧嘴笑了——那股凄慘的笑，襯着被鮮血染紅了的嘴，看來煞是嚇人。

「你是不會對我下手的！」

「爲什麼？」紅臉人眸子裏射出了精光。

「很簡單，」過龍江微微自嘲的笑着：「要下手，你早就下手了，何必這麼費事？」

「這麼說，你認爲我是你的朋友？」

「那倒未必——」過龍江冷笑着搖了一下頭：「過某人生平獨來獨往，沒有朋友！」

他喘息了幾聲，不時睜大了眼睛，向對方辨認着，只可惜，能見度是如此之低，來人又經過刻意的掩飾，致使他心機白費。

「一個沒有朋友的人，其爲人可想而知——」紅臉人說。

「你也可以說是卓越超羣，不落凡俗——」過龍江慢吞吞的說：「君子愼交遊，古往今來，越是卓越超俗之士，越是孤獨之人。」

紅臉人搖搖頭：「德不孤，必有隣。孤獨之人必有孤癖之情，也就是不盡常情之處，你生平爲惡多端，殺人無數，說是卓越超俗，倒也不假，說是君子，可就相去太遠了！」

過龍江鼻中哼了幾聲，點點頭道：「你能說出這幾句話，足見不是尋常江湖人物，請教上下——」

「我不會告訴你的，」紅臉人緊咬一下牙：「我眞恨不能……」（未完）


環球小說盡名家
每週新書多姿采
新書介紹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有售

環球出版社發行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有售

武俠小說

# 無名鎮

慕容美 著

經已出版

全套上下集

H.K.$12.00

環球出版社發行

H.K.N.G